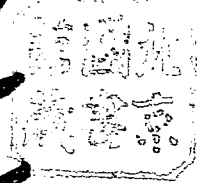


續家海上集



續像海上繁華夢新書二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定歸期謝幼安勸友 | 得頭彩杜少牧央媒 |
| 第二回  | 送節盤厚犒俏娘姨 | 吃可榮急傷騷大姐 |
| 第三回  | 賞中秋迴燈開宴  | 飲長夜擊鼓催花  |
| 第四回  | 打房間替抱不平  | 還局賬拆開好事  |
| 第五回  | 慶通商盛舉洋龍會 | 驚奇遇誤走野雞窠 |
| 第六回  | 計萬全設計尋鑪  | 錢守愚破錢免禍  |
| 第七回  | 娶名花儂居觀盛里 | 賀新郎大宴聚豐園 |
| 第八回  | 羨豔福又動癡情  | 感舊盟復修前好  |
| 第九回  | 露命書有心籠絡  | 滯歸裝無術挽回  |
| 第十回  | 姚景桓大鬧東荷仁 | 溫生甫被圍南兆貴 |
| 第十一回 | 解重圍鄧子通黃妓 | 施毒計賈逢辰陷人 |
| 第十二回 | 攀治業險中狡謀  | 賞菊花獨誇豪舉  |
| 第十三回 | 雙富堂夏時行出醜 | 百福里花小桃打胎 |
| 第十四回 | 花小桃死裏逃生  | 屠少霞服中娶妾  |
| 第十五回 | 小房子阿珍泣別  | 天香院幼安談禪  |



3 2285 6909 5

12291

116  
1243.47  
114

第十六回

宴徐園分詠九秋詩

遊虹口誤打三復寶

第十七回

胡家橋錢守愚投水

久安里潘少安跳牆

第十八回

犯衆怒共謀潘少安

發公論二氣顏如玉

第十九回

新馬路顏如玉借屋

老旗昌榮錦衣開廳

第二十回

悲切切玉殞深宵

恨茫茫花飛何處

第二十一回

游冶之因忿感疾

謝幼安刻意憐香

第二十二回

託終身滌膽披肝

嘔錦心猜謎作對

第二十三回

喫年飯縱談花事

開果盤各顯神通

第二十四回

絲清竹脆小玉稱觴

花好月圓天香下嫁

第二十五回

開筵釀資賀喜

定花榜走筆題春

第二十六回

兩洋槍結果冤家

一場火燒光惡棍

第二十七回

游冶之迷樓染毒疾

鄭志和深巷唱吳歌

第二十八回

負心妓如是下場

貪歡漢這般結局

第二十九回

謝幼安當筵解夢

杜少牧壁海回頭

第三十回

揮慧劍不作狎邪遊

著奇文歸結繁華夢

謝幼安  
桂天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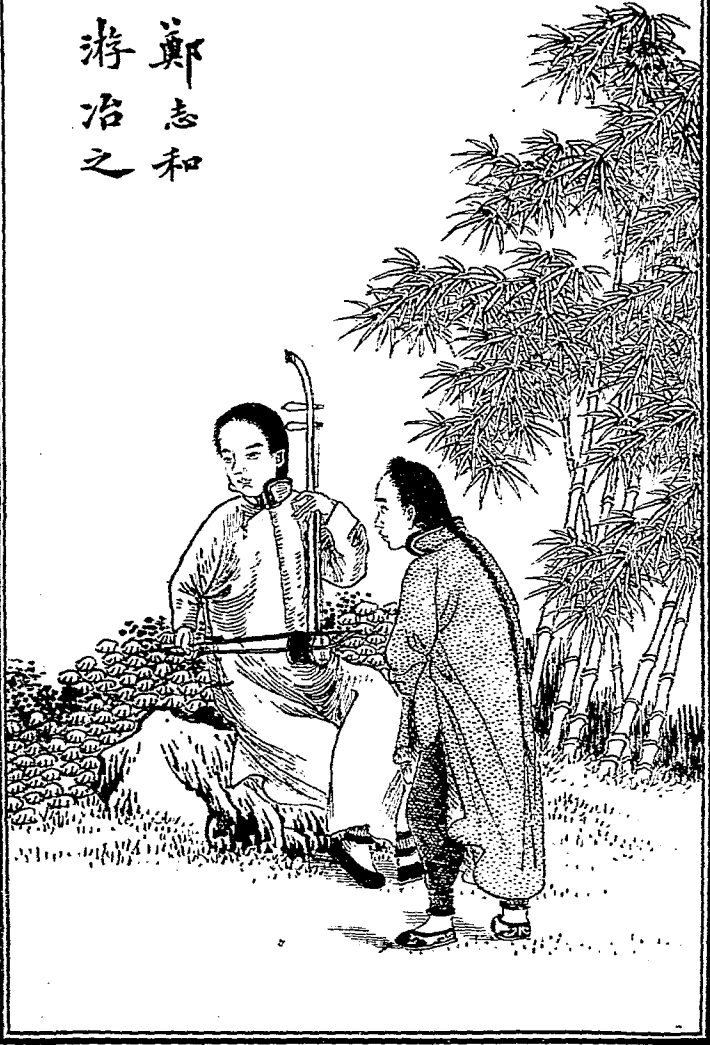


海上繁華夢二集 繡像



杜少甫  
杜少牧

鄭志和  
游冶之



花  
媚  
香

花  
豔  
香





鄧子通  
潘少安  
阿珍





錢守愚  
計萬全  
玉月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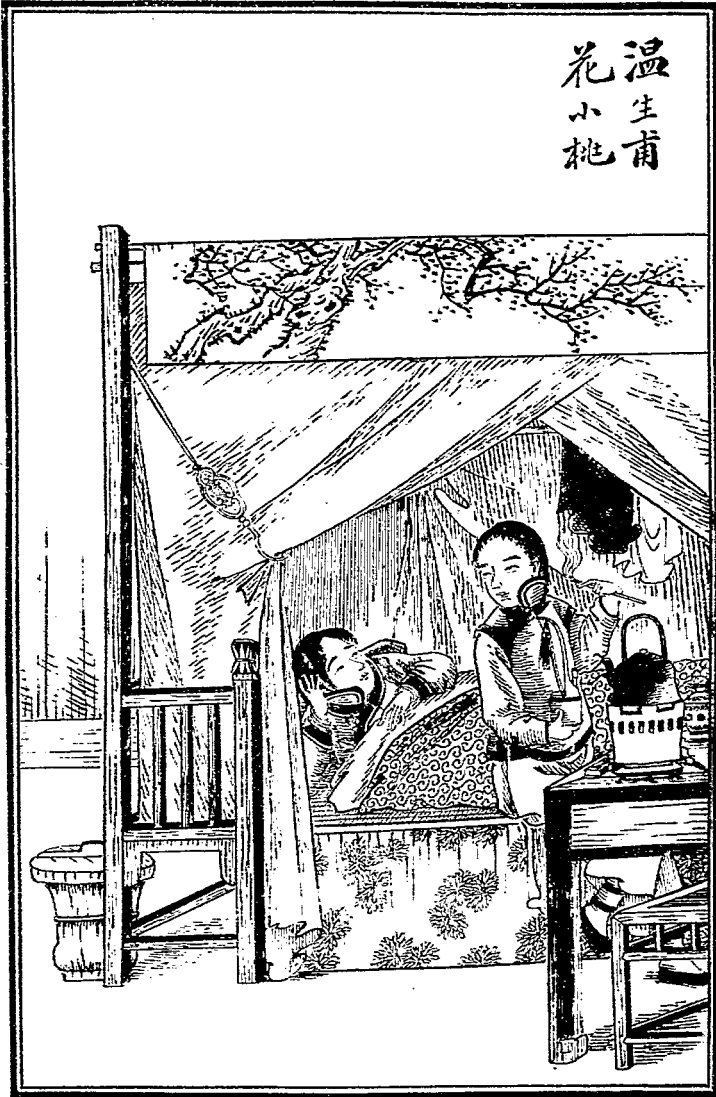
屠少霞  
阿珍

海上繁華夢二集 繡像



温生甫  
花小桃

海上繁华梦二集 繡像



顏如玉  
巫楚雲



海上繁華夢二集 繡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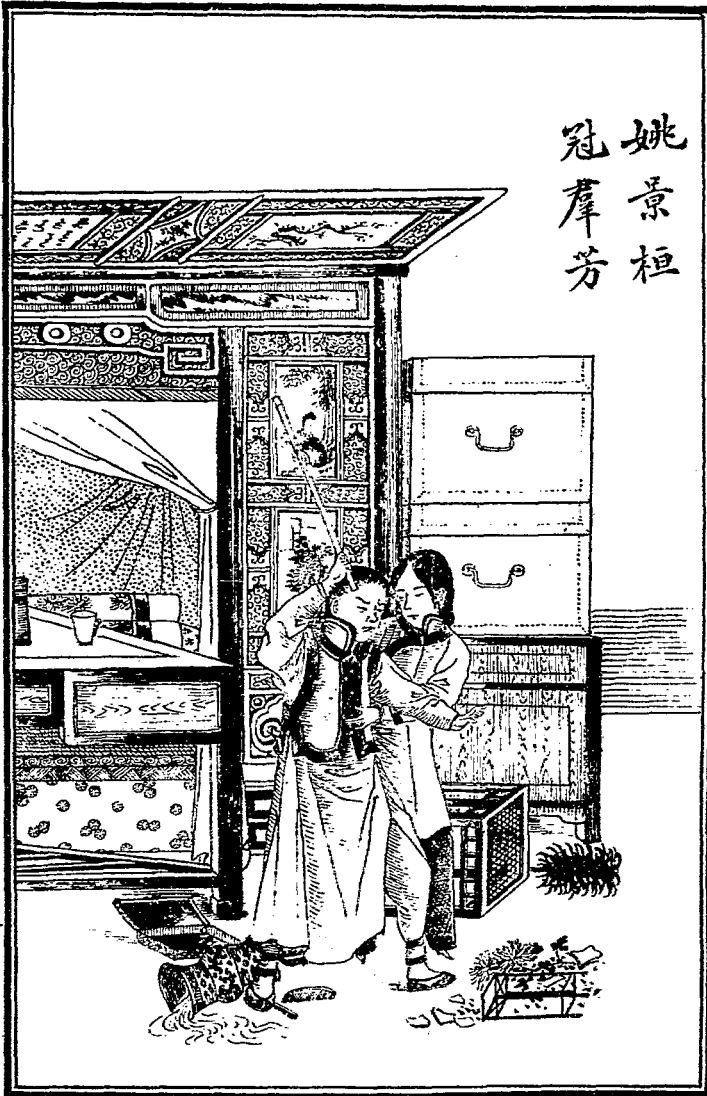
賈逢辰  
阿素

海上繁華夢二集 繡像



士

姚景桓  
冠羣芳





榮錦衣  
毓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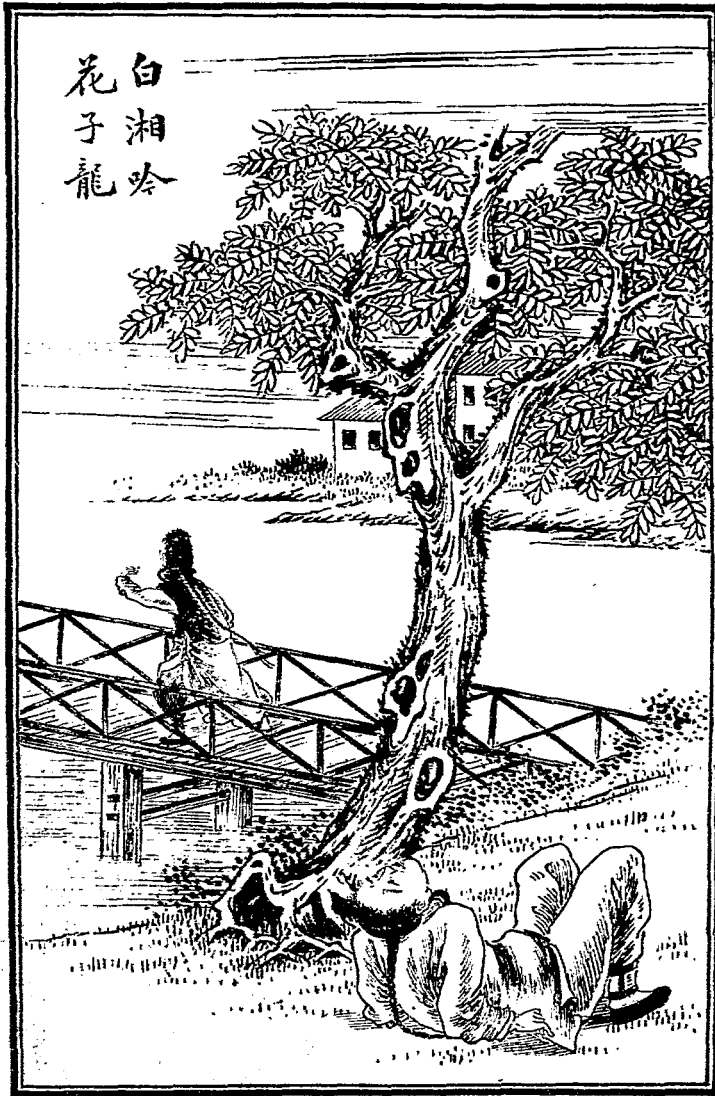
海上繁華夢二集 繡像

夏時行  
經營之





烏里阿蘇  
格達



續像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一

古滬繁華癡傾戲墨

第一回 定歸期謝幼安勸友 得頭彩杜少牧央媒

情海茫茫大可惜

續將綺夢證花前

者須喚癡人醒

勘破繁華斷孽緣

繁華夢初集第三十回。記到杜少甫從姑蘇與謝幼安錢守愚一同至滬。要勸少牧還家。無奈少牧一併癡情。鍾在久安里顏如玉身上。滿心要娶他回去。故與少甫幼安守愚同到如玉院中。使他們看看人如何。緩日好與少甫商量。幼安守愚從旁說句好話。諒可玉成其事。不料如玉這人。祇有少牧入了魔道。聽他說出來的說話。句句是真。做出來的事情。件件是好。落在旁人眼裏。却多看不上。反把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錢守愚。引動邪心。生出無數事來。這初集書寫到此處。忽然中止。看書的人。自然個個欲看下文。就是著書的。也斷沒有半途而廢。著這半部殘書之理。但是近來坊刻各種小說裏頭。往往有初集未完。再續二集。二集未完。再續三集四集。及至看到三集四集。那書依舊沒有收結。以後遂續出許多疊牀架屋。不連不接的弊來。皆因書經數續。非出一人。遂把好好的。一部原書。反弄了個有頭無尾。大是恨事。繁華癡仙著繁華夢。本來不願分甚初集二集。爲的是六十回書。篇幅長了。著書的人。狠費心思。看書的人。却最性急。故此先把前三十回脫稿出來。再出後三十回。其實仍舊是一部書。並無正續。况這後三十回書中。要把全書一齊結住。不許後人胡思亂想。再做甚麼續集出來。喜歡著書的人。祇好叫他去另著一部。這繁華夢是六十回後。無從着筆的了。一來警夢癡仙。了却這一部書。深望驚回綺夢。喚醒迷人。二則看書的也好。完完全全。看在眼裏。記向心中。早悟情天。莫纏綺障。那就是繁華夢全部的宗旨了。正是

莫言小說荒唐甚

欲喚癡人覺悟來

癡仙既將著書的本旨宣明。言歸正傳。却說少牧等在如玉房中。坐至天黑。少牧要請守愚到丹桂看戲。寫了一張菜單。喚相幫的到聚豐園。叫了幾樣夜飯菜。就在房中便飯。守愚那裏曉得堂子裏的許多避忌。見菜已叫來。要強拉着如玉坐下同吃。如玉怎肯聽他。守愚受了一個沒趣。暗怪瞞不起他。臉上有些不悅。少牧覺察。慌與他附耳說道。錢家老叔。你真要錯怪了人。上海堂子裏的妓女。與客人一桌吃飯。不是極熟極要好的不肯。何況客人又有朋友在此。他怎能够同坐下來。那是你初到這裏。沒有曉得。並不是如玉瞧不起人。不給你老人家個臉兒。守愚心下方纔明白。及至吃完夜飯。他因幼安等尚未吃好。說了一聲你們慢用。把手中那一雙銀鑲牙筷。向飯碗上端端整整一擱。旁邊娘姨見了。低聲說不要這樣。替他拿了下來。他却偏要客氣。重新又放將上去。如玉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惱。後來仍舊由少牧附耳說知。堂子裏不必如此。并且將筷擱在碗上。最是犯忌。守愚道。犯忌甚的。少牧道。大約是飯碗不許擱他起來的意思。其實却也無甚交代。守愚始點點頭兒。把筷放平。候衆人一齊吃畢。娘姨絞上手巾。擦過了臉。守愚立起身來。要想同少牧等大家到丹桂裏去。祇因坐得久了。奔跑慣了的人。反覺得有些腰酸腿軟。故把兩手一聳。伸了半個懶腰。被老娘姨一眼瞧見。將手拉住道。你老人家怎的這樣。守愚道。伸一個腰。沒有甚麼。爲甚拉我。少牧見了。笑對那老娘姨道。錢老爺是初到上海。隨便甚麼多。沒知道。好在你們百無禁忌。由他伸個腰罷。守愚不解道。甚麼說話。難道伸伸腰兒。堂子也忌諱麼。少牧道。怎的不是。堂子裏的忌諱最多。不曉得的。最易觸犯。不但是不好伸其懶腰。還有坐在凳上。不好抱着膝兒。立在門首。不好叉着手兒。逢着大小月底。他門多在房裏化些錠帛。那化錠的時候。你更不好開口兒呢。守愚道。倘然伸腰抱膝。叉手開口。便怎麼樣。你快說與我聽。好學些乖。少牧道。一伸懶腰。說是怕客人們手節裏頭。有甚俗語。所說腰箍擰的事情。斷了相好。忌抱膝。大約是不抱琵琶。抱這空膝的意思。在堂子裏甚是不

祥。忌管門叉手。說是怕把客人叉出門去。大小月底化錠時。切忌開口。說是開了口。怕有酒醉客人到來。胡鬧。這種鬼鬼祟祟的事情。偏偏他們最信。說起來真是好笑。守愚把舌尖一拖道。原來有這許多講究。你不說。我那裏得知。如今我與你們同在一處。倒要留點心兒纔好。討嫌人是做不得的。說畢。又問少牧。我們此刻可要丹桂去罷。天不早了。少牧道。我們本要去了。分付老娘姨。拿各人寬下的馬褂過來。如玉照例說聲再請坐坐。幼安等多說不消。如玉看衆人穿好衣服。送出房來。守愚認做他尙要送下扶梯。因讓少牧先走一步。自己回轉身來。立在樓梯門口。端端正正的將手一拱道。你進去罷。不要送下來了。誰知如玉走出外房。早已站住了腳。看見守愚那般恭敬。這是堂子裏從來沒有的事。忍不住大笑起來。娘姨們也多笑不可仰。說錢老爺請下樓罷。我們先生不送你了。少牧慌把守愚在衣襟上輕輕一扯道。你與他客氣甚的。他們送客人的規矩。樓下房間。送到房門口止。樓上房間。送到樓梯口。不下去了。我們快快走罷。守愚纔又曉得錯了。漲紅了一張黃臉。隨着衆人下樓。走到客堂裏頭。守愚要讓少牧先行。少牧那裏肯走。引得客堂裏的許多相幫。一齊發笑起來。少牧急又附耳說道。堂子裏的俗例。這先生是那個人做的。進去時。這個客人在前。出來時。一定在後。顏如玉並不是老叔做的相好。那有我先走的道理。二人一頭說話。一頭舉步往外。守愚因與少牧講話。兩眼祇顧看着少牧。不提防一隻脚絆了門檻。一個倒栽葱。幾乎跌出天井外去。幸虧如玉的帶房間相幫阿小。巧巧站在天井裏頭。急忙用手扶住。沒有跌下。守愚不曉得攙扶他的是甚麼人。見他三十多歲年紀。身穿二藍紡綢短衫。二藍紡綢馬褲。手上帶着兩隻金戒指兒。認做是個先生。房裏走出來的客人。因連說謝謝老兄。對不起你。倒把個阿小說得不好回言。衆相幫一齊忍笑。幼安等也差不多要笑出聲來。仍是少牧關照他說。這人乃是院子裏的相幫。你怎與他稱兄弟。真是越鬧越笑話了。守愚聽罷。又把阿小瞧了一眼。對少牧道。這一個人是相幫。

麼。穿的衣服好闊。比了我們家裏頭相幫的人。真是天差地遠。叫我那裏認得出來。子靖笑道。錢老叔的府上。那裏有甚相幫。守愚道。怎的沒有。每年夏秋兩季種稻收稻的時候。舍間相幫的人。至少也有四五十個。就是平常日子。也有四五個在家。却多是些貧苦之人。身上衣衫。甚是藍縷。不信一到上海。連相幫的也多。大闊起來。少牧笑道。錢家老叔。你又錯了。府上用的相幫。乃是些雇工人。自然多是鄉間貧戶。堂子裏的相幫。俗名叫做烏龜。多是無恥男子做的。內中帶房間的。必定攬些洋錢。手裏頭也有很寬轉的。方纔那個阿小。他祇穿一身紡綢衫褲。你還沒有瞧見。春天裏巫楚雲家有個相幫。不出去攬轎請客的。時候穿元色綉紗羔皮襦哩。守愚聽罷。目瞪口呆。暗想。今天真是個老大話柄。怎麼與妓院裏的龜奴稱兄道弟起來。雖說上海地方。人品夾雜。究竟是自已過於粗心。怪不得旁人。個個要笑。偷眼再看阿小之時。早已一溜烟跑了進去。祇得忍着懊惱。與衆人走出妓院。回到丹桂戲園。一路上還自恨莽撞不已。及至到得戲園。少牧要看包廂。守愚因隔夜在天仙。看過一角洋錢椅位。不甚清楚。也在偏裏。不過分個樓上樓下。認做一樣不清楚的。故此一定要看正桌。遂五個人坐了一桌。直看到散戲纔回。少牧假稱回棧。要想住在如玉那邊。少甫幼安。同說。今天有話商議。可仍住在子靖家中。子靖也因要勸少牧一番。堅留他一同回去。少牧不便推却。與衆人送守愚到了滿庭芳弄口。叫四部東洋車。一同至集賢里去。子靖恐衆人飢了。煮有稀飯。喚李貴買了幾樣粥菜。請衆人吃畢。收去碗碟。其時尚祇半點多鐘。少甫先對少牧說道。牧弟。我有句話。今天要對你說。你須留心聽我。好在此刻多是自己弟兄。隨便甚麼都可講得。你自從正月裏來到上海。已經半年多了。雖說少年情性。喜歡頑耍的多。究竟也要自己收束。你想到來到今。花去多少錢了。我們弟兄是要好的。沒有分家。並不是你多花了錢。我心上還有甚過不過去。但那花柳場中。是無底的。這個月花了一百。下個月花二百三百。他們決不見多你的錢。却漸漸少了。如今



別的不說。祇問你帶出來的銀子。可是完了。不知還虧欠人家沒有。倘然有甚虧欠。你老老實實的說。我曉得自然要替你設法歸還。歸清了。却不可再去欠人。趕緊與我們早早回蘇。免得家中懸望。若說要娶顏如玉。無論如玉是野草閒花。斷斷不可娶回家去。況且家中弟婦。雖甚賢淑。此事却須與他言明。叫我答應了你。將來怎樣交代得他。你也替爲兄的細細想想。莫要使我爲難。纔是。少牧聽他說到此處。慌忙用話來截住道。大哥。這是甚麼說話。自古道。妻隨夫轉。目今世上的人。祇要境況畧好。那一個人不想討個偏房。享些艷福。牀頭人怎能阻擋得來。若講分家一事。你我皆因弟兄要好。從沒想到這條念頭。倘真分起家來。差不多各人有三五萬銀子。這三五萬銀子裏頭。算我花去了三五千。也不過是十分之一。將來娶了如玉回去。你弟婦諒也沒有甚麼。若有與我過不去的事情。我早已定下主意。決不與他吵鬧。無非同如玉搬了出來。住在上海。看他怎樣。大哥有甚爲難。這一席話尙未說完。旁邊惱了子靖。向少牧開口責道。牧弟。你此言差了。你弟兄好好一家人家。爲甚要五花四散起來。甫弟叫你莫娶如玉。是要你及早回心。並非因你多花了錢。與你分甚麼家。就是弟婦那邊。甫弟也真有爲難之處。你說日後決不與他吵鬧。好和如玉搬到上海來住。也不想撇下弟婦在蘇。做大伯的叫他怎樣安排。不是我今天說你。你向來是個讀書明理之人。如何說出這種話來。少牧尙待強辯幾句。幼安知他脾氣。恐防傷了和氣。忙止住道。李大哥的說話。一些不差。牧弟。你要仔細想想。何況如玉這一個人。我看他甚是嬌薄。你當真要討個偏房。收拾那心。不妨留下心兒。討一個小家碧玉。少甫大哥。諒無不允。弟婦也不至有甚醋心。獨有堂子裏的妓女。一則楊花水性。萬萬討不得他。二則起居服用。在堂子裏習慣自然。嫁了人如何熬苦得來。三則上海地方妓女。更與別處不同。往往有欠債滿身。不能過去。因借嫁人爲名。替他還清宿債。不上一年半載。依舊重墮風塵。他們名爲娼浴。別的不說。他但看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花翠琴。等這幾個人。那

一個不是嫁了又嫁。若要守得住的。曾有幾個。四則妓女常技。做了一個客人。祇要這人有幾個錢。要想他用。在身上。不得不下些騙功。說個嫁字。騙得他心裏熱了。好把整千整百的銀子。弄他出來。其實是句有口無心的話。等你一朝金盡。他便反面無情。認得的乃是銀子。不是客人。凡是畧聰明些的人。豈可執迷不悟。五則巫楚雲那一節事。前車可鑒。我在上海回去的時節。你心上何等着魔。祇認是一心嫁你的了。爲甚不多幾日。聽你說就鬧出潘少安的事來。幸虧當初你銀子不便。沒有娶成。倘真娶了回去。必要弄到個不堪設想。豈不是椿話柄。如今別話休提。我與你正月裏從蘇州出來。原說一月半月就回去的。現在不知不覺。已是半年多了。古人說涼亭雖好。終不是久居之地。況乎住在上海。又沒些正經事情。我想目下中秋已近。你必有些未了事情。這幾天你好趕緊了去。待到中秋一過。我們能十六早上動身。最好否則遲至十七開船。十八回家。巧巧出門了。足七個月。以後你真要納妾。就在蘇地托人。不拘銀子多少。選個絕色女子。倘仍喜歡出門遊玩。杭州的事情未了。少甫大哥。本來尙要前去。我也想到西湖頑頑。三個人再好結伴出來。豈不甚妙。少甫子靖聽了。彼此點頭稱是。少枚却臉上紅一陣紫一陣的大不爲然。等到幼安講完。冷笑一聲。說道。若照安哥說來。堂子裏的妓女。難道竟沒有人娶。也沒有真要嫁人的了。這話我可不服。幼安道。娶的人。何嘗沒有。真要嫁人的。妓女。我也不能說並無其人。不過像顏如玉。巫楚雲。那般人品。我看一定要他不得。少枚道。楚雲不必說了。那如玉有甚娶不得他。幼安道。如玉我雖初次見面。祇看他與錢家老叔講幾句話。何等輕薄。與我們講幾句話。何等用心。與你講幾句話。却又何等裝腔做勢。當着四個人的面前。已分出三般舉動。平日間的做人。不問可知。若還真正娶得。真要嫁人的人。我們也不阻你了。你心下須明白些兒。少枚聽幼安說壞如玉。更氣得臉色通紅。半晌沒有說出話來。子靖又在旁順着幼安的意。勸他十六一准動身。即使將來還想到申。不妨回去一次再說。少甫也與子

靖幼安一樣說話。要他答應回家。直說到四點多鐘。少牧一個人講不過三個人理直。祇得說天要明了。我們睡罷。娶與不娶。回去不回去。緩天再說。始各上牀安睡。少牧睡了下去。那裏能睡得熟。翻來覆去一回。已見天光大亮。想起如玉那邊。兩夜沒到。第一夜是曉得的。昨夜却不知怎樣盼望。恨不得生了雙翅。立時飛到久安里去。睡在一牀。又想要他的這條念頭。看來軟做是做不成了。除非預先在上海借所房子。等到中秋一過。先把他娶了出來。那時生米煮成熟飯。如玉已姓了杜。怕少甫不許他日後進門。更怕幼安子靖攔阻什麼。但恨這件事一齊做淨。至少須要有二三千銀子在手。方可幹得。這銀子却從那裏頭來。想到此處。更覺得十分焦燥。在牀上坐了起來。微微的歎一口氣。把眉頭連皺數皺。忽然想了個拆空心思的主意出來。皆因這二三千銀子爲數大了。少甫不肯拿他出來。別的地方沒甚設法。祇有去買張呂宋票兒。倘然微倖中了頭彩。那時莫說一個如玉。就是再討三個兩個。三萬兩銀子。却還綽綽有餘。豈不是個絕妙念頭。不覺又自己歡喜起來。彷彿已經中了頭彩一般。在牀門前閒走了幾步。洋洋得意。少停。聽樓底下掃地聲響。知李貴已經起身。索性不要睡了。輕輕的踱出房門。步下樓來。叫李貴倒臉水。洗過了臉。頓時要買呂宋票去。李貴說。二少爺起來好早。有甚事情。少牧祇說今早約個朋友。在大馬路一壺春茶館裏頭。有句要話。故此立刻要去。你老爺和杜大少爺謝大少爺停刻起來。同他說聲。今天晚上沒甚事情。我不來了。倘然有事。明後天來也說不定。李貴道。可要用些早膳。少牧道。不消得了。我到一壺春有最好的出籠饅頭。說畢。起身就走。李貴送出大門。上好了門。回身進內。伺候主人與少甫幼安起身。照着少牧的話說。知少甫皺眉道。他那裏有甚要事。分明是昨夜我們勸了一夜。不但忠言逆耳。反有些與我們遠避的意思。這却如何是好。子靖幼安也甚擔心。暫且按下慢表。再說少牧出了李公館。叫了部東洋車。到棋盤街下車。一心去買彩票。但見那彩票店。連一接二的開得如魚貫一般。足足不下百十

來家。招牌上的店名。一家家討着識語。多是必得、必中、必得財、必得彩、同發財、鴻福來、鴻運通、鴻運來、同得利、大有利、萬倍利、等字樣。不知買了那一家好。沒了主意。後想彩票乃是橫財。見鴻運來的店門口掛着一塊紙糊招牌。那牌上寫着頭彩尙在。請發橫財。八個大字。這財字故意橫寫。筆墨又大又粗。少牧看了。觸動念頭。暗道。就是這裏買罷。走上階去。店中櫃檯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笑迷迷口尊老板可要發財。明天馬上要開彩了。買全張還是半張。少牧本來要買幾張全號。做個指望。誰知開彩近了。全張多已被人裁散買去。剩下的十數張原張。那號數都是一百多號。或數十號。心上不甚合意。又看半張裏頭。也沒張對意號頭。遂想不如隨手買了幾張條頭。再到別處買罷。因一共買了念條。也有一條一條的。也有兩號一條的。最多是四號一條。付了十二塊洋錢。店家收了。問明姓氏住處。連票子上號數一併寫在賬簿上面。預備將來得彩。好去報喜。少牧得意洋洋的。拿了這二十條彩票。回身向外。又到斜對門必定中裏頭。買了兩個全張。一共二十四塊洋錢。將票疊做一處。藏在身畔。看那店裏頭自鳴鐘上。已是八點半了。一夜沒有睡覺。此刻未免有些疲倦。要想到如玉那邊去睡。祇因疼惜如玉此時沒有起來。驚醒他心上不安。況怕睡到飯後。少甫等衆人來尋。說起來太覺着魔。未免人言可畏。不如竟回棧裏去睡。他們來說得響些。主意已定。當下決計回棧。車夫見主人回來。好得牀鋪已收拾過了。祇把被頭略略攤過。伏侍他上牀便睡。這一覺甚是酣暢。直到少甫子靖幼安三人吃過午飯。同到如玉院中。尋他不見。找至棧中。方由車夫喚醒。少甫問早間究到那裏去的。這般要緊。少牧仍說往一壺春尋友。並沒提起別的事情。少甫不信。再三盤問。方說因呂宋票開彩在即。到棋盤街買了幾張票子。偶然微倖中了大彩。一來好把花去的錢。拿他回來。二則我還有用處。少甫笑道。牧弟。你真是跌了。呂宋票月月開彩。買得到大彩的。能有幾個。你花了幾千塊錢。爲兄的並沒抱怨。不過要勸你從此以後。早早收心。何苦去買甚彩。

票。想這鏡子裏的錢財。但不知你買了多少。少牧道。買得不多。祇有兩號全張。二十條散票。大哥請看。說畢。在身畔把票子取將出來。雙手遞與少甫。拆開觀看。見內中有一萬數千號的。也有一千數百號的。也有數百數十號的。子靖道。本月分的彩票。乃是雙張。不要花三十六塊錢麼。少牧道。一些不差。幼安道。雙張與單張有甚分別。子靖道。呂宋票一年有兩次雙張。乃是西歷六月與十二月。每張可得雙彩。譬如頭彩得洋三萬元的。雙張乃是六萬。這回牧弟買的是九月票。聞得呂宋國君。因各國在上海通商。今年五十年了。大家要在九月裏起個盛會慶賀。故此這呂宋票放做雙張。那是難得的事。少牧道。原來各國在上海通商。今年五十年了。怪不得人家多說。下個月上海有個勝會。很是熱鬧。衆人談談說說。天已薄暮。子靖邀到萬年春去夜膳。少甫把彩票摺好。遞與少牧收起。大家到萬年春。少牧因這夜一心想住在如玉那邊。不願意再和少甫等到李公館去。故在席面上。有意多吃了幾杯皮酒。假說醉了。先自回棧。挨至十二點鐘。少甫等一個不來。估量着多回去了。獨自一人。溜至如玉院中睡覺。一宵易過。明日午後起身。正與如玉在房吃飯。忽見車夫跑進房來。說二少爺果然在此。鴻運來彩票店裏。有人在棧內報喜。說昨天買的彩票。今天中了彩了。快請少爺回去。少牧聞言。這一喜真喜得心花怒開。把手中的飯碗一放。直立起來。正是

橫財何幸交鴻運

好夢從教逐蝶游

要知杜少牧中了彩票。可能討娶如玉。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送節盤厚犒俏娘姨

吃司菜急傷騷大姐

話說少牧住在如玉房中。午後起身。正與如玉一同吃飯。車夫報稱鴻運來彩票店內有人到棧。據說昨天買的彩票。中了大彩。不由不心中大喜。把飯碗一放。立起身來。急忙問道。你可知道是第幾彩。那個號

頭。車夫道。聽說第一千七百號。乃是頭彩。少敘道。一千七百號麼。向懷中把彩票取來。子細一查。果然有這號數。可惜祇得一條。三千塊錢。暗想這條票子本來原是半張。因嫌他一千七百號。太覺得直截了當。不像會中大彩。先時並沒有買。幸虧那賣票的再三說合。方纔在半張上裁了一條。早知道是個頭彩。半張一齊買了。豈不是三萬洋錢。穩穩今天到手。又想這多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譬如這一條票。昨天一定不買。今天開彩之後。豈不更要懊惱。況且有了三千塊錢。討娶如玉。差不多了。何必貪心不足。因此笑迷迷的重新坐了下來。且等吃完了飯。與車夫一同回棧。如玉起初聽少敘中了大彩。也覺歡喜非凡。後來曉得祇有一條。不甚在意。少敘把飯吃畢。擦過了臉。喝了杯茶。叫車夫將車子推來。與忽忽回至棧中。鴻運來裏的人。尙還候着。見了少敘。叫聲恭喜。把電報遞與少敘看過。說已經覆電到呂宋對過。這是杜老板的鴻運。小店裏的彩頭。請把紅票取來兌洋。少敘道。紅票現在身旁。不知你算多少升頭。那人道。五釐升罷。三千一百五十塊錢。你把票子與我好。到廣惠和匯去。少敘道。呂宋要加一升頭。那個不知。怎說五釐。那人笑嘻嘻的說道。杜老板。你又來了。這一條票。昨天不是我多一句口。不知寶與那一個了。這升頭小店裏要好。看些些。請你老人家再分付一聲。少敘道。既這樣說。八厘升是少不得了。那人仍滿臉堆着笑道。再要請老板說聲。後來講了半天。算做六厘。少敘把票子交與車夫。叫他跟着那人。到廣惠和去取洋。那人說貴價倘忙。不消回去。票子放在尊處。待我先送洋錢過來也好。少敘道。如此最妙。那人遂把原票在車夫手中接來。看了一眼。號數不差。也沒油污挖補扯破一切。依舊交與少敘收好。說聲杜老板。請暫坐一刻。待我去去就來。回身向外便走。那消半刻鐘時。果然送來三千一百八十塊錢。一半乃是鈔票。一半現洋。少敘點過了數。逐一收下。把票子交與那人。那人尙要討些喜金。說升水是老板的。我們夥計沒有好處。少敘又給了他二十塊錢。那人笑逐顏開。千多萬謝而去。少敘有了這三千一百多塊洋錢。

盤算用處。討如玉已經够了。不過將來要在上海過日。手頭沒有餘錢。須俟日後再作計較。又想上海地方的事。千變萬化。拿不定。如玉雖然一心想嫁我。不知本家與娘娘相幫。可還有甚糾葛。況且堂子裏討一個人。身價之外。除牌子有除牌喜封。出門口有堂裏喜封。娘娘大姐相幫等。不送過門便罷。送過門。還有到門喜封。以及本家備酒。相幫送禮。廚房煤爐。總總開銷。差不多些的人。那個弄得清他。必須請一個人。托他經辦纔好。此事非經營之賈逢辰二人不可。況且營之是四月裏要討楚雲。託過他的。沒有成功。如今要討如玉。正好請他出場。將來身價等洋。由他過付。就算他是個媒人。諒無意外之虞。逢辰不妨夾他開發一切。這事自然萬妥萬當。主意已定。立刻寫了兩張字條。叫車夫分頭去請二人。約他們晚間十點鐘後。在如玉房中敘話。車夫答應自去。少牧坐在棧中。等他回來。並把鴻運來送來的鈔票洋錢。一捲一捲。一封一封。放到箱子裏去。剛正鎖好。忽聽得房門外一陣笑聲。進來了兩個姑娘。乃是巫楚雲家的阿巧與阿娥姐。後面跟着一個相幫。肩上挑着一只火腿。一籃月餅。六枝鮮藕。一蒲包彩蛋。來送節盤。阿娥姐把禮物取來一放。身邊摸出一張楚雲的名片。乃巫兩兩個大字。寫得書法甚好。雙手遞與少牧。說二少爺。你爲甚好久不來。這點薄意。是我家先生差我們送過來的。少牧見巫楚雲送禮前來。想起當初要討娶他的事情。說得已七八分了。多爲他與潘少安暗地要好。纔把好事拆開。如今將要討娶如玉。正好使楚雲曉得。氣他一氣。因笑微微的答道。我何嘗不要前來。祇爲你先生有了姓潘的照應。還要我來做甚。今天尙要勞你們送甚節盤。我還記得這一節上。祇有端午夜間吃過棧酒。以後在如玉檯面上邊叫了個局。何必再把我當做一戶客人。阿娥姐道。二少休得這樣的說。我們祇要一節上叫了一個堂唱。開了堂簿。就算是戶客人。何況二少是上節做起來的。也好算是老客人了。那有到了節上。節盤都不送一副的道理。若說潘大少。近來也不甚來了。你莫要冤枉人家。少牧冷笑道。潘少安怎會不來。此話你哄

那個阿巧道。當真阿潘有好幾天不會來過。聽說他又辦了一個大姐。不知住在什麼地方。阿娥姐因他在先生那邊吃了十一椀酒。叫有七十多局。一個錢沒有開銷。很替先生擔着心事。昨天親去尋過一次。方曉得那大姐的住處。并且還打聽了許多笑話出來。二少你問他罷。少敬道。有甚笑話。阿娥姐可肯說與我聽。阿娥姐含笑答道。這話說起來。却也甚長。你且把節盤收了。好等相幫先回去。我與阿巧再在這裏坐一回兒。告訴你聽。少敬道。節盤你叫相幫挑了回去。算我已經收了。局酒洋錢。明天我差車夫送來。盤洋你們帶了去罷。阿娥姐道。二少。幾個局錢有甚要緊。我們不是討錢來的。少敬道。你們今天不來。明天我也要差車夫來了。外邊有些局帳店帳。這兩天內。一定多要開銷乾淨。下節起我決不出來。阿巧道。二少可是過了中秋。要回府麼。若然仍在上海。那得沒有應酬。少敬道。蘇州並不去。過節我要在上海借屋。阿娥姐道。一個人借甚房子。想來要討一位二夫人了。不知那高升的。可是如玉先生。還是另有別人。少敬笑微微的答道。如玉也說不定。阿娥姐道。這多是我家楚雲先生不好。不知他爲甚做起潘少安來。不然嫁了你二少。豈不福氣。少敬道。那也是注定下的。倘然沒有姓潘的這一節事。我那有另娶別人之理。如今叫他趁早嫁了姓潘的罷。要好須得要好到底。阿娥姐道。姓潘的嫁得成麼。他是一部拉圾馬車。怎比得二少有情。做了那個先生。這一條心就在那個先生身上。十分十二分的待他。況且姓潘的看他並沒有錢。少敬道。阿娥姐。你又來了。客人喜歡先生。是沒用的。先生喜歡客人。纔能成得來事。少安雖然沒錢。你先生也不見得要他的錢。阿娥姐道。二少。你這一句話。說得太覺重了。我家先生吃的是什麼飯。怎說不要客人的錢。就算他是個恩客。先生心裏顧了。我們房間裏人。多少搯些洋錢。祇怕還不能夠答應着他。少敬點頭道。就爲你們房間裏人礙手。所以楚雲還沒跟他。不然。我看早已走了。阿巧道。二少說得可要像些。我家先生。諒還不是這樣的人。少敬道。祇恐你諒不就他。口裏頭與二人講話。那手向



衣袋內。摸出一個鎖匙。開了箱子。拿出二十塊洋錢。給二人道。這裏頭四塊盤洋。餘下的算手巾錢罷。阿娥姐與阿巧兩個。滿面是笑道。二少不太多了麼。你這一節茶園多沒來打過。怎拏你手中洋錢。少叔道。十幾塊錢。算得甚麼。二人謝過一聲。方纔收下。又把送來的禮物。要叫少叔收受些些。少叔一定不肯。阿娥姐替他拿了一籃月餅。阿巧拿了六枝鮮藕。放在桌上。餘下的彩蛋火腿。叫相幫先挑了回去。少叔尚要叫相幫的一齊挑去。阿娥姐阿巧不許。說要二少給個臉兒。少叔不便再說。也就收了。阿娥姐道。二少要聽阿潘姘大姐的事麼。如今待我來說與你聽。少叔道。正要問你姘的是誰。阿娥姐道。說起來。個這大姐。你也認得。就是城裏頭屠少霞做的。萃秀里葉媚春家阿珍。少叔道。阿珍不是與少霞兩個很好。借小房子在仁壽里麼。如何又姘起潘少安來。阿娥姐笑道。內中有個緣故。你不知道。少霞自從在花小蘭家。與花子龍。柏幼湘等賭錢。輸得多了。央賈逢辰。向阿素姐借了五百銀子。他往城裏一鑽。再不到城外頭來。仁壽里就此也絕跡不去。阿珍慌了幾次。差人到城裏去請。門房裏不許進去。多沒見面。阿珍自己進城。也是一樣。看看中秋到了。少霞是媚春房間裏天字第一號客人。差不多吃了五十樽酒。叫了一百六七十局。節上邊人影不見。叫阿珍怎樣弄得下去。幸虧少霞有幾件貴重東西。放在阿珍那邊。內中有隻翡翠班指。是玻璃綠的。聽說足值七八百兩銀子。阿珍沒法。前日把他抵與一個客人。抵了五百塊錢。勉強替把局帳開銷清楚。並沒賠錢。不過屠少霞的名氣。鬧得大了。曉得阿珍姘他。那一個人再肯在阿珍身上花錢。媚春他是個小先生。有甚心腹客人。這幾天中秋已到。弄得房間裏冷清清的。莫說碰和吃酒。連打茶園的多沒上門。前天是院子裏吃司菜的日子。阿珍要找個客人。糊這場面。誰知張三不到。李四不來。足足跑了一天。跑得腿多酸了。竟沒個人答應。心中惱恨萬分。後來在棋盤街同芳居門口經過。路上遇見了潘少安。問他忽忽忙忙。到那裏去。阿珍正在無極奈何。遂把此事告知。少安插趣說道。你爲甚

不來請我。阿珍本見少安品貌超羣。早已有他的意思。爲的是少霞礙眼。如今聽了這一句話。頓時心花怒開。認真起來。說此話可算得數麼。若是算得數的。我就請你同去。纔認得你是潘少安。少安見阿珍激他。猜到他的心裏。回說同去何妨。但我並不是個仙人。今天出門。預先曉得要吃司菜。身邊沒帶洋錢。這却如何是好。阿珍笑道。洋錢乃是小事。祇要你當真去吃。我借給你。少安道。借我多少。阿珍道。吃司菜六塊洋錢。不見得借了五塊九角。少安遂涎臉答道。既然這樣。我竟馬上同你便去。兩個人果到媚春院中。請少安把司菜吃了。阿珍借了六塊洋錢與他。當下少安要做場面。索性再問他借了四塊洋錢。下脚吃了。檯酒。直鬧得到半夜方散。好個阿珍。倒貼了十塊現錢。就從這一夜起。竟與少安同到小房子去。一連留了三日三夜。至今還沒出來。他自己生意上邊。也三天沒有去了。院子裏上上下下的人。那個不曉得這一樁事。多說阿珍不信他這樣爛污。二少。你想可是笑話。少牧聽他說完。歎口氣道。潘少安他不過生得面孔好些。別的也不見得有甚好處。爲甚堂子裏的婦女。個個多喜歡着他。可見得在妓院裏頑耍的人。到底是面孔第一。不知要佔多少面子。阿巧道。那也是昏天黑地的人幹的。像我們阿娥姐。有好幾個年紀。很輕。面貌很好的人。看上了他。終沒有成過事兒。撞到了他一種人。標緻面孔。也沒用哩。阿娥姐聽阿巧取笑。說我們是二三十歲的人了。有甚客人看想。不比你十七八歲。我勸你不要學我開懷。阿巧道。我拿你開懷怎的。難道你當真也喜歡標緻面孔。阿娥姐尚要回言。祇聽得房門口脚步聲響。少牧的車夫回來。說經買兩處條子。多送去了。准定晚上十點鐘。在如玉先生那邊會面。少牧道。我知道了。你端整車子去罷。我要到集賢里李公館看大少爺去。阿娥姐道。大少爺在蘇州出來了麼。怪不道過了節。寶妻如玉先生回去。原來府上邊已說妥下了。少牧點頭道。是阿巧對阿娥姐道。二少既要出去。我們也回去罷。請二少得便的時候。還到我們那邊坐坐。我們下節仍舊在久安里。並沒調頭。二少這久安里。諒是

走熟的了。將來如玉先生高升之後。倘然有甚應酬。還是照應照應我們先生。走熟的路。進出便些。阿娥姐道。二少是吃情的。他看我們二人分上。一定要來。況且潘少安妍了阿珍。下節決不見得來了。過了節。我們再來請二少過去。二人你言我語。說得少牧回答不來。又因時候已不早了。趕緊要看少甫幼安子靖。把得彩與討娶如玉的事。再與他們商量。故此含糊答應數句。好使二人有個落場回去。二人得了些風。也就走了。少牧等二人已去。鎖好箱子。帶上房門。交代茶房。也下了鎖。說房中現有銀洋。須要小心在意。茶房諾諾連聲。回稱小棧不比別處。整千整萬銀錢。放在房內。但請寬心。斷沒有甚意外事情。少牧方纔下樓。將房門上鎖。匙交與車夫收好。登車到集賢里李公館去。要找衆人。不料李貴回說。他們多到辛園遊玩去了。說不定幾時回來。少牧問辛園在甚地方。李貴說在王家庫過去。少牧因出路太遠。懶去尋他。祇得說明日再來。退出公館。分付車夫到久安里去。與如玉閒談一回。開銷了二十塊錢手巾洋錢。四塊洋錢盤洋。如玉說他們節盤還沒有送。怎的先給盤洋。少牧道。本來不必客氣。就算了罷。張家妹接了洋錢。叫相幫拿了四色禮物進來。要少牧揀收幾色。少牧決計不肯。後來如玉做主。說是團圓圓圓。拿了八厘月餅。叫張家妹交與車夫。放在車上。停刻帶回棧去。少牧聽他說團圓兩字。口讖甚好。不便推却。遂命車夫收下。如玉見天色已晚。叫了幾樣菜來。就留少牧夜飯。祇因中秋已到。堂子裏不但打茶圍。客人稀少。就是叫局的。也比不得六七月裏。如玉一夜必有二三十個堂唱。黃昏出去。半夜未回。這日與少牧吃過夜膳。並沒人來叫局。少牧遂安心安意的坐在房中。等候經買二人說話。得到十點鐘時。逢辰先到。少牧把要討娶如玉。託他諸事幫忙的話。附耳說知。逢辰極力慫恿。并願除去身價洋錢。由經營之過付之外。其餘喜封賞洋等一切開銷。多可歸他一人承值。且要揀個日子。發張知單。邀齊朋友。做個公分賀局。少牧大喜。專等營之到來。央他與如玉談定。滿意當夜先付定洋。過了中秋。選日過門。豈知營之直到

十一點半始來。說因過節近了。各處號裏。有些帳目。必得親自過算過算。故而來得甚遲。少牧口中雖說不妨。心裏却十分着急。巴不得把這一樁事。立刻成功。因在炕榻上低低的把大意告知。央他馬上說去。營之先問身價洋錢。端整沒有。防的是事成之後。開銷不夠。或要問他借錢。就是他今天有意遲來。也怕中秋已到。有甚挪移。預備着。少牧開口。祇說某處號中。尚有要事。好含糊的敷衍幾句。卸身出門。這是有錢人的作用。往往如此。世上邊也不祇營之一人。少牧聽營之間。他身價銀洋。想起端午節要娶楚雲。托他幫同在幼安面前。誑開書局之事。因說這回已整備下了。祇要老哥向如玉說聲。將來就由老哥經付。免得有甚意外事情。逢辰道。營翁經手。真是萬無一失。堂子裏人槍花雖大。他是個老作家。自己也娶過兩三個了。那個敢在他的面前播弄什麼。少翁托他去說。真是眼力不差。少牧道。原來營翁娶過如夫人了。不知是幾時娶的。營之道。第一個是前年春間。鼎豐里的。第二個去年秋裏。在蘇州燈船上所娶。第三個是今年正月十六進門。乃是清和坊住家出身。少牧連稱艷福不置。營之道。有甚艷福。無非是花幾個錢罷了。像少翁娶了如玉。人才出衆。那纔真正是幾生修到。比了春間娶楚雲。依我看來。差得多了。待我馬上與你去說。包管你一說一成。預備吃你喜酒。祇樂得少牧心花怒開。滿口說諸事費心。耳聽好音。營之笑微微點了點頭。把手向如玉招招。立起身來。同到外房間去。講了半點多鐘。說話又喚張家妹出去。也講了半點鐘。方纔同進房來。少牧等不待他開口。一見便問營之輕輕答道。這裏不是講話之所。我們換一家去坐坐可好。少牧呆了一呆。說這是什麼意思。逢辰曉得內中必有緣故。接口說道。營翁既說換一家去。就到他貴相好兆富里金玉香家坐坐何妨。少牧疑團滿腹。祇得也跟着他們向外。正是

落花未必隨流水。

流水如何懸落花。

要知三人到金玉香家說些甚麼。少牧娶得成如玉與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賞中秋迴燈開宴

飲長夜擊鼓催花

話說少牧託經營之向如玉與張家妹談論討娶如玉之事。並過門時一切排場。談至一點多鐘。營之回房。叫少牧換一家去坐坐。少牧不解。逢辰曉得內有緣故。立起身來。說我們到營翁的相好那邊走走也好。三個人遂出了久安里。到兆富里金玉香家。玉香堂唱未回房裡頭的娘姨大姐。裝煙倒茶。應酬得甚是周到。營之將身在湘妃榻右邊一坐。叫少牧坐在左邊。逢辰坐在榻前那張方几之上。開口說道。杜少翁你這件事。可曾先與如玉說妥沒有。少牧道。先會說過的。了他與營翁怎講。營之搖搖頭道。這事有些不對。少牧道。怎的不對。營之道。我把你要娶他的意思說了。先問他房裏頭虧空多少債項。外邊可還有甚未完。次問他進門口的時候。怎樣排場。將來可肯回到蘇州。還是永遠住在上海。他聽了我的說話。起初說此話可真。後來問府上邊家計如何。可是這回買中了呂宋票頭彩。故要娶他。那買中呂宋票頭彩的事。我還沒有知道。因說府上是蘇州有名鄉宦。堂子裏的妓女。嫁了這種人家。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今回定要娶你。一來與你有言在先。二來少甫到了。已與他把此事說明。故此今夜要講個定妥。一過中秋。便可行事。與呂宋票頭彩並沒相干。那知如玉聽了此言。竟滿肚皮疑起心來。說你先前雖有娶他的話。不過隨口講講罷了。做妓女的聽得客人要娶。那一個不說願嫁。究竟也要子細打聽。打聽莫像巫楚雲。上一節你要娶他。後來沒有成功。反落了一場話柄。那可不是頑的。我聽他說話不對。忙說楚雲是楚雲的事。如今你是你的事了。楚雲倘沒溜少安往來。怎得此事不成。你難道與楚雲一樣。也與少安要好。防二少講定了話。日後不肯娶你不成。你老老實實的與我說知。共要多少洋錢還債。出門時怎樣舉動。進了門如何棲止。我好替你與二少作主。他方纔叫張家妹進房。咬着耳朵。商量了半刻多鐘。回覆我道。他房中共少二千塊錢。舊債六百塊錢。新債本家那邊三百洋錢帶當。外面銀樓。裁縫店。洋貨店。傢生店。

賣花人等。一切零碎。大約又是三百塊錢。總共三千二百塊錢。下腳喜封另外。至於在堂子裏出門口的時節。第一要旗纛傘扇。彩轎清音。熱鬧些兒。雖說是妓女從良。究竟人生在世。祇此一遭。比不得林黛玉陸蘭芬等。嫁了又嫁。沒甚要緊。第二是紅裙披風。少不來的。第三是見了府上的人。將來平等稱呼。并且祇能有人到上海來。他肯與你回蘇州去。這三件事答應得下。不妨先付三百塊洋錢定洋。過節做事。倘然答應不來。祇好緩天再說。我聽了這一席話。不敢說了。故而叫你換一家坐。好與你商議。覆他。你心上到底怎樣。少牧聽罷。好似兜頭灌了冷水。暗想如玉今天說話。爲甚與平日開大不相同。真好詭異。半胸答不出句話來。逢辰估量著。這是少牧受了如玉牢籠。一個真心要娶。一個却無心嫁他。但想少牧中了頭彩。不論是全張半張。手頭此刻必定有錢。何不獻個策兒。把如玉娶成。一定有些看想。因假作憤憤不平的道。這是那裡說起。少翁待情如玉。也算十分十二分了。如玉要嫁少翁。當初有這句話。就算他此時翻悔。也翻不到這樣的速。我看內裏頭張家妹。弄甚鬼罷。堂子裡娘姨大姐。最是殺不可恕。跟了生意好些的先生。巴不得他一生一世爲娼。聽見說要嫁人。必定千方百計的阻擋着他。如玉莫要聽了此人。陵弄。纔說出那片話來。倘然真是張家妹。在那裡弄鬼。我却有三個主意。在此第一個。少翁暫把此事擱起。祇說三千多塊洋錢事小。旗纛彩轎紅裙披風平等稱呼事大。不能答應。祇好作爲罷論。且等過了中秋。我在敝寓裏做一個東。請酒叫局。把如玉叫到寓裏頭來。局票上寫明要張家妹跟局。等他二人來了。如玉把他留在上房。我們與張家妹說話。給他一二千塊洋錢。了結這事。他如答應罷罷。倘有半個不字。我來給些顏色他看。怕甚此事不成。這是最堂皇最冠冕的辦法。我們並不是不肯出錢。却也不受堂子裡的勒索。若是第二個主意。此刻且把這事含糊答應下了。預付他幾百塊錢。過節後。央個有些勢力的人。去尋如玉本家。或吃住在張家妹身上。找他一二千塊洋錢。他們諒也倔強不來。再不然。用第三個

主意待我喚幾個人。不論在大菜館酒館裏頭。寫張局票。把如玉叫來。預備下一部馬車。等他一到。祇說樓面已散。約他坐馬車到張園裏去。把娘姨相幫。設法開了。祇要他上了馬車。隨便揀個地方安頓。弄他個無影無蹤。將來往蘇州一走。這事可以一錢不花。不過手段太辣些。我看杜少翁不犯着出此下策。可與經營翁酌商酌。該走那條路兒。營之躊躇道。第一條叫局叫到你的府上。雖然有出事來。不怕。究竟不便。第三條跡近拔妓。豈是租界上幹得的事。還是第二條或者可行。此刻付些定洋。將來本家與張家妹沒有甚麼便罷。有甚留難。祇說他霸阻從良。可向當官告他一狀。却是一條大路。不過我看如玉的意思。起初並沒與張家妹會面。就有討巫楚雲沒有成功。并問可是中了頭彩。要娶他的那一番話。不知到底與杜少翁交情若何。這事須得少翁心上明白。不要勉強做成。反多後悔。為是少牧沈吟半晌道。這人祇要進得我門。諒來沒有別的事情。但請放心。至於他盤問的那番說話。想因巫楚雲前車可鑒。或者有之。我們也可不必疑他。不知營翁與老逢看來怎樣。營之見他執意要討。不再多說。賈逢辰更望他立刻成功。好於從中國利。當下就要叫少牧央營之去付定洋。准定照第二條主意辦事。營之間先付多少。少牧說先付一千。逢辰道。一千太多。五百也罷。營之道。五百也還不消。據我想來。他一共要三千二百塊錢。先付他二百定洋。其餘緩日再算。定洋付得少了。將來正數見得有些。容易做事。少牧佩服他道。足見營翁辦事老到。竟付他二百塊罷。但我尚有局帳。並沒開消。不知可要一塊付去。還是分做兩起。逢辰道。你又來了。如玉既然你要討他。一過節。連人多一概是你的。局帳開消則甚。那是娶妓女的。十個人有九個這樣。你莫要做甚瘟生。少牧道。原來如此。逢辰道。那個自然。營之道。今天十三。付他定洋。明天十四。不必說了。十五中秋那夜。少翁可要請客。仍在如玉那邊。還是另有別的地方。少牧道。酒是一定有的。除了如玉。此刻並沒第二個人。那裏去吃。營之道。本來如玉那邊最妙。我想這一日的樓面。一定多的。你這

棹酒。最好格外晏些。大家應酬完了。結末到久安里去。便好在席面上當衆開談。叫相幫的先把牌子除下。他們聽了說話。不必再去央甚旁人。若是不聽再說。你想這樣可好。逢辰道。若能不請旁人。那是再妙沒有。本來請人要花錢的。但我看將起來。不請人。祇怕要弄不下去。營之道。且到弄不下去的時候。再請未遲。逢辰道。弄僵了再去請罷。我看不如這麼樣罷。明天我先去託好一個挺硬的人。若能我們自己做得成功。日後祇要謝他十塊二十塊錢。不成。就好叫他出場。這纔萬無一失。少牧道。如此更妙。三人譚說。說說。玉香回來時候。已是兩點多了。少牧尙要把洋錢交與營之。央他當夜就去營之。接了洋錢。說此刻已半夜多了。明天一准與你早上送去。決不誤事。今夜不及。逢辰道。隔一夜有甚要緊。准定明天去罷。少牧不好再說。祇得與逢辰起身辭別。營之這夜並不去。逢辰回到阿素那邊。少牧因未付定洋。如玉院中。不便去住。沒奈何回棧睡覺。那天竟與少甫等沒見過面。到了明日。一早起身。趕到玉香那邊。問營之。到久安里去。沒有。營之說。纔去纔回。少牧問如玉。可曾說些什麼。營之道。並沒說甚。已收下了。乃是我交與本家。并張家妹手裏頭的。將來有事。可去尋他二人說話。少牧感激萬分。正要起身到久安里去。如玉已差張家妹到棧房裏。尋他不見。曉得必在營之那邊。故此跑到兆富里來。要請少牧快去。說如玉有句要話。與他商量。并請他去吃歸帳菜。少牧別過營之。忽忽就走。誰知見了如玉。問的並非別話。乃是少牧這一節的局眼。與當初吃斷潘少安答應他代還的那筆局錢怎樣。少牧把逢辰說局眼就在將來總數裏頭的話告知。又說潘少安的洋錢爲數有限。既然講出了口。自然應該付你。遂給了他五十塊錢。如玉接來交代張家妹。叫他拿到賬房裏去。就留少牧在房吃飯。吃過了飯。隨口講些節後事情。不知不覺的又是一天。並沒出門。這天少甫幼安到棧房裏看了兩次。總沒會面。到久安里也是兩次。如玉預先關照娘姨。也說並沒有來。幼安雖然疑心他或在內房。無奈有門帘遮着。堂子裏的規矩。不能亂闖房間。關



進去倘然不是。豈不笑話。因此沒有法想。那夜少牧自然仍舊住在如玉房中。怎肯回棧。明日已是中秋到了。如玉午前起來。梳洗已畢。吃過中飯。叫張家妹叫了一部馬車。去到張家花園遊玩。問少牧可要同去。少牧因今天經營之約在兆富里二點鐘吃第一盞酒。接下去治之志和大拉斯。康伯度。鄧子通。溫生甫。個個都有棧面。與過端午的那一天一樣熱鬧。結束是自己吃酒。沒有工夫同往。祇叫他去。去就回馬上要來叫局。如玉答應登車自去。少牧等兆富里的請客票一到。立刻就走。說是兩點鐘入席的。祇因那些客仍到三點多鐘纔齊。坐席已將四點鐘了。等到發局票叫局之時。如玉已在張家花園兜了一個圈子回來。經過四馬路石路。相帮迎上去。知照一聲。也不去換甚轎子。就在兆富里門口下車進去。恰好棧面上叫來的局。多沒有散。少牧等就從四點鐘第一盞酒吃起。吃到晚上十一點鐘。已第六盞。乃是鄧子通的主人。在新清和坊金粟香家。席間來了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此人姓姚。單名一個光字。別號景桓。本城人氏。與屠少霞住得相離不遠。年紀祇有一十六歲。尚未娶親。論他祖上傳下來的家業。足足十萬有餘。多是上好的田房屋產。景桓不到十歲。父親故了。祇剩寡母在堂。料理家事。男權女掌。漸漸的不比當初。又因景桓是個獨子。溺愛萬分。平日裏他要甚樣。依他甚樣。雖然家中請了一個西席夫子。教他的書。他却天天不到書房。時時跑出去。頑。初時不過城隍廟裏湖心亭。四美軒。春風得意樓等處。吃一碗茶。鶴汀柴行。應狂將堂等處。聽一回書。聽月樓人和館吃些酒飯。後來跑到城外去了。每天四五點鐘出城。先到第一樓開隻烟燈。華衆會打盤彈子。高興時。叫部馬車。往張園。愚園兜兜。回來時。或吃大菜。或看夜戲。鬧到十二點鐘過後。方纔進城。人家出了敗家子弟。家裏的人起初不加管束。就有一班敗家的朋友。上門。景桓自從在第一樓開燈。遇見了夏時行。不時混在一處。就每天打茶圍吃花酒起來。做了兩個相好。一個叫花笑儂。一個叫花憐儂。乃是姊妹二人。住在同慶里。是夏時行做的媒人。那花笑儂年紀二十

四五歲了。花憐儂差不多也有念歲。一般的極會奉承。景桓着了這個道兒。怎的不心迷意亂。笑儂更是一個老妓。見景桓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把他並不當做客人。當着個頑意兒。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做了一個多月。有了相好。景桓在他身上。花了一千多塊洋錢。多是替他打的首飾。做的衣衫。憐儂看了眼紅。略略放些手面。弄了幾百塊錢。也就有了交情。子通認得景桓。乃是夏時行在花蓮香家吃酒。檯面上認得起的。這幾天夏時行沒有出來。姚景桓沒人作伴。幾次到花蓮香家去問。誰知蓮香也因時行不來。正在那裏差娘姨相幫。四處找尋。爲的是二百多塊洋錢局帳。一個錢並沒開消。好不十分着急。景桓見找不到他。那晚要在花笑儂家吃酒。沒處去請客人。想起子通必在新清和坊。特地往尋。要央他找請幾個朋友。恰好子通正要坐席。遂拉景桓坐下。約定吃完了翻檯過去。故此第七檯。是姚景桓的雙檯。已是一點鐘了。第八檯是溫生甫請。在花笑桃家。直吃到兩點多鐘方散。接着杜少牧請第九檯。邀檯面上衆人同去。其時已是足三點鐘。衆人入席之後。不見如玉前來敬酒。張家妹說是堂唱去了。馬上回來。少牧問那個叫的在甚地方。張家妹說今天堂唱甚多。一時記不清楚。少牧也就不去再問。衆人坐好了席。各把局票寫好。發將出去。席間志和說起端午那天。共吃十一檯酒。內中治之是兩個檯面。其餘多是一人一檯。這回八月半。多了姚景翁同慶里檯面。却一共祇有九檯。不知少了那兩個人。治之想了一想。端午節。姚景翁沒有同淘。康伯翁好像沒有檯面。却有十一檯酒。除了我自己花小蘭。花豔香。每處一檯。你們該有九檯。今天我祇有一檯。多出姚景翁康伯翁各人一檯。若照端午算來。你們應該仍有九檯。却少了榮錦衣。潘少安。夏時行那三個人。少牧道。錦衣動身的時節。他說還要到上海來。爲甚這幾天信多沒有。少安不像個人。我們大家不理他了。夏時行不知他爲了何故。有一禮拜總沒見面。你們可曉他那裏去了。不見得住在家裏。這樣安靜。鄧子通格支笑道。你要問夏時行麼。我昨天在百花里一個朋友做的小清

信人玉因因家。因因與夏時行做的花蓮香。在一個堂子裏頭。說起跟蓮香的大姐阿招。因時行好久沒有出來。蓮香叫他到每天喫茶喫煙的昇平樓。看了幾次。蹤影毫無。好容易打聽着了。他的住處。在法蘭西租界八仙橋相近。一條小弄裏頭。十三飯後。蓮香叫帳房抄了一篇局帳。另外備了一副節盤。叫相幫的與阿招一同前去。借着送盤爲名。向他催取局錢。豈知到得弄中。見多是些低小房屋。並沒有家體面人家。後來東問西問。問到弄底。方纔尋見阿招與相幫的敲門進去。祇有一幢房子。却住着三戶人家。時行借的乃是樓上後房。阿招已知不妙。及至走上樓去。見時行赤着雙足。穿了一條舊洋布褲。一件舊洋布短衫。在房裏頭。一隻小行灶上燒飯。檯上放着一碗炒小白菜。一盆鹽拌豆腐。旁邊坐着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婦人。身穿舊竹布衫。肩上已打了補釘。舊竹布袴。那袴襠裏也碎了一塊。用藍布補的。估量着必定是時行的家眷。免不得叫聲奶奶。那婦人把阿招看了一眼。問是那裏來的。阿招實說道。我們是百花里來送節盤。與夏大少的。回頭便向夏時行說道。夏大少爺。你爲甚做人家到這個樣兒。這幾天好久沒有出來。我家先生有副薄禮。叫我送來。還有一篇局帳。帶在這裏。免得你叫車夫抄了。說畢。叫相幫把禮擎進房來。又在身旁摸出一張花蓮香的名片。一張梅紅紙抄的局帳。夏時行不聽見這幾句話。猶可聽了時。祇羞得頸漲面紅。置身無地。一句話多說不出來。那婦人見丈夫這樣變臉變色。頓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向阿招說道。到底你來此做甚。可是借着送禮爲名。上門來討取嫖帳不成。你也瞧瞧我家少爺。他是個甚等樣人。當初爲甚相信着他。我實對你說明了罷。人家說吃的多在肚裏。穿的多在肚裏。我們夫妻兩口子。却更掉了個頭。弄得吃的多在身上。穿的多在肚裏。好容易向人家借了十塊八塊洋錢。或是自己尋了二塊五塊。他就裝起闊來。把這錢當做吃酒碰和的下脚。一齊送與你們。多是你們這一班瞎了眼睛的不好。看見擎得出下脚洋錢。認做真正是大少爺了。一天一天的迷住了他。如今弄到

節上自然弄不下去。却虧你還要走上門來。想起來真是好笑。且看你今天把他怎樣。阿招聽那婦人說出一片窮凶極惡的話。不由不也發起火來。高聲答道。奶奶你此言差了。我們吃堂子飯的。雖然是末等生意。却是頭等規矩。比不得四馬路上的野雞。客人不來。好去拉的。夏大少他自己要來纔來。自己要吃酒碰和。纔吃酒碰和。怎能够怪得我們。若說看見他有了下脚。就當他是個有錢的人。本來堂子裏出出進進的客人。那一個不有幾個錢。老實說。像夏大少身邊。常沒帶十塊八塊錢的。我們本甚瞧不起他。做了他狠擔心事。所以也曾苦勸過他幾次。叫他少吃檯酒。少碰場和。無奈他不聽好言。動不動反要把氣話噁人。說我們吃堂子飯的。敢是吃得不耐煩了。大少爺吃酒碰和。是給錢的。着甚麼慌。那一句肯聽了我們。如今給錢的日子到了。我們吃了這飯。自然靠着客人們開消下來。若然多像奶奶這樣說。我們堂子飯也不好吃了。真是豈有此理。那婦人因阿招衝撞了他。愈加發恨。把手向檯子上一拍道。堂子裏出來的娘姨大姐。容得你這樣放肆。阿招道。堂子裏出來的。難道不是人麼。少了錢自然要討。有甚放肆。又指着夏時行道。夏家裏。你可還記得吃酒碰和時的威風十足麼。菜是要聚豐園白殼碗的。酒是要言茂源的。碰和水果要裝四盆。飯菜要到雅緻園。鴉片煙是廣誠信的。紙烟要錫包老牌。呂宋烟要美人牌。當時真像一個闊少。就是在檯面上叫局。先生偶然來得慢些。一面孔就要發標。有幾天住在院子裏頭。還要與客人拚命吃醋。你何不自己估量估量。今天到八月半。尚有三天。我一定設法送來。你莫要當真瞧不起人。阿招尚未回言。那婦人對丈夫把面孔一翻道。過三天你有錢麼。你有了錢。爲甚不把當去的棉夾衣服贖些出來。天快冷了。却還想去開消他們。我可不一依。夏時行道。你也不要這樣的說。終是我欠了他們的錢。那婦人道。誰叫你欠。既然欠了。日後就是有錢。我也不許你還。毋毋你的檯兒。也是好的。頓時

夫妻兩個爭鬧起來。阿招見勢頭不好，叫相幫的收拾禮物。正要動身。口裏頭的說話，不免粗魯了些。說管家公要在牀上管住了他，不讓他到外頭去的。如今管他的錢，已是遲了。好一個少奶奶，不知可還要些面孔。那婦人聽見說他醜話，搶上一步道：「誰不要臉？我沒有人來埋怨。臨得到你堂子裏的敗貨，前來撒潑。說就是一記耳光打去。」阿招沒有防備，竟被他打了一下。緋紅的五個指印，那婦人更把收拾好的禮物，兩隻手拿將起來，向樓窗外儘力一拋。祇聽得拍的一聲，月餅跌做一團，生梨變做百碎。三枝藕斷做九枝，相幫的見檯上尚有一隻火腿未動，伸手要拿。那婦人早搶在手中，當做軍器一般，兜頭向阿招猛打。阿招此時，怎肯讓他，也把那婦人一把扭住。要想動手，還打鬧動了前樓及樓底下住的隣舍。多來相勸，說大家放手便罷，不放手叫巡捕進來。夏時行與相幫的也在旁邊亂嚷亂勸，方纔彼此釋手。阿招已扭得頭髮團多散了，披着一肩亂髮，紅腫着半邊面孔，與相幫的大罵出門而去。聽說今天不去開消，晚上邊蓮香尚要帶了許多相幫，親自來討，否則等他再有一日往北，一定要剝他衣服，你們想可是笑話。衆人聽他說完，一個個多笑個不了。其時席面上的酒已冷了，張家妹叫小大姐換熱酒來，重新斟過。少牧見如玉仍未回來，對張家妹說：「檯面已經坐得久了，怎麼如玉還沒有來？我們吃過了酒，還要商量明天事情，你快快去催他回來。」張家妹道：「不須二少分付，我們已去催了，諒必馬上就回。」少牧始點頭不語。祇因叫來的局多已散去，德惠衆人再叫二排行，令猜拳十分熱鬧，又吃了半點多鐘。如玉依舊未回。少牧心中詫異，志和多吃了幾杯酒，有些醉了，口中連叫張家妹快再差人去催。到底轉局轉到那裏去了。手裏頭拿了一隻牙籤，把少牧身旁的一隻皮凳，當做鼓敲，祇敲得瑟瑟亂響，說是擊鼓催花，須要把如玉催到檯面。這鼓方纔住手，引得衆人紛紛大笑，敲到半刻多鐘，覺得有些手酸。如玉還沒回來，催局的來說：「先生在仁壽里替客人碰和，停刻就回。」志和見一催不轉，二催不來，發動酒性，替少牧有些不

很耐煩。把牙篋向上一捧道。我們再要吃甚麼酒。大家去罷。立起身來。拉着治之等要走。張家妹慌忙勸住。一面又叫相幫去催。足足又是一刻多鐘。如玉方始回來。向合席敬了杯酒。坐在志和當鼓敲的那隻皮凳之上。與少牧講了三四句話。那凳面還沒有坐熱。忽又忽忽的向外便走。此時惱了志和。問張家妹道。如玉到外房去有甚事情。張家妹道。連我也沒有曉得。又把頭向外房一望道。莫非有甚客人來了。志和道。是什麼人待我去看。張家妹想要阻擋。志和已立起身來。把手向治之與少牧招招。一同跑至房門口去。誰知這一去。有分教。

忽將惜玉憐香意。

變作焚琴煮鶴心。

要知志和等跑至房門口去。鬧出甚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打房間替抱不平

還局帳拆開好事

話說少牧中秋夜在顏如玉房中擺酒。如玉催了好幾次方回。與少牧忽忽數語。忽又跑到外房間去。其時志和已醉。仗着酒興。把手招招治之少牧。一同跑出房來。要看如玉出去。可是有甚客人。張家妹攔阻不住。三個人早已三脚兩步。奔至房門。向內瞧去。豈知不瞧也罷。瞧了時。不由不怒從心起。原來房中不是別人。正是少牧的對頭潘少安。他在西蒼芳巫楚雲家吃酒。吃得醉了。翻到仁壽里阿珍房中。和。因醉眼朦朧。故叫如玉代碰。不到二圈莊的時候。院中已有相幫來催。碰到第七圈上。那催局的一連來了兩次。說是檯面散了。少安犯了疑心。盤問何人請客。如玉隨口答稱是個姓張的過路客人。少安不信。說要跟着去看。如玉道。你吃醉了。出去做甚。少安偏不認醉。一定要他碰完了。和跟着同去。如玉拗他不過。祇得把八圈碰畢。自己坐了轎子。少安坐了車子。一同回至院中。如玉把少安先在外房安頓好了。方纔走至檯面上去。略略敷衍了幾句說話。究竟懷着鬼胎。故此又往外面便走。心想把少安藏到第三間。

房內。使他早先去睡覺。免得彼此見面不便。何況又是醉後。不料志和等三人。掩着脚步。跟了出來。治之回轉身來。輕輕把少牧一推道。不要瞧了。我們還是喝酒去罷。少牧道。裏頭是誰。我可認得。你們站在前面。把我遮住。我還瞧不清楚他。志和道。裏頭這人。是你冤家。定要問他則甚。少牧尙認做志和與他說笑。含笑答道。那個冤家。今天是大八月半。休與我頑。志和道。潘少安不是冤家。難道你還要認他做親家不成。誰與你頑。少牧聽得潘少安三字。耳朵裏覺着格外明亮。頓時無名火直冒起來。大聲喝道。是潘少安這狗忘八麼。他來做甚。少安在外房。正與如玉講話。聽見有人罵他。不知是誰。忙把如玉一推。立起身來。三兩步路。幾乎搶進房門。如玉聽得罵少安的。乃是少牧聲音。曉得此事敗露。再難掩飾。祇嚇得魂不附體。急起右手。把少安一扯。扯了回來。裏房少牧又辱罵道。潘少安。我把你這不要廉恥的東西。這裏今天那有你的坐位。還不與我滾了出去。這一下。少安纔聽出口音。知是少牧。怎肯相讓。也還罵道。這裏是什麼所在。祇許你來。不許我坐。你也想想。如玉是那個做的。一面孔還要與人吃醋。好個不識羞的東西。少牧道。如玉是你這狗忘八先做。我問你楚雲怎樣。少安道。楚雲與我要好。你敢來奈何了我。少牧道。本來我正要尋你。恰好今天在此遇見。且拼個你死我活。說畢。仗着酒力。掇起房門口一張柅木骨牌。机拍的一聲。擲出房來。幸虧少安躲避得快。並沒擲着如玉。却脚骨邊砸了一下。喊聲阿唷。立足不牢。一交跌下地去。裏面營之等衆人。聽得隔房喧鬧。不知爲着何事。一齊哄了出來。見少牧志和等站在房門口。與外房客人尋事。慌忙問個明白。衆人因多有了酒意。一個個摩拳擦掌。替少牧代抱不平。院子裏娘姨大姐。見如玉跌倒在地。扶的扶。勸的勸。鬧做一團。潘少安雖然祇有一人。他的酒膽甚壯。看見裏房間出來了許多客人。瞧一瞧認得的多。暗想今夜必定有場大鬧。斷讓他們不得。立定主意。在房門口一站。

做個一夫當關之勢。口中說我把你們這一班雜種。誰敢進來。旁邊惱了外國人大拉斯。疑心雜種二字。罵的是他。搶上一步。口操華語喝道。誰是雜種。起右腳皮靴。向少安就是一腳。少安看是洋人。不免心上一驚。急把身子一偏。沒有還手。大拉斯就趁他偏開的地方。擦身進去。舉手向少安一掌。少安見來勢洶湧。喊聲阿呀。往外想逃。却被衆人阻住去路。正在進退兩難。院子裏的自家。曉得樓上有客人鬧禍。急忙叫齊合院相幫人等。蜂擁上樓。爭來解勸。頃刻間擠滿一房。無奈動手的是個洋人。不敢近前。祇遠遠的把雙手亂搖。勸他休得如此。女本家更急得面無人色。口口聲聲。祇喊衆位爺們。休要動怒。有話好講。大拉斯與少安等。那裏肯聽。祇有營之老練些兒。又因端午夜。也是少安的樓面。在巫楚雲家吃得大吐大醉之後。臥牀不起了好幾天。立志戒酒。至今一節。沒有狠醉。心地甚清。深怕少安一人。倘被衆人團團圍住。打出事來。不是頑的。急向大拉斯起個手式。叫他放走少安。大拉斯並沒瞧見。康伯度却已看。在眼裏。暗想果然打死了人。要償命的。何不把大拉斯引了開來。好讓少安逃走。却一時怎能引得他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獨自一人奔至裏房。起手把檯面一擡。但聽得咯琅一聲。震得滿房多響。菜盆菜碗。碎了一地。碗裏頭的菜湯。與酒壺裏的殘酒。淌了滿地。流到樓底下去。樓下房間裏的娘姨大姐。本來多已睡了。聽得上頭吵鬧。紛紛起身。一個大姐。正坐在榻牀上。昂起了頭。側耳細聽。奇巧流下來的湯汁。從樓板縫裏一洩如注。滴了一面。涎到口裏頭去。大姐掩吐不迭。頓時叫罵起來。樓上邊因人多口雜。並沒聽見。經營之見康伯度把檯面擡掉。估量他是個調虎離山之計。喊聲我們大家動手。打他一個暢快。領着頭衝進房來。大拉斯本來還要追打少安。因見衆人一哄進內。也就回轉身。奔將進去。少安方得抱頭忍痛。而逃。臉上已被大拉斯打了兩掌。臂尖上被志和踢了一腳。幸虧沒有受傷。那左脚上一隻鞋子。不知打。到那裏去了。身上一件湖色春紗長衫。被衆人你我也一扯。我也一拉。鈕頭鈕攀。多已撕落。眼見得不能再



穿。本家見這樁禍鬧得大了。慌叫大家娘姨。把少安陪到賬房裏暫坐。一面差相幫的到馬路上去。快喊巡捕進來。如玉起初坐在榻牀上哭泣。後聽得裏房兵乒劈拍之聲。嚮個不住。也不知打得甚麼樣了。究竟毀壞的是自己東西居多。有些心疼。立起身跑進來一瞧。但見鄭志和掇着一面洋鏡。對准壁間的大着衣鏡上一摔。咯噹震響。那着衣鏡碎做不知幾片。一片片墜下地來。洋鏡自然碎得個不像樣兒。不必說了。康伯度手裏頭擎着一根鴉片煙槍。在那裏敲打烟盤裏不甚值錢的東西。附着衆人助興。少牧把壁間掛的字畫單條。扯做粉碎。治之提起一隻紅木單靠。儘力向玻璃櫥上擲去。震天的一聲奇響。兩扇玻璃櫥門。頃刻變成四扇。那單靠上的紅木靠背。也已斷了。鄧子通擲碎了粧檯上一對檯花。一隻自鳴鐘。溫生甫却嚇得縮做一堆。在那裏勸子通不要再打。經營之站在一旁。看他們打到怎樣纔罷。並沒動手。大拉斯手裏頭也擎着一枝鴉片煙槍。當做軍器一般。檯上邊祇要看見沒有打掉的物件。他就把煙槍亂掠。姚景桓扯碎了一幅湖色西紗帳門。又把牀上的一個外國枕頭取來。對准襟上邊掛的保險洋燈。要想擲去。幸虧營之眼快。大喊保險燈打他不得。打碎了要鬧出事來。急忙夾手搶住。正鬧到個落花流水。猛聽得耳朵邊一陣皮鞋聲響。來了一個外國三道頭西捕。後面又隨着兩個華捕。搶步進房。衆人始多住手。那西捕向房內一看。見打得個不堪收拾。操着西語。動問那幾個是動手之人。衆人多面面相覷。大拉斯挺身而出道。打是我們多有分的。內中却也有個緣故。遂把少牧欲討如玉。已付定洋。論理不能再接客人的話。述了一遍。又說我們打的。乃是屋裏頭的器皿。並沒鬧到街上邊去。違了章程。房裏的保險燈。與檯上洋燈。煙盤內點的煙燈。多沒有動。也斷斷沒甚意外之事。至於打掉下的東西。自有我們理直。這事可以無須顧問。那西捕聽了這番言語。覺得還說來有理。回說既然如此。我看你們多是很體面人。如今不許鬧了。休得鬧出事來。自討苦吃。遂回頭對隨來的華捕說了聲。買司開。轉身就走。那華

捕見西捕不管此事。怎敢多嘴。答了一聲聲威。也移步下樓而去。本家與如玉等。見叫來的巡捕不管這事。又聽不出大拉斯是怎樣說的。心下愈慌。姚景桓看巡捕去了。又要動手撕牀上被褥。大拉斯一把拉住。口中操着華語。說聲且慢。又道。如今我們應先問本家。爲甚他叫巡捕上來。本家急勉強辯道。巡捕是在弄內走過。聽見裏面吵鬧。走進來的。我們怎敢叫他。如今打也打了。氣也出了。衆位大少。還看如玉面上。饒他些罷。大拉斯道。饒他却也不難。祇要杜二少爺答應。本家因向少牧懇道。二少。你與如玉先生。一向很要好的。爲甚今天吃了些酒。與他爲難。勸你差不多些也好。若是不看他的面上。總算看在我的面上。須知道鬧出事來。雖然二少氣憤不過。爲的乃是先生。却總是我身上的事情。少牧道。那個要與你爲難。這如如玉自己惹出來的。誰叫他答應嫁我。還與潘少安這不像人的往來。如今打掉了他的房間。祇要他說得出。有甚理信。自然紅木東西壞了。我們賠他紫檀。若是說不出甚理來。我今夜怎能放得過他。更放不過潘少安這畜生。本家道。潘少安他已經走了。二少再要與他講理。往後的日子很長。祇要在我們院中聽憑二少怎樣辦他。今天總要求點兒情。不要打了。我來替如玉先生伏個禮罷。好個知風識勢。軟軟怕硬的女本家。說完這話。就在樓板上跪將下去。叩了個頭。古語說得好。柔能克剛。始把衆人。一團火性。漸漸的平了下去。又因方纔巡捕一來。把吃的酒多嚇醒了。究竟上海妓院裏房間。不是容易打的。若沒有大拉斯能言善辯。把巡捕退去。幾乎帶到捕房裏去。想到這一點險處。那一個人再敢鬧禍。故更心平氣和了許多。經營之見。衆人畧畧回心。祇有少牧一人。尙覺得怒氣勃勃。因把他衣裳一扯。同到外房坐下。低低說道。今日你的鑿恨已報過了。姓潘的喫了兩記耳光。一脚鞋尖。不知去向。打壞房間裏的物件。差不多有二三百塊洋錢。這場禍鬧得不小。尙虧姚景桓要打洋燈。沒有打碎。不然巡捕到來。本家就好說。我們幾乎鬧出火燭的事來。那可不是頑的。這一場風月官司。包定你吃得個不亦樂乎。現

在衆人多已住手。你也不要再動火了。并須子細想想。鬧下這場禍事。怎樣散場。與如玉更是怎樣結局。少牧仍餘怒未息道。打是打過的了。不見得當真打壞紅木。賠他紫檀。如玉這不成材的淫妓。他既然還與潘少安要好。不妨叫他去嫁少安。難道我再討他不成。營之微笑道。你這句話。談何容易。如玉雖然沒有嫁你。定洋已經付過的了。聽說你當初還借給他五百塊錢。如今你要與他一個了斷。除非捨得這七。百塊洋錢。纔好講話。否則休想還你。就是房間裏的物件。除了着衣鏡。洋鏡。檯花。白鳴鐘。煙盤器具。壁上對聯。牀上帳門。並檯上邊碗盞一切。是自己的。其餘檯凳。櫥箱。多向嫁粧店裏租來。打掉了。怎得不賠。檯面上的菜碗。菜碟。是本家的。也未必能不發一言。若一齊多要。如玉賠償。他怎肯喫這大虧。祇怕也在你的身上。少牧還不服道。你怎麼說這些東西。多要賠償。我那裏有這種閒錢。營之道。打了房間不賠。也是有的。第一手勢闊綽。堂子裏沒奈何他。第二要先生與他恩愛。纔肯吞聲忍氣的。將就過去。你想自己人地生疏。有甚手勢壓伏他們。如玉又一心向着少安。怎能夠與你十分十二分恩愛。此事有得你這樣便宜。少牧道。若然據你說來。當得怎樣。營之道。此事據我意思。最好給他個漂亮做法。索性喚本家進來。叫他把打壞的東西。與如玉說知。開一篇賬。應該賠他多少。照數賠他。不娶如玉的話。也應與如玉當面說明。看他怎樣再講好。得你給過他七百塊錢。總在這七百塊錢上算帳。你道好不好。少牧道。倘然不是這樣辦法。你瞧他們怎樣。營之道。不是這般辦法。我瞧他們。今天報過捕房。有過巡捕來的。到了明日。難保不開篇細帳。再報捕房。或是告到公堂上去。說我們酗酒毀物。求請斷賠。况且如玉還跌上一交。這種人保不定尙要裝傷。贖訴。那時我去對簿公庭。成何體統。故此我在這裏替你擔愁。少牧被營之這一番話。始說得慢慢的懊悔起來。低着頭想了半刻。纔回答道。你我是極知己的朋友。你的見識。諒來不錯。但我方纔翻過了臉。此刻再與他們講話。很覺有些不便。營之道。這倒不妨。你們方纔胡鬧的時節。我在

旁邊沒有動手。早存着個事後解勸之心。祇要你心上明白。句句多能聽我的話。我自能與你收場。並不  
要你自己去說。少牧歎口氣道。如此也好。就煩你把這一件事調停下了。以後我也不想再在上海耽擱。  
一定揀個日子。與家兄等回蘇州去罷。營之道。蘇州去緩日再說。今天且把眼前的事講明白了。免得明  
天再有口舌。你到裏房去。再與衆人畧坐一坐。待我喚本家與如玉出來。少牧答應。擡身進內。營之把手  
向女本家一招。本家會意。跑了出來。營之又叫張家妹喊出如玉。坐在一處。如玉沒有做聲。營之先對他  
發話道。今夜的事。不是我埋怨你。千不是。萬不是。總是你的不是。潘少安與少牧有響。你也不是不曉得  
的。爲甚使他二人見面。如今鬧得像甚樣子。又對女本家責道。你開堂子。諒來也不是。一二年了。杜二少  
他是個何等樣人。發脾氣打壞房間。乖些的人。由他打去。等他脾氣過了。明天不妨向他算賬。爲甚要喊  
巡捕進來。如今他弄得個火上添油。看你們如何是了。那本家尙說巡捕是在門外經過。自己進來。並沒  
喚他。營之笑道。二少等打壞東西。在房間裏頭。巡捕就在門口走過。不去喚他。怎得進來。更那裏來的。外  
國巡捕。分明你們看見有大拉斯在內。恐防中國巡捕。吃他不住。纔喚來的。在我面前說甚假話。現今我  
好容易。說得二少不動手了。并且還能賠你們錢。不知你們可懂好歹。本家與如玉聽說賠錢二字。忙  
多放下笑臉。問道。經大小。叫二少怎樣賠法。營之道。祇要你們懂得好歹。自然馬上叫帳房裏人上來。把  
東西檢點檢點。揀打壞的開張單子。註明價目。交給與他。要多少錢。我替說去。女本家道。經大小這樣幫  
我們忙。我們怎樣謝你。營之道。我念你們可憐。說甚謝字。你快去叫帳房上來。女本家諾諾連聲。立刻下  
樓去。同了一個人來。把打壞的東西。查點明白。開出一張單子。營之接來一看。上寫着。

紅木玻璃櫥兩口。碎去櫥門三扇。紅木妝檯一隻。抽斗盡碎。四角亦壞。踏脚已斷。紅木大着衣鏡  
一面。紅木單靠椅五把。脫去背脚。紅木茶几三隻。碎去大理石面。紅木方檯一隻。碎去大理石石

面。据木骨牌机三隻。脚斷檔折。紅木繡櫃一隻。內藏碗盞甚多。盡碎。紅木大牀上牀匾一方。花籃花板左右兩塊。湖色春紗帳門一幅。西洋擺鐘一架。西洋頭號檯花一對。紅木洋鏡一座。內粉紅梳篦等物。腰圓充牙手鏡兩面。高脚玻璃盆四只。洋磁果缸一對。碰和檯用洋燭燈臺四只。銀水煙袋一支。對斷。金豈蓮匣一隻。踏成扁式。銀小茶壺一個。跌瀟。琵琶一只。齊頸折斷。京和二和各一只。紅木梗俱對斷。泥金字屏四幅。泥金琴聯兩付。錢吉生畫美女立軸一幅。金兔癡書蘭花斗方兩幅。紅木烟盤大小兩只。內雲白銅烟具水壺等物。銀鑲甘蔗老槍一只。已碎。橄欖核不知年老槍一只。已斷。紅木硯盤一隻。內小端硯一方。碧玉水盂一個。又筆筒一個。照鑲印色匣一隻。白洋磁茶杯七隻。刻磁茶杯三隻。刻磁茶壺一把。紅木桶大錫茶壺一把。桶碎壺漏。甯式面湯檯一隻。四脚盡脫。白地金蘭面盆一個。銀練牙刷刮舌一付。不見。牀後皮箱兩隻。四角綻裂。浴桶一隻。脫箱缺邊。脚桶一只。脫底。其餘痰瓶及小照鏡架等。不值錢物不計。紅木衣架一個。俱掛客人衣服未動。

結末又是一行小字道。

另檯面上白殼金邊菜碗一桌全碎。牙篋八隻。斷去五支。酒壺兩把。俱碎。折酒壺一把。跌瀟。營之看完。問本家道。這些東西。大約買起來要多少洋錢。本家道。買起來是不能說了。經大少。求你與二少說。叫他給了二百塊錢也罷。營之道。二百塊錢。買新的也差不多了。究竟打壞的多是硬傷。可以修的。據我看來。叫二少給你一百五十塊錢可好。如玉道。一百五十塊錢。幾塊是房間裏的東西。幾塊賠檯面上的碎碗。須得分個明白。我好與本家阿姨算帳。本家道。如玉先生。說得不差。經大少的面上。就是一百五十塊錢也罷。不過內中必須分個明白。不要叫我吃虧。營之道。一百三十塊賠了房裏東西。二十塊賠

了樓面也就夠了。你們答應下了。我好與二少去講。回頭又附耳對如玉說道。二少娶你的一樁事。今天一鬧看起來有些不很妥了。你的心上怎樣。如玉沈吟半晌道。他不娶我不見得我。一世沒人來娶。惹他則甚。不過嫁人是謠不得的。如今外面曉得的人。已不少了。就煩你去與他說聲。叫他給我一個下場。營之道。怎樣下場。如玉把營之一騰道。你是個久歷花叢的人。難道怎樣下場。還要我自己出口。我前天收過你交來的二百塊錢定洋以前。尚借過他五百塊錢。叫他怎樣與我結算是了。營之道。定洋既然不娶。自然白付不必說了。那五百塊錢。你心上還他不還。如玉道。我與少收。人人多曉得是有相好的。借幾百塊洋錢。當做小貨。有甚說不過去。況他這一節的局帳。因一過中秋。就要娶我。並沒算給算起來。祇怕也有四五百塊洋錢。營之道。你記錯了。局帳那有這麼的多。如玉道。怎得記錯。廿幾檯菜。八塊錢一檯。差不多二百塊左右。一百多局。兩塊錢一個。又是二百多塊。豈不要四五百塊。營之咋舌道。怎麼他吃酒叫局。這樣的很。照此說來。那五百塊錢。祇好對消的了。再要他給你一個下場。你可是還要問他說些甚麼。如玉道。自然我還有話問他。却要你替我傳言。營之道。傳言怎的。如玉薄含怒意。輕啟嬌聲。又向營之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前日豈知今日事。

訂盟容易背盟難。

要知如玉對營之說甚說話。與少收怎樣散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慶通商盛舉洋龍會

驚奇遇誤走野雞窠

話說少收等打了顏如玉的房間。經營之向本家與如玉開帳。作主賠他。順便探問如玉口風。少收不娶他了。他的心中甚樣。如玉說借他的五百塊錢。祇够抵作局帳開銷。還有句話。要央營之替少收說。營之問他有甚言語。如玉道。我們堂子裏從良的事。不是頑的。嫁不嫁在於先生。娶不娶却在客人。我與少收

這一樁事。我已願嫁。他已願娶。人人知道的了。如今忽然半途裏變了個卦。少牧沒甚要緊。我顏如玉三字的金字牌兒。却鬧壞了。別的不要你去問他。祇問他節上邊在我房間裏走動的。尙有幾戶客人。這多是聽見我要嫁人。繞一個個絕跡不來。目今此事不成。不但被人恥笑。祇怕往後要他們重來做我。十分裏有七八分掣不穩他。叫我怎樣過得日子。但我顏如玉。也不是個捏賣私鹽的人。做事一刀兩斷。他不娶我。我也罷了。祇要他把從前娶我的這一句話。叫他收了回來。萬事全休。不然。問他怎能對得住我。營之聞言。暗暗想道。這話難了。世上說出了話。豈有收得回的道理。那明明是如玉與少牧一個難題。要在五百塊洋錢局帳之外。再想他幾百塊錢。却叫我向少牧怎樣開口。好個經營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對如玉道。你說的話。我知道了。但少牧聽了這話。倘然依舊又要娶你。你便甚樣。如玉道。他要我。自然跟着他走。叫他明天馬上付三千洋錢過來。本來我這裏住的房子。已經向本家退了。娘姨大姐相幫。也個個曉得我將要嫁人。另外要尋生意去了。他當真仍舊娶我。那有我不跟着他的道理。營之微笑道。你的話不是這麼樣說。世界上惟有委曲的事。斷做不得。少牧今天一關。我看討你的事。斷斷做不成了。你也不要遠灣轉的向他說話。祇須老老實實問他要幾個錢。罰他前幾天有口無心。累你虛擔了一個嫁人名氣。你想好是。不好。若然你的心中。原爲着銀錢起見。你便從實說來。若是另有別情。也須與我說知。我好與他去講。如玉低頭不答。良久始道。內中有甚別情。營之道。那就是了。我與你立刻去說。包管你有個下場。遂拿了那張賠東西的單子。走進裏房。向少牧一闕。少牧看見。懶洋洋抬起身來。問營之什麼樣了。營之把本家與如玉的話。述了一遍。又故意加上幾句道。本家說今天這事講不下去。明天一定要告到公堂。如玉更說不要他。却也不難。祇須把五百塊錢作爲局帳之外。再給他一千塊錢。遮羞。好容易軟說硬說。講了半天。現在我已答應他們。打壞的東西。賠他二百洋錢。如玉另外給他三百塊錢。了結這事。却

要叫本家備個雙檯。如玉對蠟燭。明夜請我們來吃酒點燭。暗裏頭他們得幾個錢。明裏頭給還我們一個面子。服還我們的禮。不知你意下如何。少牧尙未回言。樓下相幫的喊聲客人上來。暗想這時候。天快亮了。還有什麼客人到此。留心聽那跑扶梯的脚步聲音。好像耳中很熟。又聽跑到樓上。本家與如玉齊齊的叫一聲。買大小。你來了麼。爲甚不早一點來。也好瞧瞧熱鬧。少牧聽是逢辰。正好與他商量此事。心中大喜。與營之玉個眼風。步出外房。營之想逢辰到了。這事欺不了他。必須與他如此如此。大家多好弄幾個錢。逢辰却一心一意來替少牧講。除牌子喜封下脚洋錢。娘姨大姐本家相幫送禮開消各事。因早來了。曉得今夜應酬甚多。一椹酒叫一個局。差不多也要十個。有些陪不起人。故在阿素那邊吃了夜飯。呼足了煙。等到將快天明纔來。今見滿房間打得如落花流水一般。不知爲了甚事。心中好生不解。後來少牧出房。一五一十的把始末告知。又問他照你看來。這件事可要賠錢。可要在五百塊錢之外。另給如玉些錢。正要與你商量。逢辰一頭與少牧講話。一頭看着營之與如玉。及本家的面色舉動。見營之把頭點點。如玉暗把小脚鈎鈎。本家把眼睛閉閉。估量到內有緣故。回說待我問過營之再說。一把手將營之拉到樓梯口去。問個明白。營之說這一樁事。若在我們身上。不要說不賠他錢。連付過如玉的二百塊定洋。五百塊借款。還要叫人去討他回來。少牧却不能說了一來他是個怕鬧事的。二來聽說他新近得了呂宋票頭彩。很有幾個錢在手頭。不挑挑本家如玉。拿他幾百塊錢。我們難道幫着少牧。與本家如玉招這個怨。況且本家那邊。我已說明的了。賠他一百五十塊錢。一百三十塊是房裏的東西。二十塊是檯面上碗盞。少牧這邊說二百塊。暗中多上五十塊錢。如玉雖說給他三百。我想給一百已是便宜他了。再多下二百塊錢。我二人落得拿他。你想具也不是。逢辰聞言點首道。你的話說得不錯。但這件事是你已經幹好了的。我帮你說說也好。怎能再來分你的錢。營之道。你說怎話。本來我單絲不能成線。話雖講過



幾句。要少牧拿出錢來。却還很是費力。如今你來得湊巧。正好前去勸他。你的話。他十句裏有九句聽的。比不得我十句裏祇聽五句。逢辰微笑道。說話是包管聽的。拿下錢來哈夫。我賈逢辰斷無此理。營之道。哈夫不要。我就與你四六分罷。我們在上海的事情很多。往後說不定你有甚事。也好來招呼我的。祇要我力量幫得你忙。那件事不尋他一百八十塊錢。若是我專靠了生意買賣度日。今年的洋貨不好。票號又沒有什麼進出。網莊又是虧本。那可不得了。老實說我們還靠的是幾個朋友幫着。大家弄幾個錢。却祇要別人看我不穿。少幾個也是不妨。難道你還與我有甚客氣不成。逢辰始笑迷迷滿口答應道。既然如此。待我與少牧說去。遂回身走至房中。咬着少牧的耳朵。足足說了半點鐘話。少牧歎了口氣道。諸事隨便。你與營之去辦。我明天祇再拿五百塊錢出來就是。逢辰說他爽氣。當場把話述與營之曉得。又向本家與如玉說知。叫他明天晚上備個雙檯。如玉房中點對蠟燭。做個兩面圓全了。結這事。如玉聞說再給他一百塊錢。已是感激萬分。當下衆人談談講講。不知不覺。天已大明。紛紛散去。少牧回至棧中。睡在牀上。祇氣得眼也合不攏來。稍稍的養一養神。絕早起身。開箱子拿了一千八百五十塊錢鈔票出來。到阿素家去看逢辰。五百塊是如玉那邊用的。一千二百五十塊。算做一千兩銀子。連一個月利錢。還逢辰節前借款。內中屠少霞有五百兩銀子未還。就託逢辰阿素兩個於見面時向他代討。自己決計再在上海耽擱幾天。看過了五十年的通商盛會。與少甫等一定回蘇。再想不到堂子裏去走動。就是今夜本家與如玉服禮備下的酒。也不吃了。叫逢辰與營之去代做主人。逢辰內中有二百五十塊錢掉下元虛巴。不得他不去最好。因說服禮的酒。本來沒甚趣味。當真不去也罷。諸事多有我與營之。又說這一千兩銀子放在你處。有甚不好。何必這樣要緊。并且要加甚利錢。少牧道。早晚終要還的。况且我將要回蘇。還了豈不乾淨。若說利錢。那是借契上寫明白的。有甚客氣。你且照數收了。把借契還給我罷。逢辰道。如

此說來，對不起了。遂把鈔票交與阿素點過，開箱藏好。就在箱中把借契檢出，雙手交還少牧。少牧接來點一個火，當場焚掉。又與逢辰講了如玉許多氣話，少頃到營之那邊去了一次。悶昏昏向集賢里看杜少甫謝幼安、李子靖去。按下慢表，逢辰拿了這一千八百五十塊錢，那一千三百五十塊，自然與阿素及花子龍、柏幼湘等照股均攤。五百塊內提出二百五十塊來，與營之四六分訖，尚有二百五十塊。到了晚上，送到如玉院中，交給本家與如玉收了。請了十數個客人，果然吃了一個雙檯。逢辰與營之兩個，這一下不但各人多到手了一百多塊洋錢，還吃了兩檯白酒。那多是二人的槍花。少牧的晦氣，交朋友交到這種壞人。少牧若沒有少甫幼安到申，與李子靖、鳳鳴、岐平、戟三等幾個正人君子在旁，將來幾乎不與屠少霞游治之、鄭志和等一樣的破家蕩產。想起來真是可怕。此是後話，緩提。再說少牧自從中秋之後，果然足跡不履青樓。一連有七八天，不是在子靖公館裏，與少甫幼安談天，或是到戲館裏聽聽夜戲。再不然，到麥家園綺園煙館開一盞燈，吸幾筒煙，消遣消遣。少甫等見他過節以後，不但如玉事情並沒說過，連堂子裏去多不去，好生不解。後來打聽出，爲的是中秋那夜，把此事鬧翻，衆人暗想，趁此機會，正好勸他回蘇。少牧也是死心塌地的自願回去，爭奈錢守愚從到上海，着了風魔，他本是一錢如命的人，忽然手鬆起來，名雖住在旅安棧中，却一天天鑽東鑽西。凡是蘭芳里跳老蟲一洞天背後打釘的事，無一事沒有做到。更與洋涇浜一個煙妓名喚蓉仙，十分要好。一個要討一個要嫁，與杜少牧顏如玉節前的光景，差不甚多。不過少牧誤的是個情字，守愚誤的是個色字。其實蓉仙年紀也有二十四五歲了，品貌又很是粗俗，故落在花煙館中。守愚眼睛裏看了他，却見得般般多俏，色色俱佳，做得竟如火一般熱。少甫問他幾時回蘇，他一時那裏肯走，回說尙要遊玩幾天。幼安恐日子多了，守愚不甚打緊，少牧又要惹草拈花，脫不得身。屢次勸少甫先去，守愚又說一同出來的人，必須等着一同回去。幼安逼住他問幾時

起程。他說看過了五十年通商大會。馬上就走。遂一日日耽擱下來。光陰如箭。烏兔頻催。看看八月已過。九月到了。通商盛會。倏已屆期。預先四五日之前。沿黃浦灘。從白大橋起。至法蘭西租界。十六舖橋北止。由工部局打樣。西人豎了無數燈桿。穿好鐵線。到期掛上幾萬盞五色紙燈。又於每根燈桿上邊。高懸各國旗幟。跨街另穿鐵線。線上滿掛萬國國旗。白大橋。拋球場口。洋涇橋塊。法蘭西新開河橋塊等處。繫了幾座冬青栢葉的牌樓。那牌樓上掛的多是東洋紙燈。十色五光。異常動目。各國領事署。並各銀行。各大洋行。各國著名西商住宅。門前那一處不懸燈結彩。熱鬧非凡。浦江中停泊的各國輪船。也一艘艘高升旗號。遍掛明燈。隔水望去。愈覺得花團錦簇。到了點燈賽會的這夜。上海城南城北。男女老幼。那個不要出來。騰騰勝會。天光還沒有很夜。路上邊遊人。已如潮水一般。巡捕房恐人多肇事。派出通班探捕。沿途彈壓。並於掛燈地面。暫禁車輛往來。少甫等這夜。在子靖公館裏吃了夜飯。大家出外。一共是少甫弟兄。幼安子靖。載三鳴岐六人。一路上觀之不盡。玩之有餘。走到拋球場口。遇見錢守愚獨自一人在人叢中。擠來擠去。衆人叫應一聲。問他要到那裏頭去。守愚立住了腳。說看洋龍會。不知幾點鐘出來。可從這裏經過。子靖道。洋龍會九點鐘起行。差不多了。經過的乃是沿黃浦灘。并這裏拋球場大馬路口一帶。我們也想去。必須在浦灘上尋個熟識人家坐坐。纔好。否則路上人多。巡捕驅逐不便。守愚道。我沒甚熟識人家。好得也不要坐定。還是隨意走去。活動些兒。我們停回。見罷。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路旁邊起一陣喧鬧之聲。錢守愚就從喧鬧地方飛也似的跑了過去。瞧一瞧並非別事。乃是十數個流氓。擠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家女子打圍。起初不過輕薄薄舌。後有一個前劉海髮最長的流氓。打個口號。你擠我。我擠你。的。把這女子圍在中間。任情調笑。這女子見進退無路。喊罵起來。各流氓反喝一聲。彩。拍手大笑。有立在這女子近身些的。膽敢動手。搶他頭上釵環。也有乘亂伸手。向他身上亂摸的人。那女子大驚。極聲哭喊。

開做一團。幸虧有個巡捕與三四個包探到來。把那些人立時驅散。又拉了兩個動手搶物近身調戲的人。捉到捕房裏去重辦。這女子方纔得出重圍。已嚇得面無人色。頭上邊釵橫髮亂。身上一件淡湖色撻法布夾襖。扯去了兩個鈕扣。一條淡雪妃撻法布袴子。擗做如縐布一般。守愚瞠着雙眼。向這女子目不轉睛的瞧。被一個印度巡捕。走過來驅趕閒人。幾乎劈面吃了一掌。祇嚇得倒退數步。不敢再在這裏駐足。一直走到黃浦灘去。其時少甫等衆人。尚在前邊。後來看他們到一家洋行裏面去了。守愚回轉身向北而行。想到白大橋去。耳聽得一陣西樂之聲。恰好洋龍會已來。街前幾個三道頭西捕。兩個騎馬印捕。一路驅逐行人讓道。後邊接連着十數架龍車。那龍車上繫着無數綢緞燈彩。每一架有一班救火西人。一樣服式。手裏高擎洋油火把。照耀得街上通明。內中有部龍車。繫成一條彩龍。舞爪張牙。十分奪目。又有幾部皮帶車。裝點着西字自來火燈。并有西人沿途施放爆竹取樂。後隨着幾部食物車。滿載洋酒咖啡茶等。預備會中人沿途取食。車上也繫有燈彩。真是熱鬧異常。一路從浦灘經過。那浦江中各國輪船。紛紛施放花砲迎接。也有然放電光。照耀得半天澈亮的水。岸上的人。一個個拍手歡呼。錢守愚看出了神。因聽得人說公家花園裏頭。這夜還有跳戲。想來比洋龍會更要好看。故此等各洋龍走過之後。隨在後邊。心想跟着他到白大橋去。誰知各龍從拋球場大馬路出來。乃往法蘭西界去的。守愚不知路徑。跟了個空。直至走過了洋涇橋。方纔曉得那邊是法界了。沒奈何。回轉身來。重新往北。當其時那些看燈的人。好似排山倒海一般。因洋龍會往南而行。那一個不尾隨着往南走去。守愚偏要向北。幾乎被衆人擠住。走不出來。百忙中。忽見迎面來了一個婦人。年約二十不到。上身穿一件元色縐紗夾襖。下身穿的裙袴。因被人多遮住。瞧不出來。一張瘦骨臉兒。生得尙還風韻。一手攜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大姐。也在衆人中要擠往北去。祇擠得氣喘吁吁。汗珠點點。看見守愚也要往北。對他微微一笑。用盡平身之力。挨

近身旁。想要一塊出去。守愚不看見他笑面猶可。一見了。好似半天裏掉下一道欽召靈符。頓時把六魄三魂都召到這婦人身上邊去。暗想這人莫非有了我的意思。不然爲甚在人叢裏這個樣兒。聽得人說上海婦人。有什麼吊膀子的訣竅。看他此種行爲。分明是吊我膀子無疑。我自己年紀老了。身上邊又穿得不甚體面。難得竟有人還看得上我。我何妨與他兜搭兜搭。看他如何主意已定。也對他噎開了嘴。露出寸厚牙黃。裝成一個似笑非笑臉兒。問他可是要往北走去。我來帶你同行。那婦人見守愚與他說話。仍舊含笑答道。正是要往北。你肯帶我同走。那是再好沒有。免被人擠得氣多透不出來。我今天真是懊悔。出外看什麼會。守愚聽他回話。明明這人勾搭得上的。心中大喜。忙接口道。我本來也要往北。這又何難。你且隨着我來。這你沒人擠。說畢。把兩手用力一分。先讓這婦人與小大姐走出核心。方又把手招招。叫這婦人與小大姐。一邊一個。牽住他的衣襟。突圍而出。好容易突出一層。又是一層。足足走了半刻多鐘。方纔出外。看一看。又將近拋球場了。賂賂喘息。又問這婦人。現在你要到那裏去。那婦人也定了定神。說要到會香里去。多蒙你陪我出來。真是感恩不淺。這裏離會香里不遠。不知可要到我家中坐坐再走。守愚道。你府上在什麼地方。我去得麼。那婦人低聲道。就在弄內。雖然是個公館。去却也不妨。祇要你嫌污穢。守愚道。那是句什麼話。既然可以去得。我一樣本是閒走。何妨到你那邊坐再說。那婦人更笑容滿面的道。如此。我與你可到大馬路叫東洋車去。守愚洋洋得意道。當得叫車。我們轉灣走罷。三個人遂轉了個灣。走過了拋球場。到得望平街口。街上邊不掛燈了。就有車輻。三人叫了三部。不講車錢。如飛的拉到會香里停車。守愚一共給了一個八開。三個車夫嫌少。那婦人又加了三十多個銅錢。打發去訖。叫那小大姐在前面引路。自己與守愚慢慢的走進弄中。到一所石庫門屋內。小大姐起手向門上彈動裏邊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娘姨來。動問是誰叩門。那婦人回稱是我。老娘姨把門大開。

讓三人進內。守愚抬頭四面一瞧。見這所房屋。祇有一上一下。小小的一方天井。天井裏就是客堂。客堂中放着八把洋柅木靠椅。四隻洋柅木茶几。正中一隻雜木方檯。一張充紅木天然几。几上供着一個東洋磁大花瓶。一面紅木插鏡。四壁掛着四幅寫意花卉。兩幅紅對。因為不認得字。看不出對上寫的甚麼聯句。那婦人走進裏面。把手招招。領着守愚。一直往內。轉過屏門背後。就是樓梯。登登登走上樓去。守愚見這種排場。好像是個人家模樣。立住了脚。有些不敢亂闖。那婦人覺着。回身叫小大姐上樓。附耳說道。我家大小姐。請你上去。祇管放心。難道有甚不懷好意不成。你何苦在此犯疑。守愚道。我且問你。家中可有主人。沒有小大姐。主人是有一個的。今夜看燈去了。料定他決不回來。大小姐纔敢請你到此。你要問他則甚。守愚道。你主人是做什麼的。倘然撞將回來。叫我怎樣。小大姐道。主人決定不得回來。你爲甚這樣膽小。若問他做何事業。我纔進來。不多幾時。不甚清楚。你問大小姐去。守愚尙呆呆立着。不敢上樓。那婦人見小大姐說不動他。親自重又下來。手牽手兒。方把他拉上樓梯。攙進房去。看房中雖然多是些甯波木器具。擺設得却還齊整。中間一張甯波式踏步大牀。牀上白洋紗帳子。大紅縐紗百子圖帳沿。天藍緞鑲滾牀圍。牀中疊着一條歐綢被頭。一條花洋布被頭。白洋布的睡褲。兩個外國式大枕頭。兩個小耳枕。牀門前一張粧檯。檯上擺着一隻木鐘。一面洋鏡。一盞保險洋燈。一把竹筒式白磁茶壺。四隻白洋磁茶杯。兩隻高脚玻璃盆子。餘無別物。兩壁廂四張單靠。兩隻茶几。左壁角兩隻硃漆衣箱。右壁角一張面湯檯。中間一張方檯。靠窗口一張廣東式籐牀。牀上鋪一條五綵絨毯。那婦人走進房中。就向籐牀上邊一坐。叫守愚也坐了下來。又在身旁摸出一個銅錢。叫小大姐下樓去買開水泡茶。守愚進得房中。祇因懷着鬼胎。未免有些坐立不安。那婦人却很殷勤的問他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幾時到此。現住那裏。守愚一一從實回答。還問他叫甚名字。究竟這裏是個公館。還是住家。那婦人道。這裏不是住家。真是公

館主人姓王。是個衙門裏的師爺。天天不很在家。今夜出外看燈。更決得定必不回來。但放寬心。自己並無名字。上上下下的人。多喚做大小姐。從前原是好人。家出身。不合受了媒人愚弄。嫁姓王的。做了二房。家中尚有正妻。十分凶悍。底下人不許呼我做少奶奶。纔有這個稱呼。守愚聽了這番言語。認做他句句是真。暗想這婦人。原來是個怨女。怪不道這樣行爲。也是我錢守愚的奇遇。今夜撞見了他。看來斷沒甚事。那膽子就大了好些。漸漸動手動脚。露出打野雞吃花煙的老癩興來。正當十分得意。忽聽得門環聲響。有人移步上樓。這婦人尙談笑自然。守愚祇嚇得面如土色。正是

日間作事難安分。

半夜敲門定吃驚。

畢竟不知上樓的是那一個。錢守愚有甚險事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計萬全設計尋讐

錢守愚破鏡免禍

話說錢守愚看洋龍會。遇見了一個婦人。邀他到會香里內。守愚初時。尙疑這個所在。三分不像人家。七分不像公館。後來問明他。遇人不淑的緣故。暗想這是上海婦女常有的事。嫁得不甚合意。私下走個如意郎君。諒來沒甚事情。放大了膽。與那婦人在房裏調笑取樂。忽聽得門環聲響。走上一個人來。守愚大驚。立起身要想往外。那婦人笑嘻嘻的。把手一拖。道：你慌甚麼。那是我家阿珠泡茶回來。于你甚事。守愚方纔明白。也覺自己好笑。重新又坐了下來。阿珠泡了兩盞香茶。一盞送與守愚。一盞遞與婦人。守愚接來。一口便吸。不防這茶盞。乃是白瓜標的。下有茶船。上有碗蓋。他茶船並沒有拿。初泡來的熱茶。祇湯得手指。紅痛不可耐。吃茶時。又沒有照顧碗蓋。一口呷去。那張闊嘴。伸得進了些些。把碗蓋往碗內一壓。及至放口。撲的一聲。這盞翻了個身。把茶潑了一面。連呼阿唷。措抹不及。手中的碗。放又不好。不放又是。不好。那種形狀。這婦人與阿珠看了。忍不住放聲大笑。尙虧阿珠乖覺。走過來接了茶碗。又拿塊手巾。

與他抹乾了臉。看他嘴唇上邊。已燙了幾點紅影。那婦人道。這茶是纔泡的。本來很熱。你要當點心。如今可燙痛麼。守愚漲紅着臉。把嘴上一摸。道。沒甚要緊。重新又拿起碗來。慢慢的呷了幾口。放在桌上。却又沒有看准。翻了一椀。阿珠慌取抹布來抹。又瞧着他嘻嘻的笑。守愚覺得有些難以爲情。起身欲去。那婦人一把拉住他道。你今夜不要去罷。我還有話問你。守愚道。問我甚話。不去祇恐這裏不便。那婦人道。我們少爺。決不回來。方纔說過的。了有甚不便。你怎的這般膽小。今兒天氣昏悶得狠。你還穿着夾呢馬褂。不瞧瞧額角上。邊汗出來了。阿珠還不與他脫衣。阿珠聽見。當真過來替他動手。守愚終是膽怯。尙想不脫。怎禁得那婦人不依。親自走至身旁。與他把鈕扣解開。叫阿珠在衣袖上一扯。扯了下來。掛在衣架上面。乘勢索性把一件藍縐紗夾衫。也脫去了。祇剩得一件藍布短衫。坐了片時。覺着太涼。要向婦人取回來。衫那婦人說就要睡了。穿他做甚。回頭叫阿珠出去。帶上房門。自己也把元色縐紗夾襖夾袴。脫了。祇穿一件淡楊妃搥法布小袖緊身一條湖色搥法布襯袴。走至牀前。伸手把被頭抖開。叫守愚上牀先睡。自己又到衣櫥裏拿出一隻首飾匣來。裏面插的押髮簪。騎心簪。耳上掛的球圈。手上帶的鍍金手鐲。嵌寶戒指。除下一齊放在匣內。收入櫃中。上好櫥門。又將保險燈滅暗了些。一手在檯上拿支水煙袋。一手點了個火。走至牀沿坐下。吸了幾筒水煙。守愚這回睡在牀上。子細把婦人一瞧。見他生得果然般般多好。祇可惜面上有幾點細白麻兒。粗看了却看不甚出。所以方纔沒有瞧清。自古說十鬮九驢。十麻九俏。天下麻子婦女。俏的最多。守愚看上了眼。愈覺嫵媚非凡。等他吸好水煙。放下煙袋。脫去緊身。將身縮做一團。笑微微往被窩裏頭一鑽。守愚此時。歡喜得心花怒開。神魂飄蕩。那曉得樂極悲生。頓時鬧出禍來。原來這婦人並非別個。正是初集書中杜少牧初至上海。在昇平樓吃茶。遇見的野鷄妓女王月仙。因要勾搭少牧。被方端人辱罵一場。由計萬全出場勸開。萬全因爲少牧並沒與他把茶鈔會掉。也沒有



招呼一聲。懊恨在心。打聽得是蘇州人氏。祇認做欺哄得的。糾了劉夢潘等在第一樓開燈。向少敏拆梢。多虧熊聘飛鳳鳴岐乘人解圍。把萬全等一班無賴驚走。至今不敢出頭。這日也是守愚合當有事。若與少敏諸人一同在街上看燈。萬全等雖見他有些土頭土腦。那裏敢與他尋事。却忽然落了個單。忽然又與月仙撞在一處。被月仙估定他是個鄉愚。假意在人叢中托他伴帶出去。騙到家中。留他住宿。其實月仙近來拼了萬全。乃與萬全一同出來的人。月仙與守愚所作所爲。萬全一一看在眼里。况且守愚自到上海。差不多也有二十天了。他是個走小路的。萬全一黨的人。見了幾次。想要轉他念頭。祇因打聽得與少敏乘人有些瓜葛。未便下手。那夜見獨自一人。入了道兒。萬全大喜。暗暗尾隨。月仙回去。將身隱在弄口。等守愚進去過了。跑至門前。守候小大姐出來泡茶。那是月仙使慣的美人計兒。有了客人到家。須叫小大姐尋萬全商量。若是下得手的。由萬全囑付小大姐。叫月仙如何布置。他出外去邀人捉姦。若是動不得的。等他坐一回兒。抄他三塊五塊洋錢小貨。放他出去。倘然明日再來。祇說這裏當真是個公館。不便進出。回絕了他。也就完了。萬全因這一下。認定守愚是個戶頭。又想前次吃了少敏的虧。沒有報得。這人既與少敏同淘。不妨報在他的身上。出一口氣。好的是姦所捉姦。拿住了。不怕他是何等樣人。出不得場。主意已定。因叫小大姐進去與月仙說知。叫他第一先把守愚的衣服騙脫。然後上牀滅燈吸煙爲號。好約衆人叩門。小大姐一一牢記在心。泡茶回來。抽一個空。向月仙把萬全的說話告知。月仙會意。當下將守愚留住。如法泡製。等到守愚睡至牀上。端整停回衆人上樓。有場大鬧。故把衣飾一齊收拾妥當。又將燈火滅低。吸了筒煙。方纔慢騰騰的解衣上牀。鑽入被窩。守愚那裏得知。正想挨近身旁。與他取樂。猛聽得一陣扣門聲響。登登登好如播鼓一般。不覺心下大驚。慌問月仙是誰。月仙假意在被窩中伸出頭來。側耳細聽。頓時也像面色驟變。喊聲不好。把守愚一推。要想起身。但聽得後門口。又喧聲大作。高喊老

娘姨快些開門。守愚聽是男子聲音。知道這事不妙。恨的是一共一間房屋。藏又藏不過去。跑又跑不出來。祇在牀上亂抖。低低的連呼阿呀。要求婦人想個法兒。放他出門。好個王月仙。不但一謀不加。反把守愚雙手用力抱住。口稱聽這打門。果然有些詫異。倘是奇巧不巧。我家老爺回來。這便如何是好。假意的也發起抖來。守愚愈覺着慌。大呼快快放手。讓我下牀。月仙祇當沒有聽見。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怎禁得挨誤工夫。樓下邊一聲怪響。這後門本來是用活絡門的。敲門的人故意敲了一陣。把門門一拔。衝進屋來。將門除動。往地下儘力一摔。樓上聽了。分明是破門而入。守愚祇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月仙却還抱住不放。假裝急得沒了主意。幾乎滴下淚來。守愚此時。顧不得了。用手竭力把月仙攔開。正待下牀。那曉得樓下已衝上一隊人來。爲首的身穿元色縐紗密門鈕扣小袖夾襖。元色縐紗小腳夾袴。繡花鞋子。年約三十來歲。是個安慶流氓。姓安名清。本是月仙姘夫。這會香里房子。是他借下來的。後因月仙與萬全要好。安清外間婦女甚多。又與萬全是好友。遂把月仙讓給萬全。却每個月必定仍要來睡他幾夜。萬全不得不迴避過他。倘然月仙有甚生意上門。安清也要拆幾個錢。這夜萬全因錢守愚雖然是一個鄉人。究竟怕他與少牧等衆人來往。不要鬧出禍來。有人帮他。故把安清尋來。又另外找了幾個帮手。萬全自己認做本夫。安清認做萬全的親戚。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一同上樓。後邊又跟着四五個不三不四的人。進得房門。安清搶行一步。走至牀前。兩手一托。大喊奸夫往那裏走。容得你來玷辱良家。不由分說。叫萬全到牀上拿人。萬全也假意咬牙切齒的道。什麼人這般大膽。敢到我這裏來撒野。你想在那裏去。口中說話。兩手把帳子一掀。伸手進去。用力將守愚一把。扭住頭髮。扯下地來。交與跟來的那一班人。七手八脚。上前捉住。安清又問。大嫂子到那裏去了。萬全道。也在牀上待我扯他出來。叫衆位見。見這不要臉的。遂又輕輕一把。從被頭裏拖出牀來。月仙假意啼哭。左手對衆人亂搖。右手向裏牀抓了一件小

衫披在身上。萬全揪住不許。安清做好做歹。叫萬全放手。等他穿了自己下牀。萬全指着守愚問月仙道。此人是誰。幾時來的。我好好的清白人家。怎容得你這般亂攪。如今却教怎樣爲人。你自己說。月仙睜眼把守愚賸瞧。絕不做聲。安清鬚着舌頭說道。這事不能問大嫂子。須問那亡八蛋。是個什麼東西。自從幾時起。到這裏來的。若有半句虛言。看他願死願活。衆流氓齊齊的也附着說道。安大哥講得不錯。萬大哥且請息怒。這事不干尊嫂。須要盤問姦夫。總是他引誘的不好。但他生得有怎大的膽。擅敢姦佔人家婦女。今日犯在我們手內。也叫他曉得這些苦辣。守愚聽衆人七張八嘴。你一句。我也一句。最苦是在牀上捉下來的。說不出並沒有玷污這婦人身體。却又不能不分辨幾句。祇得硬着頭皮答道。你們不要這樣。我是今夜在黃浦灘看燈。遇見纔進來的。安清聞言。喝定他道。住了。你既在黃浦灘看燈。怎得到這裏頭來。守愚道。我又並不認得這裏是什麼所在。怎的進來。多是那婦人害我。你須去問那婦人。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旁邊擠出一個又長又大的天津人來。伸手向守愚左邊臉上。打了一記耳光道。放你媽的狗屁。這裏大嫂子是什麼樣人。你是個什麼樣人。難道他來吊你膀子。虧你講得出來。那一個人信你。說罷。又是一掌。右邊臉上打來。守愚躲避不及。祇打得兩臉紅腫。真所謂有口難分。內中又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年紀約四十四五。身穿灰色洋布夾衫。元色縐紗小袖馬褂。比衆人略覺善良些。走過來勸住天津人道。老張。你也不要生氣。我們人已替大哥拿住。慢慢的盤問是了。怕他飛上天去。何苦與他動惱。那天津人還滿臉橫肉。睜圓着兩隻三角眼睛道。不是這樣說的話。其實可惡。不說自己來想大嫂子。反說大嫂子想他。你也瞧瞧這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鄉下老頭兒。黃髮一莖莖的將要白了。身上是稀髒的。臉上是烏黑的。隨便什麼婦人。那個去看想他。何況大嫂子這麼的人。聽了他這種說話。那一個不要生氣。我恨不得打死了他。說着。擎起拳頭。又要向胸口打來。守愚一見大驚。哀呼饒命。那穿灰色

洋布夾衫的人。慌把天津人用力一攔道。老張。你幹什麼。這不是相打的事。有話我們好說。我們來幫安大哥與計大哥辦事。總要聽兩位大哥分付。他們心上甚樣。依他甚樣。你動不動打什麼人。那天津人始縮住了手。問安清道。安大哥到底你怎樣意思。我是個愛爽快的。老實說。這樁事祇有三個辦法。第一個送他到新衙門去。問他罪名。那是官辦。第二個把他飽打一頓。活活的打死了他。以出心頭之氣。第三個把他的辮子齊根剪掉。叫他出去見不得人。當場寫張伏辨。饒了他的性命。那是私辦。大哥你想怎樣的好。安清道。送官必須原告到堂。計老大的聲名有關。往後怎樣做人。斷使不得。打死他乃是一樁人命重案。老大祇怕也吃罪不起。噤着還是把他頭髮剪掉。叫他一准寫張伏辨。放他出去最妙。不知老大心下如何。萬全假意躊躇不決。衆人齊聲答道。安大哥言之有理。不過太便宜這混帳東西。問萬全可有剪刀。快快拿一把來。萬全回稱剪刀雖有。不知被這淫婦放在什麼地方。一時那裏去尋。衆人點點頭道。你尋不到剪刀。我們帶有快刀在此。何不替他把髮辮割下。做齣京班裏的割髮代首。道言未了一個個多在腰間或是套袴裏頭。每人拔出一把刀來。也有一二尺長的。也有不到一尺打做刺刀式的。寒光閃閃。俱向樓板上。上面一插。把個守愚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口聲聲。祇呼救命。衆流氓恨他聲張。多說這是你自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想出來的事情。那一個來救你。神噲鬼叫做甚。不許你開口兒說。畢。一哄而上。捉頭的走來捉頭。捉腳的走來捉腳。揪手的走來揪手。那天津人更在面巾架上拿了一塊手巾。向守愚嘴裏一塞。堵住他的叫喊。幾乎氣多回不轉來。安清在樓板上。拔起一把二尺來長一寸多闊的快刀。走近身旁。要想下手。守愚此時。眼看着衆人行凶。祇急得面無人色。仍虧那穿灰色洋布夾衫的人。做好做歹。勸衆人休得這般動怒。有話好說。又把萬全手中的刀。奪了下來。在守愚口裏。掏出手巾。附耳說道。你這不知死活的人。到這時候。爲什麼除了哭喊。一句話也沒有。你心上要明白些些。守愚透了口氣。

含淚答道。叫我怎樣說話。你可替我想個法兒。救我出去。感你大恩。那人冷笑一聲。仍低語道。你這馱子。這種事除了破費些些銀子。有甚別法。你不願意拿出錢來。叫我怎樣救你。守愚道。要多少錢。你與我說。祇要我馬上出得門去。那人道。你賤樓上有多少人。一個人給他十塊洋錢。差不多已要二百塊了。姓計的婦人。被你睡過。要他饒你過去。怕不要三百萬百塊錢。我恐你拿不出來。守愚聽了。又喜又驚。喜的是祇要他們要錢。就好說話。驚的是爲數甚大。怎能捨得。子細一想。這件事看來愛惜不得銀錢的了。祇得硬着頭皮。回說要我拿出錢來。可憐我那裏拿得出這許多。倘要一二百塊洋錢。那還可以設法。你與我替他們去求求。看是甚樣。那人道。一二百塊洋錢。怎能說得下來。我看還是不講的好。講了祇怕更要動氣。二人說了好一回話。那天津人又暴躁起來。要把穿灰色布夾衫的人拉開。催萬全快拿刀來動手。守愚又是一驚。實出無可奈何。應承了三百塊錢。一百塊酬謝衆人。二百塊給萬全。萬全快拿刀來動手。守愚先到萬全那邊耳語片時。萬全不答。又向安清與衆人說知。安清說。我們並不要錢。祇要計老大怎樣分付。那人又去向萬全再三相勸。萬全始開口。要守愚拿五百塊錢出來。萬事全休。倘有半個不字。斷斷不得過去。守愚見眼前虧是吃定的了。不加他們些錢。無非多些苦吃。祇得忍着心疼。又加了一百塊錢。一共四百。身邊祇有廿塊現錢。兩隻金戒指。作三十塊錢。尙少三百五十塊。寫張票子。明日約個地方面取。衆人似乎已經允了。獨有萬全定要現錢。不許隔夜。防的是有人出壞。故要那人跟着去取。守愚見事已如此。早晚終是破錢。回稱一准同到棧裏拿去。萬全始叫這人問明守愚名姓。先要立張伏辨。然後跟他同到棧裏取錢。守愚說寫不來字。萬全說叫人代寫。自己印個指模。那人道。代寫也好。那一個能替他動筆。安清道。今天幾箇朋友裏頭。除了你與計老大寫得來字。還有那個。計老大是不能寫的。自然要你代寫的了。快快與他寫罷。他那人付了一付。叫萬全尋紙筆出來。落筆寫道。

立伏辨人錢守愚。不合調姦良家婦女。自知理屈萬分。情願罰洋四百元。求免送官究辦。並無逼勒情事。合具伏辨。是實。

年 月 日

立伏辨錢守愚。

寫畢。交與萬全看過。又讀與大衆聽了一遍。叫守愚在愚字名下。蓋了一個指模。遞給萬全收了。問到棧裏取錢。那幾個人同去。萬全就叫這人與安清一同前往。安清叫萬全也要同去。萬全應允。先令衆人各散。停回再叙。又喚老娘姨與小大姐進來。叫他們看好月仙。假稱不要使他尋死覓活。我們去去就來。押着守愚下樓。守愚要討取衣服。安清把眉毛一豎道。你幹的是什麼事情。還想有衣服穿麼。守愚不敢再說。硬着頭皮。忍着寒冷。與衆人出門。到得街上。霜風陣陣。祇吹得毛骨悚然。那身子抖個不住。尙虧他生長田間。自幼受慣風寒之苦。若然換了第二個人。怕不凍出一場病來。安清更催着他一路快走。及至一口氣跑到滿庭芳街。守愚暗想。身上邊這種形狀。怎能見得棧裏的人。還好的是時候。已經兩點多鐘。棧房門早已關了。可以少幾個人。瞧見。遂起手輕輕的在門上敲了幾下。裏面走出一個帳房先生。雙手來開。燈光之下。一見大驚。正要動問爲甚這樣。守愚慌忙把手搖搖。又向後邊萬全等衆人指指。叫帳房不要聲張。帳房會意。讓着衆人進來。守愚急到自己鋪上。拿出一隻枕頭式破小皮箱。又在貼身一隻肚兜裏面。摸出個小鑰匙來。把箱開了一包一包的取出許多洋錢。放在鋪前一張八仙桌上。叫衆人過來點數。萬全打開一數。也有五十塊一包的。也有三四十塊一包的。那包紙上多斑斑點點的起了霉花。一共有十一個紙包。數來數去。祇有三百三十塊錢。尙少廿塊。守愚說這二十塊。當真沒有的了。要衆人看顧這些。萬全等那裏肯聽。守愚無奈。又將牀上的被頭一抖。用牙齒把封口的縫線咬斷。伸手在被絮內摸了四張鈔票出來。安清等見他把鈔票放在敗絮裏面。一個個暗暗好笑。萬全接來一看。見這

票子。每張多是五塊。却一張是滙豐的。一張是通商銀行。一張是華俄道勝銀行。一張是麥加利。四張剛巧四樣。分明逐日積聚下來。今日萬不得已。纔捨得用掉他。安清因數目已齊。與萬全丟個眼風。萬全道：錢已齊了。今天不是看安大哥與衆位朋友分上。我本要辦他的人。誰要他拿出錢來。如今花了錢。不知道他可要心疼。安清道：心疼也是這樣。不心疼也是這樣。既然他寫了伏辨。難道還有什麼翻悔不成。我們天不早了。大家快些回去。便宜了這忘八蛋罷。道言未畢。衆人替萬全拿好洋錢鈔票。回轉身一哄而散。各到蒼香里去分賊。不必細表。守愚見衆人已去。坐在鋪上。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那棧裏的帳房先生。候萬全等出去之後。關好了門。回至裏邊。看見守愚啼哭。盤問他到底爲了甚事。守愚含淚訴知。帳房點點頭道：這是你踏了他們的仙人跳。蒼香里那有甚麼姓王的公館。況且公館既經姓王。那公館主人爲甚忽又姓起計來。那是你自己一時不察。花了許多洋錢。千不該。萬不該。還要寫張伏辨與他。若然沒有什麼筆跡落在他們手內。今天雖然吃了些虧。明天你還好請幾個有勢力的。打他們一個翻莊。說不定這花去的錢。拿得回來。現在事已成事。木已成舟。沒有挽回的了。諒是你命裏頭注定破財。祇好認個晦氣也罷。哭他則甚。天光將要亮了。還是攤攤鋪蓋睡罷。守愚聽了。賬房一番言語。提醒他當時失察。不合把姓計的當做王公館主人。又不合祇顧脫身。寫下伏辨。弄得個夤夜圖姦。千真萬實。花了錢。翻不得。稍更覺得越想越惱。越是哭個不了。直哭到賬房先生勸不住他。進去睡了。旁邊鋪上的人。有幾個被他攪醒。在鋪上翻身。深怕他們動問。說出來。甚是惶恐。方纔勉強收住了淚。倒頭睡去。一覺醒來。天已大明。起身收拾牀鋪。向賬房先生借了一隻引線。又要了些洋棉紗線。把被頭縫好。一頭縫。尙一頭的眼淚。注注。正是俗語說的。窮人性命。財主人銀錢。世界上最是愛惜。被頭縫好之後。將引線交還賬房。又把破枕頭箱。看了又看。瞧了再瞧。不知歎了幾十口氣。暗中又落了幾百點淚。方把這箱擦在一旁。另在身邊取

出衣箱上的鎖匙。開了衣箱。拿出一件棕色綿綢夾衫。一件天青羽毛馬褂。穿了。將箱鎖好。袋好鑰匙。懶洋洋踱出棧房。到寶善街叫了一部車子。往集賢里尋杜少甫。謝幼安諸人。想把隔夜的事情告訴他們。不知可還有甚打算。嘔還這四百塊錢。誰知少甫等衆人聽了。多說這一件事。一大半是自己不好。隨你那一個人。沒有法兒取他回來。守愚方始死心塌地。然從此要想發注大財。彌補這四百塊錢。後來幾子鬧到個性命交關。尙是這一次的禍根。此是後話。慢提。再說謝幼安。見錢守愚遭了這場大騙。乘機又要勸少牧與守愚回蘇。說上海本不是久居之地。少甫子靖也說早些回去的好。若愛上海繁華。回去了儘可再來。守愚有九分答應。少牧也有七八分了。正在計議何日動身。忽然李貴傳進一封梅紅柬帖。雙手遞與子靖。說是長發棧來的。子靖展開一看。見上寫着。

翌日申刻洗盡候

光。

鄭學元  
全拜。

游春

席設胡家宅觀盛里新居。

便章恕邀。

子靖看畢。問共是幾副帖子。可知鄭少爺與游少爺幾時借的觀盛里房子。明天可是入宅請酒。李貴道。共是四副帖子。謝少爺與杜家大少爺二少爺多有。聽說平老爺鳳老爺等。也俱發過去了。觀盛里的房屋。是新借的。還沒遷進去。住據發帖子的茶房說起。明天一來進宅。二來鄭少爺和游少爺。多選定這日娶姨太太進門。故此新公館裏頭。收拾得甚是齊整。并且預定下兩班鼓手。兩副燈擔清音。子靖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娶的姨太太。是那兩個人。李貴道。聽說多是堂子裏的名字。却沒有清楚。少牧聽罷。對子靖



道。志和洽之。多要納妾。尙是節前說起的事。這兩個人。難道你想不出他。待我來告訴你聽。我們還應該做個公分。熱鬧一番。他二人是要朋友。愛場面的。正是。

欲向良朋申賀悃。

又教游子阻歸期。

要知少牧說出志和洽之娶的是誰。做甚公分賀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娶名妓僦居觀盛里

賀新郎大宴聚豐園

話說李子靖與謝幼安二人。因錢守愚受了計萬全之騙。勸守愚早早回蘇。帶勸少牧一同回去。正欲揀個日子動身。忽然李貴傳進幾封喜帖。說是長發棧鄭志和游洽之。在觀盛里娶妾請酒。子靖問娶的可知是什麼人。少牧回說。這件事。鄭游二人尙是節前說起。那兩個人。我多知道。我們應該做個公分。大家熱鬧一番。子靖道。志和這人。雖尙風雅。洽之乃是個紈袴少年。結交他有甚益處。那公分不做也罷。況且他們娶的。究竟是那兩個人。你且說與我聽。少牧道。志和娶的是東蒼芳花媚香。洽之是媚香的妹子豔香。他們四個人的交情。真是要好到十二分。六才子上說的。願天下有情人。多成了眷屬。真乃一樁心滿意足的快事。我們怎能不賀他一賀。子靖道。是東蒼芳花家的兩姊妹麼。志和洽之。爲甚要幹起這件事來。我看他們做信人。很有名。若要做良家婦女。祇怕就難上加難。那裏能收得住他邪心。吃得來甚苦處。不要今日裏一時高興。將來弄到沒有個收場。我們做朋友的。遇到這種事情。正應該規勸二人。切不可再去助興。收弟。你莫要當他們是美滿姻緣。且看我說的話。日後是也不是。少牧搖頭道。大哥。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做妓女的。那一個願吃這碗飯。那一個不要從良。至於從良之後。儘有不多幾時。依舊重墮風塵的人。內中必有許多苦衷。或是大婦不容。或是嫁的人。靠不甚住。進門後少吃無穿。或是嫁的人年紀老了。當初原是很勉強的那。纔再抱琵琶。又操故業。這是出於萬不得已。若像志和洽之那兩個。

人媚香姊妹嫁了他時。在上海借下公館。一則沒有大婦同居。二來手頭甚是富足。三則年紀又輕。那一件稱不得心。想來斷不至有始無終。大哥休得錯疑。我們正應賀賀纔是。有甚說話規勸於他。謝幼安從旁笑道。聽你二人之言。李大哥是閱歷之談。牧弟却是就事論事。我想閱歷不盡的。就事論事。有時却恐論不定他。如今他們事已成事。明日就要過門。我們又動身在卽。何必看他後來。不過既經下了喜帖。明兒大家送副禮去。也就算了。公分一說。我看一定不必少牧道。安哥你也來了。志和洽之。不但與我交情甚厚。就是待別的朋友。也很要好。這回他二人納寵。我不做個領頭的人。打個公分。旁人必定另有其人。這人情何苦讓人做去。我一樣要拿出公分錢來。我想不如這麼樣罷。待我此刻先到觀盛里去瞧瞧。可有親友在彼。問問他們甚樣意思。若然大家不甚高興。我們送一副禮。明天道過了喜。吃他二人一杯喜酒。後天一准動身回去。若是衆人有些興致。不能我一人失興。這公分自然萬不可少。一准我來領一個頭。就是後天也好。關過一天之後。我們趕緊回蘇。不知安哥等意下如何。錢守愚道。你公分真在後天。不過再在上海耽擱一日。有甚要緊。我與姓鄭姓游的。也會會過。倘然真有公分。與我也放個名字在內。隨着你們熱鬧一場。解解我的悶氣。然後回鄉。有何不可。你快到觀盛里去看個動靜。我在這裏等。你回話。子靖幼安。本來尙要阻止。不料守愚忽又說出這番話來。不便往下再講。少甫也因礙着守愚。難於啓齒。祇得任憑少牧所爲。少牧聽守愚也要搭入公分。心中大喜。立起身來。整整衣裳。說既是這樣。待我到觀盛里去。再來別過衆人。坐東洋車到里口下車。正想走得匆忙。沒有看過帖子上第幾號門牌。免不得要找人問信。恰好進了弄堂。見有兩個長隨模樣的人。一個拿着一張硃砂箋門條。一個一手端着張凳。一手拿着一碗麵糊。把條黏在門上。少牧留心一看。見條上寫的。上面是邗江兩個大字。下面左首是個鄭字。右首是個游字。正是志和洽之借的新屋。一共三開間兩廂房五幢。甚是高敞。少牧問兩人

# 雜記

鄭少爺游少爺可在裏頭。二人同聲回說。大少爺裏面請坐。鄭少爺即刻纔來。游少爺到大馬路買東西去了。馬上就要來的。少牧道。鄭少爺現在樓上。還在樓下。二人道。現在樓上新屋裏頭。待小的上去通報。少牧搖搖手道。我們刻刻見面的人。通報什麼。待我上去是了。說罷。移步進內。那兩個人看少牧進去。雖然認不得他。曉得與主人家是知己朋友。遂在天井裏報聲。鄭少爺有客人上樓。志和聽得。迎出房來。一見少牧。滿心歡喜。說怎的。你今天會到這地方來。少牧道。你二人幹得好事。怎麼要討花家姊妹。起初並沒露句風兒。直到明天要進門了。纔發喜帖請人。我今天特來認認新房。明天好來開房吃酒。志和道。休得取笑。裏面坐罷。少牧道。裏面可有別人。志和道。治之與賈逢辰。到亨達利買着衣鏡。自鳴鐘去了。並沒別人。少牧道。逢辰他先曉得了麼。志和道。這件事是逢辰經手說合成的。怎的不知。少牧道。原來逢辰是個月老。但不知一共花了多少洋錢。志和道。姊妹兩個。一樣多是三千正數。另外每人三百下脚。一百塊洋錢。除牌子喜封。二人一頭講話。一頭舉步進房。少牧看好所房屋。那樓面一排三間。正中做了一間客座。上首是志和房間。下首是治之的新房。好得這兩間房子。多有夾廂。留作套房。陳設得一樣的異常精緻。正房裏是一張紅木大牀。兩張紅木正副粧檯。一對玻璃門紅木衣櫥。一張紅朱湘妃睡榻。八把紅木靠椅。四隻大理石面紅木茶几。一隻大理石面八仙桌。套房裏一張外國鐵牀。四把外國交椅。一隻大瓷檯子。檯上鋪的是白絨線毯。擺些大瓷檯上應用之物。兩壁廂釘了兩個外國多寶櫃。櫃中供的。多是小自鳴鐘。小洋花瓶。刻牙人物等外國玩物。價頗不賤。地上邊。正房裏是廣漆地板。套房裏鋪的東洋地氈。收拾得真是十分精潔。少牧看了一回。在志和的房中坐下。兩個黏門條的二爺。已把門條黏好。泡茶上樓。治之與賈逢辰。也回來了。買了兩面七尺高的大着衣鏡。兩盞水月電燈。指揮底下人。把鏡掛在套房裏。進門就見的壁上。電燈裝在大瓷檯正中。逢辰一見少牧。說他來得甚好。正要商量明日新人過門。

之後。怎樣做個公分。熱鬧熱鬧。少敘道。我也正爲此事而來。大家必須想個法兒。志和道。明天我們自己。有兩班燈擔清音。天井裏擠不下了。怎能够再有公分。我看不容客氣了罷。逢辰道。說什麼話。花家姊妹。雙嫁你們二人。那是難得的事。我們焉有不賀之理。既是明天地地方踞促。不妨想個不佔地位的小願意。兒。盡些興致。另外我與少翁爲首。再揀一個日子。下張知單。索性多合些人。關他一關。不知少翁意下如何。少敘道。如此最妙。明天我們却先鬧些什麼。逢辰道。林步青的灘簧局。最鬧熱些。可惜天井裏坐不下。我想最是不佔地位的頑意。可要鬧照步瀛散人。明夜出幾套戲法頑頑。他的玻璃十八件。比衆不同。并且到過法國。學得許多外國戲法。很是好瞧。少敘道。戲法果然極好。我們兩個人。准定公送了罷。待我另外起個稿兒。寫張知啟。明日等衆人前來賀喜。凡有願意搭入公分的人。請他們書個知字。豈不很方便。逢辰道。這樣辦法甚好。但須盤算盤算。一共有多少人。收得多少分子。怎樣排場。少敘道。與阿和阿治常來往的朋友。差不多有二十多人。一人出兩塊洋錢。也有四五十塊左右。可以做髦兒戲了。冶之道。髦兒戲這裏祇怕天井太小。串不轉來。逢辰把樓窗一開。往下邊估看一回。道。天井真嫌太小。正中搭了戲樓。那戲房沒有做處。少敘道。公館裏既然不便。可以借地方的。張家花園。愚園。徐園。那一處不好做戲。倘嫌出路太遠。聚豐園。泰和館。也好去借。逢辰道。張園。愚園。真太遠了。徐園雖然近些。出進也很不便。不如一定借聚豐園正廳。可以連酒席一併包在裏頭。少敘道。戲班不知那一家好。逢辰道。戲班自然是謝家的。志和道。謝家班有幾個有名角色。逢辰道。數年前謝家班最出名的是謝湘娥。品貌又好。穩步又穩。口白又清。串得好文武老生。他的翠屏山與盜御馬兩齣。那一個能蓋單得來。目今已嫁了人了。後輩裏出不出來。冶之道。吳新寶。陸小寶。小如意。馮月娥。錢馥珍。朱養芳。謝蕙英。謝桂香。周玉娥。徐瑞寶。這幾個人。他們可在班子裏頭。逢辰道。蕙英。桂香。也嫁人了。吳新寶等。或在蘇州。或在杭州。來去不定。徐瑞寶聽說

更被人包到外國去了。不知幾時回來。志和道。尚有幾個唱梆子調的小蘭英、張福寶、唱花旦的金月梅、白蘭花、老生郭少娥、大面金處。正且月月仙、武生陳長庚、武旦一陣風、武丑草上飛、並王家班王桂祥等許多著名武角。目今可多在胡家宅羣仙戲園裏頭。逢辰道。小蘭英天津去了。張福寶與張貴廷、張香林一班姊妹。現在海參威未回。金月梅不很串戲。王家班許多武角。現在蘇州。其餘郭少娥、金處、陳長庚等多在羣仙。要他們出來串園堂戲。很不容易。志和道。如此說來。那髦兒戲沒有角色。有甚好看。逢辰道。班子裏常串的戲。本甚平平。若要動目。必須另邀幾個客串。治之道。客串是誰。逢辰道。公陽里金小桃、寶樹、胡同金菊仙姊妹、清和坊花四寶。多會串戲。多可邀他們來。治之道。不錯不錯。我往常聽得人說金小桃串的老生、花四寶是花旦、金菊仙老生、小丑青衫多會串的。菊仙尚有一個姊妹。會串大面。并聞他姊妹兩個。尚能合演武戲。翻得筋斗。豎得蜻蜓。上得鐵條。使得好一柄真刀。打得好一路花拳。菊仙更是一筆寫算。一手針線。真是個難得人才。但恨我們朋友裏頭。並沒有做他的人。那一個能邀得他來。少敘道。金菊仙麼。謝幼安與他很尙投機。菊仙的姊妹。是不在堂子裏的。却祇要菊仙來了。自然會邀着他。一塊兒來。金小桃可央溫生甫去代邀。花四寶是鄧子通的熟人。一定也可邀得到他。治之道。若然有了這四個人。那棧戲就很好看了。但我不是貪心不足。聽說會串戲的妓女。尚有翁梅情、林寶珠兩個。不知可能邀他們一齊上棧。逢辰搖頭道。翁梅情嫁人久了。林寶珠新得喉症而亡。難道你還沒有知道。治之志和聞言太息道。小林寶珠故世了麼。好花不久。這人真個可惜得很少。敎道。你們說了半天。可曉得還有個林家班中的頭等花旦林雅琴。串得好貴妃醉酒、打花鼓、與翠閣佳期等崑戲。如今久已不見。不知可在上海。逢辰道。林雅琴也已嫁人。現在蘇州居住。聽說郎才女貌。嫁得甚是相宜。四個人談談說說。天色將晚。治之付付把新買來的水月電燈。點他起來。開了一張菜單。差人到一品香叫送四客大菜到來。就在房

中夜膳。席間少牧索取筆硯。起了一張知單底稿。又叫人買個梅紅全柬。在燈下磨正。遞與志和洽之逢辰同看。見上寫着

即日爲

鄭志和茂才

游冶之上舍。共賦小星。雙圓璧月。真真好。同時得嫁情郎。鱗鱗鵝鵝。幾世修來豔福。凡屬知交。合當欣賀。謹擇翌晚。假座聚豐酒園。恭備彩觴。藉娛佳興。鸞鸞疊奏。同賡得寶之歌。鴛鴦頻斟。快進合歡之酒。屆時惟冀

寵臨。曷勝榮幸之至

杜繼勳

賈謙

全訂

下列諸人姓名。乃謝幼安、李子靖、平戟三、熊聘飛、鳳鳴岐、康伯度、經營之、姚景桓、鄧子通、溫生甫、錢守愚、毓秀夫、杜少甫、諸人。志和道。毓秀夫是幾時到的。現任那裏。不知榮錦衣來了沒有。少牧道。秀夫前天纔到。住在天寶棧中。錦衣聽說再緩兩禮拜。也要來了。洽之道。錢家老叔。我們與他很是客氣。怎的把他也寫在上面。少牧道。那是他自己預先交代下的。逢辰道。錢家老叔。既然有與。公分裏人多一個熱鬧。一個我想。潘少安。柏幼湘。施礪人。藍肖岑。與兩個旗下人。烏里阿蘇。格達。並兩個外國人。大拉斯。白拉斯。何不也一同寫在上頭。他們的興致。個個很好。少牧道。潘少安。要他前來則甚。柏幼湘。可就是從前做翻戲的。白湘吟化名。他是一個賭棍。不寫也罷。這種人有甚體面。逢辰自知失言。臉上一紅。道。不錯。不錯。幼湘少安。除去了罷。礪人等請添寫上去。少牧點頭答應。重新又添上六個名字。數一數。連自己與賈逢辰在內。

一共是廿一個人。志和又叫少敬添了一箇新結交的東洋朋友。名喚資雄花田郎。治之又叫添上兩個新結交的西幫朋友。一個叫宋桓吉。一個包龍光。湊成二十四人。少敬一一寫好。把知單交與志和。放在帳房內。帳箱裏頭。明天有來道喜的人。叫他們當面簽字。不來的。等到下午。差人去請。端整已畢。大菜也吃好了。少敬辭回集賢里去。與少甫等說知鄭游二人。這一樁事。幹得甚是有與。公分定在後天。乃是二人授意。逢辰爲首。故此知單上逢辰也列有名字。且等過了這天。一定收拾動身。少甫等見事已如此。况且就擱得日子不多。也就允了。志和治之。因選定明天入宅。當夜仍回長發棧去。逢辰却沒有回家。就住在觀盛里內。替二人把上上下下房屋裏頭。足足佈置了半夜工夫。那一處應該結彩。那一處應該掛燈。那一間應該掛字畫。多是他一人指撥。這本是幫開的第一手段。直至安排到兩點多鐘。方纔在志和房裏的鐵牀上面。過了煙癮。朦朧朦朧。畧睡片時。天已亮了。趕緊起身。不多時。鼓手清音。一齊多到。開過了樂。便有道喜的人到門。志和治之。尙沒有來。逢辰深恐二人失睡。差人到棧裏連請兩次。方纔一同乘轎而來。迨說諸事費心。逢辰見二人精神甚健。曉得起身之後。沒有吸煙。催他們上樓過癮。自己代替二人招呼親友。到得十點多鐘。二人煙已吸好。換了衣帽。下樓。志和晶頂花翎。治之藍頂。也是逢辰替他們預備下的。上海地方的頂戴。有甚交代。二人雖然一個秀才。一個監生。却一個戴了五品。一個戴了四品。有什麼人盤問。曉得二人底細的人。暗暗說他估越。不曉得的。還祇認做真有功名。二人也搖搖擺擺的。裝着幌子。好像果然是四五品職員一般。就是前來道喜的人。起碼也多戴個水晶頂子。幾乎找不出金頂子來。少甫幼安等衆人。因二人是妻妾。並不衣冠往賀。穿的多是便服。少敬比少甫等先到。逢辰要他換了衣帽陪賓。少敬恐少甫責備。捏稱拘束不慣。決計不允。恰好烏里阿蘇與格達來了。兩個多是藍頂花翎。裝束得十分像樣。逢辰就留他們應酬來往親友。及至廚房開飯。共是四席正菜。逢辰候衆人入座。叫

少牧取出公分知單。關照各人簽字。照着單子一點。祇有平戟三、鳳鳴岐、熊聘飛、毓秀夫、資雄花田郎五人未來。其餘多在席上。大拉斯與白拉斯。雖然也沒有到。康伯度代二人簽過字了。說差馬夫馬上開會。旁晚必來。少牧把知單收回。吃過了飯。差人再到平公館等五處下帖。不必細表。逢辰這天。很是忙碌。知單打過之後。趕緊寫張字條。去邀步瀛散人。訂定晚間七點鐘來。一面端整兩乘綠呢四轎。兩副執事。同着鼓樂清音。到東蒼芳里迎新。自己坐了馬車。向志和洽之。取了銀洋。先到花家開消一切。等得轎子到門。早已諸事定妥。親送豔香媚香。上好了轎。立刻登車。出個轎頭。報知鄭游二人。說新人就要來了。分付底下人。把滿堂燈燭點好。燒起兩盆旺盆炭來。不多時。祇聽得幾陣金鑼。嗚與一片鼓樂之聲。轎子到門。豔香在先。媚香在後。一般的滿頭珠翠。奪目輝煌。身上穿的。多是天青披風。下繫大紅縐紗百褶掛。四裙。到客堂中下轎。由跟來的娘姨大姐。攙扶至香案前紅氈毯上。雙雙站定。請志和洽之同拜天地。志和洽之。滿面笑容。當真一同拜了四拜。兩新人方纔上樓進房。謝幼安等衆人見了。暗笑這般娶妾。祇有上海風俗。可以如此。別的地方。真是少見。逢辰看新人已上了樓。天也黑了。分付廚房擺酒。樓下是五席客席。樓上兩席待新。奈沒有陪新人的女客。逢辰想個法兒。叫轎行裏打了兩乘請客轎子。去請志和做的公陽里金翠香。百花里白素秋。尚仁里文雅仙。西蒼芳巫岫雲。洽之做的同安里孫錦雲。東尚仁黃菊香。西尚仁花小蘭。並阿素。到來。剛巧五人一席。兩個新人。坐了兩把首位。八個陪客。每席四個。湊成個十全十美。客席上共有三十多人。酒過三巡。步瀛散人來了。出了兩套雙雙報喜。代代榮華的小套戲法。又蓮燈獸影飛水無蹤的兩套大套。那雙雙報喜。是一個空鐵絲鳥籠。散人手持。小手槍一枝。向籠開放。鎗聲過處。籠中忽現喜鵲兩頭。真是神出鬼沒。代代榮華。是大紅。淡紅。明藍。暗藍。水晶。白石。金頂。等各色頂子。不時變換。口識甚好。蓮燈獸影。初用外國帽子一頂。從帽頂內揉出許多五色紙來。堆了一地。後來忽



在亂紙堆中。獻出兩盞。九節蓮燈。點得燭光燦爛。真個好看。飛水無蹤。是一大碗清水。這碗忽來忽去。碗中的水忽有忽無。結末忽然將碗碎去。散人假作驚慌失色。繼將碎碗叮叮噹噹的響了一陣。把毯子一揭。依舊是一碗清水。放在中間地上。那碎碗縱影俱無。不知道那裏去了。看的人一齊喝采不迭。散人謙說一聲獻醜。暫進彩房。衆人大家叫起局來。頓時叫了四十多個。席面上坐不下了。熱些的人。多坐在新房裏頭。闖了半點鐘時。方纔散去。步瀛散人又出了四套大套戲法。逢辰少牧致送酬儀。就留散人夜飯。散人比不得尋常的江湖術士。向來甚是灑脫。况見謝幼安在座。平時本有往還。這酬儀斷不肯受。祇收了四塊洋錢擔力。遂命挑擔的人。先把擔子挑回。自己與幼安等入席飲酒。飲到半酣以後。姚景桓起意。要上樓鬧房。衆人逐一哄上樓。直鬧到兩點多鐘。方纔各散。臨散時。少牧逢辰囑付衆人。明夜聚豐園大家早些。衆人多諾諾連聲。而別。逢辰這一夜。仍沒回家。住在樓下帳房裏頭。因爲客散之後。尚須料理諸事。明日并須結算帳目。這回鄭游二人。一共花了七千多兩銀子。合有一萬洋錢之數。逢辰內中賺了一千五六百塊洋錢。一半是扣頭上扣來的。一半開的虛帳。二人正在昏天黑地。那裏得知。少牧當晚。見衆人已散。隨着少甫等回集賢里去。明早起身。差車夫到聚豐園。把正廳定下。又親到觀盛里。問逢辰。見戲班定了沒有。逢辰回說。早已定了。就留少牧在觀盛里吃了午膳。等到四點多鐘。二人先到聚豐園去。堅囑志和洽之稍緩即來。正是

華堂喜事重重見

歌館新聲細細聽

要知聚豐園公分如何鬧熱。金菊仙小桃花四寶等外串如何好看。且俟下回分解。

第八回

羨豔福又動癡情

感舊盟復修前好

話說杜少牧與賈逢辰。因志和洽之。雙雙娶妾。公具知單。邀友二十四人。在聚豐園公賀。少牧逢辰先到。

堂信泡上香茗。送過請客票來。少收照着知單。一一寫好。交給堂信。分頭往請。將近上燈時候。姚景桓第一個來。第二第三個。是經營之。康伯度。隨後大拉斯。白拉斯。烏里阿蘇。格達。藍宵岑。施礪人。溫生甫。也多來了。生甫說。鄧子通在新清和金粟香院中。快快寫條去請。少收因又寫了一張請客條去。不移時。少甫幼安。子靖。鳴岐。聘飛。戟三。秀夫。守愚等。一齊多到。又來了個大家多不認得的東洋人。資雄花田郎。幸虧有大拉斯。白拉斯兩個去操着西語陪他。逢辰見客已將次來齊。志和治之。尙還未到。想差自己的車夫往請。聽得堂信喊聲客來。見志和治之。同着兩個未曾見過的人。手挽手兒進內。衆人動問兩人姓名。方知一個是宋桓吉。一個是包龍光。逢辰點一點公分裏廿四個人。已來了二十三個。祇有子通未來。叫少收再寫催客票去催他。并在票上寫明。客已到齊。專候入席。又寫今晚尙須鼎力。煩貴相知。花四寶演戲一齣。務望早臨。千乞千乞。交代請客的人。馬上就去。果然把子通立刻催來。少收分付盞酒入席。志和是首席首位。治之坐了二席首位。三席是資雄花田郎。朋友裏頭最客氣些。四席首位。是大拉斯。五席白拉斯。其餘衆人。隨意坐下。逢辰叫鬚兒戲開鑼唱戲。管班的送上戲目。衆人點了打金枝。黃鶴樓。滾紅燈。雙搖會。四齣。其餘多是外串。那滾燈雙搖會。是姚景桓康伯度點的。衆人多說點得有趣。志和治之說二人有意取笑。多要伸手來搗。二人笑做一團。逢辰看衆人坐好了席。叫堂信把預先寫好的局票取來。當衆檢閱一過。一共連志和治之。是十三個人。雙局。十一個人。單局。杜少收與錢守愚。尙多未寫。衆人看那雙局的是

鄭志和叫西蒼芳巫岫雲。又新做百花里雛妓花好好。

游治之叫同安里孫錦雲。又新做迎春雛

妓花合春。

謝幼安叫萃秀里桂天香。寶樹胡同金菊儂。

鄧子通叫新清和坊金粟香。觀盛里花

四寶。

溫生甫叫南兆貴里花小桃。公陽里金小桃。

平戟三叫鼎豐里李飛雲。東公和花小寶寶。

李子靖叫公陽里梁小玉。東公和花小媛媛。資雄花田郎叫東合與花寓。東蒼芳柳寓。桃景桓叫小久安里花醉香。東尙仁里冠羣芳。康伯度叫百花里花笑紅。迎春一弄柳迎春。大拉斯叫西合與楊小蠻。北西安坊楊媛媛。包龍光叫惠秀里花金寶。東公和萬金花。宋桓吉叫兆富里金寶珍。小桃源花金珠。那單局的是。

鳳鳴岐叫百花里花小紅。熊聘飛叫西蒼芳巫岫雲。毓秀夫叫百花里花笑香。烏里阿蘇叫日新里花寓。格達叫迎春二弄衛鶯儔。白拉斯叫西同芳賽銀花。施爾人叫兆富里錢寶珍。藍肖岑叫兆富里錢寶玲。經營之叫兆富里金玉香。杜少甫叫鼎豐里花想容。賈逢辰叫尙仁里花小蘭。

衆人看畢。志和洽之。同問溫生甫叫的花小桃。可就是節前在新浦和坊。現今掉在南北貴里的。生甫說是二人又問烏里阿蘇叫的日新里花寓是誰。好像沒有見過。烏里阿蘇說就是花彩蟾。因彩蟾兩字聲音像是慘然。很不吉利。故此改名花寓。二人點頭稱是。又向毓秀夫經營之說。你二人怎得祇叫一個。我們一定不依。又說錢家老叔叫的是誰。少叔弟爲甚一個不叫。喚堂信快拿筆硯過來補寫。秀夫營之被勸不過。秀夫又添了一個祥和里花合紅。營之又添了一個平安坊錢寓。錢守愚因沒有相好。治之薦了一個大興里許寓。守愚記得大興里多是野雞堂子。認做許寓也是野雞。心中很不舒服。要叫治之另薦一個。治之問他爲甚不要。逢辰會意。故說道。你們多叫書寓。我怎麼去叫個野雞。治之笑道。你因大興里做了野雞。認做許寓也是個野雞。妓女麼。大興里是林黛玉。金香林。多少名妓。多住過的。弄裏頭何嘗多是野雞。那許寓名喚行雲。小名又叫雙成。年紀二十多歲。品貌甚好。叫了來時。還你比蓉仙好上數倍。

逢辰聽他提起蓉仙兩字。臉上一紅。不言語了。衆人聽洽之說行雲比蓉仙還好。動問逢辰爲甚不把蓉仙叫來。比並比並。逢辰噙着嘴。祇顧搖頭。連說你們不要聽他說謊。那裏有什麼芙蓉仙蓉仙。洽之笑道。人是當真有一個的。如今就算沒有也罷。但是牧弟究竟叫那一個。却是一件難事。少牧道。我明後天定要回蘇。今天不叫可好。洽之道。今天我二人承蒙諸位不棄。乃是何等熱鬧局面。你怎能不叫個局。盡盡興致。我看還是叫了巫楚雲罷。你與他本來沒有破過面兒。比不得顏如玉打了房間。不便再叫。少牧道。楚雲叫他到檯面上。有甚趣味。志和道。楚雲那邊有趣的時候。你也過過來了。切莫要這樣的說。況且你們後天既要走了。若然叫個生局。也覺沒甚交代。倒不如竟是楚雲的好。我來替你寫罷。遂提起筆來。把局票寫好。重新點一點數。一共四十一張。洽之因是單數。尙要人再叫一個。湊個成雙。逢辰遂又叫了個新做的小清倌人花小玲。年紀祇有七歲。住在公陽里後弄。乃是小花巧玲家阿秀新買來的。洽之方把局票交與堂倌。差人快快去叫。其時席面上已上過魚翅。鴿蛋。戲檯上跳過加官。串完打金枝。接串滾燈。形容世上怕家婆的。真個令人看了好笑。滾燈串完是黃鶴樓。叫的局陸續來了。鄧子通等花四寶一到。把要央他串戲的事說知。四寶推三做四了一回。祇因子通是個很肯花錢的客人。不能夠失他的興。答應了一齣紡棉花。温生甫叫的金小桃也已到來。衆人看生甫附着他的耳朵。說了好一回話。央他串戲。小桃不肯。直到黃鶴樓已經串完。花四寶進戲房扮戲去了。生甫發起極來。不知應許了一件什麼首飾。小桃方纔勉強答應。却推說別的戲沒有配角。祇能串一齣目蓮救母。還要生甫親自送進戲房裏去。花四寶的紡棉花已經出臺。唱的幾支天津小調。真是清脆異常。那檯步也很從容不迫。看的人喝采不迭。紡棉花這一齣戲。不甚很長。那消片刻鐘時。已經演完。目蓮救母上場。金小桃唱的幾聲搖板。果然音節若老。頓挫得神。衆人又喝起采來。雖然檯步欠些。幸虧此戲沒甚做工。何況究竟是個客串。不能責備於

他救母將近唱完。班子裏管班的問可還有外串。杜少牧道。尚有金菊仙未來。可先唱雙搖會罷。賈逢辰道。金菊仙堂唱很多。須差催局的去催他。一催。治之道。時候已不早了。催了來。不知他可肯上檯。逢辰道。祇要謝幼翁與他說聲。包管一說一靈。他們二人的交情。聽說與別個不同。志和道。怎樣不同。逢辰道。這事須問幼翁自己。幼安笑道。不過憐他有些才技。要好點兒罷了。有甚的比衆不同。志和道。謝幼翁是守身如玉的人。怎與菊仙要好。逢辰道。你說謝幼翁麼。他雖然守身如玉。要好的却不至菊仙一個。聽得人說。與桂天香也甚恩愛。志和聞言。半信半疑。衆人在席上閒談。花四寶金小桃多已卸粧下檯。戲樓上演雙搖會調侃妻妾爭風。真是一言難盡。演到將近半齣。去催金菊仙的堂信回來報說。菊仙在西安坊轉局過來。少牧恐他來得過遲。戲要完了。裝扮不及。因與逢辰商議。點了班子裏一齣遊龍戲鳳。一齣迴龍閣。叫他唱完雙搖會。先唱遊龍戲鳳。這時候衆人叫的堂唱先來的有一大半多已散去。祇剩鄭志和的巫岫雲。游治之的孫錦雲。鄧子通的金粟香。平戟三的李飛雲。李子靖的梁小玉。賈逢辰的花小蘭。與謝幼安叫的桂天香。多有些些交情。尙還未去。桂天香與幼安在檯面上。有說有話。很是投機。志和看了。方信逢辰所言不謬。少牧叫的巫楚雲。已差人去催過一次。尙沒有來。見天香與幼安要好。心中十分豔羨。想起自己初到上海。乃與治之志和錦衣等一同頑起的人。錦衣現不在。申志和治之。多已娶了一個。那是何等幸福。偏偏自己先做楚雲。後做如玉。開手時多甚十分恩愛。如今弄得個斷絕往來。反不如幼安難得應酬。却也做得個心上人兒。若然比較起來。真個令人可恨。又看少甫叫來的鼎豐。里花想容。祇因到得晚了。此刻也還未去。與少甫說說笑笑。面子上也甚光鮮。錢守愚叫的大興。里許寓。見守愚有些土頭土腦。不時尋些話來與他打趣。弄得守愚坐立不安。合席的人。個個發笑。少牧却偏笑不出來。後聽一陣釵搖劍動之聲。外邊進來了一朵名花。認做楚雲到了。誰知是金菊仙。身穿元色外國緞夾袍。二藍

漳緞馬褂。足上平底緞鞋。淡湖色緞子套袴。頭上梳的是鬆三股辮子。元色長髮頭辮線。好一個男子裝束。皎如臨風玉樹一般。笑微微走至幼安背後坐下。小大姐說聲今天轉局過多。三小姐來得遲了。對不住謝大少。幼安回稱好說。遂把耍煩串戲的話與菊仙說知。菊仙一口應許。不過說班子裏配角甚少。必須差相幫到船上去接老二。志和見菊仙答應得甚是爽快。曉得是個豪爽人兒。又與謝幼安的交情。非比等閒。但不知老二是誰。如何住在船上。動問幼安。方知就是菊仙的姊姊。因他不做生意。故住船中。又因沒有名字。菊僂呼他老二。相幫人等多叫他做二小姐。志和問明就裏。分付自己車夫。快拖包車。跟着相幫去接。不多時。果然接了上來。一脚直進戲房。並不到檯面招呼。菊仙瞧見。對幼安道。老二來了。唱什麼戲。我好趕緊上檯去扮。幼安道。隨你喜歡。串什麼戲。祇揀好的串罷。你的戲不比別人。除了花旦。不串其餘老生。小面。小生。正旦。老旦。色色多全。點了你什麼戲好。菊仙想了一想。道。串天水關可好。我起諸葛亮。老二開臉起。姜伯約。衆人多說很好。菊僂遂抬身向外。說聲去去再來。翩然與小大姐上檯而去。衆人個個說他爽利。逢辰說這是謝幼翁的面子。別的人祇恐辦不到他。這句話雖是賈逢辰拍馬底的口頭語言。其實却也有些意思。皆因菊仙這人。自己有些本領。差不多些的客人。做不上他。莫說要叫他串戲。連在檯面上唱支曲子。也未必見得由着客人亂點。至於幼安菊仙二人要好的緣故。因爲一個敬重幼安的人品才華。一個可憐菊仙的風塵身世。菊仙周旋備至。幼安體貼異常。故此通都繁華夢書中。這一回書裏寫菊仙演技。與下書裏寫雙富堂詩妓李蘋香多才。及花好月圓天香下嫁一回。摹寫桂天香卓識多情。俱是實事。算是書中特筆。見得上海之大。也不能說花叢裏頭。竟沒个多才多藝多情的人。桂天香因書關正傳。故用隱名。菊仙蘋香。一个多藝。一个多才。著書的人。不肯使他湮沒。故把真名實姓。寫在書中。却牽連出花四寶。金小桃。及謝湘娥等各女伶。與通集書中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等有些

名望的妓女。凡是無關正傳之人。也記些真實名字出來。點綴點綴。本地風光。要使看書的人。千百年後。曉得上海出過這幾個名妓。將來或與虎阜真娘。錢唐蘇小並傳。也算是各人的造化。這且不在話下。再說菊仙上了戲樓。與他姊姊一同扮戲。衆人多在樓下拭目而觀。獨有少牧。因楚雲依舊未來。無精打采的。很沒興會。直至演完遊龍戲鳳。菊仙出樓。楚雲一連被志和差人催了兩次。催到樓面。方纔有些興致出來。菊仙與他姊姊的戲。樓步聲容。串得真箇並皆佳妙。看的人喝采連連。少牧也看出了神。自從楚雲到後。絕不與他交談。楚雲認是來得晚了。有些不甚舒服。低聲與他說道。你好久不叫局了。本應一叫就來。祇因在老旗昌有了幾個轉局。把身子耽住。來得遲了些兒。你莫生氣。我從前本來沒有待虧着你。就算不合做了。少安。也是掛了牌子。沒有法兒。你怎麼與少安吃醋。使起性來。去做如玉。如今也可回得心了。到底如玉比我如何。你自己心上明白。唧唧囔囔的說個不了。說得少牧。又是惱恨如玉。又是懊悔自己。又是原諒楚雲。一霎時那一條心。好像熱竈上的螞蟻一般。不知怎樣纔是。後來想到初做楚雲時。許多好處。不覺又把愛顏如玉的心腸。仍舊愛起巫楚雲來。回說以前的事。你也不要講了。如玉不是個人。我白白與他要好一番。萬不料如此散場。如今我也頑得够了。明天就要動身回蘇。將來再到上海。倘然到你院中走走。你却不要再像從前一般的。令我嘔氣纔好。楚雲笑微微附耳答道。我說在我那邊嘔氣麼。這是你自己嘔自己的氣。其實並沒有人得罪着你。潘少安在我處走動。迴避你的。那像人家明目張膽。這纔是真正嘔氣。何況如今少安也不來了。你真果有心照應着我。包管你沒有氣嘔。并且我還有許多說話。要告訴你。停回散了樓面。你可與我一同回去。坐一回兒。少牧道。今夜散了樓面。我要回棧房收拾行李。明天早上來罷。楚雲道。你棧中有多少行李。明天動身。明天回棧收拾不遲。今夜我一定與你一同回去。難道這點面子不給我麼。少牧道。並不是不肯給你面子。我在上海耽擱已久。明天再不回蘇。實

是說不過去。今夜不把行李收拾。明早斷來不及。楚雲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來勉強着你。不過今夜不與你一同回去。知道你幾時再到上海。我與你要說的話。等到幾時纔說。收哥。你當真還有愛我的意思。今夜不要丟我的臉。散了席必須與我同去。回棧不回棧。隨你的便。不知你心上怎樣。少收被他輕言軟語。漸漸的說到個體骨俱酥。再不能一口回絕於他。祇得點點頭兒應道。既是這樣。且看散席時。倘然不甚夜深。我來彎一彎罷。楚雲聽了。把鈕扣上掛的一隻打黃金表一看。剛正十一點鐘。說金菊仙姊妹的天水關。已串有一大半了。底下還有幾齣戲兒。少收道。還有一齣。班子裏的廻龍閣未唱。楚雲道。廻龍閣並不很長。不到十二點鐘。這戲可以完了。散席怎得會遲。二人在席上交頭接耳。說得久了。幼安最是精細。深慮少收又被情絲牽絆。脫不得身。急忙用話岔開。并要與少收搗拳。無奈志和不許。說這樣好戲。看戲要緊。搗什麼拳。且等串完天水關再說。幼安祇得與少收遞個眼色。叫他合少收兜搭。莫使再與楚雲敘話。誰知少甫此時。也全神貫注在戲檯上邊。並沒留心幼安。因走近身旁。輕輕在衣襟上邊一扯。少甫方纔回過頭來。連說菊仙果然串得好戲。幼安微笑。暗把少收與楚雲親熱情形說知。恐他又墮情天。重纏綺障。少甫大睨。移步至少收一旁坐下。滿口稱贊好戲。不置。并與少收講究戲情。打斷楚雲詞鋒。也是二人的孽根未滿。詎已遲了。他們講戲多時。早已入了道兒。幼安枉費心思。少甫也徒勞口舌。及至天水關演畢。檯上接演廻龍閣。菊仙姊妹卸裝下檯。他姊妹依舊坐了志和的包車回去。菊仙重與小大姐至幼安身旁坐下。衆人連稱辛苦。菊仙說好久沒有上檯。生疏得很。休得見笑。衆人齊稱好說。辰辰叫堂倌泡上一碗茶來。親自送與菊仙。說幼安不善應酬。相好。為你唱戲。下了檯。茶也不倒一杯。幼安微笑不答。菊仙立起身來。謝了一聲。叫小大姐將茶接過。問幼安可要喝茶。幼安回稱不用。菊仙纔微微呼了一口。叫小大姐放在檯上。尙要與幼安講話。他見相幫的拿了一大疊局票。前來轉局。不便耽擱。祇得起身辭去。



臨行時對幼安說。不知你幾時動身。可能再來談句心兒。幼安道。明天就要走了。你有什麼說話。等我到了蘇州。寫信來罷。菊仙口稱曉得。大大方方的飄然而去。衆人又多說他絕不像個曲院中人。究竟這人是那裏人氏。何等出身。問幼安可知。底細幼安說。此人孟河人氏。家世不便明言。是個書香子女。不幸流落烟花。紅顏薄命罷了。我們說他怎的。衆人始不復再問。大家重新看戲。無如看過菊仙姊妹。此刻味同嚼蠟。全不在心。廼龍閣唱未一半。衆人擗拳鬧起酒來。一片聲喧鬧到戲已唱畢。拳還沒有擗完。酒也沒有吃好。檯面上叫的出局。一個個多已散去。祇有楚雲一人。相幫也已催了數次。說某爺叫至某處。又說某處來催。檯面將快散了。楚雲却像沒有聽見一般。直至少牧親口答應他散了席。一准前來。不必在此久候。方把少牧腰帶上掛的一隻表袋。連袋連表。一齊取在手中。說聲停回你來拿罷。含笑而去。少牧討還不及。祇能且自由他。幼安正與志和擗拳。少甫與洽之講話。多沒瞧見楚雲拿甚東西。見他獨自一人去了。並不逼着少牧同行。彼此都甚放心。要等席散之後。大家檢點行裝。并令守愚明早將行李挑至棧內。一同下船。便當些兒。怎知道少牧斷了如玉。忽又留戀楚雲。依舊動不得身。正是

孽債不曾清綺障。

情緣那許斷花天。

要知少牧怎樣。又留戀楚雲。散席後到楚雲院中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露命書有心籠絡

滯歸裝無術挽回

話說聚豐園將次散席。巫楚雲取了少牧腰間掛的表袋而去。幼安等並沒覺察。祇認做楚雲走了。很是放心。等到檯面已散。幼安少甫。要回集賢里收拾箱籠物件。端整明天發到長發棧去。一早下船。錢守愚也叫他回棧收拾。少甫囑付他。明天不可再如前次一般。潮水已平。人還沒有回棧。并問他船隻可會叫好。少牧回說。船是棧房裏帳房經手叫的。就停在棧門前水橋左邊。幼安等遂各分手別去。衆人也要散

了志和洽之。一一謝過。與各人一同出門。共回觀盛里去。我且不说。祇說少枚因收下來的公分帳沒有結算。與逢辰兩個等衆人去後。算一算每人四塊洋錢。二十四個人。一共九十六塊。開消了鬚兒戲連點戲。加官在內二十二塊洋錢。另加外串三齣。賞給後場人等。每齣二元。一共二十八元。聚豐園正菜四席。每席八元。三十二元。代給馬夫、車夫、轎飯帳每名兩角。共洋四元有零。言茂源紹酒洋五元有零。堂信堂彩連局茶洋五元有零。總共計洋七十五元左右。尚餘洋二十一元。逢辰要留他起來買些東西。分作三起。替志和洽之賞給外串的金菊仙、花四寶、金小桃三人。其實暗地裏欲圖乾沒。少枚不肯。說各人串戲。各人多有客人的交情。主人家不必送甚東西。何況廿一塊錢。買些什麼。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今天串戲的人。內中金菊仙的姊妹。他是不在生意上的。白煩他說不過去。不如把二十塊錢。明早叫車夫送到他的船上。給他買朶花戴。尚有一塊。給了跟來的大姐。豈不甚好。逢辰見說得有禮。不敢再起私心。祇得將洋如數交與少枚的車夫。叫他明天一准送去。一言說過不提。二人把公分算楚。逢辰今夜觀盛里沒有事。自然回家睡覺。少枚出了聚豐園。又想回棧。又想到久安里去。心頭無主。後來忽然想起楚雲取去的那隻表袋。袋裏頭有一篇行李細帳。兩個衣箱上的鑰匙。六塊洋錢現洋。十數個角子小洋。二十多塊錢鈔票。洋錢鈔票沒甚要緊。倒是這篇行李細帳與衣箱上的鑰匙。明天動起身來。斷斷少他不得。怎能不去取他。因此在聚豐園門口。站了片時。看車夫拖過包車。坐將上去。吩咐他先到久安里。然後回棧。車夫不敢違拗。拖至久安里口。停車。少枚叫把車子停在天仙戲園門首空地。上邊自己走入弄中。他從東首進去。須先走過如玉門口。暗暗歎了口氣。頭也不回。一脚來到楚雲院內。見房門口門帘低掛。曉得房中有客。站住了脚。那跟楚雲的小大姐。就是夏天在晒檯上與如玉身邊小大姐相罵的阿巧。耳朶甚靈。脚步又快。聽得相幫喊聲。客人連忙奔出房來。見是少枚。一手將他拉住。說：「少對不住你。後房去暫坐。」

一坐。少枚口中雖說不要了罷。那兩隻腳跟着阿巧。往裏就走。原來楚雲這一節。是兩間正房。一個後房。那兩間正房。是一間堂樓。一間前後雙夾廂的大樓。祇因這樓面大了。開間又深。故把後夾廂闌了一間。後房。這前房還寬舒得很。少枚被阿巧一把拉到後房坐下。那前房裏的客人。聽得後房又有客來。與楚雲說。不要使你爲難。起身去了。少枚暗想。好一個體己人兒。祇恨堂樓上尚有客人。照例應該請他到裏房來坐。自己到堂樓上去。誰知裏房的客人去後。堂樓上的楚雲不去知會。却叫阿娥姐跑到後房中來。說請二少前房去坐。少枚詫異道。堂樓上還有客人。爲甚不先去請他。却來請我。阿娥姐搖頭道。你莫管他。裏邊去坐是了。堂樓上的。由他坐在堂樓上邊。要你費心怎的。少枚暗喜。這是楚雲另眼相看。當我是一個上等客人。故把正房間讓給我。不請別人進來。到底是相交久了。有些意思。笑微微與阿娥阿巧一同進去。見楚雲在房。含笑相迎道。二少。我想不到這個地方。却還請得到你。今天你怎麼當真會來。少枚沒話回他。祇得隨口答道。你說有甚閒話。要告訴我。故我特地來的。楚雲把眼睛向少枚臉上一細。一瞧。道。祇怕不見得罷。倘然真爲了這一句話。怎麼五月裏我差人請了你十四五次。自己又寫過一封信來。你連回信也沒有給我一個。莫說請到你人。阿娥姐在旁笑道。這就叫做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二少。另有了心上的人。自然想不到你。如今他心上人變了心了。自然又想起你來。阿巧一手拿了一隻茶杯。一手拿着一枝煙袋。站在牀面前。也含笑說道。你們祇顧說話。不叫二少坐下。難道不怕腳蹠痠麼。楚雲看少枚真個立在牀前。還沒有坐。撲嗤一笑。輕輕把他衣服一拖道。就在牀上坐一坐罷。這牀你睡也睡過。並沒有甚尖刀戳你。呆呆的站着做甚。少枚被他一拖。那身體軟綿綿的。當真就在牀沿上坐了下去。楚雲也在夾肩一坐。阿巧把茶杯放在牀面前。梳妝檯上。遞過水煙袋來裝煙。阿娥姐到堂樓房間裏去了。楚雲把阿巧的煙袋接過。自己替少枚來裝。吩咐阿巧也到堂樓上去。少枚不要楚雲裝煙。伸手接過來。

自吸。楚雲不肯。一定要裝。說當初並不是沒有裝過。難道三個多月不來。連我的手都髒了。裝筒煙也不中你的意見。少教聽他這樣說話。不好再說。祇得吸了兩筒。回說不要吸了。叫把煙袋放下。楚雲假意噴道。人家裝煙你吸。你吸好了。也不問人家一聲。可要吸煙。裝還人家一筒兩筒。真不講理。少教聽了。真個把煙袋接來。裝與楚雲吸煙。楚雲也不推辭。一連吸了十一二筒。燒完了兩個紙煤。少教問他可還要。楚雲道。你心上願意再給我吸。再裝幾筒。不願意不裝也好。少教道。裝幾筒煙。有甚願意不願意的。待我再裝你吸。就是楚雲道。你說有甚願意不願意。願意的時候。莫說裝煙。連要剗一個心。多像肯的。不願意起來。祇怕叫你到房裏來說一句話。也是勉強。想起來真是令人好氣。少教道。我不願意。今天也不來了。你有甚話。儘管與我說。知生什麼氣。楚雲道。我氣的不是今天。乃是五月裏的事情。我問你為甚絕跡不來。若是換了別人。今天你再到這裏。那一個再來睬你。說了這句。微微嘆口氣道。我却不是這樣的人。祇要你真能够回心向我。那有不把真心待你的道理。却不可如風吹楊柳一般。今兒吹在這邊。緩了三五天。又吹到那一邊去。那可說不去了。少教道。你的話我多知道。說來說去。無非是怪我做了如玉。你這邊沒有來過。如玉這不是人的。叫你不要提他。你為甚偏要說起。况且我明天決定要回蘇州去了。就算我是枝風吹楊柳。明天的風。却也吹不到那一邊去。楚雲聽罷。把水煙筒一推道。你明天真個就要去麼。我這煙不要吸了。你回棧房收拾行李去罷。到這裏來做甚。少教看他發恨。心上很不自然。把水煙袋放下。息了紙煤。附着他的耳朵說道。我出門了半年多了。自然終要回去。你要發恨怎的。楚雲道。那個叫你不要回去。不過你好久沒來。今夜不來叫局。我也死心塌地的了。偏偏又叫起一個局來。弄得人心上邊死去活來。指望著再聚幾時。却又明天就要動身。你想令人惱是不惱。少教道。因我明天就要動身。犯不着開甚簿面。去叫生局。故來叫你。你在檯面上說。有甚說話。要告訴我。我纔來的。明天雖然定要回蘇。

今天究竟還沒有動身。你到底有什麼說話。今夜儘可說與我聽。楚雲道：叫你來，自然有話。但我先要問你。今天可要回棧。若是要回棧去的，趁早快去。不要耽誤了你工夫。若要明早動身，今夜可以不必回去。就在這裏住宿。我纔與你講話。少牧躊躇半晌道：今夜不回棧去，也沒有什麼不可的事。但你方纔拿來的那隻表袋，現在那裏。袋裏頭有一篇行李細賬，兩個衣箱上的鑰匙，你可取來。待我交與車夫。叫他先自回去收拾。明天一早，我回棧房動身不遲。楚雲聞言笑道：你要那表袋麼。就在這妝檯內抽斗裏頭，你自己拿去。少牧點頭答應。卽在牀沿上挽手過去，把妝檯抽斗抽開，果見表袋放在口頭。將袋取出，細細一檢，般般不少。祇少了一篇行李清單。問楚雲那裏去了。楚雲道：你又沒有交代過我。袋裏頭有這要緊東西，叫我那裏得知。少牧道：好妹妹，你休與我作耍。沒有了這張單子，叫我明天行李下船，茫無頭緒。如何是好。楚雲道：誰與你作耍。我真沒有知道。或者你並不放在袋中，另在別的地方。少牧道：別的地方，怎得放去。一定在這袋內。你當真沒有瞧見。諒是你拿回來的時候，遺失掉了。這便怎處。楚雲道：失掉了，可能再寫一張。難道你自己的行李，記不出麼。少牧道：再寫一張，有甚不可。怎奈我這單子上面，不但是我一個人的東西。連少甫、幼安、守愚三人的物件，多在上邊。明天先要把三個人發到棧房裏的行李，照單檢點過了，方纔連我自己行李，一同下船。如今失掉此單，祇怕要受三個人的抱怨。楚雲格支笑道：怪不得你的行李甚多。原來是四個人併在一處，纔寫了這一大篇兒。少牧聽他露出口風，知道這單子必定被他匿起。子妹妹萬妹妹的央求他道：這單子你到底見過的，究竟放在那裏。你快拿來給我。我好待我交代車夫回去。明天早上，少甫等發行行李來時，替我料理一切。我好安心安意的住在這裏。晚些回棧不妨。祇要潮水沒退，若把這單子失去，說不得要一早回去。遲了不便。楚雲道：給了你的單子，明天你可幾點鐘回棧。少牧道：有了單子，十一二點鐘回去不遲。楚雲始笑，遂顏開的道：既然如此，近在眼前，你自

己好好去尋。終在這房間裏頭。不見得到了別地方去。少牧要楚雲拿了出來。免得找尋。楚雲執意不肯。祇得就從抽斗裏起。子細搜尋。楚雲祇顧格支格支的笑。少牧把四個抽斗一齊尋到。多沒看見。又問楚雲。楚雲仍笑個不住。少牧認做在他身畔。回身向他身上來搜。楚雲笑道。我又不是個賊。偷了你的東西。放在身上。你搜什麼。少牧不依。一定要搜。楚雲一頭含笑。一頭自己把衣服解開。從罩衫起解至小衫。依舊沒些蹤影。少牧怕他受寒。反替他扣鈕好。連說休得如此。不要冒了風寒。口裏頭這樣的說。那魂靈因解衣時幾露酥胸。不因不由的。又被楚雲勾上身去。比了勾魂鬼使還快。少牧替楚雲鈕好衣服。呆了片時。又問單子。究在那裏。累人這樣苦尋。楚雲仍說近在目前。少牧看妝檯上放着一座紅木洋鏡。暗想不要在洋鏡抽屜之中。婦女最喜歡把要緊東西。放在這個裏頭。因又走至檯旁。舉手把洋鏡上的紅木抽絲筆梗門拉開。現出四隻小小抽屜。兩淺一深。一隻大的。那大的藏放梳篋。不必尋他。先把淺的兩隻抽開。也沒有見。又抽深的那隻。祇見一疊有兩張字紙。上面的正是行李清單。底下一張有銀硃圈點。好像是張命書。因一齊取了出來。楚雲看見。夾手要搶。奈已不及。少牧急喚車夫進房。把鑰匙并單子交給與他。叫他拖了車子回去。又說明天一早。大少爺等行李到棧。可照單子上檢點收下。等我回棧。一同發下船去。如問我昨夜可在棧中。你說住在棧裏。一早到街上去的。就要回來。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裏。車夫怎敢多言。諾諾連聲而去。少牧打發車夫走了。方把那張濃圈密點的東西。拆開細細觀看。楚雲尙要來搶。少牧把手格開。祇見上寫着。

右造二十歲。三月初二酉時。

果然是張命書。因又看四柱。是

癸未。丙辰。壬午。

己酉。

五行藏木。

次看行運。是

九歲丁巳。

十九歲午。

廿九己未。

三十九歲庚申。

四十九歲辛酉。

五十九歲壬戌。

再看評語。是

坤造壬午日元祿馬同鄉。更兼月日拱貴。財旺生官。時上官星獨透。書云。一官一貴。烏雲兩鬢擁金冠。以此推之。真貴造也。所惜年月相刑。難免早年清苦。初運丁癸。正冲財源被劫。恐防椿樹早凋。須見重晦可解。十四歲交進己火。正是拱貴填實。書又云。拱祿拱貴。填實則凶。是此五年之中。定卜椿萱萎謝。且種種否塞。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墮溷飄茵。職是故耳。刻交戊土。偏官逢財。財官雙美。大有出水火而登衽席之象。當得貴人提拔。詩詠好逑。廿五歲交入午火。正財大運。一路滔滔。更有片帆遇順風。舟利不得泊之勢。從此夫榮子貴。後福靡涯。壽元六十五。有阻延過再推。

少牧看畢。暗讚好個由苦得甘的貴命。又看底下邊。尚有兩小行流年附批道。  
本歲流年。比肩主事。解神月空。弔照龍德。紫微守限。諸事皆利。秋冬見喜最吉。早恐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也。

末後。又有一行小字。是

長夏無聊。偶遊楚雲校書莊閣。校書知予善子平術。出入字索推。占此以驗後日。校書勉之。將來未可量也。

居易生并識。

少牧看了又看。暗想原來是客人與他算的。並不是江湖術士。倘使八字果真。此人後貴難言。命書中的評語。未來事且慢說他。已往事可算得句句應驗。況且流年内結句說。秋冬見喜最吉。早恐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三句。分明道着夏間他一意從良。奈我忽然中變的事。正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看來這算命

客人真個有些靈驗。但不知是何等樣人。何妨問個明白。因詢楚雲此人是誰。楚雲答道。此人浙江人氏。向在欽天監當差。今春請假出京修墓。路過上海。乃是個客人的朋友。不但算命甚靈。并能替人看相。真個是一見便明。善斷吉凶禍福。六月裏與客人到這裏飲酒。他在席上看見了我。說我此時雖墮烟花。久後必嫁個如意郎君。一身富貴不小。又說嫁人即在目前。春末夏初。喜星早應動過。不過是時候未到。不免落空。我因他說得有些意思。又被客人再三慫恿。說他算得好命。故把八字給他推算。他明天就送了這一張命書過來。我忽忽的看了一遍。就放在這洋鏡抽斗裏頭。將來準與不準。也不在我的心上。今天不料被你瞧見。你可不能出去多說。說了我一定不依。少牧道。這却爲何。楚雲把眼睛一眇道。你不想想人家多曉得我今年是幾歲麼。怎能說得出去。少牧道。不錯不錯。我一直曉得你是十八歲。這命書怎的廿歲。楚雲道。皆因這個緣故。曉得我二十歲的。向來並沒有人。自從算了這命。做我的那個客人。與這算命的。自然瞞不掉他。好得這兩個多是過路客人。此刻多已外路去了。上海仍舊沒人知道。如今被你看見命書。自然又瞞不得你。旁人面前。却不許你多嘴多舌。人家說我年紀尚且要瞞。別的事情。信我不來。其實瞞年紀。是做妓女最惡的惡習。也是一件無可奈何的難事。若然預先不瞞去三歲兩歲。一到二十以外。倘沒嫁人。遇了多嫌些的客人。就要說年紀大了。再過三年兩年。一到廿四五歲。更要說是老蟹。所以這三兩歲光陰。男子不甚覺得。婦女却甚是要緊。少牧點頭道。原來爲此。你的話果然不錯。但想做妓女的。在堂子裏。終不是件了局的事。與其在客人面前遮瞞年紀。預備着人老珠黃。何不早早嫁了個人。那時一過了門。莫說二十以外。就是到五六十歲。也不見得娶他回去的人。嫌他年老。退了出來。你們爲甚想不到這個念頭。楚雲聞言。冷笑道。嫁人談何容易。那是要兩相情願。一個肯嫁。一個肯娶。方纔成得事來。譬如端節裏。我已千願萬願嫁你。你也要娶我的了。後來爲我做了少安。你忽然又變了心腸。至今



我這吃這碗飯。沒有出頭。叫我怎麼逢人便問。你們那一個要娶我回去。我今年已二十歲了。急急的要趁早嫁人。須知道妓女裏頭。究竟情願從良的多。祇是從良一事。真個是難上加難。你也不替我子細想想。少牧聽罷。正要再往下說。祇見阿娥姐進房對楚雲道。客堂房裏的客人。他要去了。你出去一次。再進來罷。楚雲細眉道。他要去。祇管便去。本來坐在這裏做甚。偏偏還要討人的債。要人送他。說完這幾句話。在牀沿上站起身來。對少牧道。你真要去。我還有話問你。待我送了客人出去。就來看他移動蓮鈎。步出外房而去。約有四五分鐘。聲息全無。少牧正有些懷疑。聽得楚雲嚶嚶鶯鶯聲。說聲慢去。又說你明天再來。那客人應了兩聲。餘話一句沒有。聽他下樓去了。楚雲回進房來。少牧問出去的是什麼人。爲甚好一刻。大家沒有話說。楚雲道。你要提起這客人。乃是新近做的。吃過一個雙檯。叫過七八個局。好個痴心妄想的人。就想轉人家的念頭。我想我那有這樣容易。今天他本來不去的了。因你坐在裏房。我好久沒有出去陪他。激起氣來。纔說要去。我到外面送他。他又咬着我的耳朵。問裏房是誰。怎的這樣要好。今天可是不去了。不由聽我生了生氣。回說他裏房是個恩客。今天當真不去。你便怎樣。那人收了沒趣。沒有話了。好像天打木頭人一般的。又坐了這一刻兒。方纔滾了出去。說起來真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少牧道。這人這樣出去。明天祇恐不見得再來的了。我是個將快動身的人。何苦爲了我。趕斷人家。楚雲道。他明天不來。我就餓死了麼。靠了一個客人。就是一個月能花一萬八千。也靠不了他一世。何況是個不肯花錢的人。從此不來也罷。怎在我的心上。少牧道。近來我也好久沒有花過錢了。你怎的還沒有忘記我。楚雲把粉臉向少牧臉上一恨道。你怎能與這種人比。就使你一百個月不來。我心坎上也總有個你。少牧此時神魂飄蕩。瞧瞧自鳴鐘。不知不覺一點多了。叫阿娥姐開了一盞煙燈。睡到烟炕上去。要楚雲裝煙。楚雲一連裝了五筒。問少牧好久不來。這東西可是在如玉那邊上了癮了。少牧道。隨時吸他幾

口還沒上癮。楚雲道：「既還沒有上癮，那是很好的事。我不許你吸了。早些睡罷。明天你要動身。少枚回稱使得。阿娥姐遂把煙燈吹滅。又把保險燈也吹息了。閉上房門。與阿巧並粗做娘姨。一同出去。楚雲少枚解衣上牀。正是初交不如久別。這一夜說不盡千般恩愛。萬種綢繆。楚雲又在枕上。把立意嫁人。要叫少枚重踐前言。娶他回去的話。說了又說。祇弄得少枚重纏綺障。又入迷途。莫說明天不想動身。反連少甫幼安等幾個正經些的朋友。連面多不要見他起來。這一次比初做楚雲。更要留戀幾分。那情魔深到一個極處。日後若有些定讞。幾乎回不轉頭。跳不出這迷魂陣去。當時却急壞了少甫幼安二人。一個是同胞弟兄。情關手足。一個是要好朋友。誼重金蘭。自從隔夜在聚豐園與少枚分手之後。回至李公館中。認做這一番定要回去。連夜把行李端整。一到明朝早上。先差李貴叫了兩部小車。送至長發棧。去自己吃過早膳。別了子靖。趕緊動身。子靖一定要送二人下船。喚了三部東洋車子。一同來到長發棧中。豈知進得棧房。少枚房裏頭。靜悄悄的。祇有車夫在彼。行李堆了一地。多是集賢里車來的東西。少枚的還沒收拾。錢守愚的也沒送來。少甫急問車夫。二少爺到那裏去了。錢老爺可曾來過。車夫回說：「二少爺昨夜回棧。因身子困倦。上牀便睡。今天一早起來。不知那裏去的。諒必就要回來。錢老爺並沒來過。幼安呆了片時。附着少甫的耳朵說道：「二弟不要昨夜聚豐園出來之後。又到巫楚雲家去了。沒有回棧。這便如何是好。少甫道：「車夫纔說昨夜回來。早間出去。祇恐未必在楚雲那邊。幼安道：「車夫的話。如何信得。他們祇要主人天天在堂子裏吃酒。和每天有轎飯帳到手。節上又有草鞋洋錢。開消局帳的腳錢。故此十個有十一個幫着主人。向人撒謊。況且這個車夫。二弟一動身。就不用他了。更巴不得他在上海多住一日。多吃一日的飯。斷斷信不得他。我看還叫他快到久安里尋去。趁早尋得人來。尚可動身。不然。又要走不成了。少甫聽言之有理。因叫車夫立刻去尋。車夫無奈。祇得奔至久安里去。不料被阿娥姐在房門口

一把攔住。說二少還沒起身。不便驚動。叫他在外邊相等。約有一點多鐘。少牧方纔睡醒。喚他進房。問此刻有幾點鐘了。大少爺與謝大少爺錢老爺。可會到棧。說些什麼。車夫道。此刻差不多已有十一點。大少爺與謝大少爺。十點鐘已經到棧。問起二少爺那裏去了。昨夜可會回棧。我說昨天回棧。今早出去。大約立刻回來。大少爺並沒疑心。謝大少爺看他有些不甚相信。與大少爺咬着耳朵。說了許多的話。大少爺就叫我來尋。錢老爺還沒有來。李老爺却在棧裏送行。少牧聽了這番言語。在牀上坐起來道。怎麼已是十一點了。大少爺差你來尋。待我馬上起來。楚雲在牀上說道。你慌怎的。今天來不及動身。難道明天沒有日子。他們如果今天要走。由他們今天走去。你與大少爺。不過是個弟兄。姓謝的不過是個朋友罷了。又不是合穿袴子合吃飯的。你昨天睡得這樣夜深。這時候何苦起來。我看快叫車夫回去。祇說沒有尋見。由他們馬上動身也罷。不動身也罷。他們當你是人。等得及自然等你。等不及你。一定要跟着他們做甚。口說着話。伸手把少牧一扯。又將他扯下被去。少牧此時。陷溺已深。聽了楚雲的話。自己做得不得。果然又伏伏貼貼的睡了下去。車夫在牀前候了片時。楚雲催他回棧。叫他一確說尋不見。二少爺不知那裏去了。少牧拗不過楚雲。也叫車夫回去。照此回覆他們。車夫始唯唯而去。將尋不見主人的話。向少甫幼安子靖告知。并說不但久安里並沒在彼。凡是不時常去的別處地方。都曾找過。故此回來甚遲。三人聽了。又是納悶。又是詫異。其時已是十二點了。船家上岸來催。平載三與鳳鳴岐能聘飛。多來送行。錢守愚却也不知何故。沒有到來。幼安要叫車夫到滿庭芳街旅安小客棧去催他。平載三忽失驚道。錢家老叔。不是昨天約的。今天一塊兒回蘇州麼。不知爲了什麼事情。有人來說昨夜被巡捕房關了進去。今天解到公堂審問去了。怎的你們沒有知道。少甫等聞言大駭。當下差人要到新衙門去打聽下落。正是

是非叢裏招災易。

熱鬧場中撒手難。

要知錢守愚鬧了甚事。少救幾時回來。少甫幼安動得身否。再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姚景桓大鬧東尚仁

溫生甫被圍南兆貴

話說少甫幼安與少救守愚訂期回蘇。約定在長發棧動身下船。不料這日少救不見。連守愚也不知那裏去了。正要差車夫去尋。平戟三說起他隔夜聚豐園散席出來。不知爲了何事。闖進捕房。今早解往公堂審訊。少甫幼安聽了。大吃一驚。暗想守愚雖然有些鄉氣。却不是個鬧禍的人。爲甚犯出案來。莫非又是會香里的餘波未息。或者當夜多吃了酒。常言說得好。酒能亂性。又說酒是色媒人。不要一個人東撞西撞。撞到人家公館裏去。上海地方。是一時間看不出青紅皂白的。他把公館認做也是頑耍所在。故被公館裏人扭交巡捕。解送公堂。問他個夤夜入人家。非姦卽盜的罪名。那可冤枉不小。必須差個人到新衙門去問個下落。應該怎樣替他打幹。保他出來纔是。因與子靖說知。要與李貴到衙門前去。問個信兒。他與公門中人。熟悉些些。子靖滿口答應。叫少救的車夫。到公館裏。把李貴喚來。說明情節。叫他速去。速來。不可耽擱。李貴諾諾連聲而去。不多一刻。祇見他同了守愚回來。衆人多說李貴辦事能幹。爭問到底爲了甚麼案情。原來守愚隔夜。在聚豐園出來。因到滿庭芳街。並沒多路。不坐車子。從麥家園步行回棧。走到寶善街轉灣。忽然內急起來。揀個沒有店面的牆腳底下。站定身軀。擦衣小便。誰知工部局定章。凡是熱鬧街上。不論黃昏白晝。都不許人任意便溺。當時來了一個暗差巡捕。將守愚一把扭住。說他違章。要他到捕房裏去。守愚不知租界章程。又因吃了些酒。有些酒意。不但不肯跟着他走。反口出惡言。說這地方。我不時在此小便。干你甚事。致被巡捕扭住髮辮。拘進捕房。守愚一路之上。尚還自言自語。執定這牆腳底下。爲甚不許小便。及至到了捕房。捕頭念他鄉愚。把不准小便的向章說知。本來罰了三角洋錢。就可出來的了。奈他這一夜。又巧巧的身無半文。因在捕房裏押了一宵。直到明早九點鐘。解送公堂。

請會審官當堂訊斷。守愚到得堂上。認做這官司開得大了。不知怎樣判法。祇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幸虧中西官也見他是個鄉愚。十分原諒。仍判罰洋三角。繳釋了案。守愚好似得了恩赦一般。跟了差役下堂。苦的是身畔無錢。必須覓一個人。寄信到棧房裏去。恰好李貴到來問信。守愚恍如得見親人。一把拉住李貴的手。把始末根由告知。央他到棧房取錢。李貴知案已斷結。乃是一樁極小的事情。況又祇罰得三角洋錢。自己身旁現有。何須棧房去取。即替守愚當場付給。并開消了幾個差錢。遂帶着他一同出來。因衆人多在長發棧中。故而不回旅安棧去。同到長發棧。見過衆人。李貴好向主人面前消這個差。少甫幼安知道守愚爲的是小便違章。並沒大事。大家方始放心。少甫向李貴說聲辛苦你了。墊付的錢。可與錢老爺同到棧房去取。順便把行李發來下船。天已不早。船家催過第三次了。守愚道：你們行李。諒來多已舒齊。我却昨夜沒有回去。一時間收拾起來。怎來得及。又問少敝如何不見。幼安躡躑道：少敝不知那裏去了。四處尋不到他。你的行李。又沒端整。潮水又將要落枯。看來今日怎樣動身。我們還須計議計議。少甫道：照你說來。難道今天不去不成。幼安道：今天能去。自然最好。但你我二人倘動了身。留下錢家老叔與敝弟在此。知他們幾時回來。我們此次到上海來。爲的是要與敝弟一同回蘇。如今敝弟仍沒回去。反把錢家老叔留在上海。倘然再有甚會香里等的意外事情。不是頑的。你我如何交代。我想急事慢行。今天真走不來。祇得緩他一天。明天動身也罷。你我的行李。既經發來。不必再回集賢里去。就在棧中暫宿一宵。等候敝弟回來。錢家老叔的行李。今天不必舉動。仍在旅安棧再住一夜。明天再說。船家再來催時。認定包他船錢。叫他明日開船。你想好不好。少甫皺着眉頭。想了片時。因幼安說得不錯。祇得聽從他的主意。決定今天不走。且待來朝。船家說明包他船錢。守愚自回旅安棧去。送行的李子靖平載三鳳鳴。蛟熊聘飛。見少甫等不動身了。坐了一回分道而歸。少甫幼安這夜住在長發。

棧中守候少敘回來。那知候到晚上。音信毫無。二人心中好不詫異。盤問車夫。依舊是沒甚口風。幼安決定疑心他在巫楚雲家。故此吃過夜膳。與少甫一同到久安里去找尋。見裏房外房的門窗。一齊放下。分明有客在內。動問娘姨大姐。二少在那個房中。娘姨大姐。異口同聲的多說並沒來過。二人不好闖進房去。祇得退了出來。想少敘與治之志和逢辰三個。平日最是要好。治之志和新近娶了豔香媚香。不見得每夜出來。逢辰諒在花小蘭家。何不去尋見了他。問問下落。或者曉得也未可知。故而出了巫家。又到東向仁里去尋找逢辰。誰知逢辰也不在彼。幼安見桌子上有一張姚景桓的請客票兒。請逢辰到冠羣芳家喫酒。問阿素可知去是不去。阿素道。逢辰正到那裏去的。局還沒有來叫。諒來尚未坐席。幼安恐少敘也在那裏。又與少甫一同尋到冠羣芳家。那冠羣芳在東向仁口。與花小蘭祇隔得半條弄堂。不多數步。早已到了。二人移步進院。但聽得樓上人聲嘈雜。好像有人在那裏鬪口。幼安站住了脚。欲待不上樓去。豈知被相幫在樓梯下高喊了一聲。客人上來。不便重新退下。祇得勉強上去。樓上共有三個房間。那些娘姨大姐。哄至樓梯口來。問到那一個房裏去的。幼安說到冠羣芳房裏尋姚大少。內中有個娘姨。說兩位大少。來得正好。姚大少在房中。大發脾氣。難爲你們二位。快進去勸勸他罷。少甫道。姚大少發甚脾氣。娘姨道。一言難盡。你們見了他。自然曉得。二人尙欲動問。那娘姨在隔房喊聲。姚大少有客人尋你。姚景桓把門窗一啟。迎出房來。只見幼安少甫。一手一個拉進房去。說你們二位。請也請不到的。今天怎麼會來。樓下可還有甚朋友。一齊請他上來。我今天要與隔房的那個雜種。併上一併。二人不知就裏。問景桓隔房是誰。爲了何事。與他相併。景桓道。說也笑話。隔房的那個雜種。索性我們不認得的。倒也罷了。偏偏却又是個熟人。他不該昨天在席上見了羣芳。今天就來叫局喫酒。剪我的邊。佔住了一間正房。不肯讓入。我說要進去碰和。他也說要碰和。我說要擺雙檯請客。他更說要擺起雙雙檯來。你想惱是不惱。幼安

道。他雙雙棧可會擺過。這人到底是那一箇。景桓道。雙雙棧許他擺麼。這人就是昨天聚豐園公分也在裏頭的包龍光。他本來做惠秀里花金寶。東公和里萬金花的。與羣芳並不相識。就在昨天的檯面上見了一次。好個不要臉恥的人。今天在一品香叫了個局。就與做兆富里金寶珍。小桃源花金珠的朱桓吉。兩個一同來打茶圍。那時羣芳轉局去了。沒有回來。房間裏人沒見過這兩個雜種。問他是誰。兩個雜種說房間裏不認得人。輕慢了他。發起標來。彎了舌頭。鬧個不了。直到羣芳回來。好容易勸住了他。那時我也來了。聽說兩個雜種在房。多是認得的人。本想跑進去的。因見他們豎起着兩張殺臉。好似凶煞一般。心上生了些氣。沒有進房。就在這裏坐下。埋怨羣芳。今天姓包的來叫局。不應該去貪他甚麼。西幫客人。羣芳說姓包的第一個局。去的時候。並不知道是他叫的。及至到了檯面。見他與我認識。本不想坐下去。回答他一幫裏不能做兩戶客人。包龍光瞧羣芳站在門口。不走進來。把手招招。誑說是我薦與他的。并說我也立刻要到檯面上來。羣芳纔勉強進去坐下。後見我並沒有到。唱了一支曲子就走。羣芳走了。他們也就淡了過來。佔住房間不讓。想起來。真個又是可笑可恨。幼安道。羣芳存心不做這姓包的。雖說第一個局。不曉得是他所叫。但不知局票上寫的姓甚。景桓道。局票上寫的包字。那却不能錯怪羣芳。因他本有一戶姓包的客人。防不到是這雜種。幼安微笑不言。少甫道。你在外房。包龍光在裏房。他可曉得你在這裏。景桓道。起初沒有知道。後來就曉得了。他也不請我到裏房去坐。反在裏頭大言不慚。賣弄他在萬金花那裏。怎樣花錢。花金寶待他怎樣要好。宋桓吉更幫着他說出許多大話。我聽得有些不耐煩了。因與羣芳說知。要邀客人碰和。想把這兩個雜種趕掉。豈知羣芳進去說了他們。與我過不過去。也要碰起和來。我纔要擺雙棧。他們要擺雙雙棧。與我鬪氣。是我心下不平。隔房間說了幾句。大家本是認識的人。何苦長洲不讓吳縣。那兩個雜種。反在房中大笑。說什麼頑耍的地方。誰有錢。誰做大哥。那一個肯讓

着人家。我纔發起火來。他擺雙雙檯。我想擺一個四雙檯。看他不肯讓我。祇苦客人不多。正在這裏沒有法兒。少甫笑道。四雙檯房間裏怎擺得下。景桓道。四雙檯共是八檯。我想祇要擺一檯酒。邀了八個朋友。上菜時。每人面前各上一碗。那就是八檯菜了。有甚擺他不下。幼安少甫聽了。知道景桓這種行爲。分明是與銀錢鬪氣。糊塗到一個極處。犯不着與他再說什麼。祇好任憑於他。不過進來的原意。因爲要尋少枚來的。少枚却仍不在這裏。連逢辰也沒有見他。何苦在此兜搭。因各打個暗號。動身要走。景桓那裏肯放。問二人現欲何往。二人把來意告知。說要出去再尋少枚。景桓大喜道。少枚祇怕就要來了。我因知道他昨天住在楚雲那邊。沒有動身。此刻差相幫去請。沒有請到。回稱不在那裏。故央逢辰親自去了。不久便來。你們儘可在此等他。幼安聽見少枚昨夜果然住在楚雲房中。此刻與少甫去尋。回說並沒有來。相幫的拿請客票去。也說不在那裏。明明是被楚雲吃住。不許出門。那有不在房中的道理。除了逢辰去請他們二人要好。楚雲曉得。或者令他見面。放他出來。否則休想找得見他。祇能在這裏等候他來。大家勸他回去。不可失此機會。因與少甫耳語片時。答應景桓不去。景桓遂寫催客票。叫相幫催康伯度。大拉斯。經營之。鄧子通。溫生甫。諸人。治之志和。曉得今天並沒出外。并且與包宋二人有些交情。來了不便。不去請他。不多時。伯度。大拉斯。營之子通。到了。逢辰也隨後進來。少枚依然不見。幼安少甫。急問少枚。爲甚不來。逢辰道。少枚與楚雲阿娥姐。阿巧四個人挖花。一時請不到他。說須挖完了兩圈花纔來。二人聽少枚被楚雲迷到個寸步不離。心中好不納悶。景桓見房中已有少甫。幼安。伯度。營之子通。大拉斯。逢辰。連自己八個人了。祇有生甫與少枚未來。催問羣芳裏房怎樣。我們客已到齊。就要擺檯面了。快教他們出去。羣芳答應進內。少頃退了出來。皺着眉頭說道。裏房有了四個客人。說要擺十六檯酒。房間斷不肯讓我。央懇了好一回兒。叫他們明天來。照應我罷。他們執意不肯。這便怎樣纔好。景桓跳起來道。他們擺十六



棧。我何妨擺三十二棧。房間一定要他讓我。逢辰見愈鬧愈不是了。因勸景桓息怒道。包龍光是個西幫客人。西幫裏吃酒叫局。是開在公棧上。東家海氣的。今天你擺三十二棧。他也不見得低你的頭。說下去一定照樣。不過西幫裏有個規矩。不能在外面過夜。一到十二點鐘。必定就要歸號。此刻已將快十一點了。我們何妨再耐片時。看他們擺過了十六棧酒。以後怎樣。景桓不依道。我做的相好。容得那班野蠻來撒野麼。管他十一點鐘十二點鐘。我馬上就要進房擺酒。他們當真不走。我們何妨衝將進去。怕他則甚。逢辰看景桓怒氣勃勃。不敢再言。羣芳見了這個形景。又驚又喜。驚的是房裏西幫客人。最是傲氣。不肯讓人。此事有些難以調排。喜的是做妓女的。正要客人這樣吃醋。纔肯花錢。當下一定神。對景桓道。你且再坐一坐。待我再進去說。看他又走進房去。約有半刻多鐘。裏房大鬧起來。說外頭擺三十二棧。咱們難道擺不起三十二棧。當場開消你們現錢。他要與咱們併包。也叫他打聽打聽。咱們在堂子裏。鬧得不耍鬧了。那一次佔了。下風。他想今天。要這房間。叫他休在那裏做夢。還是早些回去。樓着老婆睡覺。祇說得景桓在隔房中。火星直冒。大喝一聲。這還了得。把門帘用手一擱。擱下地來。搶步進房。看見龍光。動手就打。龍光沒有防備。吃了一驚。倒退數步。急忙躲過。惱了宋桓吉。動手來幫。賈逢辰與大拉斯聽裏房吵鬧。三脚兩步。趕了進來。逢辰想與羣芳把兩造勸住。大拉斯却又放出在顏如玉家。替少牧打房間的手。段。要想打起人來。伸出巨靈掌一般的那隻大手。照着宋桓吉臉上一掌。桓吉欲待還手。因看是個洋人。心上一慌。喊聲不好。拉着龍光往外便跑。旁邊還有兩個客人。見已鬧禍。也跟着龍光。一溜烟逃出房去。景桓見大拉斯得手。心中大快。高喝你們要逃到那裏去。進出房來。羣芳與房間裏的娘姨大姐。深恐打出事來不妙。大呼不要打人。驚動了合院中的妓女。相幫本家人等。一齊哄上樓來。宋桓吉已拉着龍光與兩個客人。奔下樓去。景桓不捨追趕下樓。大拉斯也趕了下來。直至追出院門。方由康伯度鄧子通經

營之等。令相幫竭力攔住。讓龍光等抱頭鼠竄而去。幼安少甫。並沒下樓。祇在房中樓窗上面。叫景桓休得這樣防的。是打到街面上去。遇見巡捕。扭送捕房。彼此有關體面。況且這件事。二人心上。大不爲然。景桓見龍光等四人已逃得個乾乾淨淨。心下好不舒服。重與大拉斯等上樓進房。好像在沙場上打了勝仗一般的十分威武。那總分付房間裏人。快快灑酒。羣芳問當真共擺幾檯。又說今天把包宋等人打走。明天他們倘來尋事。我們堂子裏。擔不起甚風火。這便怎樣。景桓道。明天他們不來便罷。倘來尋事。自然有我姓姚的替你擔當。酒已說過三十二檯。擺三十二檯是了。羣芳道。三十二檯酒。莫說廚房裏一時不及。就是到聚豐園。泰和館。去叫。此刻恐也沒有。諒是說說罷了。到底共擺幾檯。景桓想了一想。道。你現成的有幾檯擺幾檯罷。這酒錢我算三十二檯也好。羣芳道。吃幾檯酒。自然是幾檯的錢。那有多算你的規矩。我看今天先吃個雙雙檯。餘下的明後天再來吃罷。景桓道。今夜擺雙雙檯。像甚樣兒。你擺的儘管是雙雙檯。我開消你三十二檯酒錢。就是明後天再來擺酒。且待明後天再說。羣芳點點頭兒。曉得景桓是個戶頭客人。花錢不在乎的。他說吃四檯酒。開消三十二檯。一定不肯算三十一檯。真是樂得的一個樂事。因此不再往下說了。房間裏娘姨大姐。聽見有三十二檯下脚。這種客人。那裏去尋一個個眉花眼笑。端檯的端檯。撥凳的撥凳。鋪檯面布的鋪檯面布。頃刻間擺好一個雙檯格式。相幫端了四桌圓碟盆上來。檯上邊那裏擺得下他。景桓分付祇擺兩桌盆子。以後的菜。四碗一端。每桌兩碗。吃個暢快。相幫答應交代下去。娘姨起過手巾。衆人入席。大家叫局。也有叫兩個的。也有叫三四個的。祇有幼安少甫。每人祇叫了桂天香。花想容。一個。酒已半酣。少收終不見他到來。溫生甫也杳無消息。衆人正疑少收被楚雲吃住。生甫爲甚不見。忽然相幫的交上一張字條紙來。衆人認做請客。接來一看。祇見上寫着。

飛赴東尚仁里冠羣芳席上。速請

鄧子通大老爺。趕緊至南兆貴花小桃園。有要話面談。千祈速降。勿誤勿遲。至囑至囑。

生甫手條

衆人不解何事。動問子通。子通也莫明其妙。說方纔他與生甫一同到小桃那邊。小桃有些身子不快。故此坐不多時。看見景桓的請客票。馬上過來。生甫他睡在煙炕上。與小桃說話。我叫他一同到此。小桃的撫蓋娘小小姐。說有句要緊話兒。要問生甫。說過就來。我纔獨自一人來的。此刻有甚事情。想來不是吃酒。必定又是碰和。因怕我夜深不去。故意寫這張不倫不類的字條。其實小桃已不像是小先生。生甫不曉得可有交情。這幾天拚命花錢。莫不真有些兒癩了。但他既然有心來請。稍停。散了樓面。我自自然要去。分付回覆請客的馬上就來。那請客的在樓下說道。鄧大老爺。既在這裏。我家少爺說的。請與大老爺一同前去。我在此等一等罷。子通聽請客的不是相幫。乃是生甫自己的車夫。心上一呆。叫他上來問道。你主人半夜三更。爲了甚事。叫你來請。車夫道。主人爲了何事。我也沒有明白。此刻他本要自己來的。被小小姐與房間裏娘姨大姐。囑住身子。不許出來。纔寫了這張字條。叫我前來。子通更驚訝道。老鴛娘姨。如何圈起客來。此中事有蹊蹺。必須面問生甫。方能明白。因喚車夫下去。略等。自己催碗稀飯吃了。別過衆人要走。衆人也多散席。幼安少甫。明知少牧在巫楚雲家。尋去必不見面。祇得回棧。明天再說。康伯度大拉斯經營之。各自回家。賈逢辰因要過癮。假稱替景桓裝煙。吃了十幾口煙。方纔回去。景桓費了三十二樣菜錢。硬爭來的。這一間房。那夜自然不去的了。祇說鄧子通出了冠羣芳家。生甫的車夫。照着燈籠。來到花小桃園中。其時院門已閉。聽得裏面人聲嘈雜。鬧做一團。子通敲了半天的門。裏面沒人聽見。車夫伸起腳來。踢了兩下。方纔有人來開。子通問相幫的多在那裏。回說多在小桃先生房中。子通料定生甫出了什麼事情。且不與龜奴多說。走進房去。祇見生甫哭喪着臉。坐在湘妃榻上。小桃和衣睡在榻邊。並

沒睡着。却一句口也不開。小桃的娘小妹妹。指手畫腳。不知說些甚麼。娘姨大姐相幫人等。立了一房。多在那裏聽他。看見子通進房。始說一聲。鄧大少來了。各人紛紛散去。子通不知到底爲了何事。心中好生不解。生甫見子通進內。在湘妃榻上立起身來說。子通哥。你來了麼。我被他們纏得够了。你與我說句公道話罷。小桃也站了起來。叫了一聲大少。阿小妹不等生甫說話。搶先告訴子通。道鄧大少來得最好。你與溫大少。是最知己的朋友。可知他幹得好事。如今我家小桃。沒有別話。一定要嫁與他了。你來做個媒罷。子通聽小妹妹這樣說話。分明是生甫與小桃有過交情。下了種了。暗想這有何難。生甫不是拿不出一千二千洋錢。家裏頭有甚父母阻擋的人。况且本還沒有兒子。當真出了這事。何妨竟把小桃娶回看他年紀還小。比不得久慣風塵的老妓。討回去收服不住。不上一年半載。一定又要出來。因笑微微的向湘妃榻上一坐。道。我道爲了何事。原來要把小桃嫁與大少。可是俗語說的小桃肚子裏有了餡了。這事儘可商量得來。豈知這句話不打緊。却把生甫弄得個又氣又惱。祇將兩手亂搖。臉上紫一陣白一陣的。像有滿肚子說話。一時說不出來。正是

是非祇爲貪花起。

煩惱皆因急色來。

要知生甫有甚說話。子通聽了怎樣。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一回

解重圍鄧子通責妓

施毒計賈逢辰陷人

話說溫生甫在南兆貴里花小桃家。被小妹妹與娘姨大姐相幫人等團團圍住。生甫急寫字條。差車夫去請子通。子通不知爲了何事。到得院中。聽小妹妹說出小桃一定要生甫討他回去的話。諒因生甫與小桃有了交情。種下歡喜根苗。生甫不是不能娶妾的人。并且本來尙無子嗣。故此一口應許小妹妹。可以商量。豈知生甫聽了。祇氣得將手亂搖。連說子通哥。說說什麼話。你你曉得小小桃是小先生麼。子通

見他氣急敗壞。話多說不上來。暗想生甫真是一個無用之人。堂子裏隨你有甚天大事情。也犯不到這樣着急。不知方纔我沒有到此的時候。可曾受過小妹姐等衆人的虧。以致如此發極。因先托他的膽道。小桃是消閒報上說的尖先生。笑林報上說的外國襪。我對你說過幾次。當面也不時嘲笑過的。就算他當真是個小清倌。人做了妓女。不在十四五歲上嫁人。到了十六七歲。那梳攏是早晚不免的事。倘是客人與他私下要好。有了交情。也沒甚犯法違條。你與他到底有甚事情。快快說與我聽。我來替你定個了斷。生甫聞言。歎口氣道。小桃倘然是我梳攏的人。那是我自己不好。倒也罷了。不知他幾時被人先已採了花去。却在我的面前賣清。不瞞你子通哥說。自從做他之後。一連吃了十幾棹酒。碰了十幾場和。並沒一些好處到手。我問問他及房間裏的娘姨大姐。多說年紀雖然十七歲了。還沒破身。後來被小桃的娘。小妹姐。曉得了這個風聲。要我替他點大蠟燭。是我一時高興答應了他。那天吃了個雙雙棹。花了一百洋錢下脚。小妹姐給了他三百洋錢。另外與小桃打了一副八兩重的金鐲。三百二十兩銀子。兌了一對金鋼鑽戒指。一百五十兩銀子。一隻打贊金表。一百三十多塊洋錢。一隻金豆蔻匣子。當真替小桃點起大蠟燭來。誰知這朵花。已開得不要開了。事後我纔懊悔萬分。盤問他從前點過大蠟燭的。究竟是那客人。如今第幾次了。他終不肯實說。後來我本想告訴小妹姐與房間裏人。并幾個知己的朋友。與他說句話兒。因平日間人人多呼我做瘟生。這事幹得真個瘟了。說出來怕人笑話。故而一直沒有發作。如今兩個月了。小桃不知與那個客人。有了身孕。這幾天嘔水嘔食的胎氣衝動。今天請了一個醫生看視。那醫生說他坐喜。小妹姐就一口咬起我來。說小桃祇接了我一個客人。旁人從沒接過。逼着我娶他回去。否則將來肚子大了。必定有好幾個月。不能再做生意。那時開消一切。須我承認。每月要我二百塊錢。生下來的。不論是男是女。倘要抱回。尚須另外貼錢。這幾句話。你沒有到尚仁里去吃酒的時候。小妹

姐已與我說起的了。那時因你在此。並沒高聲。後來小妹妹叫你先到尙仁里去。他要與我商量句話。說我隨後就來。你纔先自出去。豈知你一去之後。這話更是一句不如一句。房間裏的娘姨大姐。與帶房間的相幫。也多岔起嘴來。衆口一詞的說我既與小桃有孕。怎能不認。小妹妹更說小桃乃是押帳。他還有親生父母。現在蘇州。明天須寄信他來共議此事。我說小桃點大蠟燭的那夜。已並不是處女的了。這胎知道他與那個有的。豈可推在我的身上。小妹妹反說點蠟燭的那夜。花了整千塊洋錢。既然不是處女。明天爲甚並沒說起。世上那有此種好人。我叫他去問小桃。小桃那裏肯說以前的事。也咬住是我與他有的身孕。竟叫我有口難分。纔寫票頭請你過來。你想這事令人惱懣。好大哥。你與我出個主意。分辯分辯纔是。生甫說完。小妹妹接口說道。溫大少請鄧大少來。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萬事瞞不了鄧大少。我家小桃。點大蠟燭的這夜。鄧大少也過來用酒。不過沒有說明罷了。溫大少當時真吃了虧。極知己的朋友面前。那有不說的起道理。我們吃堂子飯的。最怕是先生有喜。差不多有兩節不能在生意上賺錢。故此我勸溫大少把小桃娶了回去。不然叫他認了兩節開消。借問小房子另住。算是姓溫的包了。等小桃生了下來。是男是女再說。這是客人與妓女有喜的通套辦法。並沒敲詐於他。不料他胡賴起來。冤枉小桃。早是采殘花。說這身孕。並不是他有的。另外有甚客人問他這客人姓張姓李。他又說不出來。叫我去問小桃。小桃又說除了溫大少。沒留過第二個客。鄧大少你想這事。叫我怎樣。小桃是有親生父母的人。出了這樣事情。我不去通信他父母出來。將來豈不抱怨。故與溫大少爭論幾句。真是有的。如今鄧大少替我們說一句公道話兒。怎樣安放小桃就是。我要溫大少常來照應照應的人。斷不敢難爲於他。子通聽了二人說話。顯見這事。生甫當真做了瘟生。祇因初時沒有說破。小妹妹當他瘋到底了。如今見小桃有孕。又要套到他身上去。不怕他不肯拿出錢來。但想此事。小妹妹必與小桃串通。方能做弄生甫。

否則小桃私下必定另有個心上人兒。先把身子破了。有了身孕。拿生甫來做個替身。也未可知。此事須先盤問小桃。到底是私下有人先破了身。纔令生甫點大蠟燭的。還是冠冕。已點過大蠟燭了。欺生甫是個癩生。令他點第二次的。若是私自有人破身。移在生甫身上。那是小桃的不是。祇須向小桃說話。若是彰明較著的破過身了。又令生甫破身。這就小桃姐也太豈不像話了。那裏容他敲詐。并且還應該追出他三百洋錢破身費來。因而定一定心。且不與小桃姐說話。立起身來。將小桃一把。拉至裏面的一個小房間內坐下。用言冒他一冒道。你這棒事。溫大少早經與我說過的。并說你另外有個恩客。這身子是被恩客私下破的。因怕小桃姐究問。你纔有心做在生甫頭上。生甫吃了暗虧。本來頗想發作。也怕小桃姐爲難於你。心上不安。故至今沒有說穿。那是他待你十分十二分的好處。你不應將仇報如今有了身孕。又要硬吃住他。雖然生甫這人又是軟心。又沒脾氣。你要弄他一千二千塊錢。很是容易。不過要與他好好商量。決不可像小桃姐那般的好像人多吃得下去。這却斷斷不肯拿出錢來。我想你何妨把生甫叫他進來。老老實實的將始末根由。告訴於他。要他每月貼你一二百塊洋錢。包你一節二節。不走別人。我看這是不難的事。倘要他討你回去。你也並不有心嫁他。他也並不真正與你有了身孕。此話休提。你雖年紀尚幼。乃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你想我的話是也不是。小桃謂言。半响不答。又道。你莫三心兩意的沒有主見。這事不是這樣辦。生甫一定答應不來。况且此刻鬧得急了。難保他不把你恩客是誰。隨口說將出來。那時小桃姐曉得。祇怕你不得開交。我倒替你擔着一樁心事。小桃始低聲答道。鄧大少說的說話。原是不錯。但生甫自從有了相好。說我已經失過身了。不時盤我破身的人。是那一個人。我終咬定他點大蠟燭。乃是初次。以前並沒有人。如今叫我怎樣說明。豈不是件難事。子通聽有了口風。索性加上一冒道。我實對你說明了罷。俗語講得好。瓶口可瞞。人口難瞞。你幹的事。自己雖然瞞着生

甫。房間裏的娘姨大姐。怎能够一個個替你包瞞。生甫早已得了信了。你這破身的客人。是小桃不待說完。心下一驚。急忙接口問道。是那一個。子通道。是個年輕美貌之人。這姓名不說也罷。說出來。我與生甫祇怕多還有些認得。小桃聽到這一句話。心頭宛像有幾百隻小鹿。在那裏亂撞起來。原來替小桃破身的人。並非別個。又是那先做如玉。後通楚雲。私誘素娟。暗姘阿珍的潘少安。他自從到了上海。天天在堂子裏頭。因面貌生得好看。年紀又輕。身體又閒。那些信人。莫說是做一個要好一個。就是沒有做過的人。見了他。也不曉得爲甚緣故。多眉花眼笑的。很是親近。少安見嫖得有些趣味。索性用些修飾功夫。一天修一次面。三天剃一次頭。衣裳穿得花炮燦一般的。還要滿身灑些香水。頭髮留得水鉢頭一般的。還要滿頭刷些鏤花。鈕扣上繫朵花球。噴香觸鼻。帽子上釘個帽正。寶光照人。就是那一部包車。也收拾得異常精緻。車輪是橡皮的。包銅是雲白的。車墊是外國緞。一墨繡的。踏脚布是五彩絨的。裝的兩盞車燈。乃是水月電燈。走在路上。照得人幾乎眼睛多睜不開來。每天在張家花園。圍一帶車去車來。這些信人。見了。更一個個分外着眼。與他認得的人。已不得他來做我。不認得的。拚命吊他膀子。叫娘姨大姐。牽絲覓縫。邀請他去。更有幾個沒臉恥的良家婦女。也多看着他。花小桃雖然年紀尚輕。究已十七歲了。況且生長娼門。耳濡目染的。多有些風月事兒。因也看上少安。私自瞞着生甫。叫他走動。少安因小桃是個中等妓女。面貌比不上如玉。楚雲幾倍。不甚願意。小桃千方百計。向別的客人弄了好幾十塊洋錢。私替少安做了件淡竹灰外國緞子薄棉袍子。一件藍縐緞馬褂。送給與他。又貼出下脚洋錢。叫他吃了一個雙樓。少安却不過情。方纔走動起來。借了兩三次乾鋪。無奈小桃姐與房間裏人。因小桃是個難妓。見他做了少安。防備得十分嚴密。少安下不得手。小桃情急萬分。又向別的客人弄些錢來。買通了房間裏人。好容易完了心願。祇瞞着小桃姐一人。房間裏有個娘姨。名寶珠姐。年紀約有四十歲了。是個從小吃起



把勢飯的。見小桃這一樁事。做得不好。小妹姐倘有風聲。大家脫累不來。看溫生甫歡喜小桃。暗與小桃說。叫他移禍江東。小桃因生甫雖然很是花錢。怎奈他年紀已是三十多了。替鴨皮一般的面孔。嘴巴上又鬚根暴豎。觸得人臉上多疼。身上更是垢膩不堪。祇看他平日間的衣服。可想而知。這種人這願他有甚相好。初時很不合意。後來寶珠再三相勸。說這是把姓溫的做一個身牌擔兒。叫他掛一個名罷了。祇要他答應替你破身。堂堂皇皇的點過了大蠟燭。以後便是大先生了。你喜歡留那個客人。由你去留那個。豈不甚好。若祇與姓溫的私。往來不時偷局。將來日子多了。有甚風吹草動。我們房間裏擔不起重担。沒有別的法兒。但能把姓溫的也割斷了。且待有人破過了身再說。小桃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是有理。又因自與少安有了交情。那月事已將近兩個月沒有來了。不要肚子裏有了風流種子。那可不是頑的。纔勉強答應寶珠。寶珠大喜。遂與小妹姐說。溫生甫在小桃身上。如何花錢。如何看想小桃。想我小先生已十七歲了。落得說合姓溫的。替他破身。大家賺有一注錢。小妹姐本來也恐小桃年長。尚未破身。莫要被人偷了包去。他是親生父母的人。押契上寫明得費均分。將來如何交代。故此巴不得有這現成客人。遂與寶珠兩個。竭力慫恿生甫。幹這樁事。生甫認定小桃。當真尙是清的。一口應允。花了這許多洋錢。却做了個頭等瘟生。憑你怎樣盤問小桃。與誰先已有過相好。小桃從未說起一字。如今被鄧子通兜頭一冒。到底做賊人。不免心虛。頓時發起慌來。祇道房裏人。真有什麼口齒不緊。落在生甫耳中。會與子通說知。不由不臉漲通紅。向着子通答道。鄧大少。這幾句話。可是生甫與你講的。子通見他愈說愈急。點頭答道。什麼不是。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為。你既然幹了這事。就該與生甫私下說明。他倒是個吃情的人。決不見得難為於你。豈可這樣硬吃人家。現在你們弄壞的了。我想還是趕緊叫生甫進來。你把那個破身那個有孕的話。先自告知。免得被他當着衆人。說將出來。反為不美。我在旁替你說些

好話。須叫他看破些兒。包管你非但沒事。并且還可得些好處。若是不聽我話。我也管不了這許多閒事。由你大家撓去。看你們有甚便宜。你要見機些些爲是。小桃聽子通的話。講得利害分明。且其入情入理。究竟自己年紀尙輕。不是什麼老口信人。當下中了子通之計。說既然這樣。待我去喚生甫進來。你須在旁幫我的忙。莫要被小妹姐得知其事。使我爲難。子通道。你肯聽我說話。那有不幫你的道理。祇管叫他進來是了。小桃果然退至外房。把手向生甫一招。招他進內。寶珠等不防小桃已被子通冒穿。沒有跟着進去。小妹姐因小桃私幹的事。尙在睡裏夢裏。認做小桃招生甫進去。私與子通三人商量什麼。當真娶他的說話。或是借小房子。每月議貼多少洋錢。不能夠不留着心兒。在門帘口聽他一聽。子通却知道此事與小妹姐無干。多壞在小桃身上。必須如此。如此。替生甫出出悶氣。看二人走至裏邊。先聽小桃把被潘少安破身有孕的話。一一向生甫告知直說。到要生甫格外看破。認這身孕是他有的。借小房子。小妹姐不可說穿。免受打罵。子通纔曉得那禍根。又是少安。立起身往外就跑。口裏頭說這些話。我已聽明白了。且叫大衆多來聽聽。姓潘的與小桃破身有孕。却要姓溫的來頂替。虧你們說得出來。小桃不防子通翻臉。大吃一驚。急忙追將出來。要想把他的口掩住。莫被小妹姐聽見。那知小妹姐已聽得七明八白。駭詫異常。正想跑進房去。盤問此話從何而起。恰與子通在門帘口撞個滿懷。子通喝問是誰。小妹姐道是我。子通道。正要叫你來聽新鮮話兒。你快進來。因將門帘一揭。拉了小妹姐回至裏房。小桃也又跟了進來。見小妹姐面帶怒容。恍如青天裏起了一個霹靂。知道這事分明受了子通的騙。被他詬出實情。如今瞞不得了。頓時臉罩濃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生甫曉得替小桃破身有孕的人。是潘少安。正如大夢方醒。在那裏點頭播腦的。又氣又惱。却也沒甚說話。開發小桃。小妹姐進得裏房。三個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大家沒句話兒。子通在旁。又替生甫不平起來。提醒他道。你的事既已弄明白了。可與小妹姐說。

該你把小桃娶他回去。還是借小房子貼他的錢。怎麼口多不開。難道你有甚虛心病兒。講不出來。生甫始把小桃方纔說的說話。對小桃姐述了一遍。却仍前言不接後語的。沒句煞斷。子通暗憐他真是一個無用之人。小桃姐聽了生甫一番言語。大怒小桃幹得好事。房間裏人通同作弊。把自己瞞在鼓裏。頃刻放出做老鴉的很手段來。向小桃兩個巴掌。罵不絕口。回頭又叫寶珠姐等一齊進來。罵他們一個狗血噴頭。寶珠姐等皆因這是自己做差的事。如今小桃既已漏洩。那一個敢還句口兒。不過心上邊。人人痛恨子通。不應該欺小桃是個嫩口。騙出真情。爲朋友這般出力。暗地裏咬牙切齒。咒罵於他。子通並不是生甫一般的呆人。看見衆人有懷恨之心。暗想何苦招盡冤家。況且這事。原是小桃自己。看上少安而起。因替衆人向小桃姐勸解。祇歸罪在小桃一人身上道。小桃姐你也不要一個個埋怨他們了。他們雖然不該瞞你。多有不好之處。究竟少安是小桃自己看上的人。並非房間裏人。有甚牽線。也得原諒他們些兒。不過小桃年紀還小。不是我今天責備於他。怎麼就有倒貼錢的恩客起來。反把着實花幾個錢的客人。一心要做弄着他。若照這個樣兒。將來那一個人。再肯在他身上花錢。這倒是捨不了的事。與我們雖沒有相干。與你却很有關繫。你還把小桃管教好了。以後莫要再聽他的花言巧語。得罪別的客人。祇恐找不出第二個好脾氣的溫生甫來。小桃姐聽了這種說話。當真愈恨小桃。又是兩記巴掌。向粉頰上打去。小桃掩面大哭。子通並不相勸。生甫甚覺過意不去。慌將小桃抱在懷中。替向小桃姐求饒。小桃姐怒氣不息。說溫大少。你們且請外房去坐。方纔有甚衝撞於你。都是我誤聽了。小桃與寶珠等的放屁。切莫見怪。小桃這小東西。我却斷斷饒不得他。說畢。又是一掌打來。生甫尙待要勸。子通想事已刷清。小桃姐責打小桃。各有應得。與平日虐妓不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將頭向生甫一搖。高說我們可到外面去坐。方纔一同來。至外房。寶珠姐等也多隨了出來。子通瞧一瞧時辰表。已是一點半了。對生甫說。天已不早。

我們何不大家回去。由他母女甚樣。生甫有些不忍小桃挨打。不肯就走。子通不答應他。叫車夫快快點燈。逼着一同出院。寶珠姐要叫小桃來送。子通回說不必。寶珠姐代送出門。私將生甫的衣襟一扯。咬耳朵說了兩三句話。叫他明天一准要過來一次。看看小桃。打得甚麼樣兒。可憐他年紀還小。雖然做差了。事究竟要看破三分。生甫點頭應允。子通看的眼裏。當時沒有說穿。直至出了院門。纔問寶珠說些甚麼。生甫說。沒有別的。無非叫我明天再去罷了。子通道。明天你是不去。生甫道。且待明天再說。子通冷笑。我料到你明天定去。但是這種妓女。犯不着再去花錢。你須自己心上明白。不要再丟錢。小桃姐當真可惡得很。子通道。你這人真是糊塗。可惡的是小桃姐。第一個乃是小桃。第二個是寶珠。你此刻怎麼還錯怪人家。生甫自知失言。點頭不答。出了南兆貴里。向子通說聲。諸事費心。明天再見。坐上包車。如飛而去。子通看生甫去遠。自己不坐車子。步行至新清和坊金粟香住宿。按下不提。再說小桃姐。在裏房把小桃一連責打了十數記巴掌。口裏頭大罵大罵。房間裏人。不好去勸。後虧同院子的妓女。聽得小桃哀泣。多出討情。小妹姐方纔住手。却要小桃與房間裏人。找到少安。寶去這一筆帳。不許一天坐吃。小桃無奈。等小妹姐出房安睡之後。忍住了哭。祇得仍與寶珠等商量。明天怎樣去尋少安說話。寶珠先責小桃。不應被子通冒出生情。非但自己弄壞自己。并且帶累眾人。又說明天去尋少安。他是個一毛不拔。專想倒貼的人。尋他有甚用處。我看此事。還在生甫身上。明兒倘他再來。用條苦肉計兒。你說昨夜被小妹姐足足打了半夜。今晚尚不午休。求他發點善心。救你。每月拿出百幾十塊錢來。包你六七個月開消。生下來的。小孩。不干他事。我看生甫這人。甚是忠厚。軟心。或者真肯吃這杯酒。也未可知。少安莫去尋他。石子裏逼得出甚油來。小桃道。你的話我豈不知。但想生甫雖是好人。鄧子通這短命的。很是惡毒。今天不

是他來騙我。怎能吐露實情。明兒有他在內。祇許他三言兩語。又被說破隱情。生甫是個毫無定見的人。聽信了他。那肯再聽我們。豈不依然枉費唇舌。必得想個法兒。先把子通離開。或者纔能成事。寶珠姐道。生甫與子通兩個。看他們倒是個生死至交。怎能離得開來。小桃道。真要離開二人。却也不難。我聽生甫新近說起。賈逢辰要與子通借錢。做甚生意。子通因逢辰靠不甚住。沒有允他。逢辰懷恨在心。明天何不請他到來。把此事說知。央他想個法兒。此人足智多謀。必能收拾子通。若把子通收拾住了。生甫就可由着我們擺佈。你想好也不好。寶珠姐大喜道。姓賈的真與姓鄧的暗中不睦。幫着我們。此人出起手來。莫說定能離開二人。就要使子通吃些兒虧。出出悶氣。也管你有幾分拿得住他。明天我准定一早起來。到花小蘭家請去。倘然不在那裏。向阿素姐問明了他公館。隨你遠在天邊。也要尋到了他。房間裏別的娘姨大姐。聽二人這樣商議。也說逢辰計策最多。定能算倒子通。大家又嘍嘍唧唧的講了一回。勸小桃早些安睡。明天再說。方纔各自就枕。到了明天九點多鐘。寶珠第一個起來。洗好了臉。刷了刷頭。到小桃牀前說知。到尚仁里去。小桃被他喚醒。坐起身來。也想下牀。覺得臉上板痛。叫寶珠拿面秋子鏡來。在枕上一照。原來兩頰青腫。乃隔夜被小妹姐打的不覺把鏡子一放。重新哭泣起來。却不怪自己不好。也不怪小妹姐辣手。一心祇怪子通使弄出來的事情。咬牙切齒的。在牀上邊哭罵一場。催寶珠快去快回。巴不得立刻報警。寶珠見小桃被小妹姐打得這個樣兒。叫他此時不必起身。且等賈逢辰來了再說。小桃答應。因又睡了下去。寶珠喚醒了一個粗做娘姨。叫把房間趕緊揩掃。怕逢辰馬上就來。自己出了院門。走到花小蘭家。見房門尚還關着。輕輕的敲了幾下。裏邊阿素姐動問是誰。寶珠說是南兆貴花小桃家。來找賈大少的。可還沒有起身。阿素道。將起來了。我來開你。寶珠聽得逢辰在內。心中好不歡喜。立在房外。等阿素開好了門。說聲驚動。走將進去。阿素道。我道是誰。原來寶珠姐。為甚這樣好早。寶珠道。因怕賈大

少出去。故此來得早些。我家先生有句要緊話兒。要請賈大少說去。逢辰在牀上聽見。問寶珠爲甚事情。寶珠把昨夜的事約畧說知。逢辰一頭聽他講話。一頭叫阿素拿煙具到牀面前來裝煙。連吸了一錢有餘。方纔有些精神。披衣起身。阿素問他可還要吸了。逢辰說就要出去。快叫粗做娘姨拿臉水來。就由娘姨伏伺他。洗好了臉。穿好長衣。往外要走。阿素問可要吃些點心。寶珠道對不起賈大少。且到我們那邊吃罷。小先生盼望得緊。阿素不復再言。逢辰遂移步出房。同着寶珠。到花小桃院中而去。商量處置子通做弄生甫的事情。有分教。

使到明鎗容易躲。

放來暗箭最難防。

要知逢辰此去。怎樣與小桃設法。算計二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攀洽乘險中狡謀

賞菊花獨誇豪舉

話說花小桃恨被鄧子通誑出潘少安事情。在溫生甫面前說破。致受小妹姐毒打。一必要報此仇。因賈逢辰詭計多端。與房間裏寶珠姐等商量。請他前來。一同計議。逢辰到了小桃房中。小桃一五一十。把隔夜的事。細細告知。并叫寶珠姐分付相幫。喊一碗蝦仁麵來。請逢辰吃了早膳。又開了一隻煙燈。親自起身。替逢辰裝煙。逢辰看他臉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落得做個春風人情。把小桃抱在懷中。險儼險的。溫存了好一回兒。却並沒半句怎樣擺佈子通。與做弄生甫的話。小桃再三問計。逢辰始說計是有一條在此。須得有一個人去做。此人非錢不行。說也無益。小桃喜道。這人是誰。大約要多少錢。他肯幹了。你且說與我聽。逢辰道。說起來。這一個人。你也曉得。就是春間在胡家宅做過野雞妓女的王月仙。後來耕了一個安慶人姓安的。住在會香里內。新近有個杜少牧的鄉親錢守愚。因通商大會看燈。在路上遇見把他引到家中。設計捉姦。得了他好幾百塊洋錢。會香里不敢住了。恐防少牧與少牧的朋友。謝幼安、李子

靖、鳳鳴、熊聘飛、平載三，這一班人替他出頭。不甚好惹。現今搬在梅春里內。他與從前跟萃秀里葉媚春、的阿珍，很是要好。阿珍住的這小房子，雖說是與屠少霞借的，少霞被他的娘管住，好久沒有出來。遂私下走動了三四戶客人。潘少安、鄧子通，多在其內。兩個人却從未會過面兒。故而沒有鬧過事情。月仙到了夜間，不時往阿珍那邊坐坐。因此也與子通認識。最好叫他做個牽線。說梅芳里有個同居的姊妹。向來也在堂子裏做大姐的。生得比阿珍還要高上幾分。有個客人包着。那客人是在火輪船上做買辦的。開了船，要歇十天左右纔來。因此也有走動的人。叫子通前去看他。子通不動這心，便罷。若動了心，約個日子。等月仙另外找個美貌女子，藏在家中，祇要子通到家。月仙與他姘夫說了，叫他多約幾個弟兄。選個出來，裝做這女子的包客。領着頭進去捉姦。那時子通雖然乖覺，怕他不與錢守愚一樣，苦苦求饒。然後逼他寫張伏辯，拿出三千二千塊錢，出出悶氣。我想大凡越有家聲，越是體面的人，這種事，越是好做。你看此計如何。倘然你說果然使得。月仙我好替你來說。不過不先給他些錢，怎肯替人出力。况且另外找個女子，這女子祇怕也先要拿些錢去。你想是也不是。小桃聽了這一番話，好像子通已經被逢辰算計定了。斷斷逃不出這圈來。心中好不歡喜。連讚果然好計。寶珠姐等也說子通最喜歡的，乃是大姐。他做新清和坊金粟香。一半也爲了跟粟香的阿珍。看來此計甚好。逢辰聽衆人說他好計，一頭吃煙，一頭添上些十拿九穩的話。更說得天花亂墜。小桃私與寶珠等商量。生甫熱天有隻扇袋在此。袋上有一塊漢玉扇墜。聽他說起，足值一百多塊洋錢。昨夜又有一隻金表，沒有帶去，也值二百塊錢。左右何不交與逢辰。叫他押幾塊錢，給月仙前去辦事。好報此仇。寶珠姐等多說甚好。小桃遂立起身來，到枕頭邊取了金表，又開了衣櫥，在櫥抽斗內，拿出一隻藍緞子平金繡扇袋，解下扇墜，一齊交與逢辰。說費心代押一二百塊洋錢使用。不知可已够了。逢辰接來一看，那金表足值一百七八十塊洋錢。扇墜是個漢玉螭

綠。雕刻甚工。玉上邊斑斑點點。五色俱備。雖然是件小件。價值也在一百塊錢之外。看了一遍。藏在身旁。回說。既然這樣。待我辦去。三天後給你回音。小桃十分得意。連臉上邊的痛楚。也多忘了。逢辰叫他今天落得裝傷。不要起來。一則使小妹姐曉得。有些悔意。二則說不定生甫要來。就好央求他。幫貼開消。看他怎樣回。再替你們想法。祇要把子通做倒。生甫就不怕他逃出了我的手掌。小桃依言。因此頭也不梳。臉也不擦。等到逢辰走了。重新上牀睡去。逢辰吃足了煙。別過小桃。當下就去找月仙。與他說知。做弄子通的話。却把南兆貴的那一節事。一字不提。祇說打聽子通。真是一個度門首富。故而特來設計。想要大家弄一注錢。倒手了。四六分攤。月仙一邊六分。自己四分。不到手。彼此白白費些心機。小桃那邊拿來的扇墜金表。他一個人先自上了袋了。月仙那裏得知。聽說子通有錢。他也平時記得阿珍講起姓鄧的。真是一戶天字第一號客人。常言說得好。財帛動人心。那有不願做這勾當的道理。況且不多幾時。幹了錢。守恐那一樁事。何等容易。子通雖然不好弄些。照着逢辰想的念頭。用心做去。怕他不肯上鉤。當下一口應許。包管三四天內。一定做到這注錢。睡手拏來。逢辰大喜。到了明日。回覆小桃。順便打聽生甫動靜。小桃回說。生甫當日就來。不過瞞却子通。說是要好朋友。不可被他知道。難以爲情。我們也沒說子通半句壞話。祇叫生甫依舊照應。生甫並沒回絕。看來有些意思。逢辰又暗暗歡喜。祇等月仙一面下手。且說月仙自從在逢辰面前答應了這一樁事。當晚就到仁壽里阿珍家去。豈知子通這夜沒來。走了個空。到第二夜。子通來了。阿珍在旁。不便開口。直至第三夜。子通方到。潘少安忽也到來。阿珍要瞞過子通。祇說有一個屠少霞的朋友在外。要去打聽打聽。少霞近日怎樣。叫月仙陪着子通。自己卸身出外。月仙正中下懷。乘機把話去勾動於他。果然子通聽了。入了道兒。盤問月仙這女子。究有幾分姿色。包客幾時出門。出了門。有人進出。可還穩當。月仙隨口答道。這女子小名三寶。向在蘇州青陽地堂子裏做跟局。



大姐。生得十分美貌。那皮色比阿珍更要白些。今年三月纔到上海。就有一個火輪船上做買辦的。看了他。與他借小房子。起初是在新馬路的。後嫌進出不便。搬到我那邊來。這包客一個月轉來三次。每次不過就開兩夜。就要開船。開了船。家裏頭祇有一個車夫。一個大姐。有甚客人進出。祇要難爲些兒小費。他們落得拏幾個錢。怎來管甚閒事。我因這人住在家中。名氣不好。幾次要趕他搬場。多因三寶很會做人。翻不起臉。近來走動的人少了。我纔許他依舊住着。你倘要看看他時。今天包客在家。不便過去。明天恰好要開船了。晚上邊一兩點鐘。儘管放心到我家裏頭來。包你沒有別的事情。不過你拿什麼東西謝媒。子通笑道。人還沒有見過。怎麼講起媒人錢來。月仙道。這人不見則已。一見他包管合意。子通含笑不答。月仙想了一想。道。你明天晚上。一定到我家裏來一次罷。我還有別的話。要告訴你。子通道。有甚別話。今天爲甚不說。月仙把眼睛向外一瞧。低低的道。今天不便。子通曉得關係阿珍。却偏要聽他說些什麼。走近一步。推至月仙身旁。問月仙究有何話。月仙附耳問道。你在這裏常走。每月花幾個錢。子通道。這裏房屋。本是屠少霞借下來的。如今少霞不來。我每月貼他一百塊錢。月仙道。可知他還走動別人。子通道。據他自己說起。還有兩三戶客人。却不知姓甚名誰。月仙道。他走動的客人多哩。論理我們是要好姊妹。不該應說他短話。但他客人裏頭。有個姓潘的恩客。不但不棄他花一個錢。并且還肯去倒貼他。故而我替花錢的那班客人。有些不伏。想與你另外找個地方走走。一樣用幾個錢。休要去做瘟生。惹人暗地好笑。原來子通這人。家資家富。所以花幾個錢。不在心上。最忌的却是一個瘟字。又與潘少安早早結下心病。聽見月仙這幾句話。頓時觸起氣來。忙問月仙。那姓潘的。可知他叫甚名字。月仙道。名字不甚清楚。現在外邊的就是。你去瞧瞧。便曉得了。子通聽罷。三脚二步。跑至房門。輕輕把門帘揭起。向外一張。但見正是少安與阿珍兩個。肩並肩合坐在一張藤交椅上。有說有笑。細聽聽。正在那裏說南兆貴溫生。

甫的事情。祇恨聲音甚低。很不清楚。子通不看猶可。看了時。幾乎發出性來。月仙慌忙一把。拉他進內。低聲說道。你吃醋也不是這樣吃法。豈不要連累旁人。子通方纔忍住了氣。却暗與潘少安又添上幾分讐恨。牢記在心。月仙看子通發怒。知道必定惱着阿珍。正好乘勢約定他。明天家裏頭去。因又咬着耳朵。說了好一回。三寶的如何好看。阿珍的怎樣私做恩客。當別的人多是瘋生。子通竟然被他說動了心。約定明夜一點鐘。一准到梅春里去。月仙好不喜歡。等到二人計議已定。阿珍進房。子通板起面孔。像要與他說話。月仙暗暗把頭一搖。說天已不早。我要回家去了。你們早些睡罷。子通見月仙要去。曉得自己性子不甚大好。住在這裏。難免鬧出事來。因也立起身來。說果然天不早了。今夜我也要回棧去睡。明天早上。有些事情。阿珍怎曉得內中緣故。巴不得子通去了。好等少安住下。故此假意款留幾句。一面叫小大姐通信外房。令少安暫避。送二人出門。子通明知少安未去。也不提破於他。與月仙一同出外。阿珍送到門口。閉上了門。聽他下好了門。方纔進去。月仙又與子通說定明夜時刻。看子通上包車去了。自己叫部東洋車。回至梅春里。端整明夜事情。先與一個從前在長裕里。名喚花寓。做過野雞。現在辦了一個馬夫。住在德人里內。不做生意的姊妹。說知叫他認做三寶。早些到梅春里來。這人品貌還過得去。年紀也二十不到。又與安清並計萬全等告知其事。叫他們多約些人。在前後門弄內守候。但看小大姐出來關門。爲號。大家一擁進內。萬全就算是輪船買辦。奮勇當先。衆人商議定妥。祇等明天子通到來。就可中計。好不十分得意。到了明夜。子通當真不到。阿珍家去。在翠仙女戲園看金月梅的紡棉花。郭少娥的黃金台。陳長庚一陣風的花蝴蝶。直到十一點半鐘方散。坐了自己的馬車。往梅春里而來。月仙花寓等得正覺有些心焦。忽聽門上邊有人叩動。月仙低問是誰。外間答稱是我。又問這裏可是安家。月仙答聲正是。知是子通來了。親自掌着燈火。叫小大姐一同下樓開門。並叫花寓到月仙對房一個客房間中坐下。等着子

通進來。那知月仙與小大姐開門。一看叩門的不是子通。乃是一個馬夫模樣的人。不覺呆了一呆。說半夜三更。誰叫你來打門做甚。那馬夫低低的道。我們是鄧子通鄧大少爺的馬車。大少爺現在弄外。叫我先來找尋門口。找到了他好進來。月仙方纔放下了心。回說這裏正是。叫他快些來罷。那馬夫答應一聲。回身便走。少停。手中拿着一盞車燈。照了子通進來。好個子通。甚是精細。進弄的時候。燈光裏面。照見弄口有三四個不三不四的人。在那裏走來走去。後來進了弄堂。又見有兩三個人。在黑影裏走將出來。留心回頭看時。見他們與弄口的那幾個人。合在一處。雖然走得已遠。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心上邊不免有些犯疑。暗想這條小弄裏頭。爲甚有這許多的人。及至走到門口。又見弄底裏尚有兩三個人。在那裏指手畫脚。子通更是吃驚。想到新近錢守愚的事情。莫要鬧出禍來。因此進得門去。叫馬夫在門口等着。不要跑開。月仙說馬夫何必在此。儘可叫他先回。子通執意不肯。月仙不便再說。祇得且自由他。子通把馬夫留下。算是一服定心丸兒。沒有事情最好。有甚風吹草動。有個人在手頭。究竟便當些些。始敢放大的着膽。跟了月仙進內。見這房屋。一共是兩樓兩底。樓底下乃是客座。收拾得俗氣不堪。房間多在樓上。月仙叫小大姐掌着燈亮。要請子通上樓。子通站住了脚。說先在客堂裏坐一刻兒。上去不遲。月仙說三寶在樓上。不肯下來。子通道爲甚不肯。月仙道。他與你沒見過面。怎肯前來就你。子通笑道。難道停回說得投機。睡上牀去。他又不肯就我不成。你且去設法。他下樓坐坐。我自自有道理。說完。一屁股在一張柅木交椅上坐下。不肯再走。月仙無奈。叫小大姐放下了燈。上樓去喚花寓下來。自己陪子通坐下。點了一個紙煤。拿支水煙袋。與子通吸煙。不移時。聽得樓梯聲響。花寓下樓。月仙站起來。叫聲三寶姊。裏面來坐。花寓裝做含羞見客的樣兒。手中拿了一塊白洋布手巾。向嘴唇上邊一掩。低說一聲。有坐。扭扭捏捏。走將進來。子通在燈光下。子細一看。這人好不面熟。滿肚皮細細想想。好像在英大馬路同安居。或是易安居茶

館裏頭看見過的。不要是個野雞妓女。在這裏弄甚元虛。不覺呆了片時。並沒說一句話。月仙見他沈吟不語。也怕他看出行藏。慌說這就是三寶妹妹。諒來沒有會過。子通含糊答道。會雖沒有會過。我前幾時在易安吃茶。見過一個絕色女子。彷彿與他面貌一般。真是奇事。花寓聽了。臉上一紅道。好端端的婦女。怎麼上茶館吃起茶來。聽這話可要發笑。月仙聞子通開口。第一句就道破隱情。雖然不是個老口。也不免有些形色慌張。急忙替花寓辯白道。鄧大少與你頑笑。你幾時到易安吃過茶來。休要認真。這裏客堂中。夜間風大。吹得人冷颼颼的。我們大家上樓坐罷。說完。叫小大姐張燈上樓。花寓先要小大姐出去。關門。子通看他二人怎樣舉動。絕不做聲。後來小大姐聽了花寓的話。當真到外邊關門去了。子通愈看花寓。愈像是個野雞信人。就依品貌而論。也比阿珍差些。心中本來不甚着魔。後聽小大姐在外關門。與馬夫吵起嘴來。小大姐一定要關馬夫說。有我在。此不關也好。小大姐一定不許。要叫馬夫出去。候在外邊。馬夫不允。兩下裏爭鬧起來。頓時門口邊來了十幾個人。你我也一。抱怨馬夫。并說是那一個人的馬車。敢使馬夫在弄內撒野。那馬夫見勢頭不好。正想奔進來告訴子通。子通已聽得清清楚楚。估量着事有蹊蹺。不合聽了月仙的話。身入重地。還好沒有上樓。何妨趁此機會。早早脫離虎穴。逃出龍潭。莫說這女子不甚合意。就是天仙化人。也斷不可貪歡取禍。主意已定。假稱吆喝馬夫。走將出來。月仙花寓。跟在後面。子通走到門口。對馬夫說。不許多嘴。本來我要走了。快些出去。大踏步走至門邊。月仙沒有防備。拉又不好拉他。眼睜睜的祇好看他走。氣得手足如冰。花寓更不必說。不好開口。門外攔了萬全。暗想子通乖覺。沒有上鉤。豈是捉不成了。何不趁他尚在門口。盤問他半夜裏來此何事。看他怎樣回答。倘然回答不來。就好尋他的事。免得勞師動衆。白費心機。因把兩手在門口攔住。高喝出來的人。慢走。你曉得這裏是什麼地方。半夜裏進來做甚。說明了放你出去。子通見有人攔路。暗恨尙差三五步路。未出

大門。好照資夜入人家非姦卽盜而論。又想這一條梅春里。並不多是些公館宅堂。也有私窩住家。在內。何不假稱誤訪桃源。與他們賂個禮兒。便好脫身。正待開口說話。忽又縮住。皆因這句話說出來時。一則不甚大方。二則防裏面月仙與那個婦人。含血噴人。說他深夜敲門。誣良爲賤。調戲婦女。那時有口難分。豈能洗刷乾淨。也是子通心靈智巧。且命裏頭不該破財。眉頭一縐。情急計生。且不與他們講話。祇叫馬夫快。到街上去喚巡捕。馬夫答應要走。子通又喚住道。弄口瞧瞧。有集賢里李大老爺與熊大人的馬車。就在東面。我去喚來。子通把頭一點。揮手叫他快去。萬全初聽子通叫馬夫去喚巡捕。知道他胸有成竹。已覺畏懼三分。尙想等馬夫出去之後。索性把子通擁他進門。飽打一頓。再作道理。打在門口裏頭。巡捕到來。子通也有不便。後聽又叫車夫去找子靖。聘飛子靖。還不甚打緊。聘飛這人手頭了得。日前劉夢潘尙懼怯於他。不要真個來了。那裏打得過他。暗想這一塊天鵝肉。今夜吃不成了。萬事見機些些的好。不要鬧甚大禍出來。連錢守愚的事情。一齊發覺。反爲不美。因此第一個把嘴脣吹響一聲。往弄外卸身先走。安清尙還不知就裏。暗詫萬全如何走了。是甚意思。心中不伏。挺一挺腰。迎至子通面前。想要動手打他。萬全連把嘴脣吹響。暗叫他不可下手。子通見安清來勢凶狠。正在退又不是。避又不是。心急萬分。忽見他又收住了手。並沒打來。好不詫異。裏面月仙與花寓兩個。看見門外衆人。一個個不敢動手。不知爲了何故。暗差小大姐開後門出去。動問萬全。那知萬全已一溜煙走得無影無蹤。小大姐在黑暗裏尋不到他。安清見萬全不許下手。始估量着內有緣故。也慢慢的走了開來。衆人見萬全安清多已去了。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那一個敢出頭多事。停回巡捕來時。拉到捕房裏去。吃些沒趣。又見左鄰右舍。因聽弄中喧鬧。大家拿着燈火。開出門來。故此也一哄而散。祇剩子通一人。尙站在門口邊。並沒走動。月仙越看越是不解。

却錯認做計萬全的意思。仍要把子通騙他進門。然後下手。故又笑微微的走至門邊。對子通道。那班流氓。不知他們要來想些什麼。倒把我嚇了一跳。如今沒有事了。你進來罷。伸手來挽他進門。子通看門外。並沒個人。想到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急把衣袖一拂。道。我還要進來何幹。灑開脚步。往外便跑。月仙挽了個空。幾乎把身子直撲出去。幸虧花寓一把拉住。小大姐也在外頭進來。扶定了他。已蹙得腳上邊的高底生疼。罵聲姓鄧的。你走得很好。回頭問小大姐。萬全那裏去了。小大姐說。尋不見他。月仙又氣又惱。回身進得門去。正待關門。斜刺裏計萬全走進門來。安清也跟着進內。月仙慌問。你們多到那裏去了。萬全把頭搖搖道。你們裏邊來說。遂與小大姐把門關好。大家走至裏面。萬全說。子通沒有上樓。這人就顯見不好弄。他走出門。衆人向他尋事。他沒有說話。回答。祇叫馬夫去喚巡捕。更見得是個逼嚇不倒的人。何況又叫馬夫去找姓李的與姓熊的。那姓李的。洋場上面熟人很多。甚有聲勢。姓熊的。乃是個武科出身。練就一身武藝。十個八個人。近不得他。我們約來的幾個弟兄。豈是對手。幸虧我曉得底細。方纔沒有交手。若是動起手來。姓熊的當真來了。豈不受他大虧。這事今天幹不來了。祇好放他暫時過去。且待緩緩的算計於他。你們那裏知道。安清方始明白。萬全又把子通如何不肯上樓的話。向月仙花寓細問一遍。二人一一答知。萬全說可惜。絕好的一條美人計。算不倒這一個人。這是那裏說起。好得此事。乃是逢辰作薦來的。明天好找逢辰說話。等他再想別的法兒。約來的人。且各自散。花寓叫他叫車回去。白白的往返一場。我且按下不表。再說子通。好容易逃出龍潭。黑暗中七跌八踉的。走至弄口。見自己的馬車還在。急忙跳上車去。問叫巡捕的馬夫來了沒有。車上邊小馬夫回說。因弄口沒有巡捕。奔到前面馬路上去。叫了子通連說趕他回來。不必再叫。小馬夫說。既然這樣。待我趕去。子通又說快快開車。迎將上去。自然撞見。不必去趕。小馬夫答應一聲。急把韁繩牽動。加上一鞭。如飛跑去。約有一二十間門面。看見那馬夫

獨自一人。在馬路上高喊巡捕先生。梅春里有流氓拆梢。快些前去。誰知這時候。正值巡捕調差。一時喊不到人。子通看見心中大喜。急忙喝住了他。叫他上車。把衆人多已散去的話。述了一遍。主僕方得定心。慢慢的按轡而回。子通這一下。雖然沒有受虧。却也吃了一次大驚。從此私門地方。不敢亂闖。并連阿珍那邊也。一連五天沒去。弄得阿珍疑起心來。叫小大姐請了兩次。到了第五天晚上。又叫小大姐去請。并說城裏姚大少來過三四次。寫了一封書信。留在家中。說今天有甚要事。寫在信上。快些去看。子通方又隨着小大姐前去。阿珍見了。盤問他爲甚不來。子通把梅春里事告知。却沒提起與少安吃醋。要冷眼裏細看着他。阿珍聽了子通那番的話。說怪不得月仙這幾天也沒有來。原來他不是個人。遂把月仙如何做過野雞。如何妍了流氓。如何做弄守愚。如何搬在梅春里去的。前後事情。細細說知。子通纔知守愚受詐。就在這一班人手內。自己沒有上鉤。真是萬千之幸。二人講了一回。子通問阿珍。城裏頭姚大少。今天有甚事情到此。書信現在那裏。阿珍在梳粧檯抽斗裏面。拿出一封信來。說姚大少再三叮囑。叫你今天一定要去。却不知爲了何事。子通拆書一看。見上寫着。

子通我哥。如見屢訪不過。悵悵弟自尙仁里大鬧後。現已復修舊好。兩次相請酒敘。未奉駕臨。深以爲歉。日來菊花盛開。棋盤街雙富堂堆紮花山。甚堪娛目。今晚邀集知己。爲賞花之舉。在座係閣下與生甫洽之志。和錦衣秀夫。伯度營之逢辰。幼安少甫。少牧守愚。諸君子。及大拉斯白。拉斯兩西友。賁雄花田。郎東友。共酒十六樓。務希寵臨。千萬勿却是荷。專此留請。

洽安。

景桓弟姚光拜上。

子通看罷道。我說姚景桓有甚事情。原來是到雙富堂去賞菊花山。又道這一封信。筆下很是清妥。看來不是景桓自己寫的。但不知在那一個相好房中。爲甚沒有名字。阿珍道。這封信是杜二少一同到來。替

他寫的。既然到雙富堂去吃酒。我聽得有人說起。雙富堂新近到了一個詩妓。叫李金蓮。又叫什麼碧漪。女史。大約必定就是此人。子通點頭道。這人也聽得有人說過。不過姚景桓不是喜歡此道的人。或者另有別的相好。也未可知。二人正在猜想。忽門外有人叩響。小大姐要去開他。阿珍認是少安來了。恐被子通撞破。心上不免着慌。因與小大姐遞個眼色。要自己想自己去開。子通見了。有些疑心。夾脚跟也跟了出來。阿珍又不便出去。祇得站在天井中。高問是誰叩門。外邊回稱是我。阿珍聽並非少安。方纔放下了心。叫小大姐快去開他進來。正是

祇緣謊事天來大。

故怕門聲月下敲。

不知那小大姐開進來的是誰。有甚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雙富堂夏時行出醜 百福里花小桃打胎

話說鄧子通在阿珍房中說話。聽得有人叩門。阿珍疑是少安來了。要想自己去開。誰知子通跟了出來。因在天井裏高問是誰叩門。外面應聲是我。知道不是少安。纔叫小大姐出去開他進內。原來是姚景桓與游冶之鄭志和榮錦衣毓秀夫五人。錦衣是新近到的。仍舊住在長發棧中。遇見秀夫說起志和冶之。雙雙娶妾的事。現在不住棧內。在觀盛里借公館了。因補送了一分賀禮。這日與秀夫一同到觀盛里去拜望。恰好姚景桓來約志和等到雙富堂去。五個人遂同到仁壽里來。一則順便看看子通在與不在。二則錦衣要看看阿珍子通。見是景桓等衆人。讓至房中坐下。先與錦衣敘了幾句寒暄話兒。次問景桓今天吃酒。可是在李金蓮那邊。景桓道。李金蓮聽說是個文縐縐的什麼詩妓。少敘曉得了。很喜歡他。却也沒有見過。今夜想去叫個本堂。我這酒乃是花也香的。不是金蓮子通道。花也香。人品如何。姚景桓道。也香的人品。雖然比不上冠羣芳等幾個有名的書寓。若在么二裏頭。却也說得過去。他這堂子裏。共有花



也紅、花也芬、花也芳、花也嬌、花也憐、等十數個姊妹。與李金蓮等四五個夥妓。要算也香第一。停回。你見了自知。子通對阿珍道。如何。我說他決不去做金蓮。果然不是。景桓道。頑耍的地方。取的是品貌好看。舉止風騷。要他斯文甚的。斯文人有甚趣味。我生平最不喜他。錦衣志和等聽了。暗自好笑。景桓一頭說話。一頭在身邊摸出一隻金時辰表。一看已是八點多了。催着衆人要去。阿珍囑付子通。停回叫媚香的局。子通問他自己可跟。阿珍道。別人叫局。我不跟了。你叫自然要來。我馬上到生意上去。等你子通道。你當真還肯跟局。以後我便天天來叫。阿珍道。你真個天天來叫。我就次次自己來跟。姚景桓對着子通。把大指一伸道。這是你鄧大少的顏色。子通是個最要面子的人。心下也覺十分歡喜。遂與衆人一同出門。坐包車的包車。坐馬車的馬車。一窩蜂到棋盤街而去。阿珍果然到萃莠里媚春那邊。等候子通叫局。不在話下。再說姚景桓等六人。到雙富堂門口下車。景桓打頭領着衆人進內。相幫見是熟客。喊聲也香小姐。客人進來。並不喊帶開口。傳呼各妓移茶。景桓進得也香房中。因這房間甚小。六個人坐了很擠。也香說有個杜二少。與一個姓謝的一個姓錢的一個也是姓杜的。先來找過你了。因你還沒有來。二少喊過移茶。現在李金蓮房中。你們可要請幾位過去坐坐。景桓道。原來少敏先已到了。待我過去。也香把他衣襟一扯道。你今天是個主人。怎的出去。錦衣志和立起來道。也香說得不錯。你是個主人家。不好走開。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就來。毓秀夫也要過去。祇留治之陪着。景桓先寫請客票。到各處請客。自己與錦衣志和。叫也香房裏的娘姨。引路至金蓮房中。少敏等看見。站起身來。內中守愚與錦衣。尚是初會。彼此問過姓名。幼安少甫少敏。自從與錦衣別後。也沒見過面兒。大家不免說些思慕的話。志和與少敏。也好幾天不見面了。又因幼安等屢次要返蘇。怎的還沒有回去。動問細情。纔知幼安叫定了船。找不到少敏守愚。故未動身。後來少甫接了一封家信。因為杭州地皮的事情。一定要杜家遷墳。此事必須在上海請個律

師下去。或可挽回。故把少甫就關住了。連日與律師商量辦事。原意要請他一同到杭。怎奈律費太大。因央他先寫了一封書信。寄到杭州。且等少牧回來商議。少牧隔了幾天。涎着臉兒回棧。見過少甫幼安。假說動身的那天。忽然身體不好。發一個寒熱。沒有上船。真是荒唐。少甫幼安一心但望他好好歸去。並不十分埋怨於他。祇畧畧的說了幾句。叫他以後選定動身日子。切不可再是這樣。少牧當場諾諾連聲。暗想且到臨行再說。至於錢守愚。因少甫等多不回去。他獨自一人。那裏肯走。仍舊住在旅安小客棧中。不過在蒼香里花了一大注錢。心中甚是氣悶。這幾天不時到蓉仙那邊。尋些快活。把幾箇福壽膏朝呼暮吸的。將快上了。少甫幼安。見他神色不好。幾次婉言相勸。他終說沒有吸煙。更說沒有與蓉仙相好的事。二人無可如何。祇得每天閒空的時候。找着他一同出來遊玩散心。免他再有什麼意外之事。這日景桓請客。也有守愚在內。因與他一同到此。豈知來得早了。主人還沒有來。少牧聞得雙富堂。新有一個妓女。年紀二十左右。寫得好一手楷書。並能吟詩作對。姓李。名喚金蓮。正要訪他。試試他真假如何。就是少甫幼安。也因要訪金蓮而來。否則姚景桓的主人。二人不甚看得上他。怎肯同往。故此四人退出也。香房中。到小本家房裏。移茶相幫。照例喊聲四圍帶開口。各妓一擁進房。約有十個左右。少牧問那個名喚金蓮。偏偏金蓮堂唱去了。不在其內。守愚却看中了花也紅。花了一塊洋錢。到他房裏去裝了一擋乾濕。又鬧些笑話出來。口口聲聲。叫也紅先生。也紅不答應他。守愚怪他冷淡。虧得少牧說知。么二裏。要叫小姐。不叫先生。守愚方纔明白。後來吸了一小匣子洋煙。守愚尚沒過癮。叫娘姨添錢煙來。娘姨不甚願意。守愚說這裏的煙。可是一百個錢一錢。停刻給你是了。也紅怪他當做是花煙。聞氣得面孔緋紅。守愚又因不曉得移茶的時候。相幫喊四圍帶開口。是一句什麼隱語。動問也紅。也紅見他點頭默腦。哄他說四圍。是四塊洋錢。帶開口。是叫你開口吸煙。守愚聽罷。急把煙槍一放。坐起來道。你說甚麼。這裏吸煙。要四塊洋

錢一錢。這樣昂貴。也紅笑道。真個貴些。守愚因捨不得錢。吸完一筒。就不吸了。引得衆人個個發笑。幼安見他受哄。附耳告他。說既然添了煙來。你儘管再吸幾筒。他們喊的四圓帶開口。那句話兒。四圓是四個客人。帶開口。叫帶瓜子。就是移茶的切口。也紅乃在那裏哄你。不要聽他。守愚方又學了個乖。重新睡將下去。放胆再吸。消磨了一刻多鐘。李金蓮堂唱回來。有娘姨進房通信。并問可要再喊移茶。少牧說不必喊了。我們過去就是。遂一同來至金蓮房中。金蓮迎進坐下。恰好秀夫等也陸續進來。衆人舉眼細看金蓮。見他身穿天藍縷夾襖。下身湖色綉紗夾褲。不長不短身材。三寸來往一雙小脚。那面貌雖不十分嬌媚。却也看得過去。最好的是一雙玉手。指尖真如春笋一般。又細細聽他的說話。一半像是嘉善人氏。却又一半有些松江口音。因是初入煙花。見了客人。羞答答的沒甚交談。各人甚是暗地憐他。幼安見壁間掛着一副七言琴聯。寫的是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兩句唐詩。款落碧漪女史。問他可自是己所寫。金蓮答稱正是。幼安贊他筆力端凝。金蓮謙稱不堪污目。少牧問他可有詩稿。許否一觀。金蓮回說。隨手散棄。沒有留稿。少甫又問。可有近作。金蓮說。近作雖有幾首。却俱見不得人。少甫等一定要看。金蓮推却不過。說待我寫首新做的春草詩。與諸位指政。祇是班門弄斧。深怕貽笑大方。衆人多說休得過謙。金蓮遂濃磨麝墨。輕吮犀毫。端端正正寫出一首詩來道。

楊花點水月橫坡。暗數光陰撻似梭。一望郊原情脈脈。不知南浦更如何。

少甫等讀了兩遍。多說果然好詩。青樓中有此清才。真是萬中選一。幼安憐才最切。見了這一首詩。很憐他墮溷飄茵。因在金蓮手中取過筆來。就在這餘紙上面依韻和詩一首。暗暗的規勸他道。

朝雲須得侍東坡。俗客聽投玉女梭。已恨好花飛作絮。再教誤買奈花何。

寫完。暗暗嗟嘆不已。金蓮看了。又在紙尾上面批了兩句唐詩。雙手遞與幼安。乃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

居處本無郎。十四字。幼安見他甚是敏捷。點點頭兒。也答還十四字道。願卿着脚須教重。多少旁人冷眼看。金蓮點首者再。少敏見幼安與金蓮筆談。甚有趣味。當下也提起筆來。成詩一首。贈金蓮道。

玉人竟任奈何天。淪落風塵已幾年。我是傷春狂杜牧。春情一片爲花憐。

金蓮畧一沈吟。接過筆來。次韻和道。

虛說嬭皇力補天。情天莫補已經年。敢將薄命題紅葉。對鏡無端暗自憐。

少敏把詩看了。又看擊節贊道。上海有此詩妓。林黛玉陸蘭芬輩。人人稱他四大金剛。如今看將起來。真使金剛掃地了。金蓮在旁聽見。認做這金剛掃地四字。叫他裁對。他就隨口把那首詩上的第一句意對道。

媽皇補天。

少甫聽了說掃地補天。對得甚好。但你說的情天難補。可對什麼。金蓮想了一想道。我就對了。可對

缺月待圓。

衆人多說他吐屬吉祥。榮錦衣道。我也有一句五言對兒。你可對來。金蓮請問上聯。錦衣道。

君子愛蓮花。

金蓮信口對道。

美人吟柳絮。

錦衣也甚贊賞。鄭志和見他當真筆下來得。要故意難他一難。因道。我也有一對。祇怕你對不出來。金蓮道。江郎有時才盡。何況我不過畧識之無。對不出休要見笑。但不知是甚上聯。志和笑道。上聯是

李金蓮金蓮三寸。

金蓮聽罷。不覺呆了一呆。衆人也說這對很難。莫說金蓮。就是我們。一時間也交卷不來。金蓮想了片時。果然沒有。祇見也香房中的老娘姨走進來道。請衆位大小。下樓坐罷。客人多已到了。酒席擺在客堂天井中菊花山下。錢守愚聽了這話。好似半天裏得了一道恩詔。說你們在這裏咬文嚼字。本來我氣悶死了。快些下樓去罷。衆人聽見。個個發笑。大家走下樓去。見景桓等先已入席。擺的是雙檯面兒。却又是每人各菜。有一客算做一檯。席面上一共是少甫弟兄錦衣秀夫幼安守愚志和洽之大拉斯康伯度白拉。斯資雄花田郎經營之賈逢辰鄧子通溫生甫。連主人十六個人。另外又有一個老翁。年紀約六旬向外。鬚髮如銀。身穿棗紅花緞夾袍。蜜色外國緞馬褂。竹根青花緞一字襟馬甲。元色緞挖如意滾淡湖色縐紗馬褲。藍漳緞短雙樑京鞋。打扮得如二十左右少年。衆人動問名姓。知他姓蘇。別號采香。乃是溫生甫的朋友。與生甫一塊來的。此人年紀雖老。那興致却比後生的還好。景桓見入座已定。便發局票叫局。采香一個人叫了四個。乃陸蘭芬胡寶玉周桂林與本堂的花也嬌。餘人多是一人兩局。內中少叔守愚。每人祇叫一個本堂。景桓自己除了也香檯面局外。又叫了羣芳醉香兩個外局。雙富堂的天井。不甚十分寬敞。叫了三十多個出局。祇坐得擠多擠不下來。衆人在席上邊。也有猜拳行令的。也有聽相好唱曲喝采的。也有與相好嘍嚶私語的。那蘇采香。却與蘭芬寶玉。打情罵俏。個個不了。錢守愚看着天井上面的花。山一盆一盆的數。那菊花不下七八百盆。底下用藍紙紮成山石。甚是玲瓏好看。抬起頭頸。不覺看出了神。也紅等暗暗好笑。少叔少甫幼安錦衣等諸人。多與金蓮談詩論對。頗覺今天這一檯酒。吃得別有趣味。金蓮見蘇采香叫周桂林局。桂林到了席上。頓時觸動靈機。對志和說。鄭大少方纔出的對聯。如今我對就了。志和問他怎樣對法。金蓮說借重周桂林姊姊芳名。我對的是。

周桂林桂林一枝。

這一對。凡是席上邊懂得文墨的人。無一個不擊節叫好。多說難爲金蓮。想得出來。正在讚不絕口。忽聽得樓上邊東面房間內。有一陣喝罵之聲。不知是什麼人在那裏吵嘴。少頃。愈罵愈是利害。守愚因在會香里吃了一次大虧。聽不得人聲喧鬧。心下就要着驚。忙問樓上邊爲甚事情。這般吵鬧。姚景桓也聽得有些不耐煩了。叫也香差人到樓上去問。且叫他們不要這樣。也香答道。這事我多曉得。不能去說。景桓道。却是爲何。也香道。講起來真是一樁絕妙新聞。好上得笑林報的。這東邊樓上。是也憐姊姊的房間。也憐有戶客人。聽說姓夏。一直在長三書寓上走的。不知怎樣看上也憐。中秋後吃了一個雙槓。又碰了兩場。和我們院子裏的規矩。大小月底要結賬的。比不得書寓長三。那姓夏的碰和吃酒。多祇付了下脚洋錢。聽見說有一場和的下脚。還向也憐借的。可憐也憐是個討人。那裏有錢。祇得向房間裏的老娘姨借來代付。姓夏的約在月底。連菜錢一概交來。豈知到了月底。好似石沈大海。連影子多沒有半個。本家向也憐發話。老娘姨也向也憐要錢。也憐發起急來。差人細細打聽。纔知這姓夏的。在長三上漂了無數局賬。四馬路不能走了。到棋盤街上來的。故此連日差了相幫娘姨。四處尋他。今日在同芳居茶館裏頭尋見。請他前來。他還在茶館裏滿口大話。說那個要短少標錢。就算當真少了。把我什麼樣兒。娘姨相幫見他說話太硬。防着有些來歷。不敢下手。祇得退出茶館。糾了好幾個相幫。在東西棋盤街兩頭守他。後來果見他大搖大擺的。坐了東洋車。從棋盤街口經過。各相幫一哄而上。喝住車子。叫他下來。他還高喊巡捕。說相幫的向他拆梢。被一個本家相幫。將他一把拖進衙堂。當着大衆。說明漂賬情由。動手要剝他衣裳。他纔不敢倔強。跟了進來。現在樓上大鬧。大約是仍舊拿不出錢的緣故。你們想大少爺空心到這個樣兒。豈不令人好笑。却教我怎樣說去。衆人聽罷。個個多道。既然是這樣客人。乃是他自作自受。祇好且自由他。我們還吃我們的酒。其時阿珍。當真跟了葉媚春的堂唱。坐在子通身邊。私問鄧子通道。方纔說

的漂賬客人聽起來宛似做花蓮香的夏時行。你猜可是。子通尚未回言。這話早被也香聽見。接口答道。那人的名字。正叫時行。我們還與也香取笑。說夏時行。祇能在夏季裏做做荷花大少。如今秋時。就不行了。原來鄧大少與他也認識的。今天可肯替他解一個圍。不瞞鄧大少說。我們也憐。爲了這一樁事。受了本家無數打罵。真是可憐。今天既把姓夏的尋到。有錢拿出錢來。沒有錢一定要剝他衣服。搵搵他的棹兒。出一口氣。如今天氣冷了。剝了衣服。豈不要凍個半死。衆人聽說是夏時行。子通、少牧、志和、治之、生甫、營之、康伯度、大拉斯等。多與他聚首過的。大家歎一口氣。說這個人爲甚弄到這樣下場。不曉得他便能曉得了。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多想資助於他。叫也香且把時行請他下來。我們與他說話。也香答應。叫娘上樓關照。衆人在席面上商量個怎樣資助之法。賈逢辰忽發話道。你們要想弄幾個錢給小夏麼。我想小夏當初碰和吃酒的時候。本來太荒唐了。他自己好像有幾百萬家私一樣。勸也勸不理他。不是我賈逢辰今天多口。這種人正應該吃些苦楚。做戒做戒他後半世兒。若替他拿出錢來。不吃些苦。後來膽子大了。祇管在外間漂賬。漂了有朋友替他了結。豈不反害了他一世。我一個錢不願給他。你們祇管與他設法。逢辰這一席話。爲的是自己不肯拿出錢來。却打動了營之、伯度等人。也多不願起來。到底少牧厚道。說逢辰的話。雖也有理。究竟我們相交一場。見有急難。怎好坐視。合了古人酒肉朋友。千個有急難之中。半個無的俗語。首先拿了十塊洋錢。一張鈔票出來。志和遂與治之合出了十塊洋錢。子通、生甫也是每人五塊。有了三十塊錢。時行共欠兩棹酒。除去下脚。乃是十六塊錢。兩場和。除去一場下脚。十八塊錢。共應三十四塊。尙少四塊洋錢。湊不出來。逢辰要叫本家吃虧。幼安雖與時行無杯酒之交。却有些看不過去。也拿出了四塊錢來。方能足數。放在棹中等候。時行下樓給他。衆人正把洋錢湊好。時行與跟也香的娘姨。一同來至席前。也憐及房中傭婦人等。在後押着。時行身穿竹布長衫。二藍舊綢夾馬褂。辯

窩裏已打了一個補釘。三藍舊綉紗夾馬褲。那元色緞子鑲滾。已經碎了。脚上邊一雙竹灰窰綢面的三套雲鞋子。套雲飛了起來。兩隻外國絲襪。後跟碎得肉多露了。見了衆人。自覺得衣衫藍縷。難以爲情。因把左手衣袖掩住了下半個面龐。祇露出兩隻眼睛。與衆人照面交談。口口聲聲。尙說也憐看不起人。豈有此理。也憐氣急敗壞的。走一步與他分辯。少教喝住他道。不要說了。夏大少是一時不便。你們何苦這樣。現有二十四塊洋錢。在此拿去。是了。休得多言。也憐見有了洋錢。方纔縮住了口。并說各位大少。照應了夏大少。就是照應了我。千多萬謝的。叫傭婦把洋錢收下。別過衆人。又對時行冷笑數聲。上樓自去。一場大事。調停得頃刻冰消。時行却弄得面無人色。少教叫娘姨端張椅子。請他坐下。與他談了好一回。天知道他近來境况。真是不堪。勸他以後休再如此。又在身旁取出十塊錢鈔票來。給他回家過活。時行老着面皮收了。暗想這等雪中送炭的人。真正難得。再三道謝不置。少教叫他吃些東西。時行回稱吃不下。起身告別。志和等也不留他。時行遂謝過衆人。出門回去。衆人暗地裏也有冷笑他的。也有可憐他的。少甫幼安。却見少教這一件事。幹得很有朋友意思。又可使他看看榜樣。想到酒闌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的時候。自己也能警覺些兒。故而滿心大悅。姚景桓等此時。被時行打斷與頭。有些不甚高興。又見檯面上叫來的局。祇剩幼安的桂花香一個人了。端整叫二排局來。再開一關。溫生甫因他叫的花小桃。還沒有到。要等他來了再叫。差相幫到新清和坊去催。忽見跟小桃的寶珠姐。獨自一人來至席間。咬着生甫耳朵說道。我們小先生。到百福里小房子裏去了。本家娘姨。差我來交代一聲。今天對不住。溫大少。停刻用完了酒。一同到百福里去罷。生甫聽了。心上一呆。忙問好端端的。到百福里去做甚。寶珠姐把眼睛一眇道。他到百福里去。你要問麼。自然爲的是肚子裏那話兒。生甫繃眉道。肚子裏這話兒。不過三兩個月。何必就進小房子去。寶珠姐搖搖頭道。他到小房子去。是生產麼。真個你太糊塗了。娘娘



叫他前去。爲的乃是打胎。真是可憐得很。你可去看看他罷。這是性命交關的事。可有什麼法兒想想。生甫聽罷此言。大驚失色。正是

從來鴛鴦心多毒。

偏是瘋生膽易慌。

不知生甫聽了。小桃打胎。心下着驚。要想甚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小桃死裏逃生

屠少霞服中娶妾

話說溫生甫在雙富堂席上。聽寶珠姐來說。花小桃到百福里小房子去打胎。不出局了。叫他也到小房子去。不由不心上一驚。急忙附耳問道。百福里在什麼地方。好端端的。爲甚打起胎來。寶珠姐也附耳答道。百福里在新馬路那邊。是娘娘借的小房子。已經好幾年了。小桃先生有了身孕。雖然你已答應他。另外借屋。每月碰七八場。和再貼五十塊洋錢。包他幾個月。開消。生下來是男是女。日後再說。無奈娘娘的意思。堂子裏先生最忌生產。一產須要好幾個月。不能出來。很好的生意。把客腳冷了。祇靠着一戶兩戶熟客。怎能够照應許多。故而今天決計與小桃說知。要他打胎。小桃先生是個好人。你曉得的。那裏敢說半個不字。娘娘遂差相幫去請醫生下藥。誰知請來請去。沒個人肯損這陰鷲。後來請了一個老娘。年紀六十多了。倒是個無惡不作的人。講明六塊洋錢。包打。馬上替小桃先生在肚臍上貼了一張膏藥。叫他晚上搬到小房子去。聽說還要下甚藥線。祇要藥性一到。包管孩胎下地。你看小桃這人。可能受得起這苦處。吃了酒。快去看看他罷。生甫聽畢。叫寶珠姐畧坐一坐。催也香拿乾稀飯來。桃景桓尙要衆人叫二排局。一定不許。并問小桃爲甚不來。寶珠姐怕生甫多言。在旁代他答道。小桃先生。因今天害病。不能出局。故此差我前來。請溫大少過去。有句話要與他商量。姚大小請多叫幾個先生。多吃幾杯酒罷。我們先要去了。景桓尙還不許。幼安等也不願意再叫二排。紛紛多叫也。香上乾稀飯。景桓沒法。祇得由着他們。

吃飯的儘管吃飯。叫二排局的儘管叫局。內中蘇采香最是高興。一叫又是四個。大拉斯康伯度白拉斯每人兩個。資雄花田郎三個。志和治之。一人一個。賈逢辰也免不得再應酬一個。景桓自己叫了五個。其餘衆人。先自吃飯。飯畢各散。金蓮尙要少敘到自己房中坐坐。少敘說夜已深了。緩日再來。也紅也叫守愚到房裏頭去。守愚問功安等怎樣。幼安說可以不必。守愚遂也不進去了。大家謝過景桓先去。幼安因桂天香臨去的時候。叫小大姐阿金等着。說要請去談談。故與錦衣少甫秀夫。一同到萃秀里去。少敘自然到楚雲那邊。守愚伴稱回寓。其實到蓉仙花煙館中住宿。一言表過不提。單說溫生甫吃好稀飯。謝別過景桓等衆人。與寶珠姐叫了兩部東洋車。同到百福里去。這百福里是條小弄。多些一上一下的住房。弄裏頭烏赤黑的。寶珠姐叫生甫看子細些。生甫懊悔沒坐包車。好叫車夫照燈。正在思想。腳下邊克察一聲。踏了一塊活動石板。石縫裏冒出一縷穢水。潑了左襟上一縷。喊聲不好。身子往偏裏一斜。那右腳又踏到牆邊的陰溝裏去。幾乎橫跌下來。雖虧寶珠姐在後扶住。那額角已在牆上邊碰了一下。叫聲阿呀。頭上撞了一個粟暴起來。寶珠姐又是着驚。又是好笑。連說溫大少。你怎的不會走路。到把我嚇了兩個半跳。生甫喘息道。這路真是難走。不知可要到了。寶珠姐道。說到就到。本來這裏是了。誰叫你跑到陰溝邊去。生甫站住了脚道。到了就好快快叫門。不知牆上邊嚇得什麼樣子。寶珠姐道。牆上還好。頭上可疼。生甫道。頭上也有些疼。且待進去再說。寶珠姐將門叩動。裏邊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娘姨。聽見來開樓上。又有一個婦人動問是誰。乃本家小妹姐的口音。寶珠姐回稱是我。讓着生甫先進門去。自己跟在後邊。關好了門。在老娘姨手裏接過一盞洋油手照。剔一剔亮。照着生甫上樓。一共祇有一間房屋。却把木板隔作兩個半間。前面半間大些。是小妹姐的房間。後半間祇有一環壁脚闊狹。本來老娘姨住的。如今留與小桃暫睡。房中除了竹馬閣的一隻冷鋪之外。靠壁放着兩張骨牌凳子。一張上點着個瓦油盞。

兒油盞頭裏的油多乾了。好像鬼火一般。一張上放着一把破磁茶壺。其餘一件東西沒有。小桃擁着一條洋布被頭。淚痕滿面的睡在鋪上。見了生甫。口也不開。比在堂子裏。真是天上地下。生甫看了。不覺替小桃暗暗傷心。裏房小妹姐聽得寶珠姐聲音。知道生甫來了。拿了一盞洋燈。走出房來。說溫大少。你有良心。來張張小桃。小房子裏。真是褻瀆得很。外邊又沒有收拾收拾。請你到裏面坐罷。生甫看外房當真沒有坐處。祇得跟着小妹姐進去。見房中雖是些雜木器具。究竟還像是間房頭。遂在筆窗口一張單案椅上坐下。寶珠姐倒過了茶。拿上一支水煙袋來。小妹姐叫寶珠姐快喚小桃進房。寶珠姐出去了。三五分鐘。進來回道。小桃說下了藥線。此刻肚子裏頭很疼。不能行走。請溫大少外面去坐。小妹姐道。他說什麼。外面因沒有坐處。故叫溫大少裏房來的。藥線下不到一個時辰。肚子裏怎的就會疼痛。那個信他。生甫聞言。很覺過意。不去。要想起身向外。被小妹姐拉住不許。寶珠姐道。你且略坐一坐。待我稍停再去喚他。約越三五分鐘。看他又到外邊。勉強把小桃攙扶入內。生甫見他面如金紙。滿眼淚痕。問他覺得身子甚樣。小桃說了一句。肚子很疼。連把眉尖攢動。站腳不住。就在小妹姐的牀上坐了下去。生甫看他真很狠。對小妹姐道。我看小桃真個勞動不來。如今他已進來過了。可還讓他到外房去睡。我也出去畧坐一回。小妹姐方說。難得你溫大少這樣體卹。外面坐坐也好。不過骯髒得很。踏了你的衣服。怎樣對得住你。生甫道。我方纔進來的時節。踏了一腳陰溝衣服。本已髒了。再髒些却也不妨。遂叫寶珠姐攙了。小桃在前。自己在後。走出裏房。小桃在冷鋪上倒身下去。低低的喊了幾聲阿唷。那眼淚止不住流將出來。生甫伸起簇新的紫醬色鏡面呢夾袍衣袖。替他揩拭。并問覺得肚子裏究竟甚樣。可要再去請那老娘到來。小桃連連搖手。說不要請了。貼了他的那張膏藥。肚子裏本已痛得不可收拾。如今下了藥線。下身痛得像刀割一般。叫我怎樣是好。還要請他前來。則甚說罷。把被頭一冒。在被裏頭哭個不住。生甫一見。把

頭也鑽進被窩裏去。附着他的耳朵。細勸他事已如此。且莫心焦。祇要孩胎下地就好。這多是小妹姐不好。待討人不該這樣毒心。小桃聽了半天。並沒回他一句。寶珠姐到房裏倒了一杯茶來。請生甫吃茶。生甫方退出頭來。喝了一口。又叫寶珠姐問小桃此時怎樣。小桃說腹中跳動。幾乎要把肚腸多翻了轉來。這種痛苦。今夜祇怕有些難過。生甫聽了。那裏放得下心。對小桃說。既是這樣。今天我在這裏陪你一夜。不回去了。你想可好。小桃心中。並不要生甫在此。回說這裏房屋很小。你睡到那裏頭去。還是早些回去的妙。生甫說沒有睡處。一夜天是不要緊的。我坐也坐到天明再說。小桃無奈。不再開口。由他坐在榻邊。寶珠姐看生甫當真不回去了。關照老娘。鎖好了門。與小妹姐一牀睡覺。到得天明時候。祇聽得小桃連連呼痛。生甫跑進裏房。叫小妹姐與寶珠姐快快起來。小桃有些神色不好。寶珠姐一囑。攆扒起身來。走到榻前一看。小桃緊縮雙眉。在被窩裏伸出手來。向被內連指數指。寶珠姐會意。把被揭開。覺有一陣血腥氣兒。見被單及褥子上。面洩出幾點血水。繚繚眉道。你怎的不早些叫我。弄得這個樣子。快些與我起來。小桃把頭連搖數搖。低低的說。渾身疼痛。扒不起身。這時候小妹姐也起來了。看見小桃這個樣子。也覺有些着慌。怕的是當真死了。不但倒了錢樹。并恐小桃親生父母糾纏。因到樓下去喊老娘。燒起身。趕緊喚老娘到來作主。不多時老娘來了。叫寶珠姐與老娘。勉強攙着小桃起床。因見生甫在旁。不便叫他。且到裏房坐坐。好與小桃下胎。生甫此時。嚇得六神無主。當下踱了進去。却不到一分鐘的時候。早又踱了出來。見老娘伏伺小桃坐榻。足有兩個時辰。左右方得胎離母腹。小桃狂叫數聲。兩眼向頭頂一翻。在淨桶暈了過去。生甫大驚。小妹姐等也狠着慌。連連叫喚。老娘說不必叫他。喊老娘快去。樓底下。去擎白天裏買的醋來。倒在一柄銅杓裏頭。又叫他取個秤錘。在火爐上燒得通紅。放到醋裏頭去。但聽得吱的一聲。衝上一股氣來。吞得滿房的人。幾乎咳嗽。小桃却漸漸醒轉。老娘叫寶珠姐與老娘。扶他

上床。并把淨桶端了下去。又叫老娘姨端盆水來。洗過了手。說你們放心。不要緊了。就算這大小姐的身體虧些。停刻難保不又要血暈。祇消仍把醋來噴醒。過一週時。就沒事了。小妹姐說聲費心。在身邊摸出六塊洋錢。謝他。老娘姨接了。尙要討些洗手錢兒。小妹姐又給了兩角洋錢。老娘姨謝了一聲。下樓自去。不提防年紀大了。眼睛不甚清楚。走下去時候。踏虛了一步樓梯。一個倒栽葱。跌下地去。祇震得樓梯怪響。小桃是個產後之人。吃這一驚。心上發渾。兩眼往頂心直插。忽又血暈過去。小妹姐叫寶珠姐用醋來噴。一面叫老娘姨下樓。看那老娘姨跌得甚樣。誰知右手上的臂筋斷了。雖不皮破血出。却痛得在地上亂滾。老娘姨慌忙攙他起來。到客堂裏坐了一刻多鐘。替他尋塊布來。把跌壞的臂膊絡好。又叫了一部小車進來。方纔勉強坐了回去。這是他替人打胎的報應。此次賺了六塊二角洋錢。以後成了個殘廢之人。不能出外收生。竟至窮餓而死。可知打胎傷生害命。最干天地之和。本是斷幹不得的事。著書的雖一言表過。看書的若在花叢裏頭。如見此等事情。最好勸他們千萬不要這樣。真是陰功非小。閒文少叙。再說小桃第二次用醋噴醒之後。生甫看他面如白紙。血色全無。氣促如絲。一言不發。那性命尙覺有些難保。忙向小妹姐要副筆硯。寫了一張字條。叫老娘姨去請平載三來看治。小妹姐說不知要花多少醫金。生甫道平大小不是醫生。就是夏天看好久。安里杜素娟傷寒症的。他何曾取過人家謝儀。我們請他看診。乃是朋友交情。要你們花什麼錢。連轎錢也不要費你半個。他坐包車來的小妹姐聽不要他錢。心中大喜。忙叫老娘姨拿了字條馬上就去。不多片刻。果把載三請來。小桃早又暈了兩次。嚇得生甫冷汗直淋。連問載三可還有救。載三診過了脈。說這是產後血暈。尙無大礙。立了一張方子。分付先吃一帖。定了他的血暈。晚上再來覆証。生甫方纔略略寬心。在身邊摸出一塊錢來。交與老娘姨拿去購藥。小妹姐也不容氣。像生甫應該的一般。載三不知就裏。認做小桃這胎。是生甫與他有的。因說何苦打他下來。幹這性命。

交關的險事。後來生甫說明。方曉得他甘做瘋生。然這一片熱腸。却也甚是難得。可見得人尙忠厚。與萬事已不得脫卸乾淨的不同。坐了一回。起身別去。訂定旁晚再來。生甫送他下樓。恰好老娘姨購藥回來。生甫接過。照着方子。將藥拆開。交與老娘姨放在藥罐裏頭。加好了水。上樓去煎。自己也重新上樓。坐在小桃榻上。目不轉睛的瞧着他。約有一點多鐘。藥煎好了。小妹要叫老娘姨攪起來吃。那裏攪得起他。生甫因叫老娘姨賂把小桃扶起些些。寶珠姐拿了藥碗。生甫拿了一隻湯匙。一匙一匙的送到小桃口中。方能將藥吃完。老娘姨收拾藥爐。下樓煮飯。移時煮好。搬將上來。乃是一木桶飯。一大碗青菜。一小碗肉絲豆腐。小妹姐擺好椅子。請生甫先自吃飯。生甫看小菜不好。并且心中慌急。吃不下他。寶珠姐道。我們小妹姐。當這大少是自己人。故此菜多不添。叫他那裏吃得來。這種苦飯。待我叫老娘姨再去叫些菜來。生甫聽寶珠姐說。小妹姐當他是自己人看待。因此並不添菜。不覺心花怒開。連說不必去添。我吃了。自己人本來有甚客氣。遂勉強吃了小半碗飯。寶珠姐倒面湯水。伏伺洗過了臉。與小妹姐老娘姨等一同吃飯。每人足足吃了三碗菜也完了。飯也沒了。生甫佩服他們飯量。更佩服小妹姐與寶珠姐看了小桃這樣凶險。沒些心事。飲食如常。幸虧小桃服藥之後。血暈止了。面孔上有了些些血色。氣息也平順了些。畧覺放心。等着晚間戟三轉方。忽聽得有一陣鼓樂之聲。自遠而近。又有鳴鑼喝道的聲音。甚是熱鬧。因問老娘姨。可是左近人家。有甚喜事。老娘姨道。正要告訴溫大少聽。方纔我出去購藥。走過昌壽里門口。見弄堂裏有家人家。懸燈結彩。好看非凡。我想進去瞧瞧。爭奈有巡捕守門。不許閒人入內。我因打聽左鄰右舍。這人家可是要娶親。這般顯煥。鄰舍回說不是娶親。聽見他們的底下人說。乃是娶姨太太。這姨太太。却又並不是堂子裏的小姐。也不是堂子裏的先生。乃仁壽里一個大姐。選定今天過門。那排場。真比人家娶親還闊。不但用五梅花。六執事。花轎。鼓樂。還有頂馬。對馬。并衝風轎。馬執事等。新人穿

的朝衣朝裙。圍衫紅襖。聽說是石路上生茂衣莊做的。足足三百多塊洋錢。花轎是王永興的。紅轎子全金繡轎衣。乃是第一次開槓。屋子裏鋪設的許多全金繡桌幃椅披。並客廳廳上掛的軟彩。多是湖州茶担的東西。不知要多少開銷。這大姐真是有些福氣。不然那裏有做了人家偏房。進門時有這種局面的道理。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上有些不信。因又問道。這家人家姓甚。可知他是那裏人氏。諒來太太是沒有的了。纔許他這般擺款。那些鄰舍又道。這人家搬來纔祇數天。主人聽說姓杜。年紀尙祇二十左右。一口本地說話。不像是外路人氏。搬進來的時候。並沒有女眷同來。不知他有無家眷。必須將來方能明白。那時我尙欲再問。因小桃小姐服藥要緊。恐防耽擱時候。就回來了。如今鼓樂喧天。諒是已把新人娶來。溫大少可要去瞧。這裏到昌壽里去。並沒多路。生甫聽罷答道。我不過聽見熱鬧問罷了。要去看他則甚。上海灘上的事情。本來祇要手頭有錢。可以隨你甚樣做去。管甚人家閒事。老娘姨尙要說合生甫去瞧。自己也好借此出去。誰知生甫沒有心思。并因昨夜到今尙沒睡過。身體乏了。看見小桃服藥之後。好了許多。想在榻邊畧睡片時。養養精神。不料小桃不許。打發他到裏房去睡。口中雖說睡在這裏。不能適意。且恐胃風。其實心上不要他陪。巴不得他離却眼前。可憐生甫一片熱心。看待小桃。小桃却偏這般冷淡。沒點良心。生甫那裏得知尙認小桃叫他裏房去睡。當真愛惜着他。心下十分得意。對小桃與老娘姨說了無數當心的話。方到裏房和衣而臥。這一睡直睡至上燈將近。平戟三前來轉方。小妹阻叫醒起來。陪就三診過了脈。說包得定不要緊了。開了一張生化湯加減的藥方。生甫又取出兩塊錢來。一塊仍給老娘姨購藥。一塊叫他到消夜館子裏。喊桌八生。二斤京莊。留戟三夜飯。八生是八樣生菜。乃生蝦、生雞子、生腰片、生雞片、生魚片之類。另外有個火鍋。廣東人叫做扁爐。就是吃魚生片用的。有了這個扁爐。喜歡吃那一樣菜。好把這樣菜下鍋去燒。很是便當。不過這扁爐宜於冬令。若像這十月裏的天氣。究竟早些。

載三因此不敢多用。暑暑喝幾杯酒。吃些腰片等類。並勸生甫不可常食。火鍋太覺燥熱。易生喉症。生甫說大冷天吃這東西。很是有趣。目今天氣尚燥。本來不甚相宜。皆因這裏沒處叫菜。故此勉強將就。真個有慢得狠。載三道聲好說。二人一頭用酒。彼此講些閒談。生甫說起白天裏老娘姨講的昌壽里娶妾這事。問載三可從姓杜的門首經過。知他是個何等樣人。載三笑道。這件事真是笑話。你還不清楚麼。那家人家並不姓杜。乃是姓屠。向來住在城裏。你我都認得的。生甫想了一想道。城裏頭的姓屠。莫非是屠少霞。如此說來。大姐一定是阿珍了。我方纔聽見娘姨說。娶的新人。是個大姐。在仁壽里。本就疑心是他。但少霞有好幾個月不出來了。怎麼忽然幹起這樁事來。載三道說也詫異。少霞自從老太太因他在外。吃着嫖賭。終非了局。把他管住在家。不許出來。這本是極好的事。不料老太太上了幾歲年紀。因見兒子不能習上。時時刻刻氣悶在心。一日因少霞又硬要出門。與他爭了幾句說話。氣逆起來。頓時得病。臥牀不起。不上幾天。竟亡故了。少霞發喪開吊。雖然盡些做兒子的應做的事。却毫無一點哀痛之心。五七還沒到。他已每夜到仁壽里去。反說如今沒了管束。很覺得自由自在。并且數十萬的家資。歸他一人掌管。要怎樣就是怎樣。那個人好說他一句。阿珍得了這個消息。就要嫁他。少霞答稱。本來有言在先。一口應許。但城裏頭服中不便。必須在城外借屋幹事。阿珍正因少霞尚有正室。已不得另外住開。遂說新馬路僻靜些些。房屋又好。故由少霞看定了昌壽里五幢房子。回覆阿珍。擇吉過門。阿珍忽又裝起俏來。說嫁丈夫。是人生在世。祇有一次。必須像個樣兒。第一要一千塊洋錢聘金。將來存典生息。作為花粉之費。并要鳳冠霞帔。花轎鼓樂。全副執事。傍人問起。不說是小。第二永不到城裏去住。見了城裏的人。不論男女。平等稱呼。第三迎親的那日。必須有兩個媒人領轎。鄰舍人家見了。曉得我是明媒正娶。少霞一一應許。但這媒人無處去找。後來賈逢辰一力擔承。他自己做了賬房。薦施礪人藍肖岑。做了男女兩媒。并替他



請烏里阿蘇格達白湘吟等一班不尷不尬的賭棍。道喜吃酒。少霞欠逢辰經手的那注賭錢。少牧替他還過的了。聽說少霞現在又還逢辰。少牧知道了這一樁事。曾向逢辰討過幾次。逢辰老着面皮。說這幾天手頭正窘。少霞還來的錢。抵了別的急款去了。算他暫向少牧借用。緩日有錢再歸。寫了一張白頭借契。叫施藍兩人作中簽字。交與少牧。少牧竟沒奈何他。你想賈逢辰掉的槍花大麼。生甫道。逢辰當真不是好人。我也被他借過好幾次錢。從來沒有還過。怎奈見了他不好意思。一定要討。就是向他討取。他偏能言善辯的。說得你板不起甚臉來。看來少牧這錢。也就難了。戟三笑道。逢辰這種人。我與幼安等不時談起。本來少親近些最好。少牧不聽良言。致有此事。然而據我看將起來。不但是你與少牧吃過他虧。志和治之。與先時的夏時行。此刻的姚景桓。也多鑽過他的圈套。不過屠少霞有了一次賭局。更是大些。却仍執迷不悟。還要與他往來。不知要到怎樣纔住。兩個人談談說說。酒已冷了。生甫叫老娘姨下樓去燙。隨手帶些炭來。加在火鍋裏頭。又問少霞。既然今天娶妾。除了賈逢辰等之外。朋友們可有送禮的人。戟三道。他是眼中娶妾。把簇新鮮的母喪。匿起。剃去七髮。換穿吉服。無禮極了。人家還去送什麼禮。聽得我的車夫說起。偏有姚景桓送了一個紅緞喜幛。并且還親自前去道喜。那邊正少一個頂馬。遂拉景桓去做。明藍頂子花翎。全金蟒衣。很是好看。對馬是烏里阿蘇格達。栢幼湘。還有一個叫刁深淵。乃是逢辰請他來的。春天裏少牧在第一樓。計萬全等。要想拆梢。也有此人在內。衣服多一件沒有。聞得向衣莊上租的。他們迎親到門。仁壽里祇有一幢房子。客堂又小。停了花轎。又有站堂清音禮樂六色人等。那頂馬對馬老爺。怎能够擠在一處。又不能站在天井裏晒。沒擺布紛紛上樓。我的車夫。是個愛騰熱鬧的人。且與阿珍的車夫認識。他也跟着上樓去瞧。看見阿珍。居然頭戴鳳冠。身穿蟒袍霞帔。腰繫朝裙。一雙六寸有餘的脚。裝得小小兒的。其時喜嬪正在照例送雞頭飯。滬俗叫做玉飯。那遮面紅還沒有遮上。詭異的是

兩眼通紅。淚痕滿面。哭得比人家閨女出閣。還要利害。生甫聽到此句。也大詫道。阿珍爲甚痛哭。撇不下誰。房間裏的小妹姐寶珠姐老娘姨等。聽戟三說得津津有味。忽聞阿珍哭泣。也詫問道。聽說阿珍並沒有父母的了。祇有一個小兄弟與一個姊姊阿金。一同住着。即使平時要好些兒。也犯不到這樣大哭。這却爲甚緣故。戟三搖頭笑道。他哭的何曾爲着姊姊兄弟。另外有一個人。待我說你們聽。正是

狂郎枉耗千金費。

鬻婦難拋一片情。

要知戟三說出阿珍哭的爲誰。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五回

小房子阿珍泣別

天香院幼安談禪

話說戟三與溫生甫談論屠少霞服中娶妾。講到阿珍在仁壽里小房子將要上轎時。十分哭泣。小妹姐寶珠姐等。多說阿珍父母雙亡。祇有一個姊姊阿金與一個十幾歲的小兄弟。一同住着。爲甚這般大哭。戟三笑道。你們道他爲着姊弟兩個纔痛哭麼。內中却另有個人。待我說你們聽。小妹姐道。不要說了一定是溫大少的知己朋友鄧子通。與他常常來往。花的錢好幾千了。阿珍天良發現。想起他的好處。哭個不住。也是有的。難爲他還有些良心。戟三對生甫一瞋道。當真爲了子通。却也罷了。誰知子通那邊。起初連嫁人的口氣。也沒露過。直到昨日纔與他勉強說穿。子通很是不捨。還解了身上的一隻金表。手上的一隻玫瑰紫寶石戒指。送給與他。阿珍受了。祇說得謝謝兩字。不要說眼淚沒有半點。連好看話並沒一句。那是他姊姊阿金。說與我車夫聽的。背後也說阿珍這人。一點子沒有交情。你們往後。子通面前。却千萬不可講起這話。防他惹氣。生甫道。不信阿珍這樣薄情。子通前一定不說是了。但他哭的到底爲誰。戟三道。他哭的並非別個。就是到處黏花惹草的潘少安。他生得面貌好些。沒個婦女不喜歡他。阿珍更是十分要好。平時祇要一天沒去。就要叫人四下找尋。必須尋到家中。他纔有說有笑的心頭快活。倘然尋

不到他。一定要與阿金及那個兄弟。或是用着的小大姐。無是生非。吵個不了。吵到他來了。總休。却又並不要他花一個錢。差不多安每日自己零用。尙是阿珍貼給他的。還要不時做些衣服。買些東西與他。這回要出嫁了。那裏能分拆得開。自從與屠少霞談起這話。見了少安就哭。說不然不願嫁與少霞。爲的是少霞有錢。嫁去可以想個法兒。以後做個下半世的計較。與少安並非無益。却兩個人不能不暫斷往來。因此足足哭了幾夜。到了昨日。少安怕少霞那邊有人要來。不敢進去。買了一牀大紅綢紗被面。一對絲光席法網的外國枕頭。差車夫送到仁壽里去。阿珍看了這兩件東西。明知少安用意。被面是蓋在身上的。譬如與少安夜夜同牀。枕頭是睡在頭下的。譬如與少安宵宵交頸。想起了平日間許多恩愛。又止不住流下淚來。打發了四塊洋錢力錢。問少安自己如何不來。叫車夫對他去說。晚間這裏一定沒人。還有幾句要緊說話。要囑付他。寄信他。千萬前來。祇有今夜一夜。可以會面暢談。我在晚間等着。以後就不便多了。那車夫回去說知。果真晚上十點多鐘。少安到來。前門不敢敲動。從旁邊的後門進去。喜得真沒有人。遂與阿珍上樓。防阿金與他兄弟進去。把房門閉上。巧巧阿金在樓底下自己房中。替阿珍做甚竹篋子兒。明天上轎時裝高底用的。沒了洋線。上樓去拿。看見房門閉了。不便進去。站在門外細聽。初聽得潘少安道。姓屠的一千塊錢拿來了。你放在典當裏頭。收取利錢。每月裏的零用够了。但我以後不知怎樣。今年說不定要回常州過年。且等明年再說。阿珍答道。我今夜正爲這一件事。叫你來的。你道我這一千塊錢。真個自己要麼。須知爲的是你。今天賈逢辰已叫少霞送與施礪人藍肖岑兩個媒人。拿了來了。另外又是二百洋錢門包。一百洋錢。什麼蒲儀菊儀扶几捲軸。鴛鴦酒各樣開消。多照着人家娶親一式。那是逢辰做了賬房。替我幹的。幹得真好。將來我定要叫少霞重重謝他。如今拿來的一千三百塊錢。二百塊我想給與阿金。他這幾天幫我做長做短。很是出力。雖然將來跟我過去。不怕沒有錢用。究竟自

已姊妹給他積些私房也好。一百塊給與兄弟。尚有一千塊。等你到來。交給與你。不拘放在什麼地方。那存摺上不要寫我珍記名字。竟是你安記出名。等到過了三兩個月。那時我還有道理。你切莫回到家裏頭去。難道以後事情。不要幹了。說完了這幾句話。後來恰有好幾句言語。乃是咬着耳朵說的。聽不出他少頃。又聽少安說道。你的意思。我多曉得你了。這錢我明天一早。確定拿去。尋個穩當地方存着。等你兩三個月之後。再作區處。但你叫我不要回去。上海的開銷很大。到得沒錢使用的時候。這一千塊錢上。倘然我借用了。一二百塊。你可心疼。阿珍道。你又來了。摺子上是你出名。要用自然也祇管用去。不過能够省些。日後你的積蓄。就是我的積蓄。但這三兩個月。你須安心守我。切不可有了錢。到處浪用。反把我一片好心。拋撒在九霄雲外。那可斷使不得。少安道。你說那裏話來。雖然我潘少安要好的女子甚多。像你一般的人。第二個却也找不出來。倘然日後有甚變心。我可發個誓與你聽。將來我不得。阿珍聽到此句。忙把手來掩住他道。不許往下說了。我也曉得你與我要好。纔把你當做心上人兒。要你發什麼誓。此刻天不早了。我們睡罷。明天必須一早起身。防着有人到來。祇聽少安歎口氣道。往常聽得小曲裏頭有兩句。今宵與你同羅帳。明天與你兩分離的曲子。不料我今夜二人。當真應了這兩句話。雖說三兩個月後頭。自有相會之日。那三兩個月的日子。談何容易。怕不令人望得眼都穿了。阿珍聽罷。止不住一陣心酸。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從十一點鐘哭起。直哭到十二點鐘。阿金在外房立得腿疼。并且也陪了幾點眼淚。少安却口中說的。雖是淒涼話兒。偏偏不聽見他有甚哭聲。後來口口聲聲。祇勸阿珍上牀。阿珍始止住了哭。勉強安睡。阿金因再聽下去。必定有不好聽的來了。線也沒擊。掩步下樓。回房睡覺。今早天色黎明。又到樓上房中取線。阿珍早已起身。見他眼睛哭得紅紅兒的。正在叫喚少安起來。也不顧阿金上樓。把粉臉偎住了少安的臉。却又哭個不住。那是阿金親眼見的。少停少安起身。阿珍在衣廚抽斗裏拿

了一綖洋線。交與阿金。打發下樓。諒來就在這個時候。把那一千塊錢。交給少安。故此少安出門的時節。胸口頭與兩個衣袖管裏。好像很沈重的。連走路也不甚便當。大約放着幾百洋錢衣袋。又凸起了一大塊兒。諒是袋着幾百鈔票。阿珍親自送他出門。還是淚汪汪的。直至望不見了他的蹤影。方纔回進門來。果然叫阿金及他兄弟上樓。分給二人三百塊錢。應了昨夜的話。一句不差。這是阿金因阿珍給了潘少安一千塊錢。自己祇有二百。兄弟一百。心上不平。與身邊的小大姐說起此事。小大姐與我車夫說的。可知道阿珍哭的。爲着少安。並不是爲了家裏的人。你們想這種人。少霞討到家中。將來如何得了。說起來。真是替他擔憂。生甫與小妹姐等聽畢。多道。照此說來。少霞當真上了阿珍的鈎了。人家說癡心女子。負心郎。將來阿珍。怕不要做個郎太癡心。女負心麼。戟三道。阿珍負心。是負定的了。不知少霞的癡心。幾時醒得回來。生甫道。聽說堂子裏頭。若要一心去迷這客人。有甚鬼戲。倘把這客人的辮線。私自拔下一根。繫在妓女指上。叫做恩線。可使這個客人。時時想念此妓。又有把自己的月經布。燒灰。暗暗放在食物裏面。使客人吃了下去。熱血搭心的。撇不開來。不知少霞可是着了這個道兒。他纔一心要娶阿珍。看不出半些破綻。戟三笑道。堂子裏許多鬼戲。我也聽見有人說過。却不知道有無其事。總之這種地方。少走最妙。多走了。就是他們沒甚鬼戲。也漸漸的自會着魔。何況少霞年紀甚輕。又是個隨風倒舵。沒些把握的人。阿珍要籠絡他。比了旁人。更是容易。小妹姐道。平大少說得不錯。堂子裏人。人多說有甚鬼戲。迷惑客人。其實那有這事。譬如我開了十多年的妓院。除大小月底。照例在門口與各妓房中。化些錠帛之外。並沒別的搗鬼法兒。若說恩線。這一句話。那是先生與客人要好。故意拔根辮線。繫在手上。却是常有的事。我家小桃指上。現在祇怕還有溫大少的辮線。鬚兒。難道也說他做甚鬼戲不成。生甫道。我正爲這個緣故。想問小桃。這幾日見他無名指上。繫着一根元色絲線。像我辮線上。拔下來的。他說繫在指上。因要戒

食生冷東西。防礙胎氣而起。却不知究竟爲了怎的。寶珠姐道。那是戒線。與恩線又是不同。恩線是繫在指上。看了這一條線。譬如看見客人。戒線是見了這線。想到要戒什麼東西。這手就縮住了。說什麼鬼戲兩字。若當他真是鬼戲。溫大少你自己去想。小桃可會假情假義的迷過你麼。這孩子是箇直捷痛快的人。那裏懂得這許多勾當。生甫道。他不時與我鬪氣。倒是常有的事。何嘗迷過我來。我也不是受迷的人。不過說說罷了。小妹姐道。是吓。溫大少不是受迷的人。這話真是明亮。口中說話。伸手把戟三面前的酒杯一按道。平大少的酒冷了。換一杯罷。生甫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叫寶珠姐把冷酒傾去。舉起酒壺來。斟戟三道。講了半天的話。壺裏祇怕也已冷了。我們吃飯可好。生甫尙要叫老娘姨下樓重燙。戟三決定不再吃了。方叫老娘姨拿上飯來。各人吃了一碗。餘下的菜。老娘姨收拾下去。停刻。再把火鍋生旺。與寶珠姐小妹姐等。一同吃個乾淨。表過不提。再說戟三吃過夜飯。用了杯茶。問生甫。今天可要回去。還是仍舊住在這裏。生甫想了一想。道。回去不甚放心。還在這裏住一夜罷。并問戟三。此刻出去。可到別的地方。還是就回公館。若是回公館去。此時天氣尙早。不妨再坐片時。戟三道。回去當真尙早。幼安今天差人約我九點鐘後。在萃秀里桂天香家。聽說天香有些肝氣病兒。諒來也要開紙藥方。生甫道。既然如此。不留你了。叫老娘姨拿盞洋燈。一同送戟三下樓。戟三可囑小妹姐與寶珠姐道。你們留心。小桃不可使他冒風。多吃些苦草湯。等到一過時過了。把枕頭墊得高些。不妨由他安睡片時。養養精神。明天飯後。再來轉方。二人答稱曉得。戟三又囑付小桃。叫他千萬靜心調養。不可焦急生氣。產後最是大忌。囑付已畢。始喚樓底下車夫。點好了燈。舉步下樓。生甫與老娘姨照着燈亮。送下樓去。直至出了門口。關好門。方纔入內。戟三走出百福里小弄。坐上包車。如飛的往四馬路萃秀里而去。到得里口下車。分付車子。停在第一樓橫街。自己走進弄中。第一條萃秀里。多有些野雞妓院。祇有一家。乃是費寓。幼安曾在天香那邊。請戟三

吃過兩次酒。碰過幾場和的。故這地方走得極熟。跑至院內。因天香是樓下房間。看見房門上門帘下着。間相幫的。可是謝大少在內。相幫回稱。正是。接口喊聲。客人進來。跟天香的小大姐小阿金。迎至外房。把門帘一揭。認得戟三。說平大少裏面去坐。謝大少等了你好半點鐘了。戟三點頭進內。見幼安坐在靠窗一張椅上。一手拿了本書。一手被天香牽着。指在書上。像是問字的光景。戟三說聲好對雅人。你們在此看什麼書。幼安天香聽見有人進內。急忙將書放下。立起身來。說問坐無事。故而在此借書消遣。戟三道。原來天香也識字麼。天香笑道。自小沒有讀書。那能識字。戟三道。不識字看什麼書。休來誑我。幼安道。天香這人從來不打誑語。那却是句真話。但他近來很想識字。我不到這裏便罷。一到就把字來問我。弄得不像相好。像了師生一般。難爲他很有記心。如今也能識得千把字了。他喜歡的。最是經典。一卷多心經上的字。俱已識完。現在又要學金剛經。且要我一句句解說他聽。戟三道。禪機微妙。你二人參究着他。不做了東坡琴操麼。天香道。琴操不敢比他。將來一卷法華。懺得我生前綺孽。也就好了。戟三戲道。綺孽是那裏來的。天香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現在身罹綺劫。難出情天。難道還不是綺孽麼。戟三道。既知墜入孽障。你想作何解脫呢。天香道。情憚難破。近來正與安哥先想勸此一關。戟三把頭一點道。情憚難破四字。正是千古鍾情人說話。安哥也是個鍾情的人。不知叫天香怎樣勸法。幼安道。天香纏綿綺障。解脫殊難。我謝幼安自從涉足花叢。雖不至如少牧治之志。和少霞等昧却本來。却也一縷情絲。漸似春蠶自縛。這多是定識不堅。犯了佛家一個癡字。自己要略略勸破。尙是大難。何況再替天香說法。八月間我偶宿此處。這一夜月明如水。天香堂唱回來。不知在那裏頭折了一枝桂花。供在房中。滿房馥郁。我們兩個人。在花底下談了一回禪典。將至破曉始眠。真個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忽然得其一兆。夢與一老僧參禪。醒時歷歷如繪。因做了一篇天香院談禪記。先想自己解脫自己。方纔天

香手裏拿的這書。正是我的小東山稿。那談禪記也在上面。可要一觀。戟三道。你二人這種閒情逸致。祇恐熱鬧場中。真是有一無二。快把稿子取來。正要請教。天香聽罷。即將手中的書翻開。檢那篇天香院談禪記來。雙手呈與戟三。并說這篇記上。我還有幾個稍冷的字。識不熟他。你可讀給一遍我聽。也好多記一回。戟三道。照你這樣識字。比顏如玉拜杜少牧做先生。差得遠了。如玉起初幾天。很是留心。如今少牧不去。識的字聽說多已忘了。若像你這樣。隨處留心。將來怕不成個通品。嫁人後不知有多少便宜。天香道。將來我嫁那個。正不知花落誰家。戟三對幼安一望道。惜花有人。落花不愁。無主。不過佛氏所謂緣法未至罷了。天香默然不再說。戟三接書在手。在洋燈下。朗誦那篇談禪記道。

小東山主人自識天香院主。因院主喜覽內典諸書。恆謂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與多心經。卽是空空。卽是色數語。禪機微妙。惟慧根人乃許悟此。非時下袒半臂衣。募千家飯之和唱。和撞和樣和障。所可得其三昧。惜世無生公其人。與之共參妙語。時涉遐想。一日天香院木樨正開。主人於金粟叢中。玉蟾影裏。焚靜妙香。對花趺坐。凝神滌慮。擬懺綺障。漏五下。恹恹間見玉女一雙。持旛前導。稱奉度恨尊者之命。召欲超情海人談禪。主人不覺隨之而行。旋至一山。高可萬仞。山下有泉。深不見底。波流橫溢。勢甚洶湧。二玉女矚閉目而過。少頃已歷山頂。維時野花歛盡。啼鳥不鳴。松竹蕭疏。間露一小庵。結茅爲窠。編椽作牖。中坐一僧。年約百歲。膝蒲團而手念珠。見主人入。傲不爲禮。二玉女趨前稟白。狀若甚恭。老僧微開雙目曰。居士來乎。從何處來。主人訝其簡也。信口答之曰。從來處來。老僧微笑曰。來處安在。主人答曰。茫茫塵世。駒光裏。草草浮生。蝶夢中。老僧曰。既知塵世茫茫。浮生草草。何不早登覺岸。主人曰。功名易悟。浮雲幻。霄漢難忘。捧日心。老僧曰。忠君愛國。未始非仙佛根基。然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居士亦念及故去父母否。主人曰。夢



義未報深恩重。風木常留餘恨多。老僧曰。居士存心忠孝。令人可慕可欽。然三十年後之居心。亦如三十年前否。主人曰。我心匪石安能轉。此志如山豈許移。老僧曰。然則居士近來綺障漸纏。亦慮本來欲昧否。主人曰。未向雲程期遇合。何妨香國訂知交。老僧曰。何謂知交。主人曰。倚紅偎翠三更夢。開爇爐寒萬種情。老僧曰。情真情假。主人曰。也道個人俱是假。偏於我輩似疑真。老僧曰。祇恐未必。主人曰。水中掬月非無月。鏡裏看花自有花。老僧點首曰。居士非鈍根人。敢問將來作何解脫。主人曰。妙蓮千朵皆空色。丹桂一枝開妙香。老僧曰。居士欲參木樵乎。試問如何是定心法。主人曰。一塵不染天空月。萬象皆虛霧裏花。老僧又曰。如何是養性法。主人曰。無我無人空色相。有花有酒樂閒身。老僧曰。如何是定守法。主人曰。須防誤失情天足。及早長回孽海頭。老僧曰。情天孽海。居士知其地否。主人曰。人間一切惟心造。世界三千放眼看。老僧合十而起曰。善哉善哉。能悟過去非。斯為大智慧。能定未來識。斯為大覺悟。能知一切惟心造。斯為大解脫。居士誠可與言禪矣。雖然。欲斬情魔。能無慧劍。欲離愛海。可乏慈航。乃於破衲間出七首一寒光耀目。以授主人。謂宜常佩胸前。割除諸障。復下山至流泉深處。以念珠向空擲去。忽現大願船一艘。手拽主人。翔步而登。飽扯風帆。如弩箭離弦。瞬息即逝。逮至誕登彼岸。主人驚悸欲絕。老僧臨行。復持戒棒而作偈曰。情海無邊。回頭是岸。一點靈根。莫教迷亂。咄。從今悟澈木樵禪。管他魔女天花散。語次。將棒當頭猛擊一下。稽首而去。主人驚悟。追溯禪機。歷歷可憶。乃懷然者久之。作談禪記以志其異。並擬易小東山人號為香禪僧焉。

戟三讀畢。讚不絕口。說這一篇記。做得真是有些禪理。何不送到新聞笑林遊戲等報館刻去。也好使人共證情禪。回頭是岸。幼安道。這篇記早在新聞報上刻過了。不過是花間懷儂署名。並不是小東山主

人。天香道。安哥欲斬情魔。老僧把慧劍贈你。那慧劍至今可在。幼安道。如何不在。若無慧劍。我謝幼安在萬花如海中。早做了個好色登徒。那有這般清淨。天香又道。那念珠化的慈航呢。戟三笑道。慈航應該問你。願渡他還是不願。天香臉上一紅道。怎麼平大少也與我說起笑來。我怎樣算得慈航。戟三道。祇要你將來助着安哥。勤破情禪。那便是愛海中的慈航寶筏。我倒也是一句禪語。並不與你說頑。天香道。安哥要勤情禪。我也想把這情字一關。早早勤破。那有不願助他的道理。戟三道。既然願助安哥。你這隻船。當在何時解纜。天香道。我這條船。無拘無束。那纜繩。不論何時。多可解得。不曉趁船的他。可要早日開船。幼安聽天香答出的話。一句句妙語雙關。因也含笑答道。倘然趁船的怕風波險惡。不敢開船。你便怎樣。天香道。因怕風波險惡。故要及早開船。那趁船的爲甚不敢。戟三聞言擊節道。好一個因怕風波險惡。故要及早開船。目視幼安。看他再說什麼。幼安道。俗語說的。船家不拿過河錢。開船必須先付船資。不知共需多少。天香想了一想道。船身何管要你分文。祇要開消船家已足。諒來趁船的力尙可爲。幼安道。你這條船。可能夠隨風開駛。自認是隻小舟。遇大船不至有甚碰撞。天香道。本是小船。自當隨風開駛。渡出情河。見大船避讓三分。何真碰撞。幼安微笑道。既然這樣。且俟殘年度過。那時沙明月淨。自有片帆風順之時。你等得麼。天香道。隨波一載有餘。豈在殘冬數月。二人正說得津津有味。戟三聽出了神。房間裏人却一句不懂。要想把話岔開。忽聽客堂裏相幫。喊聲小金妹。客人進來。天香不知是那一個叫小金妹。到外房去看。正是

證到情禪方有味。

忽來佳客又何人。

要知小金妹出房。瞧見來的是誰。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宴徐園分詠九秋詩

遊虹口誤打三復寶

話說謝幼安在桂天香院中。與天香戲語談禪。平載三從旁聽得出神。忽聞相幫的喊聲。客人進來。天香叫小阿金出房。去看是誰。小阿金出外一看。不是別人。乃與幼安不時同來的杜少牧。因說二少裏房坐罷。謝大少現在裏邊。少牧舉步進房。天香一見。站起身來。幼安問少牧。從何處到此。可有事情。少牧道。現從大哥那邊來。有件事情。與你商量。就是杭州那塊地皮。上海律師寫了一封信去。目今已有回信來了。說築馬路。乃是一律的事。不能獨把我家這一方地。留起不築。如何通得路去。故此祇能照例給價。叫我們帶着地單。即日去領。方纔大哥與我商議。我想這事請了律師。仍舊挽回不來。那是沒有挽回的了。祇好將來領了地價。另外揀個妥當地方。買一塊地。把墳上的棺木遷葬。以妥幽靈。但想赴杭領價。我弟兄二人。自恨沒有習得洋文。一句洋話不懂。狠是不便。既經請有律師。何不再煩律師寫封信去。問明每地一畝。多少價銀。日後索性把地單交與律師。就請他將價代領。不知可好。幼安想了一想道。既然墳墓保他不來。這樣辦法也好。但不知大哥甚樣意見。少牧道。大哥也是這個意思。明日想去拜會律師。再發信去。故叫我與你商量。定個主張。又因這事挽回不下。大哥今日心中狠悶。與我講了半天的話。講起近日菊花盛開。聽說老爾唐家弄徐家花園。有個花神會兒。會中多有些藝菊之人。每人各出菊花數十盆。羅列園中。不下數百餘種。任人進園遊玩。真是幽香冷豔。美不勝收。大哥明天想邀幾個知己友人在花園設筵散悶。並賞秋光。也叫我與你商議。共請那幾個人。明天一早好發知單。大哥現在棧中候着。幼安聽罷道。大哥因心中煩悶。明日要往徐園賞菊。這真是雅人逸趣。與平常花酒番菜不同。必須請幾個同志的人。俗客一個不要。他們纔好。但不知是一席酒。還是兩席。花園裏已經關照過了。沒有少牧道。花園裏我有熟人。明天差人關照不遲。一席兩席。大哥沒有說起。幼安道。人多了容易嘈雜。我想一席最妙。圓檯面。連主人好坐九人。恰好湊個九秋之數。少甫喜歡做詩。說不定席上邊還好結個詩社。大家拈韻。

分題。在上海俗極的地方。幹些雅事。却也未爲不可。不知你意下如何。戟三道。此舉極妙。明天我百忙必來。少牧道。戟哥自然定要請到。還有何人。幼安屈指數道。戟哥與我。並你弟兄二人。已有四個了。再請子靖。錦衣。鳴岐。聘飛。有了八個。還有一個。却去請誰。少牧道。錦衣的朋友。毓秀。夫可好。幼安道。秀夫人甚風雅。奈他不善做詩。戟三道。鄭志和雖然執袴。習氣深些。究竟比治之還好。不如請了他罷。幼安道。說起志和這人。若不與治之作伴。何嘗不是雅人。祇因做伴的人壞了。遂成了個執袴子弟。其實真是可惜。明天請他在內也好。祇恐治之曉得。他要見怪。少牧道。這却不妨。明天知單上索性寫明是個詩社。不請治之。怪不來了。幼安點頭稱是。天香問明日可要叫局。少牧道。明天是個雅集。倘然叫局也須叫幾個風雅些的。戟三道。明天的局。最好多叫李金蓮那般的人。祇恨合上海沒有幾個。少牧道。這事且待明兒再說。今天已夜深了。大哥等在棧中。我要回去覆他。順便把知單寫好。免得明天闕促。天香道。二少與平大少。安哥吃了稀飯回去。我已端整下了。少牧道。不必了罷。天香道。有甚客氣。幼安道。當真大家吃些稀飯。我好與你一同回棧。少牧答應坐下。戟三問天香有甚身體不好。要想服藥。天香笑道。我倒忘了。不瞞平大少說。我因自幼沒了父母。鬱成了個肝氣病兒。昨日忽然大發。安哥說起夏季裏素娟的病。是平大少看好他的。故要請你前來。開紙藥方。今天却與安哥談了一黃昏的禪典。不知不覺。那肝氣平了許多。不吃藥。不知可免得過麼。戟三道。肝氣病本來散悶第一。你與安哥說話。散了你的悶懷。那病自然好些。但我既然來了。不妨開一張備而不用藥方。倘然不發。不去吃他。發時煎服一二帖也好。幼安道。如此最妙。遂把那小東山稿當做脈枕。請戟三將脈診過。看了舌苔。喜得無甚大病。開了一紙平肝理氣的方子。付與天香收好。交代他若照今天這樣。儘可不必吃藥。祇須忌食生冷麵食。且看明後天如何。再作計較。天香謝過。將方收起。小阿金端上稀飯。伏伺三人吃了。抹過了臉。戟三取時辰表一看。已是一點半了。叫小

阿金差相幫到第一樓旁邊街上。把車夫喚來。點好車燈。別過衆人。上車回去。少敘的車夫。也把車子預備好了。遂與幼安別了天香。一同出院。回至棧中。晤見少甫。談了片刻。少敘果然連夜寫好知單。交與車夫。明天一早去發單。上寫明確四點鐘到園。五點入席。另外又寫一張字條。叫車夫拿到徐園。關照酒席。交代已畢。方纔就寢。一宵易過。明日起身。車夫回說知單多去過了。寫的多是到字。徐園的酒。也定下了。擺在鴻印軒大廳。少甫大喜。接那發過的知單看時。果然多寫到字。曉得他們人人有與。因此吃過午飯。就去拜會律師。幹那杭州事情。央律師再發一封信去。問問每畝地價多少。且等覆信回來。好把單契交他領銀。律師那邊出來。即與幼安少敘。坐了三部東洋車。同到徐園。其時尙祇三點半鐘。請的客多還未到。正好往各處遊玩。徐園有的景緻。乃是鴻印軒。桐韻樓。館地遠心偏。齋二難。四美軒。惜陰書屋。鑑亭。泛宅。曲樹。十二樓。畫橋。南畔。及又一邨等處。那又一邨。上次幼安到上海時。尙在茅亭裡。品過惠泉茶味。泉水真從無錫惠山載來。異常清冽。無奈這方地址。是園主人租下來的。如今租期滿了。少了這個幽靜地方。甚是可惜。那桐韻仙館。書橋。南畔。鑑亭。泛宅。曲樹等處。亭臺層疊。花木參差。布置得十分幽雅。三人在鴻印軒內遊玩一回。見滿屋中供着菊花。那花盆上。多黏有藝菊人的名條。與菊花的許多名字。防的是花太多了。園丁將來送還各家。弄不清楚的緣故。與春末夏初。邑廟船舫廳及內園蘭花會。盆上黏着字條一般。不過蘭花。祇有梅瓣。水仙。荷瓣。素心等幾種名目。菊花更是多了。且有大同小異的花種。因此索性把花名黏在盆上。愈覺醒目。并且使看花的人。也好曉得這一株花。叫甚名字。不致辜負秋英。少甫等三人。看花盆上寫有花名。大家仔細看去。見鴻印軒內供的是

稼園主人的硃砂蝴蝶。 金剪絨。 姜黃。 月兔華。 補拙軒主人的雪獅子。 醉西施。 雪田字。 怡紅軒主人的洋蝴蝶。 濃陰草堂主人的滿天星。 城西草堂主人的金寶相。 雪蟹。

共是十一株細種。不但那花開得甚好。且一枝枝幽香含露。密葉披雲。與尋常菊種不同。三人多說好花。因各看了一回。順着脚步。走至桐韻仙館裏去。見內面供着。

九果園主人的紫霞觴。金麒麟。海上金鰲。金百合。金毛刺。天紅地白。羽士衣。月下白。

出爐銀。瓜豆園主人的碧紅霞。怡紅軒主人的玉夔龍。粉背硃砂。粉裝欄杆。城西草廬

主人的火爪金龍。洋蝴蝶。補拙軒主人的粉紅卍字。金帶。月中桂。雄黃卍字。鴛鴦卍字。

養雲草廬主人的金荷花。壽暉園主人的太真紅。金卍字。雪卍字。金帶。南亭亭長的月

華錦。雪卍字。稼園主人的金芍藥。黃金纒。黃鸝鸞裘。碧玉帶。柳汁青。雙臺紫芍藥。

水晶球。齒蒼紅。海棠嬌。玉麒麟。勝金黃。木樨球。沈香鈎。狀元黃。黃金鎗。大金荷

花。佛頂蓮。檀香球。泥金牡丹。九煉金。紫卍字。韋陀甲。玉樓春。洋蝴蝶。碧玉盞。

一捧雪。春暉草堂主人的硃砂卍字。焦琴館主人的紫牡丹。紫玫瑰硯齋銀孔雀。香初書室

的佛見笑。紅薇館主的黃鶴翎。

高高下下。約有五六十盆。少牧道。那裏來的。這許多花。少甫道。不但是這兩處有花。想來地遠心偏齋。畫

橋南畔等處。那些絕好的地方。一定也有。我們再去看來。幼安道。當得去看。三人因又移步至地遠心偏

齋。見供的是

邀月軒主人的金帶。金松。紫玉秋。紫荷花。肅霜裘。銀孔雀。金麒麟。稼園主人的墨葵。

碧玉帶。補拙軒主人的粉紅卍字。雪青線。壽暉園主人的黑虎鬚。雪青帶。紅薇館主的

黃肅霜裘。養雲草廬的白龍鬚。焦琴館主的琥珀屑。香初書屋的銀松。春暉草廬的金帶。

又是二十株左右。少甫道。如何我說這幾處一定也有。幼安道。大哥說得不錯。我們再走過去。少牧道。再

過去。是二難四美軒。及西書房了。但見二難四美軒裏面供的是。

城西草廬的海天初旭。雪青牡丹。金盞銀盤。賽洛陽。紫虎鬚。碧玉針。金洛陽。補拙軒

主的金帶。泥金洛陽。柳汁金。玉樓春。壽暉園主人的御袍黃。黑牡丹。稼園主人的狀元

黃。二喬。壽星袍。翠帶。紫綬帶。雪帶。瓜豆園主人的醉楊妃粉。濃陰草堂的胭脂牡丹。

大金松。姜黃卍字。南亭亭長的風火輪。紫霞針。

西書房供的是。

瓜豆園主人的金卍字。玉帶。城西草廬的金盤托柱。雪青荷花。稼園主人的金縷衣。香初

書屋的粉牡丹。壽暉園主人的綠荷塔。韋陀甲。邀月軒主人的銀松。瓜豆園主人的墨葵。

金蟹爪。補拙軒的紫卍字。雪青線。春暉草廬的燕雙飛。濃陰草堂的海上金鰲。南亭亭長

的九鍊金。錦洛陽。

三人看畢。正欲打從畫橋南畔經過。走到曲樹裏去。橋邊來了戟三子。靖鳴岐聘飛四人。說那邊的花。每間裏俱祗三五盆。多看過了。少甫道。我們尙還沒見。可肯陪着再去走走。戟三等多說有何不可。遂又走進曲樹中去。但聽得笛聲嘹亮。原來志和錦衣也已來了。志和在那裏吹笛。見衆人進內。慌忙把笛放下。與錦衣一同立起身來。見過了禮。少叔箇二人幾時來的。二人說來得久了。因沒有遇見衆位。故在此吹笛消遣。少甫等看這曲樹裏菊花。是

濃陰草堂的佛頂蓮。雄黃球。銀松。城西草廬的粉背硃砂。

共祗四盆。因問戟三可有那一處花比這曲樹多些。戟三道。惜陰書屋多些。尙有泛宅鑑亭及畫橋南畔

三處。一處五盆。兩處也是四盆。記多記得出來。少叔道。你記得是些什麼花名。戟三道。泛宅裏五盆。是養

雲草廬的金雀舌。莫釐山樵的金粉卮。補拙軒的剪金球。九果園的水晶毬。金竹葉。蟻亭裏四盆。是南亭亭長的黑牡丹。雞毛刺。九果園的玉夔龍。金麒麟。書橋南畔四盆。是九果園的楊妃帶。濃陰草堂的金夔龍。粉金盞。雪獅子。你們方纔走過。諒也瞧見的了。幼安等多佩服。載三記性。少甫道。既然這幾處是這幾種花。此刻已四點多了。我們客已到齊。借陰書屋也可慢去。且喚園丁在鴻印軒排席。吃了酒再到各處去頑。不知可好。衆人多說使得。遂俱轉至鴻印軒來。喚園丁把酒排好。大家入席。志和等起初原想叫局。後來少甫說今天詩社題目。尙還沒有。不知那一位擬幾個有趣些的。就在席上每人拈定。各做一首。豈不是一樁極趣的趣事。志和怕叫了局來分心。遂第一個不要叫了。餘人見志和不叫。多不提。載三聽少甫要擬詩題。說昨夜回去之後。見案頭有本龍湫舊隱的寄庵詩鈔。那詩鈔上有九首九秋詩。題目甚好。今天剛是九人。可要就把這九個題目。寫了闌子。各做一首。錦衣道。龍湫舊隱是誰。聘飛道。此人是個上海孝廉。姓葛。榜名其龍。別號隱耕。他的詩才。當得起清逸兩字。鳴岐道。那九秋詩。是甚樣的。九個題目。載三道。可喚園丁拿筆硯來。寫給衆位同看。少甫即喚園丁取過筆硯。載三寫將出來。乃是秋意。秋思。秋影。秋痕。秋魂。秋夢。秋韻。秋味。秋容。九個。衆人看了。多說好題。少甫就央載三把這九個題目。寫在九方紙上。每紙摺做一個小方樣兒。抖亂了叫衆人分拈一個。并問可要拈韻。鳴岐道。詩爲韻限。最是可惡。不拈也罷。喜歡押那一個韻。就是那個。豈不爽快。各人也說不必限韻。志和等遂想伸手來拈。少甫道。聲且慢做了詩。喝不來酒。且俟吃些酒菜再說。因又各人飲酒用菜。錦衣道。行了一個飛花酒令。鳴岐子靖合擺過五十杯裏通。將至半酣。志和因尙有別的應酬。連催少甫。快把題目分給。少甫始令衆人拈取。大家拆開看時。志和拈的秋夢。錦衣秋痕。載三秋意。聘飛秋影。鳴岐秋味。子靖秋韻。幼安秋思。少甫秋魂。少甫自己乃是秋容。鳴岐道。我看這九個題目。最難的是秋意。秋思。兩個容易做成一題。分不出來。幸虧是載弟



安弟拈了。諒來必有好句。倘然叫我拈了。祇怕就做得不好他。戟三道。榮錦翁的秋痕。恐也不易刻劃。幼安道。子靖大哥的秋韻。含混些就要變做秋聲。也是不容易的。錦衣道。少甫大哥的秋容。與秋色似是而非。如何下筆。纔好。彼此在席上議論一回。各自凝神思想。到後漸漸有幾個離席。到別處做的。內中戟三最是敏捷。不消片刻。先已好了。索過紙筆。把秋意詩寫出來道。

詔華如水復如煙。容易秋風又一年。詩意半消梧雨裏。吟情漸近菊花天。美人團扇吟孤院。商婦琵琶過別船。寂寞闌干風露冷。花西月落未曾眠。

第二個完卷。乃是幼安。他的秋思詩道。

別夢依依別恨長。中庭地白月如霜。青衫憔悴仍羈旅。黃葉飄零自故鄉。楊柳樓臺人冷落。梧桐庭院夜淒涼。愁來欲賦蒹葭句。何事烟波太渺茫。

寫好了。也交與衆人。沒一個不說這兩首詩。真做得工力悉敵。并且一個是做的秋意。一個真是秋思。移易不來。多甚欽佩。二人謙遜不迭。鳴岐子靖的詩。雖然比不上戟三幼安。出筆却也很快。此時也多完了。各人寫將出來。鳴岐的秋味是。

菊酒蘼蕪次第過。秋來滋味辨如何。一燈舊影兒時憶。半榻新涼子夜歌。雁唳含酸江上聽。蟲聲吟苦砌邊多。感時有客增惆悵。嚼蠟年華慨逝波。

子靖的秋韻詩是。

商音一片澈迴廊。夜靜聲聲引恨長。斷續何嘗諧律呂。低徊也似按宮商。一枝刺笛金風冷。半曲蟬琴玉露涼。獨坐黃昏愁不寐。又聽落葉響銀牀。

幼安等讀了兩遍。說鳴岐往常每說不會做詩。今天這秋味詩。一起一收。秩然有序。頸聯引用青燈有味。

似兒時。惟有新秋一味涼。可謂運古入化。不落呆詮。腹聯的雁唳含酸。蟲聲吟苦。虧想得到那酸字苦字。正好發發味字。令人佩服得狠。子靖大哥的秋韻。妙在涼字一聯。不脫不黏。頸聯刻劃韻字與聲字有別。足見作家。大家正在談論錦衣也交卷了。看他的秋痕詩是

渡河人去水溶溶。往事如煙客思慵。纖影愁描新月淡。明粧遠褪曉山濃。薜苔已化霜階跡。花木猶留雨後容。還冀明年春信早。暖風吹綠滿羣峰。

少甫看到結句。擊節贊道。錦翁吐屬。畢竟比衆不同。秋痕詩收到明年春信。何等雍容華貴。筆下沒一點蕭索之氣。甚是難得。幼安道。起句劈空而來。頸聯腹聯。描寫痕字。也不易呢。少甫道。是錦衣道。偶爾學步。何得如此認真。不像個知己了。熊聘翁做的秋影詩。也已脫稿在地。遠心偏齋內面謄寫。如何不見到來。少甫道。原來聘飛也做好了。我們何不到地遠心偏齋去看他。遂一同步至齋中。祇見聘飛正在那裏伏案疾書。將寫完了。衆人爭先看時。見寫的好一手八分書。那首詩是

明明滅滅上階來。疊疊重重掃不開。衰柳蕭疏搖院落。寒江隱約倒樓臺。滿庭涼月移還在。幾點漁燈去後回。閒覓丹青寫秋色。畫工料亦費疑猜。

子靖道。頸聯秋影二字。躍然紙上。真是好詩。載三道。腹聯的詩境也甚幽靜得很。若說他不是秋影。那裏來的涼月漁燈。這真是畫家烘雲托月之法。敢拜下風。鳴岐道。我不過潦草塞責。不交白卷罷了。怎能算得是詩。休要過獎。但在此久。不知衆位可多做好沒有。待我一拜讀。少甫道。連你已有六首了。尚有志和少牧與我自己。沒有脫稿。你且先把錦衣等的大著讀去。我去瞧瞧少牧再來。鳴岐道。牧弟與志和。多在惜陰書屋裡頭。幼安道。惜陰書屋。方纔我還沒有到過。可與你一同前去。二人遂步出地遠心偏齋。到惜陰書屋。見少牧詠的秋魂。已寫好了。志和向在那裏握管推敲。二人不去驚他。且先看那書屋

裏供的菊花是

補拙軒的大金荷花。

雪獅。

稼園主人的月下白。

青蓮居士。

濃陰書屋的檀香球。

春暉草堂

的賽洛陽。

雪卮字。

城西草廬的天官紫。

金荷花。

九果園主人的黃肅霜裘。

壽暉園主人的

粉牡丹。

共是十一盆花。幽香滿室。坐在這種地方做詩。也算是有些清福。少牧見少甫幼安進內。忙把謄好的詩呈上。幼安接過讀道。

魂斷秋風力不支。空庭細雨夜闌時。舞香應許才人弔。寸縷偏驚倩女離。愁聽佩環歸月夜。怕看蜂蝶戀霜枝。瀟湘底事招難返。剪燭何堪讀楚辭。

幼安讀畢。說他一收收得最好。少牧自己嫌這首詩。因要襯托魂字。疊用了倩女離魂。環佩空歸。夜月魂兩典。不甚愜心。并且怕看蜂蝶戀霜枝這句。乃借用蜂蝶如知合斷魂作意。却又造句不能醒豁。這多是好久沒有做詩之故。少甫笑道。誰教你久不做詩。我想世間陶情作耍的事。動得來筆墨的人。本來還是在筆墨上陶情最妙。少牧聽他出語雙關。臉上一紅。不敢做聲。恰好志和的秋夢詩。也做好了。寫出來呈與少甫等同看。見寫的字是十七體。十分潦草。那首詩是。

殘燈如豆夜沈沈。砧杵敲殘作客心。巫峽幾回醒錦帳。陽臺昨夜戀重衾。家山欲到憎蟬噪。身世何堪誤蝶尋。爲報高唐神女道。楚天涼雨濕花陰。

少甫幼安看了又看。不便說他不好。祇說是收句最佳。却暗地裏與少牧說這一首詩。不但頸聯的上句。彷彿春夢。下句乃是冬夢。並且巫峽陽臺與結句的高唐神女。語語不離女色。那便是他一生的大誤。腹聯上句。雖無語病。却有一種蕭瑟之氣。與錦衣的秋痕筆墨。大不相同。下句身世何堪誤蝶尋七字。吐語

也甚不祥。古人說言爲心聲。看來志和日後。在上海的結局。多恐有些不妙。少牧點頭稱是。少甫見衆人的詩。多做好了。他自己早已起了一首腹稿。因爲是個主人。不便先寫。如今見案上少牧志和。放有筆硯詩箋。遂在少牧坐的交椅上坐將下去。取過一幅薛濤箋來。提筆寫出那秋容詩道。

幾度看花又到秋。興來覽景一登樓。林間楓葉紅搖影。江上蘆花白點頭。水色遠澄空渚淨。山光黯鎖暮烟浮。故園松菊何人賦。陶令歸來三徑幽。

幼安少牧志和。看他一頭寫。一頭讀。個個多說到底大哥詩筆查勁。我等如何及得。少甫謙遜幾句。說自到上海。久未做詩。這詩也頗不甚愜意。少牧收了筆硯。說天已夜了。衆人的詩。多已交卷。我們可到外面去坐。喝幾杯酒。開幾個酒令頑頑。幼安志和。多稱使得。大家步出惜陰書屋。想到鴻印軒去。祇見長發棧的茶房。氣喘噓噓跑進來道。杜老班謝老班。在此飲酒。可曉得在旅安小客棧住的那位錢老班。到虹口去遊玩。出了性命交關的事了。現在有人送到我們長發棧來。可請三位快些回去。幼安等聽了。大驚失色。忙問出了怎事。這等慌張。那茶房氣急敗壞。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清吟方許聯知己。

鬧禍偏驚有俗人。

畢竟不知姓錢的在虹口因甚鬧事。如何有人送到長發棧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胡家橋錢守愚投水

久安里潘少安跳牆

話說杜少甫等在徐園賞菊吟詩。十分有興。忽然長發棧的茶房來。說錢守愚在虹口遊玩。鬧出性命交關的大事情來。現在有人送至棧中。要請少甫等回去。衆人慌問爲了何事。性命交關。那茶房道。各位老班。有所不知。錢老班是天天到長發棧來。與杜老班謝老班談心慣的。就是有時一同出去。也不過吃一碗茶。看幾齣戲。喝幾杯酒。謝老班不常說起。這錢老班鄉氣太重。自從在會香里被人拆梢之後。留心防

着他獨自一人。再到外間闖禍。今天因杜老班謝老班等多到這裏來了。他吃過午飯。到棧裏來。瞧一瞧房門鎖着。知道房裏沒人。問我們到那裏去了。我們回他說在這裏飲酒。他問可曉得請的是那些客人。共是幾席。我們說知單是二少爺的車夫發的。聽見說今天不但吃酒。還要做詩。請的祇有七八個人。他在房門口站了一回。說既然你們在此飲酒做詩。請的客諒來多是文縐縐的。自己莫說做詩。連字也認不得幾個。故此不來找你們了。遂獨自出了棧房。向北而去。誰知他信步而行。走過了拋球場。不知不覺。竟向虹口跑去。虹口有的。乃是賭棧。那賭棧上科賭的人。叫做拉牌頭。滿街皆有。祇要科得一人上棧。開手。開賭棧的。照例給他一百個錢。那班人一天科了數個。便可酒醉飯飽。煙過癮了。故而靠此營生的人甚多。當時被個弔眼皮人。看見錢老班搖搖擺擺。在路獨行。却又土頭土腦的。東也張張。西也望望。認做一定是尋賭來的。走上一歩。含笑問他。可是要到棧上去頑。我來領你同去。錢老班不知就裏。見這人走來搭話。也與他稱兄道弟的盤問起來。說老兄問我可要到棧上去。不知這棧上是個什麼地方。那弔眼皮人。搭訕着臉答道。老班休得與我取笑。這裡虹口。老棧新棧。人人多曉。不知老班歡喜老棧。還是新棧。我多認得。那時錢老班還沒有明白。問他老棧甚講。新棧甚說。這個弔眼皮人。纔知道錢老班還是初次。故在路上。一頭行走。一頭講話。把老棧新棧的賭規告知。說如何公平。如何挺硬。贏了錢一個不賒。可以拿着就走。輸了錢若是一百八十塊了。好向他們取回三四塊利市。錢來就是輸了三兩塊錢。也可拿兩三角車錢回去。真個是老少無欺。祇說得錢老班心上活了。跟着那人。向前走去。過了胡家木橋。又約半里之遙。有條小河。對河望去。多是賭棧。也有搭着布篷的。也有在蘆席棚底下的。也有席地設攤的。河裏頭有隻小船。那是賭棧上出資雇用。專運賭客往來。不取半個船錢。那個弔眼皮人。同錢老班下得船去。搖到對岸登岸。錢老班忽然想起巡捕房裏捉賭甚嚴。萬一捉起賭來。如何得了。因此忽又不願賭了。怎

禁得那個弔眼皮人。講得天花亂墜的道。老班你儘管放心前去發財。這裏本來是虹口巡防局經營地界。怕甚捉賭。後來檯子上的聲名大了。巡捕房裏照會巡局。一同捉拿。好得檯上有人望風。祇要有些風吹草動。馬上得信散場。故而十次捉賭。每每九次落空。怕他甚的。錢老班道。你能保得住我沒有事麼。弔眼皮人道。不但保得你沒事。并且保你贏了錢。有人送你同回。不煩你老人家擔半點的心。錢老班道。贏了錢。可是你送我回去。弔眼皮道。不消我送。他們檯子上。有包送的人。恐防賭客贏得多了。單身不便攜帶。有人伴送回家。隨意給些酒錢。包得住萬無一失。錢老班聽了這許多好話。頓時胆大起來。遂與弔眼皮同進賭場。弔眼皮領至新檯上面。錢老班打了三塊洋錢。龍穿。着了五元四角。又撲了一記白虎。着了十五元一角。心中大喜。以後便記記重打。誰知一連記記脫空。把贏的錢多輸去了。還貼了十多塊洋錢。本錢。心上未免有些不甚自然。那弔眼皮人還沒有去。說老班這張檯上。不甚得手。可要換張檯去。錢老班答稱很好。遂與他跑至一隻老檯上邊。站在一旁。看了好半天的寶路。見青龍上好久沒有開了。出手打了十塊洋錢。冷四的孤注。那曉得開出來是個五點進門。錢老班心中不服。接連又是二十塊錢。打的仍是冷四。開出來十七點。又是進門。錢老班發起火來。把身邊帶出來的兩張滙豐鈔票。每張十塊。并十一塊大洋。二十多角小洋。一齊又打一記青龍。偏偏開出來又是一個九點進門。吃得精打磨光。錢老班頓時呆了。要想再打一記。奈已身無半文。要尋那弔眼皮人。照着方纔的說話。拿回幾角洋錢。車錢。剝他幾剝。尚可翻本。奈已不知去向。正在萬分無奈的時候。猛聽得一聲號叫。捉賭的巡捕來了。賭檯上手忙脚亂。收錢的收錢。端凳的端凳。夾着那些綾手巾。裝水煙。賣食物人。挑擔的挑着擔子。空身的空着身子。四下亂逃。錢老班見勢頭不好。也夾在衆人裏頭。拚命狂奔。可憐他這個地方。從未到過。心上一急。更辨不得南北東西。未知向那一處走。纔是從胡家橋來的原路。又不知捉賭是從那一面來的。好避着他。忽

忽動問旁人。有幾個胆小的。自己還防躲避不及。誰有工夫睬他。幾個老練些的。又早已走得一空。連個影也不見。後來幸虧那裝水煙的。叫他祇看着沒有洋傘撐起的地方跑去。他纔往西北而逃。回頭看那東南角時。遠遠見滿田裏來往的人。果然撐着洋傘的多。却又紅日當空。並不下雨。心中好不詫異。後見那些撐洋傘的。一把把多放下來。後邊來了無數巡捕包探。有幾個西捕西探領着。蓋擁至賭棚那邊。其時棚中的人。已走光了。各探捕捉了個空。心中大怒。四下搜尋一回。並沒個人。乃將場上賭棚一齊拆去。整隊而回。錢老班彼時。嚇得筋骨酥麻。俯伏在稻田裏頭。不敢做聲。直至巡捕去了。方始扒起身來。定一定神。想尋胡家橋回去。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檯上散下來的賭棍。內中有幾個人。見錢老班這日贏過錢的。攔住了要問他借錢。錢老班說在老檯上輸光的了。衆人不信。動手要抄。錢老班發起極來。大喊救命。衆人見勢不佳。起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竟把錢老班團圍圍住。拉手的拉手。掩口的掩口。剝衣的剝衣。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會抄到。當真並沒個錢。衆人大失所望。遂把他穿來的那一件天青色荷蘭羽毛馬褂。一件棕色縐紗半新舊夾衫。搶了就走。錢老班尚想叫喊。怎奈是孤掌難鳴。祇得眼巴巴看他們拿了衣衫。呼嘯一聲。一哄而去。自己站在田中。又氣又急。看看天又黑下來了。田裏頭的野風。不比街上。一陣陣吹得他身軀抖戰起來。他呆呆的站了好一刻兒。思量還是回到棧房。再作計較。遂一步懶一步的。走將回來。誰知走到方纔擺渡的那條小河。祇叫得一個苦字。原來那隻賭檯上包雇的擺渡船兒。搖到不知那裏去了。並沒有第二隻船。若要抄過這條小河。却又認不得第二條路。此時正是進退兩難。走頭無路。因在河邊號陶大哭了一場。立起身來。撲通一聲。向着河中就跳。少甫等聽到此句。一個個大驚失色。慌間跳了下去。怎樣這河水不知深淺如何。你可快講。那茶房道。這條小河。雖然不甚很深。却也有四五尺水頭。三四丈河面。錢老班投下水去。少牧道。住了。你方纔說錢老班跳下水去。如

今又說投下水去。難道錢老班不是跳水菹浜。乃是投河自盡麼。少甫道。你想怎麼不是自盡。他若是要菹浜過去。那有不先把鞋襪脫掉的道理。少愈愈加發急道。這便怎樣。那茶房道。幸虧錢老班命不該絕。巧巧有個鄉人在河灘浸菜。預備浸好了水。等至明天。到小菜場上去賣。可以斤兩重些。忽聽河中撲通一聲。像是個人。又因起初先聽得啼哭之聲。一定有人在這裏自尋短見。慌把菜籃撇在岸旁。尋到河邊。果見錢老班背脊朝天。浮在水面。那個鄉人大驚高喊。你這人有甚怨氣。在此投河。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我來救你起來。遂把手中挑菜的那根毛竹扁担。放下水去。叫錢老班拉住一頭。便可用力扯他上岸。無奈錢老班此時視死如歸。不去理他。看着漸漸浮得離岸遠了。那鄉人焉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好得本一擡。跳至水中。等着錢老班順流而下。用扁担頭很力向他背彎裏一勾。勾住左臂。浮近身邊。那人一手把扁担向岸上一擡。一手把錢老班拖住。始得不慌不忙的。將他水淋淋拖上岸灘。問他爲甚在此自盡。這時錢老班已吃了好幾口水。不能言語的了。鄉人摸他尚有氣息。指甲內也還沒甚爛泥。想到救人救徹。遂把他背到自己家中。招呼家人等一同施救。頓時也有揉捺他嘔吐的。也有泡薑湯與他喝了。也有取舊衣服出來與他換的。也有燒火替他烘溼衣服的。約有半點多鐘。方幸醒了回來。少敏道。這纔還好。原來已遇了救了。幼安道。以後怎樣送至棧裏。茶房道。那鄉人把錢老班救醒轉來。問他姓甚名誰。因何自盡。錢老班一一告知。并說住在滿庭芳街旅安小客棧中。那鄉人見天已黑了。錢老班人地生疏。又是遇了不開懷事情的人。不要救了起來。出去依舊尋死恨活。索性好人做個到底。令他家裏的人。到河灘邊。將菜籃扁担取回。自己親自陪送錢老班回棧。并把那烘得半乾半溼的衣服替他帶去。誰知錢老班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的人。賭輸時生了些氣。捉賭時受了些嚇。投河時自然中了些寒。走到半路之上。忽



又昏暈起來。口吐白沫。人事不知。鄉人大驚。慌替他叫了一部東洋車子。把他勉強扶在車上。推到旅安棧去。那裏曉得棧內的人。見錢老班奄奄一息。并且渾身衣服多不對了。不知在外爲了何事。恐防干連棧主不肯收留。對那鄉人回說。錢老班既然患病。他有幾個一同出來的鄉親。住在長發棧中。可快送到長發棧去。尋他鄉親。請醫調治。這裏不便再住。鄉人無奈。纔把錢老班送到長發來。現在車錢是帳房先生開消的了。錢老班暫在外帳房客舖上睡着。依舊有些昏迷不醒。那鄉下人也還沒有回去。故請三位老班。用好了酒。早些回棧。定個主意。纔是少甫等聽茶房說完。回說既有這樣的事。你先回去。我們席散就來。茶房又說最好請個醫生同去。大家可以放心些兒。幼安道。那個自然。我們同平老班馬上就來是了。好得平老班現在這裏。不必差人去請。就開工夫。茶房道。如此最妙。少甫道。那鄉人難得他有此好心。你回去再把他留在棧中。我們尙要當面謝他。茶房說聲曉得。別過衆人。先自轉去。衆人回至鴻印軒內。無心飲酒。分付園丁上飯。大家吃了。少甫把九首九秋詩聚在一處。摺好了。藏在身邊。說今天這個詩社。可叫做九秋社。頑得倒還有些清趣。祇是錢家老叔。忽然鬧出事來。未免敗與些些。緩幾天我們倘在上海。尙好起個消寒詩社。再盡餘興。幼安道。九九消寒。須在十一月。那時候祇怕不見得還在上海的了。志和道。天下事情。預先那能說得定他。莫講是十一月。我們倘一同在上海過年。光陰如箭。也是極易的事。到了十一月裏頭。如果眼前的九個人。多還住在上海。正好九九消寒。我來做個社主。請衆位仍在這裏重聚。是了。衆人多稱使得。彼此起身散席。園丁撤過殘餚。泡上一道香茗。衆人各自用了一杯。馬車的馬車。包車的包車。紛紛各散。平載三是坐包車來的。因少甫等要請他去替守愚看病。分付與少甫的包車同行。少甫幼安。是坐了野鷄車來的。仍舊叫了兩部野雞車回去。多給他些車錢。跑得也與包車一般的快。到得長發棧中。至外帳房。看那錢守愚時。見他口開眼閉。氣促如絲。嘴角邊流出無數涎沫。甚

是怕人。戟三急忙診過了脈。知是驚怒之後。寒痰上升。好得已經嘔吐。三焦並不閉塞。尙無大礙。立時開了一張平肝鎮心化痰瀉寒的藥方。交與茶房。馬上購來。生好炭火去煎。並安慰少甫等說。包得他決能無事。少甫等始放下了心。向那送來的鄉下人。謝過他救命之恩。少甫拿出念塊錢來。說是償還他一身衣服。鄉人說。一身粗布棉襖褲子。那裏要這許多洋錢。少甫道。餘下的送你買些酒來吃罷。那鄉人遂千歡萬喜的。謝了又謝。拿了洋錢。交代過守愚換下來的溼衣。說天不早了。我們鄉間人。睡得甚早。恐防家裏懸望。不得不早些回去。幼安說。本來已感情不淺你了。此刻我們已到。你可放心請回。那鄉人始歡天喜地而去。少甫。茶房煎好了藥。伏侍守愚吃下。約有一個鐘頭。聽他腹中有些響動。戟三分付茶房。端整便桶。防他醒來時。就要泄瀉。茶房向幼安取了房門上鎖匙。開門進去。拿了一個便桶出來。當真守愚漸漸甦醒。心地上也明白了些。睜眼看少甫等多在身旁。心中大喜。說這裏是什麼所在。我怎樣到此地。你們是怎樣得信來的。今天真是急死我了。少甫等見他開口說話。好似心上邊撥去了一塊大石。多說錢家老叔你醒了麼。今天真個好險。怎的鬧出這樣事來。若沒有鄉下人來救你。叫我們將來回去。怎樣交代得你府上衆人。如今却是好了。這裏是長發棧棧房。你且定着心神。靜養片刻。到我們房裏睡罷。守愚諾異道。怎樣我到長發來。那救我的鄉下人。那裏去了。少甫把在徐園吃酒。茶房來報鄉下人送你到旅安棧去。棧中見你有病不收。送到這裏。並請平戟三診脈開方。鄉下人已經謝他回去的話。說了一遍。守愚點頭稱謝不已。又說。方纔投水遇救以後。走到半途。不知怎樣的。心上邊糊塗起來。鄉下人把我怎的送到此間。一些不曉。如今覺得肚腹疼痛。像要泄瀉。不知可有便桶。茶房道。平老板已分付端整下了。待我扶你起來。遂用力把他扶到淨桶上面。撒了半淨桶的溻便。頓覺腹中暢快。不過在淨桶上站起來時。兩隻腿痠麻無力。仍要茶房扶他一扶。戟三見守愚泄瀉過了。住在帳房裏頭。究竟不便。因與少甫說。

知叫茶房在自己房中添設了一張客鋪。就在棧內借副被褥。鋪墊好了。分付茶房。把守愚扶至裏面。令他上床畧睡。停回倘覺腹中飢餓。不妨進些薄粥。明天就沒事了。少甫如言布置。那茶房伏伺了這半宵。少不得要給些酒錢。償他辛苦。我且不表。再說戟三見守愚病勢已減。其時已經一點鐘了。起身告辭。回去。說明日早上。再來看他。少甫等要送他出外。少牧忽因這一日在徐園飲酒。沒有叫局席散後。忽忽忙忙。一同回棧。也沒有打過茶圍。心上覺得有些不快。今見戟三回去。乘着送他之便。對少甫幼安說。我來送罷。我本來還要出去。少甫幼安同聲的道。這時候你要到那裏頭去。少牧推說。鄭志和在徐家花園臨別的時候。因錢家老叔得病。狠不放心。約我十二點鐘前後。倘然錢老叔好些。叫我到百花里白素秋家。回他一聲。若是不好。他有個頭等名醫。要着過來。替老叔看病。約着他同在素秋那邊。不能不去。覆他幼安道。真有這話。就叫車夫去覆聲也好。少牧道。這是志和一片好心。車夫去不甚鄭重。還是我自己去。去就來的好。幼安見拗他不過。祇得由他。少甫叮囑他快去快回。少牧答應。與戟三一同出外。戟三坐車回寓。少牧那裏到百花里去。喚了部東洋車。叫他飛風的往石路久安里口停車。給過車錢。下車入內。祇見弄堂裏烏黑的那些弄燈。多已息了。分明各堂子多打了烺。少牧有興而來。管他怎的。跑至巫楚雲門首。舉手敲門。裏面值夜相幫。尙還沒睡。聽見了。馬上來開。見是到樓上楚雲房中去的。因喊聲。阿娥姐。客人上來。少牧移步上樓。祇認做夜深人靜。房裏頭沒有別的客了。向着房中直闖進去。阿娥姐眼明脚快。看見少牧上樓。喊聲二少。外房坐坐。慢些進去。少牧纔知道房裏有人。不覺呆了一呆。縮住脚步。跟着阿娥姐。走至外房。動問裏面是誰。阿娥姐回稱裏房是個生客。坐坐就要去的。二少你莫性急。少牧始定心坐下。不多時。見楚雲出來。說今天徐園。爲甚沒有叫局。你到此時纔來。少牧道。徐園大家不叫。難道我獨自叫你。但不知我們在徐園吃酒。你却怎樣知道。楚雲笑道。我有無緣德律風的。自然曉得。少牧道。怎叫做

無線德律風。楚雲笑道。無線德律風。你不懂麼。德律風是要在電線上講話的。無線德律風。却不必有甚電線。與外國新創的無線電報一般。少牧道。原來你是句頑話。究竟是那個告訴你的。楚雲道。是萃秀里桂天香與我說起。今天你在徐家花園請客。我祇道你定來叫局。誰知你音信杳無。不知可是又去叫了如玉這心上人。你此刻還來做甚。少牧道。今天真個大家沒叫。誰叫如玉。楚雲道。不叫局。不信這一席酒吃到此時纔散。少牧道。席散久了。祇因內中出了一件事情。故到此刻出來。遂把錢守愚投河遇救的事述了一遍。正在說得高興。裏房的客人。忽要去了。楚雲進去。送他。扭捏了半刻多鐘。那客人方纔出去。楚雲把少牧請至裏房。阿娥姐說。半夜過了。二少可要與先生一同用些稀飯。我叫相幫去買。少牧在徐家花園吃夜飯的時候。因聽守愚性命交關。心中甚是不快。祇吃了一小碗飯。此刻正覺有些餓了。因說吃些也好。阿娥姐遂喚相幫上樓。分付買稀飯與稀飯菜來。伏侍少牧與楚雲同吃。少牧吃了兩碗。楚雲勉強吃了半碗。好像有甚心事在身。不似方纔高興。少牧喫完稀飯。睡到煙坑上去開燈吸煙。吃了兩筒。楚雲坐在榻旁。敷衍一回。阿娥姐說。天已兩點半了。二少不要回去。住在這裏了罷。少牧自復做楚雲之後。如玉那邊沒有住過。今天本是有心來的。巴不得阿娥姐有此一句。因順水推船的說道。怎麼不知不覺已經兩點多了。回棧去。恐防敲不開門。若說住在這裏。不知你家先生。可要留我。阿娥姐道。二少說笑話了。你又不是這裏沒有住過的人。我家先生。為甚不留。少牧道。留我自然不去。阿娥姐道。既然如此。我們房裏也可以打得棹了。遂把保險燈檯燈煙燈一齊吹滅。點好油盞。又替楚雲把頭上的首飾卸下。放在一隻小皮箱中。鎖在衣櫃裏邊。諸事已畢。阿娥姐帶上房門。自到外房安睡。少牧滿懷得意。不記前嫌。楚雲却無精打彩的。臉上邊狠不願意。少牧祇認他還與如玉吃醋。極意溫存。誰知道流水有情。落花無意。依舊熱氣換冷氣的。口也懶開。身也懶抬。直至寬衣上床。仍是顏冰語鐵。少牧也覺有些不甚舒服起來。

暗想早知如此。不該再來。今天祇好將就一宵。且等天明回去。因向裏床翻一個身。朦朧便睡。楚雲睡在外床。却惺惺忪忪的。再睡不着。看書的。知道他究竟爲了何事。原來少牧纔進來的時候。裏房那個客人。不是別個。又是仗着年輕貌美到處剪邊的潘少安。他自從阿珍嫁了少霞。少了個常來常往地方。雖然有時打聽得少霞真不在家。私自去過數次。倒底狠是虛心。不敢留戀。這幾天故又在楚雲那邊走動。那夜少牧來了。本想不肯把正房讓給他。後被阿娥姐說了無數好話。他纔假稱出去。私下却與楚雲訂定三點鐘再來。一定叫他不要把少牧留下。楚雲滿口答應。不防阿娥姐因生意起見。留少牧吃稀飯。住在這裏。楚雲真是說不出的苦處。那裏有甚心思。與少牧兜搭。却又說出不許他住。後聽少牧虧聲微作。已入睡鄉。心中大喜。在枕頭上閉了眼睛。養息片時。等到三點多鐘。聽樓底下有人碰門。知道是少安來了。在被窩中輕輕起身。穿了小棉襖褲子。拖着脚步。走至房門。呀的一聲。將門開好。等他上樓。叫他就在外房。那張外國床上安睡。自己陪伴與他。少安知道少牧沒去。心中憤憤。回身要走。怎禁得楚雲一把拉住。死也不放。附着耳朵說道。半夜三更。你還要到那裏頭去。少牧不是我願意留的。乃他自己胡賴在此。沒法子趕他出門。如今我來陪你。你是了。你還出去做甚。少安尙未回言。誰知少牧睡夢中。聽得房門響動。伸手向被中一摸。不見楚雲在床。心中好不疑惑。因卽探起身來。向帳子外面望去。但見有個背影。向外一拖。明明是楚雲無疑。想他出外則甚。側着耳朵細聽。覺得樓梯上有腳聲走動。知道必定有人上來。但不知是何等樣人。何不到門縫中張他一張。想來這人定是恩客。故而楚雲今夜無心向着自己。主意一定。也輕輕的出了被窩。披好衣服。拖着脚步。一步步走至房門。却不從楚雲的對堂門出去。偏從後面一扇頭門。抄至外房。在門縫裏往內一張。見楚雲同着一個美貌客人。一同坐在外國床上。那客人彷彿少安。真個驚人相見。分外眼明。少牧此時心中大怒。醋膽潑天。在房門口冒叫一聲。潘少安。你這不是人的。又

來了麼。敢出來拚個你死我活。這一聲不打緊。祇嚇得楚雲。如晴天起了一個霹靂。慌做一團。少安却毫不在心。在房內高聲答道。正是你老人家在此。諒你也不敢進來。少牧聽了。愈加氣忿。喊聲豈有此理。舉手把房門一推。已下了門。推不開來。回身飛步入內。想從對堂門抄至外房。少安聽少牧移步進內。料到他一定要開對堂門了。這門是裏面門的。外面攔不住他。進來了。恐他當真拚起命來。手無寸鐵。有些不妙。因卽站起身來。走至那外國床頂上一拍。拍下一根鐵梗。拿在手中。當做軍器。專等少牧進房打他。個先下手爲強。說時遲那時快。少牧從對堂門搶步進內。少安喝聲慢來。起手一鐵梗。向少牧頭上擊去。楚雲見了。連呼阿呀。勸少安不可動手。少安這一鐵梗。已擊至少牧頂門。幸虧少牧眼明。低頭避過。反被他搶進一步。把鐵梗奪取在手。盪擊少安。若論二人的氣力。多是年紀正輕。本應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怎奈少安相與得婦女多了。身體早已淘得空空兒的。被少牧奪取鐵梗的時候。儘力一扯。兩腳虛浮。一個倒栽葱跌下地去。祇震得樓板怪響。驚動了合院妓女。並相幫傭婦人等。不知爲了何事。一個個起來觀看。少牧奪了鐵梗。乘少安跌在地下。向他腦後便擊。楚雲急得魂飛魄散。也拚着性命不要。狠命把少牧一拖。拖出三五尺遠。這鐵梗也沒有擊着。楚雲大呼打死人。是要償命的。你們不要這樣。少牧惱他偏袒少安。扭轉身與楚雲爲難。少安在地下扒起。看見鬍頭不好。少牧今天吃醋。宛如附着那鬼一般。比了前時如玉房中。更是利害。莫要被他將鐵梗擊着一下。那還了得。因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還是今天暫避凶鋒。殺日再圖報復的好。趁他遷怒在楚雲身上。溜煙開了房門。往外便跑。少牧瞥眼看見。捨了楚雲。拿着鐵梗。在後狂追。少安走至樓梯。叫聲不好。但見樓下許多相幫傭婦人等。正在擁上樓來。把樓梯擠軋住了。跑不下去。回頭又看少牧追至。心中一急。忽想到樓梯對面。是隻月臺。月臺下有座矮牆。過牆就是顏如玉家的月臺。何不且到那邊暫避一避。看少牧可還再敢追來。沒奈何。洒開脚步。走至月臺口。把門

一開。奔到月臺上去。看准矮牆。向着那牆上便跳。正是  
難拒敵時休拒敵。  
得奔逃處且奔逃。

要知潘少安跳上了牆。少牧可還追過去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犯衆怒共謀潘少安

發公論二氣顏如玉

話說潘少安在巫楚雲房中。與杜少牧兩不相下。被少牧奪去手中鐵梗。跌了一交。看看佔了下風。扒起身往外就跑。少牧在後趕來。少安見樓底下來了無數娘姨相幫。把樓梯擠住。開不得步。尚算他忙中有智。回身奔至對樓梯的月臺上邊。把月臺門掩開。飛身而上。因貼隔壁就是顏如玉的妓院。祇得一道短牆。他就看准牆頭。輕輕的往下一跳。踏在牆上。回頭看杜少牧時。早已手持鐵梗。趕上月臺。離牆祇有一二尺遠。少安喊聲不好。索性往如玉那邊的月臺上一跳。方纔腳踏實地。定了定神。看他可還追趕過來。果然少牧追至牆邊。見少安往隔壁逃去。立住了腳。不再趕了。少安方得放大了胆。站在隔壁的月臺上。高聲痛罵不已。少牧怒從心起。也想趕過牆去。奈被衆相幫。僱婦圍上月臺。紛紛勸住。楚雲也披頭散髮的。在衆人中一手拉住少牧。一指天畫地的。不知說些什麼。那邊少安在月臺上。罵了一回。驚動如玉院中上下人等。鑽屋頂上人聲嘈雜。錯認做不是賊來。便是火起。頓時擁上無數人來。爲首一個相幫。乃是與如玉搭橋的阿大。見有個人在月臺上。要動想手來拿。忽聽聲音甚熟。子細一看。乃是少安。心下大疑。急忙喝住衆人。回身飛報如玉得知。說潘大少不知爲了何事。在月臺上與隔壁客人相罵。如玉這時已睡。聽說少安在月臺上與人口角。回說潘大少今夜並沒有來。你莫看錯了人。阿大道。一點不錯。大約是從隔壁月臺上跳過來的。真是笑話。隔壁那個客人聽他滿口蘇白。好像是杜二少。可要起來瞧瞧。如玉聽說。從隔壁跳過來的。半夜三更。出此奇事。一定是與少牧吃醋而起。何不起身去伴勸少安。幫着他

把少牧楚雲羞辱一場。正好公報私讐。使二人氣上一氣。正是個絕妙機會。因急扒起身來。不穿外衣。祇穿一件大紅縐紗緊身小襖。一條舊湖色縐紗夾褲。把弓鞋緊上一緊。喚起隨身伏伺的小大姐。睡眼朦朧。一同往月臺上來。如玉見正是少安。伏在月臺閣干上面。數說少牧初做楚雲。後做如玉。何如兩處多不見好。偏我少安到處逢迎。一樣是個客人。說起來你應羞死。却還有甚顏面。頂在人前。與我作對。你若有些志氣。我勸你從今以後。自己曉得標不過人。早早回蘇。不要再在上海丟臉。倘再執迷不悟。今天我雖讓過了。你明天看誰再讓誰。如玉聽了片時。插口說道。半夜三更。我道是什麼人在此胡鬧。原來是你這不識氣的。你想人家喜歡蹲舊尿坑。由他去露。干你甚事。你偏也要露起這個坑來。真是臭死人了。還要鬧些甚的。那邊楚雲。聽如玉軋出來。幫着少安罵人。觸起夏間阿巧在月臺上相罵吃虧的舊事。心中大怒。也還口道。你也是隻露天尿坑。說甚舊尿坑。新尿坑的好個不要臉的東西。如玉道。要了臉。不去吃這湯豆腐乾。如今這一塊豆腐乾。已還了湯。偏偏又吃硬起來。看你吃得住他。少牧聽如玉罵他。做還湯豆腐乾。祇氣得手足如冰。喝聲我把你這賤妓。今夜姓潘的逃在你處。趕早叫他出來。便罷。不出來。我定不與你干休。如玉冷笑道。今夜姓潘的。我私自叫他來。既然他自己過來。自然去不去由他自己。你便怎樣了我。少牧道。聽你的言。你敢把姓潘的留進去麼。如玉恨恨的道。留了他有何妨礙。說完了這一句話。聽他又對少安說道。你本來遠站在月臺上做甚。快些與我房裏頭去。少安道。進去也好。祇是對不住姓杜的。又要剪他恩相好的邊了。看他再來與我吃醋。我纔佩服着他。如玉道。我低拆着一房間紅木傢伙。由他再去。料人來打。兩個人一頭說話。一頭下落月臺。移步入內。祇聽得呀得一聲。竟把月臺門閉上。進房而去。其時氣壞了杜少牧。手持鐵棍。連喊幾聲可惡。弄了個沒有下場。尙虧阿娥姐看他氣急敗壞。再三相勸。始把他勸下月臺。回至房中。把手裏頭的鐵棍接來。依舊拍在外國床上。又勸他快與楚雲



早些安睡。天要亮了。少牧氣忿不過。那裏肯睡。楚雲也老羞變怒。又恨心上人。忽然落在切齒的顏如玉那邊。正如就口饅頭。被人吃去。正是說不出的懊惱。那肯再向少牧溫存。認一句自己不好。不該私自仍做少安。故此二人悶坐一回。大家一句話也不說。阿娥姐雖然是個老口。過了這種事情。皆因曲在楚雲也。覺得沒法轉圜。直至天將破曉。楚雲倦了。倒在牀上和衣而臥。阿娥姐勸少牧也略睡片時。少牧不肯上牀。就在炕塌上。眠了下去。阿娥姐拿條老虎絨毯。替他蓋了。低低的在他耳旁。把楚雲抱怨一番。消消他心頭之氣。并勸他總看楚雲年輕。不知世務。瞧破些兒。少牧始能把氣略平。朦朧睡去。及至一覺醒轉。天已大明。楚雲尙還酣睡未起。阿娥姐睡到外房去了。祇有小大姐已經起來。在房中揩檯掃地。叫他倒盆臉水。洗過了臉。穿好衣服。往外便走。小大姐要叫喚楚雲。少牧止住不許。小大姐因到後房。把阿娥姐叫了起來。送少牧出房。說二少千萬不要生氣。停回晚上仍來坐坐。我們等先生起身。也要好好的開導他一回。教他以後不可這樣得罪客人。少牧道。他心上既有了姓潘的。還要別的客人做甚。你們說也枉然。我們出來頑耍的人。有了錢。那處不好去用。偏要用在他的身上。停刻我還來怎的。阿娥姐道。雖是這麼樣說。二少是老客人了。曉得我們先生性度。他與姓潘的要好久後終恐受他的累。老客人正應規勸。規勸與他。停回一定請你過來。我們大家來說。教他以後一准把姓潘的斷去。我們萬事全休。若有半個不字。我們是有帶帶洋錢在他處。的比不得如玉自己有錢。將來生意清了。却與那個算帳。我們要叫他。把帶帶還我。莫要連累人家。二少你想此話可說得麼。少牧聽罷。沈吟半晌。暗想這幾句話。祇怕楚雲斷受不起。或者竟能把少安吃斷。也未可知。但恨如玉昨夜公然容留少安。欺人太甚。今天本想約幾個朋友。到番菜館去。先叫楚雲的局。把他奚落一場。當場開消局帳。再叫如玉到來。問問他昨宵怎樣得意。處置於他。如今阿娥姐既是這樣說法。莫若先去尋着如玉。再與楚雲講話。因此盤算一番。回答他道。你這

說話倒還很有意思。既然如此。且等晚間大家再說。現在我要回棧去了。阿娥姐道。回棧不妨。可要用些早點再去。少牧道。此刻吃他不下。且到棧裏頭再吃不遲。說畢。移步向外。阿娥姐跟着他送出房門。同下樓梯。直至大門。又附着他的耳朵。說了無數晚上邊一定要來的話。少牧始滿口答應。出門而去。阿娥姐回身進內。當真等楚雲起身。板着面孔。埋怨他昨夜不應這樣。把要討還帶當洋錢不做生意的話。對他說了又說。并言少牧已用甜言蜜語。勸得他略有回心。今晚若是再來。千萬不可再去開罪於他。須知他到底是個花錢的人。楚雲聽阿娥姐發話。想到這班人。不比客人。不好惹的。倘然不聽他們說話。真個翻起臉來。半節裏那裏有人接這生意。有甚錢來還與他們。祇好權耐幾時。且等有了後接手的大姐娘。再與他們講話。此時祇能忍氣些兒。沒奈何。答稱你們不要這樣。稍停少牧來時。自有收拾住他的妙法。姓潘的由他走走也好。不走也好。阿娥姐方纔有了笑臉。說爲人祇要知過即改。那個人沒些過處。你也不要因今天這幾句說話。惱着我們。我們跟了一個先生。終望先生的生意。一日好似一日。無非是要好起見。楚雲勉強答道。我也曉得你們爲好。誰來錯怪你們。口裏雖然如此。心中却大不爲然。阿娥姐是個何等樣人。看在眼里。安有不記在心頭的道理。不過他既自己認過。半節裏。究竟說不出定要把生意辭歇。帶當索還。却從此看定楚雲是個愛做恩客。決無出息的人。下節留心另跟別人。決不再在此間做事。我且按下慢題。再說少牧負氣回棧。其時天氣尚早。少甫等還沒起身。錢守愚也睡得鼾聲如雷。動問茶房。說下半夜並沒嘔吐。知道他病已好了。遂叫車夫把車子拖出棧房。到昌壽里尋鄭志和游冶之二人。告訴他夜來之事。商量一個辦法。豈知二人也沒起來。直等了一點多鐘。志和先自下樓。問他如何來得甚早。少牧把隔夜的事。從頭至尾講了一遍。志和道。少安這人到處剪邊。真是容他不得。那顏如玉更過分了。上回我們打過一次房間。他該斂跡些些。怎麼此回竟當着大衆。公然把少安留進房去。他眼裏頭

還有人麼。二人正在講話。治之也起身下樓。見志和憤憤不平。忙問爲了何事。志和把少牧告訴他的說話仔細述了一番。治之道。潘少安久留上海。終是禍根。莫說他與少牧這樣。但看鄧子通是他一幫裏的朋友。爲了大姐阿珍也拚命去剪子通的邊。如今阿珍嫁了少霞。聽說子通與他藕斷絲連。尚不過在大菜館裏。或是戲館裏頭。見見面兒。談幾句心。少安却仍暗地往來。毫無忌憚。昌壽里內的左鄰右舍。背後那個不說着他。祇有少霞糊糊塗塗的沒有知道。你們想少安這人。豈不是殺不可恕。故此你們怪如玉不應把少安留進房去。我却深怪少安。不應曉得少牧住在楚雲那邊。半夜裏跑去鬧事。先該尋着少安。纔是少牧道。少安容他不得。如玉却也不可輕放過他。我們須得想個法兒。今天處置二人。稍出我心頭之氣。但不可使少甫大哥與安哥得知。他二人若曉得了。必定又要說我多事。治之道。少甫幼安不與他說。還有可以替你出力。幫你些主意的人麼。我們三個人。祇怕太少。少牧道。本來我還要去看子通營之。這辰三個。大家商議。志和道。子通營之多。與少安有嫌。自然肯盡力出場。逢辰他肯爲了你的事情。招這怨麼。少牧道。洋場上的事情。祇有阿逢最是熟悉。最是靈變。他與我平日狠好。這點事諒能托得他來。治之道。阿逢在洋場上。真是有些手面。請他在內也好。你想幾時前去看他。少牧道。此刻就要去了。志和道。此刻纔祇十點多鐘。阿逢必定沒有出來。他的住處。我們問過幾次。終是指東話西的。不肯直說。不知爲了何事。我看你還是在此吃過午飯。到昇平樓。或是阿素那邊去看他罷。倒可包管你十拿九穩。少牧道。我早膳尚還沒吃。說甚中飯。去看逢辰。既嫌太早。何不先去看子通營之。他們兩個人。一吃了飯。找不到他。治之道。講了半天。話。你早飯還沒有吃麼。我們今天廚房裏做的拉麵。將快好了。可要用些。志和道。一夜天沒有吃甚東西。不怕把身子餓乏。喫了些麪。去看子通營之不遲。遂喚底下人關照廚房。拉麵做好。端三客到書房裏來。底下人答應自去。少甫端上三碗麵。三碗汁漿。伏伺用過。絞過手巾。泡上茶來。

三個人又談了片時。少牧要想去了。志和治之。因在家閒着無事。囑他再坐片刻。頓底下人拿煙盤來。開了盞燈。每人喫了二錢多煙。過好了癮。與少牧一同出外。先看子通。次看營之。商量今夜怎樣辦法。營之主意多些。說晚間可在一品香番菜館聚齊。去叫如玉的局。叫來了當場責備於他。看他甚樣。若是低頭服氣便罷。否則祇說昨夜相打的時節。少牧有隻打簧金表。一隻金鋼鑽戒指。打失不見。一定被少安搶去。藏在如玉房中。到巡捕房報他。一報。攬他一個不得太平。那時不但如玉不安。連少安也不能夠逍遙自在。豈不是一舉兩便。少牧嫌他這計太毒。不過除了這個想法。又沒有別的法兒。子通却連說好計。並道目今的時勢。正合了古人說的。無毒不丈夫。那一句話。營之此計甚善。不必多疑。儘可照着做去。祇要捕房肯准。包定二人此次吃定大虧。少牧始答應下了。約定七點鐘入席。別過衆人暫散。治之尙要與少牧一同去看逢辰。無奈志和。因早起祇吸得二錢多煙。此時走了些路。覺得呵欠連連。知道是癮未過足的緣故。急欲回家補吸。治之見他不去。遂也不陪少牧去了。營之行中有事。子通有人請他。在長樂意吃飯。坐了包車。到長樂意去。少牧因獨自一人。到昇平樓尋找逢辰。沒有尋見。復到尙仁里花小蘭家。動問阿素。買大少可曾來過。阿素說來過的了。現在有些事情。聽見說到萬華樓去。就要來的。可請略坐一坐。少牧遂進房坐下。果然不到半點鐘時。逢辰進來。少牧把隔夜少安無理。如玉欺人。并今晚約在一品香報警。要叫他竭力幫忙的話。說了一回。逢辰滿口應承。訂定七點半鐘必到。並大罵少安如玉不已。少牧滿心歡喜。見諸事俱已定妥。方纔回棧吃飯。遇見少甫幼安。祇說昨夜與志和又了一夜麻雀。故此未回。二人知他又是謊言。幸得今已回來。並不似前番終日終夜的面多不見。住在堂子裏頭。故沒說破於他。錢守愚病已十去六七。下半年天。就三前來轉方。說他這個病源。乃由心中驚鬱而起。必須鎮驚散鬱。不必忌口避風。幼安這晚。因請他與載三到泥城橋金隆外國大餐館。同吃番菜。散散胸懷。要與少甫少牧同

去。少牧推說子通在一品香請客。預先訂定。不便失約。因此出了棧房。各自分道而去。不說幼安與守愚等到泥城橋大餐館內。守愚尙是初次。免不得把外國鹽當做白糖。加非茶認是藥茶。鬧出許多笑柄。尙虧他動刀時千萬留神。沒有割穿手指。割破嘴唇。算是大幸。少甫等多暗暗好笑。祇說少牧到一品香。揀了座頭坐下。分付侍者取請客票來。寫票請客。祇見逢辰先已到了。說我約七點半鐘准來。如今尙祇七點一刻。可算得言而有信。少牧道。這樣纔是要好朋友。故而我事事要與你商量。逢辰道。你與我商量甚事。祇要我出得來力。有幾分定須用足幾分。就是今天這一樁事。不瞞你說。我已替你打算過了。經營之這一條計。真是萬妥萬當。停回把如玉叫到檯面。倘他再敢倔強。我替你報巡捕房去。裏面的人。來得熟些。老實說。可以佔些面子。少牧大喜。連說停回諸事費心。逢辰回稱。要好弟兄。當得如此。移時祇見子通志和洽之營之。陸續到來。少牧見客已齊了。各人開過菜單入席。隨手發局票前去叫局。少牧本叫如玉一個。逢辰教他索性把楚雲也叫到檯面上來。看他如何。并說去叫如玉。那局票上。不犯着寫自己姓氏。恐他不來。何妨寫個潘字。包你一叫便到。開開如玉的心。少牧撫掌道。不是你說。我偏想不到他。遂將局票換過。並當真添了一張楚雲。分付堂倌快去。衆人喝酒的喝酒。用菜的用菜。少牧本來不甚吃酒。今天因要與如玉翻臉。吃了些酒。可以借着酒醉。多說他幾句話兒。故也喝了一瓶香露。那面孔喫得紅紅兒的。已有五六分酒意。可巧如玉到來。踏進房四下一瞧。跟來的小大姐。說潘大少坐在那裏。如玉把他輕輕一推。接口問道。可是杜二少叫的。局票上怎寫姓潘。少牧道。姓杜的叫怕你不來。纔借你恩客的貴姓一用。如今既已來了。不知肯坐坐麼。如玉聞言。含着笑臉。答道。二少說什麼話。做了兩節多的相好。那次叫局沒有來過。難道今夜寫了杜字。我便不來。若說姓潘的是我恩客。難道二少沒有與我恩過不成。口說着話。那眼睛向座上衆人一瞧。又道。不瞞諸位大少說。前幾月夜夜住在我的房中。不知是那

個偏說祇姓潘的是我恩客。這話可要令人發笑。說畢。叫小大姐端把交椅過來。在少收的背後坐下。小大姐照例裝煙不發一言。少收聽如玉說話軟裏帶硬。眼看着逢辰子通。要二人幫襯匆忙。子通會意。對如玉道。二少說你與姓潘的要好。這句話也有個講究。別的不說。就是昨夜那一樁事。姓潘的從隔壁巫楚雲家。逃到你處。分明是與二少吃醋而起。你怎樣留起他來。二少如何下得過去。如玉尚未回言。賈逢辰道。二少說姓潘的是你恩客。就是這個緣故。你與姓潘的。究竟怎樣要好。昨夜曉得自己差與不差。快些實說。莫使二少生氣。如玉聽罷。依舊裝着笑臉答道。我道進得房來。口也沒開。二少如何就滿面怒氣。原來還爲着隔夜的事。你們要問我怎樣容留少安。我却要問二少怎樣把少安趕到我月臺上來。半夜三更。鬧個不了。街上還有巡捕的。倘被他們知道。查究起來。爲的乃是爭風。兩造沒個理直的人。照了租界上不應吵鬧違章的定例。說不定多要送到捕房去。那時彼此失了體面。我纔大胆把少安留起來的。面子上雖然留了少安。暗裏頭實是顧着二少。怎麼爲好不見。反把我抱怨起來。真是冤天枉地的事。你們須說句公道話兒。莫要幫着二少怨我。不是子通聽他強辯得狠是乾淨。反覺得沒有說話。再去說他。少收也不防他不剛不柔。說出這番話來。怎樣與他尋事。漲紅着臉。也覺得沒有話講。志和却大不爲然。開口問道。據你這樣說。留住少安。乃是你一片好心。要使兩家免得鬧到巡捕房去。顧全體面。但你們爲甚對二少說。再拚着一房間紅木傢伙不要。由他糾人來打。這不是嘔二少爺的氣麼。別的話由你分辯。這句話不但二少不肯受你。就是我們朋友。須知道也未必肯依。如玉呆了一呆。勉強強道。昨天誰說再拚着一房紅木傢伙。由二少糾人來打。我說的是從前二少在我處發性。一房間紅木傢伙。被他打個乾淨。楚雲也是紅木房間。故問少安可曾被二少糾人打掉。二少怎樣誤聽了話。怪不得說我嘔氣。但是二少雖然動怒。你們要好朋友。正該勸解勸解於他。不要鬧出事來。那有火上添油的道理。鄭大少休

得如此言重。旁邊治之聽如玉巧言善辯。反說志和出言太重。時已多吃了些勃蘭地酒。不知不覺。動起火來。把手在大菜檯上一拍。睜着醉眼說道。你早知道鄭大少說話太重。不該與他講話。何不找你的心上人潘少安說去。志和冷笑道。潘少安這不是人的。祇恨不在這裏。倘在這裏。一定要哭訴他了。營之與少牧齊聲的道。哭訴了他。敢把我們怎樣。志和道。潘少安這短命的。老實說不犯在我的手裏便罷。若有一日犯在我手。管教你終有個不得開交。如玉聽衆人你我也一言。我也一句。痛罵少安。乾笑說道。你們要與少安爲難。干我甚事。要與我說治之又把大菜檯一拍道。干你事纔與你說。你敢再要強辯。我先給你一個臉兒。說畢。伸起手來。像要掌頰的光景。如玉此時。又驚又氣。端整着把臉子一橫。迎上前受他一掌。躺下地去。叫治之要打。須要今天打死。不妨撒潑一場。怎奈被賈逢辰一把拖住。低低的說。你要甚樣。還不趁此快去。如玉方纔站住身子。歎了口氣。叫小大姐。袋了煙筒。耐着性兒。對少牧與賈逢辰說。我要走了。往外便走。治之尙要跑上前去攔他。又被逢辰竭力勸住。如玉方得脫身下樓。原來這多是逢辰一人預先向如玉少安漏了消息。叫如玉到一品香時。諸事祇能逆來順受。否則必有大禍臨身。如玉故得十分忍耐。若講逢辰討好二人的緣故。皆因平日與少安要好。少安不時請他吃些白食。如玉不時託他做做媒人。倘有一戶兩戶好些的客脚。花了一百八十塊洋錢。逢辰必向如玉借錢。如玉沒有一次回絕過他。每次三二十元不等。名雖借用。暗裏頭實是扣取二八提籃。今見二人有事。如何不盡力幫他。少牧却那裏得知。尙認他幫着自己。初到一品香的時候。兜攪着去投報捕房。并叫他寫潘字叫局。及至如玉到時。一般與志和等出言責備。那有一些破綻尋得出來。誰料他背地裏掉下槍花。正如睡裏夢裏。今見如玉已去。他尙一心一意。要叫逢辰照着營之的原意。去報捕房。治之等也是一樣意思。逢辰見如玉已去。纔勸他道。多事不如省事的好。並不是替如玉講情。我看他今天說的說話。雖然多是強辯。却也沒

有什麼開罪地方。後來游洽翁要動手打他。他纔起身避去。已是服了輸了。若換了撒潑些的妓女。挨你幾下要死要活起來。說不定反被他先自下手。差人到捕房報去。說是客人吃醉了酒。毆打妓女。打失金珠首飾無數。捕房裏派包探來查。當真見如玉被打。那是有憑有據的事。我們估的定是下風。這纔惡毒到萬分地步。尙虧他沒有想到這條念頭。如今我們終算說也說了。罵也罵了。何苦再去與他爲難。不如拾抬手。放他過去了罷。若要再到捕房報失金表鑽戒。我想一則沒有見証。二則昨夜爲甚不報。雖是裏面有幾個相熟的人。這事祇怕不能包准。你們須要三思而行。治之聽了。跳起來道。據你說來。就是這樣罷了不成。逢辰道。老治。你莫發惱。不是我逢辰說你。今天多是你多喝了酒。把他嚇逃走的不逃走。還好多說他幾句。惹他發起火來。我們安排報捕事情。現在弄得上風轉了。下風。你還酒在口頭。事在心頭。要我去報捕房。到了明天。自然曉得我的說話。果是不錯。也不願意多甚事了。老弟。我勸你把穩些兒的好。治之尙是滿心懷怒。要令少教自己去報。少教沒了主意。問營之志和子通三人。你們看來。此事甚樣。營之道。這個主意是我出的。報了有些顏色固好。倘然真個不准。却也不能怪我。志和子通也沒一定主見。少教正在爲難。祇見門口有人一張。進來了一個娘姨。說二少你們在此商量什麼。少教一看。乃是跟楚雲的阿娥姐。楚雲自己却沒有來。不由不滿腔怒氣。頓時遷到阿娥姐身上邊去。說我們商量事情。干你甚事。你家楚雲。可是被姓潘的吃住不出局了。故此沒有前來。却叫你來回我。快與我說。可是這樣。阿娥姐看少教怒忽忽的風色不好。他堂子飯吃得久了。客人發標發惡的事。見得甚多。除是昨夜相打時兩邊的火多太大了。沒法理勸。其餘不外柔能克剛四字。終能把這發火的人。弄到他一個火氣全無。自然伏貼。因慌忙滿面堆下笑來。走近少教身旁。在方纔如玉坐的那把外國藤交椅上一坐。附過臉來。咬着少教耳朵說道。二少你昨天的氣。還沒消麼。今早你出去的時候。我與你怎樣說的。爲甚還是這般火冒。



此刻我有句話要告訴你。正是

饒君使盡千般氣。

看爾須回一片心。

要知阿娥姐與少牧說些什麼。楚雲爲甚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新馬路顏如玉借屋

老旗昌榮錦衣開廳

話說杜少牧自如玉去後。商量要投報捕房。說昨夜打失金表鑽戒。賈逢辰竭力阻止。尙未定見。忽然阿娥姐到來。少牧因不見楚雲。怒上加怒。遂向阿娥姐發話。好個阿娥姐。執定柔能克剛四字。在少牧背後一坐。含着笑臉。咬着耳朵。說他昨夜的氣。爲甚今天還沒消去。并說此刻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少牧方纔回過臉來。問他有甚說話。快些講來。阿娥姐道。你不是差人來叫局麼。你猜先生爲甚不來。少牧道。我說過了。無非姓潘的現在房中吃住了。他不許出來。阿娥姐道。猶得像麼。姓潘的吃得住他。難道我們吃不住他。老實說。你是個花錢客人。姓潘的何管花過幾千幾百弔錢。我們也幫着他。不許先生出局。你弄錯了。少牧道。據你這麼樣說。楚雲究竟爲甚不來。阿娥姐滿面堆笑道。不來自然有個緣故。我與你說。還你聽了歡喜。少牧道。你且說來。怎見得我這歡喜着他。阿娥姐道。二少你是個最明白。最體諒。最沒脾氣。最肯照應人家的人。昨天楚雲太不是了。自然難怪你要生氣。今天却又好了。自從你出去之後。被我們叫他起來。照着你商量。過要他歸還帶當。不做生意的話。一一說知。要與姓潘的斷絕往來。又細細勸了一番。他初時沒有句話。回答我們。後來我們說得急了。他就啼哭起來。少牧道。他哭甚的。可是捨不得與姓潘的分開。阿娥姐道。我們也道他爲了這個緣故。豈知他哭的。不是爲着姓潘這短命的。却怪自己不是。昨天不該幹出此事。以致我們多要把生意辭歇。一時那裏還得出許多洋錢。這一哭足足哭了兩點多鐘。飯也沒吃。口裏自言自語的。抱怨不了。我們齊齊着不去勸他。到得二點多鐘。他纔收住了淚。對我

們說。休要各散。情願與姓潘的。從今往後。永斷交情。又說你到沒有待虧過他。昨夜你生了氣。恐你以後不來。又恐你記恨在心。有什麼意外之事。與我們子細商量。我們見他心已回了。始各異口同聲的回覆他道。祇要你姓潘的決計斷了。用心在你二少與幾戶好些的客人身上。我們一樣幫着人家。並不是半節裏定要分手。依舊可以聚在一處。若說二少生氣不來與懷恨報復的事不來。我們可到棧房去請報復。却不是二少這樣的人。不必疑心。少收聽到這幾句話。點點頭道。他便甚樣。阿娥姐道。他纔放心歡喜起來。說既然如此。姓潘的他若再來。有法去割斷於他。二少却在我們身上。一定仍要相請往來。我們一口擔承。他始吃了一碗多飯。端整梳頭。巧巧姓潘這短命的。上樓來了。少收正在聽得入情。忽聞少安又來。把眼一睜。大聲問道。他來做甚。阿娥姐道。你聽我說。不要發火。那短命的上得樓來。我們見了生氣。招呼多沒有招呼他。挨門進自撥凳的。在楚雲身邊一坐。問你今天什麼時候去的。好個楚雲。回答他道。你在如玉那邊幾時出來。既然心愛如玉。還要到此則其。幾句話把姓潘的口堵住。姓潘的尙認是與如玉吃醋。涎着厚臉。對楚雲說。休要這樣。昨天住在如玉那邊。乃是萬不得已的事。今天不過去了。好個楚雲。假裝着與如玉勢不兩立。說昨天既然住在那邊。不但今天不該再來。往後且也不必來了。是我枉費了一番好意。昨天情願把留著的客人瞞過。大着膽私來留你。偏你不爭氣的。長洲不讓吳縣。爭鬧起來。你鬧不過。滑脚逃走罷了。爲甚放着樓梯不走。偏偏走到月臺上去。不是明明想着如玉。要把你們兩下的交情。給與我看。嘔我氣麼。後來你逃過了牆。與如玉這爛污貨。大家爛污去了。我却受了人家一夜的氣。虧你全不在心。想起來真是令人可恨。今天你有甚意思。再來見我。說罷。惡狠狠的伸手在姓潘的左臂上邊。擰了一下。祇擰得姓潘的連聲呼痛。頓時臂上青腫。翻起臉來。說楚雲你與我頑。還是當真恨我好個楚雲。說誰與你頑。伸手又是一把擰去。姓潘的見楚雲當真懷恨。他也發起標來。將手在檯上一

碰。把楚雲罵了一聲。那時我們見楚雲真心斷他。那有袖手旁觀之理。我就拿着他碰棹子過處。說近來我們的生意。已被人弄得漸漸清了。棹子上不要亂碰。姓潘的聽了這話。知道我們也憎嫌他。看他索性動起火來。說棹子我已碰了。你們怎樣。好個楚雲。高聲答道。棹子是我們院子裏的。臨不到你亂碰。你敢再碰一聲。祇因姓潘的自從與楚雲要好以來。從沒受過一兩句話。見他一句緊似一句。知他真個已變了心。起了一個鬪氣念頭。連把棹子亂碰起來。口中並說我偏要碰。好個楚雲。見他吃鬧。叫梳頭的放下頭髮。披了一背。奔至姓潘的身邊。說你要與我不得過去。我也活得不耐煩了。不如捨着這條苦命。拼了你罷。當時一個頭拳。向着姓潘的懷中撞去。我們見了。大家發一聲喊。說姓潘的。我們先生交托與你。他身上現有一千多塊洋錢的債。姓潘的聽了這話。方把身子一偏。讓了開去。楚雲撞了個空。要撞第二次時。是我把姓潘的一扯。扯出房門。叫他下樓。他纔哭喪着臉。向外走去。楚雲尚在房中咒死覓活。並說姓潘的倘然再來。我這條命一定不要。姓潘的說。從今我也斷不來了。再來左脚先進。爛去左脚。右腳先進。爛去右腳。你也必得與我爭定了氣。莫要看着我與如玉要好。又來氣不過我。好個楚雲。隔房間答他道。本來你死也死在如玉爛污貨那邊。誰要你再死到這一邊來。一場大鬧。竟把這姓潘的鬧出大門。二少你想快是不快。其時差不多天已黑了。楚雲方又梳起頭來。樓下就有人來叫局。聽說姓潘到一品香。他姓潘的除了這短命鬼。並沒第二個人。估量着必定是你二少弄巧心。上很想立刻就來。祇恨蓬頭散髮的。一時間出不得門。故此特地叫我前來。先把吃斷姓潘的這節細情。與你說知。使你心中舒服。并請你吃完大菜。與我一同回去。他尚有許多說話。要與你說。二少。你想楚雲肯這樣改過。你歡喜他不歡喜他。少牧聽阿娥姐。如小孩子背書一般的。將話說完。沈吟半晌。開口問道。你的說話。句句可真。阿娥姐道。多是實言。停回你可親問楚雲。若有半句撒謊。憑你二少罰我。少牧又暗暗的揣度一回。真是君子可欺以方。

因阿娥姐所說的話。甚是在理。不由不聽信着他。漸漸的回曠作喜起來。那裏曉得。楚雲何曾與少安翻什麼臉。不過飯後去過一次。楚雲礙着阿娥姐等衆人。私下把要討還帶當的話訴知。叫他暫時不可多來。且待過了一節。再作計較。少安尙與楚雲發標。說從此不來也罷。楚雲那裏撇得下他。唧唧噥噥了好一刻兒。說得少安回心轉意。答應他每一禮拜。至少一次。多則兩次。早上邊來趁熱被頭。有客廻避。無客進房。等過了節。換過娘姨。再商長久往來之策。楚雲方得滿面堆下笑來。阿娥姐等。那個沒有瞧見。那個猜不到他念頭。後來少安去了。楚雲纔端整梳頭。忽有姓潘的局票叫局。楚雲料定不是少安。故叫阿娥姐到一品香看個明白。阿娥姐看是少牧。真個是見人人話。見鬼鬼話。難爲他頓時說出無數謊來。偏偏還道句句實情。可與楚雲對証。少牧如何識得破也。被他騙得着實相信。把昨夜痛恨楚雲的一片惡念。換了個憐惜之心。巴不得吃完大菜。跟着便去。席上衆人。見少牧與阿娥姐咬着耳朵。說得久了。治之有些很不耐煩。問二人講些什麼。有這許多機密。少牧始把阿娥姐講的那一番話。當着衆人說知。並問衆人。楚雲既然這樣。還是應該催他到檯面上來。還是吃完了菜我去。內中逢辰猜得到這是阿娥姐的槍花。暗向阿娥姐瞧了兩眼。阿娥姐回他兩個眼風。暗叫他照應些兒。逢辰會意。樂得趁此機會。就好散場。因說楚雲既然自知其過。這也罷了。還要催他到來做甚。况且他頭還沒有梳好。不是一刻半刻的事。照着我的意思。還是吃完了菜。你去的好。阿娥姐聽逢辰當真幫忙。接口說道。賈大少到底最是體卹我們。不要我家先生到來。省事些兒。但二少若然定要他來。馬上待我回去催他。也是極易的事。不過要對不住各位大小。畧等了等。治之道。再等等到幾時。真個不來也罷。阿娥姐知治之這一句話。原是氣話。不比逢辰。他偏勉強湊上去道。游大少也體卹我家先生。真是難得。二少你也不要三心兩意。定要他來。一准吃完了菜。我與你一同去罷。治之暗想阿娥姐果然好刁。却又說不出他不是。向着他瞟了一眼。不說下

去。阿娥姐見冷之不言。把大菜盆敲響數聲。叫個侍者進來。問他還有幾道菜了。侍者說。祇有一道布丁未上。阿娥姐分付趕快拿來。少敬道。楚雲就是這樣罷了。如玉難道他就是這樣不成。這個人我斷斷饒不得他。冷之道。莫說是你。那一個饒得他來。子通道。饒不過他。我想吃完了菜。難道大家不好到他院子裏去。鬧他一場。倘然姓潘的尚在那邊。索性像前番一樣的。打他個落花流水。營之道。這話倒也不錯。巡捕房報不成他。院子裏是鬧得成的。怕他把敢我們甚樣。志和道。最好仍舊約了大拉斯白拉斯。一同前去。倘然鬧出事來。有他二人。究竟好些。子通道。大拉斯白拉斯。今天資雄花田郎。請二人在東蒼芳里柳廬吃酒。我們立去尋他。可連花田郎也邀他在內。又有一個絕好幫手。逢辰聞衆人你言我語。暗中又替如玉擔憂。阿娥姐聽他們要到如玉那邊尋事。怕的是鬧出禍來。就在間壁不要鬧得高興。延到自己這一邊來。昨天這一樁事。兩邊多有不好。保不定祇與如玉爲難。故而連連目視逢辰。叫他相勸。逢辰無奈。祇得借着阿娥姐來說道。你們商議出氣的話。約了大拉斯等同去。果然見識不差。但是今夜他們三個人多沒有請。況且阿娥姐候在這裏。要與二少一同回院。合楚雲兩個講和。我想今天先把這和局成了。且到明天再議戰局。可以祇願一邊。并看大拉斯等有甚主意。我們依着他幹。包定沒有錯事。不知你們意下如何。衆人見逢辰靜了半時。忽然發出這番議論。多認他子細盤算出來的話。大家商酌一回。果覺有些意思。始令少敬明天仍在一品香請客。把大拉斯白拉斯資雄花田郎一齊請來。好向如玉說話。今夜且自各散。逢辰阿娥姐兩個。方得放下了心。侍者上過布丁。伏侍吃畢。隨手帶上加非茶。呂宋煙。並簽字紙來。少敬簽好了字。衆人吸了枝烟。各自起身辭去。少敬把客送完。果與阿娥姐同到楚雲院中。祇見楚雲頭已梳好。在那裏對鏡簪花。看見少敬進房。假裝着笑容滿面。點了點頭。就叫娥阿姐替他插花。阿娥姐走至背後。一手執着花朵。一手拿了一支油刷。替楚雲在髮髻上。東也一掠。西也一刷。乘便把大

菜間裏告訴少牧的話。與他低低的路述一遍。方纔放了油刷。戴好花朵。令楚雲去陪少牧說話。自然句句多與阿娥姐所說相同。少牧看不出二人插花之時。那番關節。認做楚雲回心。千真萬確。一團火氣。頃刻冰消。這夜自然住在院中。何須細說。再表賈逢辰吃完番菜。別過少牧衆人。急忙奔至如玉院中。找尋少安。想把衆人在檯面上算計的話。告訴於他。並與如玉說。叫他想個法兒暫避。豈知如玉自從在一品香受了衆人躡躑。回得院來。說與張家妹等聽了。張家妹本嫌如玉與少安太熱。不免趁此機會。冷言冷語的說上幾句。叫如玉往後留點兒心。如玉心中惱恨。却又說不出一定要做恩客。因此口也不開。將身向炕榻上一靠。連歎了十數口氣。有人來叫堂唱。自己回說轉局過來。不肯出去。客人等他不及。叫人來催。說是檯面將要散了。如玉回說。尙要轉幾個局。方能轉到。等不及儘管散席。本來誰要他。叫這斷命堂唱。張家妹與跟局小大姐等。聽得呆了。說先生休要這樣。恐防得罪客人。如玉道。得罪了人。怕他砍了我的頭去。無非不來做我罷了。我也不要他們來做。要苦苦在命裏。不見得餓死了。我。張家妹知道。是方纔講的說話。觸怒了他。不願出局。正在無可奈何。恰好逢辰到來。張家妹想告訴逢辰。央他勸勸如玉。逢辰偏不與他說話。走至如玉身邊。先問少安可曾來過。如玉見是逢辰。坐起來道。來過的了。現在與一個姓周的到西安坊去碰和。碰完了一定要來。你可有甚說話。要與他說。逢辰道。什麼沒有。他與姓周的同去碰和。這姓周的不知叫甚名字。與他是個至友。還是個客氣的。可能寫張請客票去請他。如玉道。姓周的名喚策六。與他很好。儘可差人去請。逢辰大喜道。周策六麼。此人乃是他的同鄉。不知是幾時到的。却是個無話不談的好友。既然這樣。馬上可叫小大姐到西安坊去請。潘大少與周大少快來。說我在。此等他。如玉答應。立刻分付小大姐前去。逢辰睡下烟炕。叫如玉燒了筒烟。一頭把衆人設計。明天要邀大拉斯。白拉斯。資雄花田郎。同到院中尋事的話。約畧說知。并說今天幸虧被我阻住。不然。真

是措手不及。明天我們好想個妥善之法。抵擋着他。故要快請少安前來。與他商議。那周策六爲人機警。很有偏才。既在上海。正好請他共議此事。如玉聽了。因前次打房間時。受過大拉斯的大虧。少安且被他打過兩下。明天有他在內。又添了個資雄花田郎幫手。怎得不心下害怕。一時無甚主意。祇懇逢辰照應。想個妥善法兒。逢辰回說。且等少安策六來時再說。如玉仍替逢辰燒烟。吸到第六筒時。小大姐同着少安來了。說周策六尙有一圈半麻雀未完。不能脫身。碰好就到逢辰把上項事與少安一一說知。叫他趕緊定個主意。少安聽畢。想了片時道。我一個人不怕他們。明天避着一避。不來是了。不過如玉避不開來。很是不妙。逢辰道。爲的原是如玉。須與他設個法兒。少安道。堂子裏的信人。莫說大拉斯等可以欺侮。就是客人發起標來。吃着這碗百差飯兒。那處不吃些現虧。最好出了堂子。他們纔不敢怎樣。但是這一句話。談何容易。如玉籌思半晌道。不吃這飯。這也何難。明天我收了場子。借問小房子兒。暫住一住。有何不可。逢辰道。半節裏到小房子去。又不嫁人。做的局帳。與院子裏房飯錢。菜錢。娘姨相幫的工錢。你向那一個人去算。如玉道。局錢不過二百多個。乃是幾戶熟客。落了小房子。仍好請他們來走動。節上不怕短少。菜錢約有三十多樓。房飯錢自然認還本家一節。娘姨相幫小房子裏也要用的。逢辰道。照你這樣打算。也要有了三四百塊洋錢。方好動身。如玉向臂上一指道。我這一副六兩重的金鑲。不值四百塊錢麼。明天免去了他。怕甚不够開消。逢辰道。本家處可有帶當。娘姨相幫替你捐甚錢麼。如玉道。並沒帶當也。沒攔錢。故我可以自由自主。不比別人。逢辰道。如此甚好。祇是這小房子。一時間那裏便有。少安繙眉道。洋場上的房子。真是難借。今天有人遷出。明天已有人預定下了。一時怎有這樣湊巧的事。三人正在商議。相幫喊聲。張家妹。客人上來。乃是周策六到了。逢辰起身與他招呼。說了幾句寒暄話兒。接着又講借房子的事情。策六聽了片時。問如玉要借房子。可是與少安同住。如玉微微一笑道。也說不定與他住在一

處。策六道。我到上海。兩禮拜了。起初住在客棧裏頭。現在托人在新馬路借了一處房子。就在昌壽里內。共是兩上兩下。正嫌房租太大。況且一主一僕。家眷沒有出來。本不消四間房子。若是少安要借。我願轉借與他。如玉聞言大悅道。周大少真有房子。就算少安替你借罷。借給我暫住幾時。等你家眷來了。讓你策六躊躇道。你借有些不便。恐有客人進出。不像樣兒。如玉道。要我不走客人。祇問少安。他可收得定心。我就嫁他。也好。不要他花一個錢。煩你二人做個媒人。策六道。此話可真。如玉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有誣人的道理。逢辰道。如此說來。杜老二與少安吃錯。倒是少安的好運來了。我們一准做媒。該先道個喜兒。明天好吃喜酒。少安道。休要取笑。如玉有心嫁我。莫要是一時之見。日後懊悔。如玉道。這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是我自己願的。祇要你從今以後。不出去東鑽西走。有甚懊悔。策六道。他府上還有大夫人呢。以後見面甚難。如玉道。自然是姊妹稱呼。倘要奶奶太太的叫他。那可不能。少安道。這事旁人很難。我潘少安却甚容易。好在我們夫婦本來不甚要好。如玉真嫁了我。住在上海。不回到家裏頭去。說不定一世不見他面也。未可知。如玉聽罷。更是眉花眼笑的道。不回去自然最好。我的主見已拿定了。不知周大少的房屋。到底如何。周策六道。你們二人要借。那有不借之理。少安道。人熟禮不熟。共要多少房租。周策六道。借一幢算十塊錢罷。逢辰道。可要先付策六道。那可隨便。如玉道。自然應該先付說罷。開了衣櫥。拿出一隻小皮箱來。取了十塊錢。一張麥加利鈔票。給與策六。叫他收了。策六道。為甚這般要緊。如玉道。明天就要搬進來的。今天付你。豈不一樣說甚要緊。回頭又叫張家妹等過來。把明天要搬到昌壽里去的話說知。并分付帶房間相幫。立刻把招牌除下。不要掛了。帶房間的要懇討些喜封。如玉說。現在暫住小房子去。不是嫁人。有甚喜封。張家妹等。大家面面相覷。一回。皆因如玉並不欠債。房間裏人沒有權柄。拗不過他。祇得由他作主。果把招牌。除了下來。如玉此時滿心歡喜。又與逢辰策六講了一番租傢



生辦器皿。並一切零碎事情。一齊托他二人去辦。拿了一百塊錢鈔票與他。又喚張家妹請本家進房。說明就裏。叫帳房把房飯酒菜錢開帳上來。明天好照帳給付。本家聽說有人尋事。故要搬到小房子去。落得脫了風火。備口答應。並沒句話。如玉見諸事已妥。就在手上把那副金鐲除下。交與少安。叫他明日一早。到銀樓換錢。少安接來。藏在衣袋之中。策六看對時表。已是兩點多了。與逢辰辭別回去。少安這夜。堂堂皇皇的住在院中。到了明日。果把金鐲到楊慶和去換好了錢。本家處開消清楚。吃過中飯。收拾一切。就叫相幫搬動起來。搬至傍晚。多已完了。如玉坐了轎子。帶着張家妹等。少安坐了包車。一同進宅。看房間裏已布置得齊齊整整。多是周賈二人幫忙。如玉感激不淺。又看這房子也甚高爽。心中更是開懷。從此如玉暫出烟花。與少安住在昌壽里中。宛如夫婦一般。我且按下慢表。再說少安在楚雲那邊。住了一夜。午後起來。寫了一個知單。差車夫去請大拉斯。康伯度。白拉斯。資雄。花田。郎。與賈逢辰。鄧子通。鄭志和。游洽之。經營之等。即晚七點鐘。在一品香夜膳。六點半時。少安先去請的人。也陸續到來。志和恐這件事鬧到個不得開交。難保不到新衙門去。故叫少安去請錦衣。他是個官場中人。到處有些手面。少安連稱不錯。寫了張請客票去。說是有事面談。立候入座。錦衣接着馬上就來。少安大喜。祇有逢辰。因從新馬路來。到得最遲。說了幾聲對不住衆位相等。並催少安入席。席上邊少安把如玉如何可惡。今天故欲仰仗衆人。停回到久安里去。處置於他的話。向大拉斯。白拉斯。資雄。花田。郎。榮錦衣。四人說知。大拉斯等。有聽不出的說話。多是康伯度繙譯。衆人情願替他出力。錦衣本甚安分守己。祇因礙着友情。故也隨口答應幾句。心想看事做事。且等到了久安里時。勸得開勸勸他們。大事化爲小事。最妙。堂子裏是個頑耍地方。認什麼真。少安聽衆人多肯幫他。不勝之喜。吃完了菜。一窩蜂多到久安里去。少安與大拉斯等在前先走。上得樓梯。直向如玉房中衝去。忽見房中烏黑。吃了一跳。本家聽得有許多人。到空屋裏去。知

是少牧等尋事來了。忙差一個能言舌辯些的娘姨進來。把如玉已於一早搬出。不做生意的話告知。少牧聞他搬在那裏。娘姨說。但曉得到新馬路去。不知是新開。還是南市。並沒清楚。少牧道。新馬路上。海有兩條麼。娘姨道。是少牧祇氣得一團狠勁。無可發洩。等着逢辰志和等上樓商量。逢辰說。人已搬去。祇好大丈夫報仇。在三年以外的了。他如沒有嫁人。終有一天撞在你手。志和說。怎的立刻就會搬場。真是奇事。難道他曉得我們今天要來爲難。逢辰道。說不定有人通信他的。治之道。是那個呢。逢辰道。昨天我們在大菜間裏說話。保不住沒人聽見。傳與他去。大拉斯道。莫不是他並沒搬場。暫避在別的館人房內。我們何不搜他一搜。營之搖頭道。斷沒此事。況且別人房內。怎好搜去。子通道。如此。我們豈不自白的來了一場。少牧道。當真不是白來了麼。榮錦衣本想無事最好。今見如玉已經搬掉。衆人怒氣未息。深恐尚有餘波。因想出一個解圍的法子來道。如玉既已搬了出去。我們慢慢尋他。此刻時候。尙早。據我想來。可要到老旗昌去頑頑。替少翁解解悶。你們衆位可有興麼。少牧尙未回言。逢辰乘機答道。老旗昌杜老二還沒到過。正好去見識見識。本來我們在此則甚。鄧子通道。錦翁到老旗昌去。可是開廳。溫生甫他幾次對我說起。想去瞧瞧。可要請他同往。錦衣道。開廳是要預先定的。當日祇怕廳房沒空。好得現在老旗昌。共有四家人家。我們這麼樣罷。大家到了那邊。那一家廳上沒酒。就在那一家開廳。不見得四家一齊有酒。溫生翁既然有興。不知現在那裏。可能請他到來同行。錦衣道。今夜在富貴樓聽書。我們出去。可以順便邀他。逢辰道。既是這樣。我們走罷。本家娘姨。尙說各位大少。可要到別間房裏坐坐。錦衣回說。不消。同着衆人下樓。少牧尙想向本家發作幾句。錦衣勸他說。這事與本家不干。方得一同出了大門。因要尋找生甫。不坐車子。走到富貴樓門前。子通上樓去找。見了他。說明邀他到老旗昌去。方纔包車的包車。叫野雞車的野雞車。生甫與子通馬車。共到老旗昌而去。錦衣到得堂子門口。分付各車停下。領着衆人進內。

一連走了兩家。都有人在那裏請客。沒有空廳。走到第三家藥花樓內。這夜巧巧沒有酒席。錦衣等大家上樓。到房間裏坐下。分付他們備辦起來。旁邊走過一個本家娘姨。粵人喚他做察後婆。見姓榮的是個熟客。平日很肯花錢。故問榮小可要收燈。錦衣道。收燈也好。生甫莫明其妙。要想動問。祇見這本家娘姨。拿了一副筆硯過來。錦衣寫了一張名單。第一個字。乃是榮人的姓氏。第二個多是一個小字。寫好之後。與那娘姨說了好半天廣東說話。又在單上添寫下去。乃阿嬌亞紅阿仔阿美等。每人一個。內中子通治之志和逢辰伯度五人。多曾來過曉得廣東堂子內的規例。餘人俱沒見過。看見錦衣寫好。一個個多來問話。正是

滬北繁華將寫徧。

粵東風景細傳來。

要知錦衣何故寫這名單。開應怎樣熱鬧。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悲切切玉殞深宵

恨茫茫花飛何處

說話榮錦衣在老旗昌堂子開廳。鄭志和游冶之鄧子通賈逢辰康伯度。多曾到過。曉得廣東堂子。與蘇派大不相同。溫生甫與杜少牧等。俱是初次。聽見察後婆叫錦衣收燈。又見錦衣開寫名單。不知何故。多向詢問。錦衣道。這裏有個收燈的規矩。收了燈。乃是一院子的妓女。今夜已多被我們包着。寫單子。是寫明某人叫的某妓。停回他們好照單分坐。少牧道。那單子上。爲甚每大多有一個小字。錦衣道。這是廣東人稱呼我們。你姓杜的是杜小。我姓榮的就是榮小。沒有這麼大人老爺。生甫道。他們呼我多呼做小。我呼他們什麼。錦衣道。我們自然叫他名字。若像呼堂子裏妓女的渾稱。照着廣東口音。乃是老鬼兩字。當是老妓之配。生甫道。老鬼二字。難聽得很。錦衣笑道。你嫌我們呼他老鬼不中聽麼。他們呼起別處人來。叫烏龜老。更惹氣哩。少牧等聞言大笑。并問錦衣。可是當真。錦衣道。我從來不與人家說頑。想這烏龜老。

三字。大約因別處人嫖了一個妓女。做得要好些些。便想討他回去。討得不多幾日。這妓女往往依舊出來接客。遂把先前娶他的人。賄封了一個十三品銜。不比我們廣東。不肯輕易娶妓。那妓女嫁了這個客人。死守也不肯再吃這飯。故此他們把別處人看得低了。也未可知。少牧等點頭稱是。生甫看現坐的那間房間裏頭。多是一些樁木傢伙。因問錦衣爲甚不很考究。錦衣道。這裏頭的房間。多是這樣。聽得人說十數年前。妓女睡的是板鋪。如今有了大牀。已經講究多了。生甫道。板鋪你們廣東人睡得來。他別處人不慣的多。難道以前沒有大牀。除了廣東人住夜。並沒別的客人住麼。錦衣道。老旗昌的夜廂。祇留廣東人居多。留了別的客人。姊妹們有句暗號。叫花生油不吃吃豆油。多要嘲笑於他。故而別處客人。有相好的很少。生甫道。你們廣東人在此住夜。也有小貨抄麼。錦衣道。什麼沒有。不過蘇州堂子裏叫抄小貨。廣東人叫做白手。生甫道。白手求財。這兩個字。很有意思。衆人談談說說。少頃。祇見那本家老娘姨來請道。席面端整好了。請榮小等廳上坐罷。錦衣回聲曉得。遂卽領着衆人。同上第三層樓。走入大廳。抬頭見燈燭輝煌。宛如人家喜事一般。那桌椅多是紅木嵌螺鈿的。椅上披着平金繡大紅緞子椅披椅墊。十分華麗。中間一張極大圓檯。可坐十三四人。檯上擺着酒席。極其豐盛。錦衣招呼衆人坐下。那本家老娘姨。遂喚阿嬌亞紅等各妓。照着單子。坐在衆人背後。也有二十歲左右的。也有纔十四五歲的。錦衣子通治之志和逢辰。伯度。看諸妓坐定之後。各人給些瓜子與他。少牧等又不懂起來。暗想祇有妓女敬客瓜子。那有客敬妓女的道理。因見衆人如此。遂與大拉斯等也照着樣兒。把瓜子盆子。往後拿去。各妓女一個個含笑接受。祇有生甫坐着不動。他身邊坐的是個十一二歲的雜妓。廣東人叫做琵琶仔。年紀雖小。人甚促狹。起手在生甫臂上用一攔。叫他拿瓜子來。生甫覺得被攔處異樣疼痛。怪叫起來。引得衆人哄堂大笑。錦衣自己做的那個妓女。名喚阿紅。二十多歲年紀。一張瓜子面孔。出落得白嫩非凡。身穿竹根青

花綵珠皮小袄。藍縷紗褲子。梳的頭也半是蘇式。不過脚是大的。穿着一雙廣東鞋子。說的話是廣東口音。見錦衣等坐好了。席筵素手敲起鑼鼓。唱了一折狡婦窩鞋的廣東戲兒。少敘身邊的阿嬌。唱了一折香山得道。生甫身邊的那個琵琶仔。唱了一折黛玉葬花。錦衣問衆人可叫外局。衆人因背後坐着許多粵妓。言語不通。唱的曲子也聽不出他本甚沒趣。巴不得叫幾個蘇州人來。每人寫了一張局票。錦衣交代寮後婆。發出去叫。生甫問這裏叫局。怎樣開消。錦衣道。叫來的蘇州局。開消是一樣的。若是本堂大先生。每局二元。琵琶仔每局一元。生甫道。若是叫他們到蘇州堂子裏去呢。錦衣道。出局二元。轎錢一元。那却是要現開消的。有人想省轎錢。可以叫部馬車來接。一部車可坐四人。這轎錢可不開發了。少敘道。我們今天在此吃酒。若然不叫本堂。可使得麼。錦衣道。那可不能。逢辰道。老旗昌開廳費大。就費在這個局上。若照酒席開消。一樓菜也不過多至十元。少祇八元。另加筵素手四元。犒賞廚房洋一二元。那廚房裏。刮皮些的客人。也有不給他的。合起來與蘇州堂子裏吃檯花酒。沒甚上落。這菜却比蘇州堂子裏好得多了。生甫道。吃酒這個樣兒。多知道了。若是碰和怎樣。逢辰道。老旗昌沒有碰和。倘是客人喜歡。逢着開廳的日子。在廳上碰一二場。和並沒頭錢。也沒下脚。每場和祇要開消值廳的人。一塊洋錢够了。所以我有幾個朋友。閒着沒事。每每到此開廳。先碰兩場麻雀。提出二十四塊洋錢頭來。給了值廳的兩塊。尚餘二十二塊吃酒。就差不多了。生甫道。好個算盤。打到個這般精絕。資雄花田郎道。這裏既然沒有碰和。除了吃酒開廳之外。可還有別的頑法。伯度道。還有的是消夜。譬如我們三四個人進來。吃兩塊洋錢消夜。這菜乃是四個盆子。五六個湯炒。三塊錢却有中碗魚翅吃了。價錢很是便宜。祇是也要叫本堂局的不好。大拉斯道。這裏的廳屋。比了蘇州堂子。寬敞很多。有人在此請客。倘然叫班髦兒戲來唱。豈不很好。逢辰道。這裏有傀儡戲的。俗名叫做大木人頭戲。做一臺不到十塊洋錢。白拉斯道。可好看麼。伯

度道。沒有見過的人。尚可看得。見過的。就不過如此了。大拉斯道。我們沒有見過。今天主人家。可肯晚一班來唱唱。錦衣點頭道。這有何難。遂喚察後婆關照值廳的人。去叫班傀儡戲來。就在廳上串演。衆人開懷暢飲。吃得甚是高興。後來大拉斯與白拉斯有些醉了。手舞足蹈的。樂不可支。與叫來的楊小蠻。賽銀花。鬧個不了。并且不許他走。小蠻幾乎在檯面上。哭將出來。幸虧康伯度把大拉斯拉他出席。去看木人頭戲。白拉斯也跟了出來。二妓方得脫身而去。座中本堂局雖遠未散。蘇州局也一大半漸漸去了。祇有生甫叫的那花小桃。尙沒有來。正要差人去催。祇見跟小桃的小妹。走上樓來。見了生甫。問道。不是溫大少叫小先生的局麼。小先生今天有些身子不爽。不能來了。故叫我來回覆一聲。請你用完了酒。與我一同回去。生甫聽了。心上一驚。道。昨天好端端的。今天得了什麼病症。小妹道。大約是受了些寒。得的是寒熱病。熱得甚是利害。志和道。小桃不是做了一個小產。在百福里小房子裏麼。不知是幾時出來的人。小妹姐眼睛一瞟。道。那裏是什麼小產。前天也是發了幾個寒熱。因爲近來天時不好。恐他犯的。乃時喉症。要過人的。纔送到小房子去靜養。不到十幾天。病就好了。馬上出來。外邊那些夾嘴夾舌的人。遂說他是做了小產。其實那有此事。志和聽他辯得乾淨。尙想說他幾句。生甫已走出席來。將小妹姐一把拉至廳角邊。無人之處。子細問道。到底小桃得何病症。此刻甚樣。小妹姐道。這病來勢凶險得很。你昨天不是十二點鐘回去的麼。這時候小桃已在發冷。不過沒說出來。你去了。他就再耐不住。睡上牀去。祇道裏緊了。被。睡上一夜。發得出熱。或者好了。豈知再睡也睡不着。到得天色黎明。忽然身如火熱。發起昏來。口裏頭胡言亂語。嚇得我們房間裏人。一齊爬了起來。要想去請醫生看病。怎奈天光尙未大亮。沒奈何。尋些純陽正氣丸與他吃了。大家陪着他。不敢再睡。那熱勢更一刻盛。是一刻。初時神智還有時清爽。及至天亮以後。愈不是了。并且兩隻眼睛。向着人一橫一橫的。很是可怕。生甫道。天明可以請醫生了。不知請

的是那一個。小妹姐道。本要請平大少的。因沒有你的字條。恐怕請他不動。故而就近在畫錦里請了一個醫生。又因他發瘋發狂。必定有甚邪氣纏繞。故又到馬路吳鑿光那裏起了個課。山家園去請了一個看香頭的。那醫生到來。診過了脈。說是傷寒重病。今天晚上須要小心。吳鑿光也說很險。須要拜斗解星。纔可保得無事。那看香頭的了不得了。說小桃前世也是女身。夫妻不甚和睦。那丈夫是傷寒病死的。病裏頭沒有替他調治。如今尋到了他。向他索命。領着十七個無祀孤魂。捉纏着他。況且前天夜裏堂唱回來。天快亮了。又衝撞了七煞五鬼一切凶神。這病故而十分沉重。發冷時。是小桃的前世丈夫。與一班無祀孤魂。將冷水潑在他的身上。發熱時。是七煞五鬼等用神火鬼火燒他。內中最怕的。是還有一個帶血陰人。滿身血污狼藉。時時刻刻。站在牀前。故而他眼裏頭見神見鬼。必須發送去了。方能夠逢凶化吉。我與寶珠姐等聽了。祇嚇得磕頭求拜。說我們祇要他的病好。情願發送。看香頭的就斷了許多經機錠帛。那知寶珠姐又不肯拿出錢來。大少你想怎樣纔好。生甫綉眉道。照你這樣講來。小桃的病。真是沉重極了。最好請平大少去瞧瞧。到底可能無礙。怎奈這時候已半夜多了。那便怎處。小妹姐道。要請平大少也須明天天亮再說。此刻你同我回去看看他罷。房間裏人不多。有了生病的人。况被看香頭的說得人毛骨悚然。我出來了。他們在家不知怎樣發急。得你一同回去。究竟陽氣重些。生甫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被你說了這一番話。東西也吃不下了。大家就此去罷。小妹姐連聲道好。生甫遂謝過錦衣。說是小桃病重。故叫小妹姐來請他前去。別了衆人。要走。忽被志和治之兩個拉住。子細盤問他。小桃得的甚病。生甫說是傷寒。二人不信。疑是小妹姐的槍花。大約是老旗昌路遠不來。假稱有病。明欺生甫是個瘟生。那有在小房子裏出來。昨天尚好好的。今天忽然大病起來。小妹姐覺得二人意思。說鄭大少游大少。倘然不信。請與温大少同去看看他的病勢。纔知道是十分利害。治之道。我們局多散了。酒也够了。與其坐在

這裏看木人頭戲。沒甚趣味。出去走走也好。志和道。當真你去。我也陪你。小妹姐道。生病人的房裏。陽氣越多越好。你們三個人同去很妙。志和道。有甚陽氣陰氣。我生平最不信他。生甫道。這是看香頭人說的。有多少陰魂纏着病人。志和笑道。你相信麼。生甫道。陰陽自然有的。什麼不信。治之道。你到底真是一個瘋生。怎的連看香頭的說話。多聽信起來。他說病人房裏。現在有多少陰魂。我們此刻大家去看。如果看得見他。我纔信呢。生甫道。這是要有淨眼的人。纔瞧得見。你我多沒淨眼。怎能看見得來。志和撲嘴一笑。尙要與他說時。小妹姐再三催促。遂一同出了樂花樓。三個人三部包車。小妹姐叫了部野雞車。如飛趕到新清和去。纔到弄堂門口。鼻觀間覺得有一陣布毛氣兒。小妹姐說聲不好。莫要出了事了。治之道。就算他真是傷寒。昨夜方纔得病。也沒有這樣的快。志和道。我們進去再講。生甫此時。心上好似幾十條箭。在那裏穿腸亂攪一般。話也沒有。一句。跟着衆人進弄。到得院門。祇見天井裏燒了一堆鏡灰。隱隱有一兩件衣服在內。尙還餘燼未息。小妹姐跌足道。完了。完了。與生甫慌忙搶進房去。果見小桃睡的那張牀上。褥子已拆掉了。被頭也沒有了。小桃躺得直僵僵的。動也不動。眼見得已是不活。那張小口却張得甚開。幾乎把舌尖多露了出來。兩隻眼睛。陷出兩個大潭。却又睜開着。煞是怕人。眼眶中隱隱含着兩點眼淚。尙沒有乾。生甫看了。嚇了一跳。忙把眼珠一閉。跑了開去。小妹姐走到牀背後去。哭了數聲。尋小妹姐到後房說話。志和治之。見小桃當真死了。又看他死得形狀可憐。盤究房間裏人。到底怎樣死的。癡癡十二三歲的小大姐。說因小桃自己不好。與潘少安有了身孕。到小房子去打胎。終夜被小妹姐要打要罵。一過十二朝。就逼他到生意上來。說房錢要幾十塊。一月米錢要多少洋錢。一担不做生意。怎樣度活。小桃無奈出來。當晚就出了一個堂唱。後來那些客人。多曉得了。你也來叫。我也來叫。夾着有人半夜裏吃酒碰和。可憐他就沒有一天安息的日子。本來人已乏了。內中有個生客姓鄺。聽說是個很有錢的。偏偏



看上小桃。一連吃了兩個雙樓。碰了三場的和。就想住在這裏。小桃因產後尙未滿月。不肯留他。寶珠姐與小妹姐等。因這戶客人是個好客。強着他一定要留。并說誰叫你與姓潘的要好。生這斷命私孩。小桃萬分無奈。祇得把他留下。祇住得一夜。天明早起來。就喊肚疼。并說身上邊有些似寒似熱。甯不起身。這話被小妹姐聽見。說他留了個把客人。裝什麼腔。將他罵了一頓。依舊逼他起來。梳頭出局。直到昨天晚上。溫大少住在院中。他纔勉強安睡。豈知睡下去。就病得個不像樣子。天明時見神見鬼。開了一個早晨。以後就迷迷糊糊的沒有開口。直至溫大少來叫局。他回光返照的醒了一醒。見小妹姐等不在房中。嗚咽咽的。在牀上哭了一場。說是前世不修。今世裏做了一個傻子。弄到這樣下場。屍骨多沒人收領。是我勸他一回。叫他不要啼哭。寶珠姐聽得聲響。走進房來。小桃一見。便不哭了。約有三四分鐘時候。忽然連叫幾聲親爺親娘。兩隻眼睛。往頭頂心上一插。暈了過去。兩隻手亂抖不已。小妹姐尙說他嚇什麼人。還是寶珠姐軟心些兒。見他形色不好。走到牀面前問了幾聲。小桃沒答應他。寶珠姐拿盞洋燈。向他牀上一照。誰知道已大不是了。遂頓時拾頭髮。搯入中的大喊大叫。憑你甚樣叫喊。可憐他不回來。說起來真是悽慘。小桃這一條命。是姓潘的種下禍根。姓鄭的與小妹姐幾個人送的。志和等聽了這一番話。一個個暗罵狎客急性。惡鴛忍心。歎息一回。祇見寶珠姐與小妹姐從後房出來。裝做着滿面愁容。與生甫講話。生甫問他何事。二人說小桃死得可憐。明天棺殮一切。尙還分文沒有。因此要與你商量。生甫歎口氣道。難道他在生的日子。替你們做了幾年生意。一個錢多沒有餘麼。小妹姐道。天在上頭。他何嘗有甚好生意做過。今年更瞞不過你。落小房子養私孩子。歇了十數天工夫。莫說本來沒錢。就是有了錢。也用完了。生甫道。衣服是應該有的。小妹姐道。他有什麼衣服。祇有一件夾袄。一件棉袄。今天請看香頭的到來。已當掉了。皮袄不能穿了。下棺紗衣裳是不值錢的。寶珠姐道。小桃尙有親生父母。收成得過分不

像樣了。又恐多句口舌。真是一件難事。除非温大少照應到底。別的有甚商量。生甫聽了二人的說話。心上甚是過意不去。想到譬如做了一樁好事。又想譬如小桃沒死。在他身上多花了一百八十塊錢。遂與志和洽之商議。自願拿出一百塊錢。衣衾棺木費來。志和道。此舉甚好。不過最妙的是不給他錢。明天買好棺木衣服。送到這裏。死去的人。方得實惠。若把洋錢給與他們。難保不又要掉甚槍花。治之也是這樣的說。生甫道。他們在小桃身上。雖說沒有賺錢。究竟賺過的了。就是我一個人。做了他四五個月。差不多已花了二千多錢。祇因堂子裏開消很大。積不起來。如今人已死了。這點子棺木錢。他們怎忍掉甚槍花。何況那個人有甚工夫。替他去買衣衾棺木。還是把錢給與他們。等他們去辦罷。治之尚要說時。志和曉得生甫脾氣。自以為信得過人。暗暗把頭向他一搖。治之方始縮住了口。生甫伸手向身邊一摸。巧巧有九十塊洋錢鈔票。十數塊現洋在身。遂湊齊了一百塊錢。交給寶珠。小妹姐二人。明天買口好些的棺木。餘下的買件衣服。另外幾塊零錢。給小妹姐叫他買錫箔來燒。交代已畢。想到小桃昨天尚還見面。與平日要好的時節。止不住洒了幾點眼淚。寶珠姐與小妹姐見了洋錢。却多眉花眼笑的道。小桃有你這好客人。不知他是幾世修得來的。你今天花這一百塊錢。真比他在生的日子。花上一千。更是有益。他在九泉之下。自然感激着你。志和洽之兩人。看着生甫的哭。暗想小桃在生。並沒真心待他。都把肉麻當着有趣。算來不該應哭寶珠與小妹姐的見錢含笑。小桃人已死了。如何還滿心喜歡。不該應笑。故向三人。人看看不發一言。正想要起身回去。忽見自己公館裏的新來娘姨。與廚子阿大跑得滿頭是汗。由包車夫領着進房。叫聲二位大老爺。為甚還沒有回去。公館裏出了事了。我們尋得好苦。治之志和。各吃一驚。道。家中何事。這樣慌張。你們從那裏來。新來娘姨道。我們現從老旗昌來。公館裏的事情。這裏不便說話。可請快些回去再講。志和道。奶奶與游家奶奶。不在公館裏麼。有甚事情。何不與他二人說去。新來娘姨發急

道。奶奶在公館裏。我也不到此地來了。治之聞言。跳起來道。你說什麼。志和看新來娘姨。神色驚惶。語言  
。腦筋。堂子裡果然不是說話之所。況且小桃初死。人家正在亂抖抖的時光。慌與治之把頭一搖。說本來  
天不早了。他們既來喚我。必定有甚要事。我們回去說罷。治之會意。祇得忍住了。急與志和別過生甫。搶  
步向外走出大門。治之抓住了新來娘姨。志和抓了阿大。問他到底出了甚事。新來娘姨低聲與治之說  
道。今天二位少爺。不是上燈時出去的麼。出去了。二位奶奶說要到寶善街去看戲。因包車已被少爺坐  
去。叫我喚了兩部野雞車來。我問他可要那個跟去。二位奶奶說。恐怕少爺回來有事差喚。不要跟了。我  
因二位奶奶不時出去慣的。故此並不在心。但囑他早去早回。免得少爺回來掛念。豈知二位奶奶一去  
之後。音信杳無。我們等到十二點鐘。戲館散了。不見回來。心上不免有些疑惑。尙認他在姊妹人家耽擱  
住了。並沒尋他。後因客堂裏的保險洋燈。油已點完。火要息了。想起房裏頭。有盞檯燈。可以拿他下來。開  
進房去取燈。那知房裏頭不像樣了。治之大驚道。是那個奶奶房裏。怎的不像樣兒。新來娘姨道。燈是到  
鄭家奶奶房裏拿的。見大小爺放洋錢鈔票的那隻鐵箱。鎖已開了。包洋錢與包鈔票的紙頭。散了一地。  
倒把我嚇了一跳。不知是那個大胆。敢趁無人在內。偷竊銀洋。急忙點了檯燈。奔至對過房內查看。不知  
怎樣。但見洋箱關着。治之道。關着就沒有事了。新來娘姨道。我就用手一拉。誰知也是不鎖着的。竟把這  
鐵門拉了開來。見箱子裏也空空洞洞的。沒甚東西。祇有些破包紙兒。明明也把洋錢鈔票出了擋了。我  
纔大驚大嚷起來。叫了阿大。一同到四馬路找尋二位少爺。曉得到老旗昌去吃酒。趕到老旗昌去。遇見  
一班老爺們。在樂花樓散將出來。說起現在這裏。纔得尋到此地。二位少爺。快請回去檢點檢點。少了多  
少東西。查查二位奶奶。究竟那裏去了。真是緊得很。我們幫人家的。吃不起這風火。治之聽完這話。這  
一急幾乎急得氣多回不上來。志和聽阿大告訴的話。與新來娘姨句句一樣。也如青天裏起了一個霹

塵那裏有甚主意。祇喊車夫快快點燈。且等回到公館再處。治之見志和這樣。他也坐了車子。跟着就走。出弄堂的時候。溫生甫從小桃院中出來。問他可是回公館去。治之不但沒有聽得。并且當着生甫的面。好像瞧多沒有瞧見一般。生甫不知他有甚大事。尙要挨身過去問時。車子已是飛也似的去得遠了。生甫滿心不解。祇得獨自一人回去。一心癡想小桃。足足哭了半夜。又想到小桃死後的面目。可怕。憑你怎樣花枝一般的人。死後終是個紅粉骷髏。竟把那嫖妓之心。從此漸漸淡了下去。我且慢表。再說志和治之二人。同阿大與新來娘姨。忽忽回至觀盛里公館。三脚兩步。走上樓梯。各人跑至自己房中。定睛一看。果見鐵箱多已開了。衣箱上的銅鎖。是虛啣着的。衣櫥上更連鎖多沒有。治之急把衣櫥門拉開一看。祇叫得阿呀兩字。一口氣咽住喉嚨。頓時暈了過去。正是

悔將水性揚花女。

當做知心着意人。

不知治之性命如何。媚香豔香。究竟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游治之因忿感疾

謝幼安刻意憐香

話說鄭志和與游治之。因公館裏新來娘姨。並廚子阿大。尋到新清和坊。報稱媚香豔香。開了洋箱。取去洋錢鈔票。出外看戲。一去不歸。急忙回至公館。上樓細細察看。治之見自己房中。不但洋箱裏空空如也。衣箱上的銅鎖。也是虛鎖着的。裏面未知怎樣。那衣櫥上鎖多沒有。拉開櫥門一看。櫥裏的那隻首飾箱。翻轉放着。箱中首飾。全無一隻。在生意上用的金豆蔻匣子。本是治之打與他的。後來嫁了治之。沒有到銀樓裏貼換別的東西。如今也不見了。銀水煙袋上的金練條翡翠件頭。更不必說。最要緊的是櫥抽斗內有張豔香的婚書。與一個八字帖子。也沒有了。可見得是有意捲逃無疑。治之怎得不氣。叫得一聲阿呀。頓時暈了過去。新來娘姨。見了大驚。高喊大少爺。你什麼樣兒。廚子阿大。與車夫等聽得叫喚。奔上樓

來。志和本在隔房檢點東西。也因不見了媚香的八字婚書。心中焦燥。忽聽新來娘姨大聲叫喊。不知爲了何事。慌忙奔將過來。但見治之暈倒在地。新來娘姨等急做一團。志和想好端端的人。怎會發暈。諒是氣閉咽喉所致。忙叫車夫等攙他起來。扶在床上坐下。新來娘姨認做發痧。要車夫去敲藥店。買通關散。志和說。這不是痧。乃是氣閉。幸虧前天媚香這忘恩負義的惡婦。發甚肝氣。叫我買了一塊沈香。倒了些香末下來。裝在鴉片烟裏頭吸。這塊香現在還有許多。可到廚房裏拿些開水。磨碗香汁。沖給他吃。諒來無事。休要着慌。車夫同香在那裏。志和道。在衣櫥抽斗內。即刻還看見過他。沒被惡婦帶去。待我取來說畢。急至自己房中。取香給與車夫。磨了半小酒杯濃汁。用開水沖做半茶杯兒。攪開牙關。灌將下去。稍停。祇聽得腹中微響。治之長歎一聲。果然回過氣來。新來娘姨等。方得放下了心。志和問他怎的這樣。治之有氣無力的道。休要提起。你我大家多是一般。說他怎的。志和道。你休這樣着惱。且把心兒畧定。一定查查究竟失去多少東西。明天好報巡捕房去。將來捉得到人。也未可知。治之又歎口氣道。值錢的多被他捲了去了。還要查看什麼。志和道。洋箱裏首飾箱裏一些沒剩。我那邊也是一樣。不必說了。不知衣箱裏的衣服怎樣。瞧過沒有。治之道。沒有瞧過。志和道。你瞧不動。我來先與你瞧。再瞧我自己的。可好。治之道。替我先瞧。狠好。志和遂喚車夫。把衣箱一口口扛下地來。開箱一看。不但鬢香四季衣衫。好些的一件俱無。連治之幾件值錢衣服。也多一捲而光。又到自己房裏。子細看時。真個毫而無二。箱子裏隻隻都空。并連帳子上的銀帳鉤。繡柜抽斗裏的四隻銀酒杯。四隻銀筷。一個小銀茶壺。一齊沒了。志和呆呆的。向榻床上一坐。要想開盞烟燈。吸烟解悶。又見烟盤裏兩隻銀鴉片烟匣子。一支銀鑲甘蔗老槍。也不見了。祇留兩隻牛筋烟匣。一支毛竹槍在那裏。心中更詫異道。這種東西。也多拿去。走得好從容。不迫諒來。斷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早已存下此心。又想東西多了。兩個人怎能拿得盡他。內中必定還有個通連的人。

難道與新來娘姨同做此事。但他來得不多數日。不見得就會這樣。莫要錯疑好人。細細思想一回。想到七天前歇去一個大姐。那是媚香。隨香在蒼芳里帶過來的。此人名喚小巧。爲人奸詐多端。本與媚香。豔香。狠是合式。每天替二人梳頭。那天媚香忽因他梳得不好。說了幾句。小巧不服。還起口來。豔香幫着媚香說他。小巧又與豔香尋事。就此這麼一鬧。二人定要歇他生意。當夜算明工帳。立刻動身。出門口的時候。見他大包小裹。足足裝了一小車子。當時雖會照例叫主人家將包查看。並沒看過。這些衣服等物。大約一定在這個時候運去。落了他們圈套。如今要查二人下落。須查小巧。但不知他住在那裏。明天好去投報捕房。遂喚自己的車夫進房。問他可知小巧住處。車夫道。小巧的小房子。從前借在中巷弄內。此刻不知搬了沒有。志和道。你去過麼。車夫道。會替奶奶拉車去過一次。志和道。他去做甚。裏面共有多少房子。游家奶奶一同去麼。車夫道。游家奶奶也同去的。裏面房子。雖祇一上一下。收拾得却甚精緻。志和道。可見裏頭有什麼人。車夫欲言不語。志和道。你祇管說。不干你事。車夫道。有兩個年紀輕輕的人。彷彿是京班裏戲子。住在樓上。志和道。那天奶奶可曾上樓。車夫道。這却我在門外。沒有清楚。志和道。平日我與游大少爺不在家中。可有別的男人進出。車夫道。二位少爺出去。我們也拉着車子同出去了。有沒有男人進出。須問阿大便知。志和聽他說得不錯。令他又叫阿大進來。盤問阿大。說平常並沒別的男人。今天却有兩個唱戲模樣的人在弄堂裏走過。幾遍。我出去買夜飯菜時。他們兩個人。站到弄口去了。後來我買了回來。他們還在弄口站着。志和道。那二人的面貌。你可記得。像是那一家戲園裏的。阿大道。面貌尙還記得。像在那一家戲園子裏。我與那班戲子。向來多不認識。并且平日不甚看戲。說不定他。志和又回頭問車夫道。奶奶往常喜歡看戲。我曉得的。那一家戲館去得最多。我却不在心上。你諒能記得出來。車夫道。天福裏頭多些。志和聽罷。沈吟不語。分付車夫與阿大。多到治之房裏去陪伴。治之自己睡在榻上。

吸了三四筒烟。細想此事。須找逢辰商量。他洋場上人頭最熟。必得托他找幾個人。四下緝訪。並到巡捕房去報他一報。此外沒有別的法兒。想定主意。放下烟槍。細細開了一張失單。乃是綫絲金鐲一副。天圓地方金鐲一副。銅錢式金鐲一副。金豆蔻匣一隻。打簧金表一隻。金圖書戒指兩隻。金鋼鑲戒指兩隻。外國金嵌寶戒指二隻。金押髮一支。金荷花瓣簪五支。珠花一對。珠鳳一支。珠紮心一個。珠圈一對。金鎖片圈一對。金挖耳一支。金練條二條。翡翠茉莉簪五支。翡翠押髮一支。翡翠挖耳一支。翡翠兜蝠一對。珍珠三十六粒。精圓帽珠一大粒。珠嵌線兩條。玳霞帽。珍珠水清帽。珍各一粒。並銀茶壺。銀水烟袋。銀帳。銀烟匣。銀鑲甘蔗烟槍等各銀器。又英洋一百五十元。鈔票洋七百元。婚書一張。八字帖一個。借票洋二百五十元。乃賈逢辰向志和借的。又金礦股分單銀二千兩。此單係經營之經手。那礦沒有開成。這銀子已撥在水裏的了。媚香不知。也把他捲了出去。其餘衣服。是皮棉單夾女衣三十五件。男衣十六件。內中有草上霜干尖馬褂各一件。價值甚鉅。凡是志和在揚州家裏帶出來的銀錢衣物。算得是罄其所有。多被媚香一網打盡。開好單子。走至治之房中。問他身體此刻可好。治之坐在牀上。哼聲不絕的答道。胸腕間痛不可當。像是犯了肝氣病兒。志和問他可要吸烟。治之道。吸筒最好。志和遂把那塊沈香。剖些細末。滲在鴉片烟中。替治之裝了兩筒。治之吸了一筒。氣喘一定。不要吸了。志和拿過烟具。取筆硯來。坐在牀前。問明所失銀洋物件。細細的也替他開了一張失單。金銀珠翠衣服一切。雖有參差。却與自己所失。不相上下。洋錢是一百二十塊。鈔票祇有四百十元。金礦股分單。是一千五百兩。賈逢辰也有一張借契。祇一百元。寫好之後。把他與自己的失單。摺在一處。對治之道。人雖逃走。幸喜尚有蹤跡。可尋。並把明天擬請逢辰到來。派人查訪。一面投報捕房的話。說知。治之回稱。任憑怎樣辦法。必須尋到這兩個惡婦。并訪出誘逃之人。方出得心頭這口悶氣。志和又向治之勉強勸慰一回。叫他的車夫。今夜在房伏伺。餘人各去。

安睡。自己冷清清回至房中。和衣而臥。偏是天公作對。這時候又下起一陣雨來。點點滴滴的。聽得人甚是淒涼。志和在牀上透覆去。翻來。怎睡得着。治之身帶重病。更不必說。好容易捱到天明。阿大上樓。動問志和買甚飯菜。志和一夜沒有睡得。扒起身來。回說隨便買些。快去快來。恐防有事。差你阿大要火食錢。志和身邊一摸。尚有兩塊洋錢。交他拿去。暗想這兩塊錢。至多祇够兩日用度。以後手無寸鐵。却待怎樣。心中好不昏悶異常。車夫在樓下聽主人起身。跑上樓來。說今天巡捕房裏捐車照了。要拿三塊洋錢捐錢。志和因己身無半文。說今天我不出去了。明天捐罷。車夫答應要走。志和喚住他道。你快去尋買。逢辰買大少爺到來。有話商議。車夫道。買大少爺住在那裏。志和道。不是在虹口麼。車夫道。虹口地方很大。知他是那一條街。志和躊躇道。這却他從未說過。不知爲了何故。這樣能你到尚仁里花小蘭那邊去看罷。倘在那裏最好。不在。你可開跟小蘭的阿素。曉得住處。車夫答應自去。志和又喚治之的車夫。拿張名片。請平載三到公館看病。分派已畢。阿大回來說。買了四百多錢的肉。二百多錢的魚。一百多錢青菜豆腐。祇除一塊錢了。齊巧沒有豆油。買了七斤多豆油。兩塊錢多已用完。今天尙要買柴。必須再拿兩三塊錢。志和道。昨天我看煤炭店裏有張發票。叫了兩塊洋錢松柴。什麼又要買柴。阿大笑道。松柴是要用稻柴引火的。沒有稻柴。怎樣燒得着他。今天買的乃是稻柴。志和煩悶道。既有松柴。那有燒不來的道理。明天買罷。嚕嚕恁的。阿大尙要說時。志和走到治之房裏去了。阿大暗想。看來今天東家。拿不出錢。真是沒法。祇好做火油不着。停刻燒火時。澆些油在柴上。暫且過了一天。再說。志和躡至治之房中。看看他的病勢。見他祇呼胸口疼痛。幾乎口多怕開。心中好不焦燥。在床前坐了片時。祇見車夫來說。買逢辰昨夜果然住在花小蘭家。已請到了。現在樓下。志和急令請他上來。把媚香豔香捲逃。要他弄幾個人。四下偵訪。并到巡捕房投遞失單請緝的話。告知。逢辰滿口秋獻了一回。說要人打聽此事。這有何難。不過是非錢。



不行。須得先給他們幾塊零錢。并允將來尋到以後怎樣重謝。方肯赤心辦事。巡捕房裏是不要錢的。我替你去報是了。志和道。先要多少洋錢。逢辰道。有了二十塊錢。可以趕緊多找幾個人來。志和道。質不相瞞。現錢多被這兩個惡婦捲光的了。一時拿不出來。你我原是好友。替我暫墊一墊。可好。逢辰道。論理我還借着你二人的錢。如今府上出了意外之事。莫說是墊。應該每人先還幾十。表表我賈逢辰心跡。怎奈連日在康伯度總會裏頭。又了五場五十塊底麻雀。一連輸了一百五十多塊洋錢。這幾天也分文沒有在身。真個慚愧。志和道。這便怎樣。逢辰道。我們是要好朋友。你的事就如我的一般。那有不替設法之理。不過好媳婦難爲無米之炊。祇却効力不來。志和沈吟半晌道。沒有現錢。假如有件東西。你能替我弄得錢麼。逢辰道。祇要是值錢的。無論跑到天邊。總替你弄到錢來。志和遂在臂上除下一隻漢玉鐲子。又在手指上除下一隻外國金鑲魚膽青寶石爪戒。問逢辰可能弄他一百塊錢。逢辰道。一百塊恐弄不到。七八十塊是穩穩的。但你要這許多何用。志和道。這兩件東西。記得多是你替我買下來的。漢玉鐲子是一百二十塊錢。爪戒是五十塊。怎麼如今一百塊錢多弄不到。逢辰道。俗語說得好。千錢買一中。當初你買這兩件東西。乃是中意買下來的。自然值錢。如今硬要讓給人家。難怪三錢不值兩了。志和歎口氣道。多少由你。快去弄罷。祇要今天拿到錢。我這裏等用得。逢辰道。倘能弄到一百最妙。即使不到。限我一個鐘頭。一定取七八十塊錢來。待我拿了東西。馬上就去。志和道。不送你了。快去快來。治之在床上聽志和與逢辰說話。又見拿鐲子戒指與他。心中好不納悶。祇因自己已手內無錢。莫可如何。逢辰纔去之後。車夫又報載三來了。志知大喜。親自下樓。邀請至房。說明病原。子細診過了脈。載三說此病乃由肝經而起。牽連胃氣。防成反胃之症。茶水不能下咽。狼要當心。當下擬了一張藥方。叮囑先吃一帖。明日覆診。志和知道載三尚未午膳。留他便飯。順便求他出封書信。到有司衙門。訪查媚香豔香並誘逃之人下落。載

三自到上海。從無片紙入過公門。此事因媚香豔香太狠心了。况且近來上海嫁人的妓女。動不動就是捲逃。他們有句口號。叫做潑浴。遣風氣真是可惡。地方官倘能嚴辦幾個。也是好事。故叫志和治之具張稟帖。自己附封書信。送到當官。請他嚴拿究辦。志和不勝感激。遂起了一張稟底。給與戟三看過。戟三叫他騰出三張。乃是縣裏一張。英法兩公堂兩張。志和寫好。戟三藏在衣袋之中。端整回公館後寫信。分頭送去。這倒狠是得力的事。後來媚香豔香不敢公然復出為娼。免得志和治之的眼見。二人重抱琵琶。又羞又惱。二人怕的乃是當官有過了案。那是後話。慢題。且說賈逢辰拿了志和的玉鐲爪戒。足足賣了一百三十塊錢。祇說賣得八十。與忽忽奔至公館。見志和正與戟三吃飯。他也坐下去吃過了飯。將錢交與志和。說是跑了數家。祇有這點數目。再多沒人要了。雖然効力不周。尚虧當場帶得錢來。足敷急用。志和道。到底祇有八十塊麼。逢辰道。這是一時三刻的事。又是控賣與人。你未免明吃虧些。若能稍緩幾天。覓到個心愛之人。說不定還可比你買進來的原價貴些。須知你買這兩件東西。本來沒有受虧。如今受虧。在出於急用。志和聽他說得尚是有理。將錢收下。提出二十塊來。交給他趕緊找人尋緝。餘下的六十塊。藏在身邊。預備零用。誰知這日巧巧又是月底。房租到期。連着那些零碎店帳。付到晚上。已沒有了。明天祇有再把別的東西。設法變賣。逢辰這一次。尚要在他二人身上發些零財。直至水盡山窮。方纔絕跡不去。這種人真是殺不可恕。至於交他的二十塊錢。志和認做他實心辦事。必定當下找幾個人。給些烟酒之費。四下察訪惡婦蹤跡。豈知也袋了起來。並沒去幹。就是巡捕房裏。何嘗把失單投報進去。不過是隔了一天。在二人面前掉個鎗花。回說已經交進去了。交與那一個人手內。現在暗暗差人緝訪。一有下落。便來報知。同去拿人。最怕的是他們已經離了上海。那就沒有法兒。二人信以為真。彼此尚是千多萬謝。祇有中巷弄內小巧家中。他想尋得到時。狠可弄幾個錢。故此當日在觀盛里出來。與志和的包車夫去了。

一次。那知人已搬去。踏了個空。動問鄰居幾時搬的。可知搬往那裏。鄰居說昨日纔搬。現住那裏。並沒知曉。逢辰見找不到他。打發車夫轉去。回覆二人。說是暫耐幾天。且等四下裏察訪的人。回話再說。二人無可奈何。祇得聽憑逢辰所爲。暫且按下不表。再說平戟三在志和公館裏吃了午飯。看治之服過了藥。覺他痛得平服些些。起身告辭。志和問他到那裏去。戟三說幼安請他到萃秀里桂天香家。也是看病。志和道看的是誰。戟三道就是天香。他也是肝氣病兒。從前看過一次。大凡婦女十個裏頭。有七八個犯這症候。不要緊的。吃幾帖藥。就沒事了。不過心境不好的人。急切不能斷根。天香這病。也從心境來的。祇要心境一好。其實不必吃藥。也不至時時復發。志和道。戟翁醫道高明。真是令人欽佩。今天既然有事。不敢相留。明天尙望早來。再替治之覆診。仍在敝處用飯。戟三道。這個自然。明天不必費价來邀。十點鐘准到。就是吃飯。却可不必。免得公館裏這幾天亂糟糟的。還要攪擾不安。志和道。那是便的。不須客氣。一頭講話。送下樓梯。同出大門。等戟三上了車子。方回戟三分付車夫。拉到萃秀里口下車。入內。跟天香的大姐小阿金。在天井裏瞧見。說平大少來得好早。謝大少也祇纔到。裏面坐罷。戟三道。謝大少也纔來麼。小阿金道。正是裏邊幼安聽小阿金與人說話。在門帘內向外一張。見是戟三。迎出房來。也說來得甚早。天香病容滿面。亂頭粗服的。在床上勉強起身。敬了一盞瓜子。戟三叫他不必如此。祇管安睡。休要勞動。天香回說不妨。在幼安身旁坐下。叫小阿金拿梳具來。約篦梳了梳頭。因見幼安髮辮蓬鬆。有兩三天沒有梳了。替他解開辮線打辮。幼安恐他吃力。不許。天香那裏肯聽。戟三見二人如此要好。暗想堂子裏。不料有這樣鍾情的人。真個難得。少頃。辮已梳好。天香氣急汗流。坐立不住。就在榻床上睡將下去。幼安防他胃風。叫他床上去睡。天香說平大少診脈不便。戟三覺察。叫小阿金扶他上床。與幼安同至床前。切過了脈。看過舌苔。知是舊病。不過此次發得重些。諒是感了些氣鬱而起。不曉爲着何事。動問幼安。幼安道。說也可

憐。天香這人甚是傲氣。本來不配吃這堂子飯兒。他有一戶客人姓金。別號子多。是個洋行裏的買辦。花錢也甚散漫。無奈性度狠剛。動不動要與人尋事。并且檯面上叫了堂唱。最喜歡翻相好唱曲。一支不罷。兩支不休。有天叫了天香的局。天香因身子不好。要想不唱。金子多一定不依。一連逼住他唱了三支。天香念他是戶好客。勉強依從。淚從肚下。唱完了曲。實因再坐不住。起身走了。金子多道。他去得太快。疑有住夜客人留下。後來翻檯到別地方去。天快亮了。又叫局。天香抱病起來。尙想出去。怎奈起身時。胃了些寒。忽又嘔吐起來。不得已叫小阿金前去回覆。說先生身體不爽。不能來了。不料金子多吃了些酒。聽得天香不來。頓時大怒。將小阿金當場要打要罵。說了天香無數壞話。小阿金回院告知。天香十分鬱悶。天明時。金子多又糾了四五個人。翻檯過來。要與天香生事。後見他房中並沒客人。說不出話。祇喊快些擺酒。天香睡在床上。說天已明了。院子裏大司務等。多已回去。我又起不得身。可否明天再擺。金子多說。他生什麼病。定要拖他起來。動手搗他被頭。天香此時。怒從心起。向他說了幾句。無非叫他體卹人情。并不可動手輕薄的話。金子多受了沒趣。當下向天香發作道。叫你的局。吃你的酒。我這裏給的是錢。體卹你做妓女的什麼。若說輕薄兩字。你爲甚不去做閨閣千金。却住在堂子裏頭。幾曾見做妓女的。建過貞節牌坊。把天香一場挫辱。幾乎嘔得人氣都回不過來。天香睡在床中。嚶嚶啜泣。金子多那裏有點憐惜之心。仍呼快擺酒來。幸虧本家見機。曉得這個客人。發了脾氣。仗着錢多勢大。堂子裏人得罪不得。急忙喚起廚子。當真擺了檯酒。金子多纔沒有說話。天香却到底沒有起身。金子多說。他有意慢客。吃完了酒。叫房間裏人把局帳抄來。一定要馬上開消。房間裏人。不肯。天香耐到個不能耐了。抵拚着斷去這戶客人。叫小阿金當真把局帳開出。由着他開消也罷。不開消也罷。此後憑他甚樣。決計不做他了。金子多拿到局帳。又把天香奚落一回。方纔回去。尙算他爭一口氣。明天照帳送了一百多塊錢來。天香毫不在心。

把這錢悉數充了山東賑濟。說這種人的錢財。那個要他。却就從這一夜起。受了氣惱。想起自己也是絕好出身。祇因悞墮烟花。以致受盡許多磨折。不知幾時纔得出頭。足足哭了一日一夜。那肝氣遂大發起來。就翁你想金子多那樣的。令人惱是不惱。天香這樣的病。令人可憐不憐。可憐他。戟三聽罷。微微的歎息一聲道。世界上的妓女。那個多像天香。世界上狎客的脾氣。却一半是金子多一流。祇靠著自己有錢有勢。竟把妓女不當是人。天香遇了這種惡客。那得不氣。那得不病。天香在牀上聽了戟三議論。點頭答道。平大少說得不錯。狎客花錢嫖妓。有幾個把妓女瞧得起的。戟三戲問道。謝大少待你如何。天香道。大少何嘗當我是個妓女。人非草木。焉有不知。但看我此次大病之後。平日間來往客人。除了大少之外。那裏還有什麼切己的人。天天來瞧我一次。疼惜着我。幼安道。這話你也莫說。難道除了我謝幼安。愛惜你的。竟就沒有第二個人。天香道。我桂天香非比別人。從來不打誑語。那是你曉得的。若真有第二個疼我的人。這幾天爲甚多絕跡不來。說完了這一句話。頓時嘔吐起來。幼安要叫小阿金拿個痰罐與他。小阿金不知那裏去了。祇得自己把炕榻前的痰罐。拿至牀前。天香吐出許多痰涎。看小阿金仍沒進房。搖搖頭道。自己房裏的用人。我有了病。他們毫不在心。那個肯在房中切心伏伺。何況客人。幼安道。小阿金纔出外去。老娘姨諒到後天。并洗衣服了。你莫着惱。保重身體要緊。並問可要喝口熱茶。順順氣兒。天香回稱不消。幼安已在桌上斟了一杯茶來。天香接茶在手。向幼安謝過。呷了一口。將杯放在床前桌上。幼安叫他靜睡片時。替他蓋好了被。放下帳子。與戟三步至窗口。那張八仙桌邊坐下。戟三子細開了一張藥方。等小阿金進來。交代與他。分付相幫先購一帖。明日轉方。幼安向戟三說聲費心。並留他再坐談談。戟三把治之得病。媚香艷香捲逃的話。一一告知。幼安聽了。又代二人生氣。又是替二人可憐。說上海堂子裏的妓女。爲甚娶了回去。變心的人甚多。真是賤骨難醫。如今志和治之。怎生得了。那話被天香在似睡

非睡之中聽見坐起身來。要向二人問箇明白。有分教。

莫道狂花皆輕薄。

須知香草自芳菲。

要知天香問明媚香姊妹捲逃之事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託終身瀝膽披肝

嘔錦心猜謎作對

話說桂天香臥病在牀。聽戲三與幼安說起媚香豔香捲逃之事。他在牀上憤憤不平的問道。媚香豔香。嫁了鄭大少游大少。好好的爲甚要逃走起來。幼安道。這是他們生成賤骨。與你何干。要你不平做甚。何況目今上海妓女。負心的多。豈獨媚香姊妹這個樣兒。天香道。妓女無情。本是一句古話。但想媚香豔香。既然嫁人。便不是妓女了。鄭大少與游大少。討娶他們。進門的時候。何等禮舉。何等熱鬧。我們多曉得的。說他二人真是有福。後來住在觀盛里內。呼奴使婢。比了人家正室。還要自在些兒。并且聽得每禮拜必定出來坐回馬車。吃回番菜。看回夜戲。那些兒有甚不稱心處。如今還要做出此事。他二人還像人麼。戟三笑道。本來上海的妓女。與別處不同。客人討了回去。有幾個能安分度日。終身厮守的人。但看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曹夢蘭等。那一個不是嫁了三次四次。蘭芬已經死了。黛玉等依舊爲娼。說來真令人可笑可歎。天香道。上海妓女。嫁人復出。習以爲常。其病在一個淫字。一個侈字。然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也不見得做妓女的。盡是那一班人。不過被這班人攪得壞了。有些見識的人。不敢輕易討娶。就因這個意思。反把那立志從良的妓女。弄得個清濁不分。想來真是可恨。幼安道。妓女立志從良。乃是一樁好事。祇要心堅似鐵。自古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怎能相混得來。你也太覺煩惱多了。天香道。並不是我多甚煩惱。譬如我桂天香。現要嫁人。有人見了媚香豔香的事。經不得說句前車可鑒。這人還敢討麼。幼安道。取信在於平日。若是信得過你的人。知你與媚香豔香。品格不同。那有因咽廢食之理。天香聞言。始歡喜道。

旁人不去論他。若我天香立志嫁你，你便甚樣。幼安移步近牀道：「這話你已說過幾次，我也覆過你了。我家中現有正妻，況更兒女成行，如何誤你終身大事？」天香道：「你的家事，我還不知道麼？就是你的家計，也不過中人之產，你的年紀也三十多了。我如今要立志嫁你，爲的待我不薄，將來進得門去，諒可終身有託。決不有什麼意外之事。」我纔拿定下這個意見。幼安微笑道：「要娶你的客人不少，也有比我家私大的，也有比我年紀輕品貌好的，也有嫁了去是個塾房，單夫隻妻，很可度日的。你到底爲甚多不願意？」天香道：「此中自然有個緣故，待我細細講與你聽。」我不願嫁家私大的，大凡富貴人家子弟，那性子往往反覆無常。他若歡喜這人，巴不得擊上天去。若是不歡喜了，就看他像眼中釘一般，恨不立時拔去。這種人嫁了他時，將來怎靠得住？若說年輕貌美之人，年輕的大半舉止輕浮，貌美的每每仗着他自己的貌，好在婦女面上妄作妄爲，到後來造孽日多，那得毫無報應？更不是嫁得的人。至於單夫隻妻，嫁作塾房，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但想我們做妓女的，十個裏有幾個有福之人，討妓女回去的客人，十個裏有幾個沒有正室，娶回去做奶奶太太，自古道：人心難測。這人偷然打着謊話，祇說家中沒有正妻，及至嫁他以後，誰知上海沒有家鄉，却是有的，弄得個木已成舟，後悔不及。這種事堂子裏不以爲奇，聽也聽得厭了。因此我也不去想這好日，祇要揀個有些意思的人，情願做個偏房，往後決不待虧着我，那就是我桂天香嫁人的宗旨。盤算過一千一萬遍了，你與我子細想想，是也不是？」幼安聞言笑道：「嫁了個家有正室的人，你要低頭伏小，我看你平素爲人，甚是傲氣，這件事爲甚又願意起來？」天香道：「那是俗語說的，做此官，行此禮。我桂天香自知命薄，身墮煙花，既然不想做奶奶太太，做了人家姨奶奶姨太太，自應低頭伏小些些。這是實命不猶所致，何能講到傲氣兩字？」三在窗口邊聽了天香那番說話，點頭暗贊：「好個有見識有情理的女子。」且看幼安怎樣回他，祇聽得幼安又道：「你情願低頭伏小，譬如當真嫁了我時，與蘇州少奶

奶怎樣稱呼。進門時怎樣行禮。天香道：嫁夫從夫。你叫我什麼樣兒。自然我多依你。幼安道：譬如你叫他一聲奶奶。行個全禮。你可願麼。天香道：那是分所應當的事。況聞少奶奶甚是賢德。我就與他行個全禮。有甚不願。幼安詎他一誣道：少奶奶雖然賢德。但他是勤儉的。平日洗衣煮飯。掃地揩檯。那件不是自己動手。你能熬得這樣苦麼。天香道：居家本來勤儉第一。少奶奶他肯這樣吃苦。何況是我。幼安道：倘然二女同居。有什麼口角呢。天香道：這是做人自做起的。祇要我沒有得罪着少奶奶。諒他也決不來欺侮於我。慮他甚的。幼安聽他口裏頭咬釘嚼鐵。一定要嫁自己心中暗想。這樣的人。娶回家去。諒不至如媚香豔香一般。也不像楚雲如玉。要嫁少叔。有口無心。不過自己夫妻和好。兒女滿前。怎的忽又娶起妾來。這話回至家中。甚覺難於啟齒。又想天香滿懷指望。怎樣使他望了個空。雖說我姓謝的不娶。將來終有娶他之人。但他一片好心。豈不枉用在我的身上。況且年紀已是二十多了。再過數年。徐娘漸老。照着他的性度。一時間又怎能有什麼如意郎君。不要把嫁人一事。閣了起來。那時眼看他墮淚飄飄。終無了局。我謝幼安自問。不是個薄倖之人。怎樣忍心到這地步。一霎時左思右想。滿腹為難。呆呆的坐在牀前。半晌沒有作聲。戟三見了。知道二人今日必定尚有一番心腹話兒。坐在旁邊不便起身告辭。天香幼安。尚要留他。戟三推說尚還有事。明日再來轉方。叫天香諸事放懷。不可過於煩惱。自然病體速痊。天香唯唯稱謝。幼安送戟三至房門口方回。小阿金說：贖來的藥已煎好了。幼安叫他取來。遞與天香吃下。要叫他再睡片時。天香道：此刻與你講了好一回話。覺得心胸裏鬆爽了些。不要睡了。我且問你。方纔所說的事。到底你心上甚樣。幼安坐在牀沿上。低低答道：你的好意。我知道了。我並不是不要娶你。無奈內中有許多難處。天香道：有甚難處。無非是家人面前不好開口罷了。我想少奶奶不是個賢淑的人。此語本來休要提起。若真賢淑。萬分做丈夫的娶個偏房。那有不肯應允之理。并且我又並不要你身價銀兩。難道你



還答應不來。幼安道：「與你相交數月，我還沒有問你究竟，你是那裏人氏？父母在日，作何生理？現在家中，尚有何人在堂？子裏已幾年了？共虧多少債項？」天香道：「說也慚愧，我父姓梁，名明，曾讀儒書，行醫度日。原籍吳淞人氏，不幸早亡，故隨母親至申，前年母又逝世，流落無依，沒奈何，纔落在煙花隊中，屈指一年多，了如今，尚有一個兄弟，手藝爲生，人甚誠實，若說債項兩字，幸喜還不算很多，祇欠房間裏八百塊錢，運零碎帳目在內，大約一千已足够了。」幼安道：「你嫁了人，兄弟怎樣？他可敢你身價銀兩？」天香道：「你又來了，我們本是清白出身，兄弟怎肯收我身價？將來嫁人之後，祇要娶我的人，有些意思，照應些兒是了。」幼安道：「他可肯斷絕往來？」天香沈吟道：「嬌親姊妹，未免父母面上，說不過去。」幼安點頭暗想道：「這句話真從心裏發出，比不得花言巧語，句句順着他人，防他言甘必詐，看來天香終身之託，十分真切，到十二分，但不知嫁人以後，那班堂子裏娘姨大姐，與平日要好的那些姊妹，倘然住在上海，心上可要往來？何不索性試他一試。」大凡嫁了人，收不得心的妓女，必定仍舊與這班人親近，卽如媚香豔香，今日捲逃，若沒有小阿巧暗中牽線，怎能幹出此事？如果邪心已斷，那班人一定見多不要見他，因借着小阿金探問他道：「你在生意上，一年有餘，可多是這小阿金跟隨着你，將來真個嫁人，可要把他帶去，做個貼身伙計的人？」天香向床外一瞧，見房中並沒第二個人，低低的道：「你問小阿金麼？那是房間裏大金姐，荐來跟局的人，帶去做甚？況且不但小阿金不必帶他，就是大金姐那班無耻婦女，最好也不必他們上門。」幼安道：「這却爲何？」天香道：「那班人敗名喪節，有甚好事，幹得出來？」幼安道：「你與他們相處年餘，難道一個個捨得開麼？」天香道：「一年多聚在一處，那是古人說的，叫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他們跟了先生，想的無非是錢，先生嫁了客人，他們沒錢想了，那個還有什麼戀主之心？他們不戀着我，爲甚我要戀起他來？」幼安道：「平日要好的姊妹們呢？」天香道：「姊妹們有幾個是規規矩矩，可以來往的人，這話更可不必提他，兩個人一問一

答。是足講了一兩點鐘。幼安聽他語言真熱。心地光明。始漸漸有了娶他之心。假說資斧不夠。問天香可肯下個辣手。等待病體好了。出局到那一個公館裏去。叫大阿金等也到公館裏來。說明嫁人。把他們的借款打些折頭。或到新衙門動張從良呈子。天香道。這事豈是你我二人做的。打他們借款折頭。雖說他們尋的是造孽錢。究竟也是千名犯義尋下來的。借了人家。應得如數還人。何可作此昧心之事。若說從良呈子。更不是我桂天香所爲。弄得娘姨們分文無着。說不定還要吃場官事。那是必要有甚惡稿。竊阻從良。做妓女的無可奈何。纔有此舉。我桂天香何至這樣。況且妓女從良之後。須望從此出頭。將來博一個夫榮妻貴。子孝孫賢。若像這樣昧心做事。往後怎有好日。我想你也不是這般的人。休來試我。幼安聞言。愈佩天香爲人正大。當下議定。幼安寫信到蘇。先與齊氏說知。一俟回信來時。看齊氏心中甚樣。再行定奪。天香暫撇愁懷。在院養病。靜等好音。流光如駛。看看已是冬至到了。治之的病。平戟三看了數回。無奈乃是心症。急切不能輕減。志和却漸漸的把公館中所有東西。託逢辰當盡賣絕。治之也是一般。幾次寫家信回去。要想家中再寄錢來。豈知道禍不單行。志和的老太太。因志和久住上海。不想回場。屢次發信到申。催他早日歸家。杳無消息。後來有從上海回去的人說起。知道二人在滬娶妾。現住觀盛里中。不免將信將疑。親到治之家內。動問治之的老太太。可知這個信息。治之的老太太。回說並沒得知。并言不久曾有信來。未提此事。祇說買的金礦股票。那礦開不成了。白白丟了一注本錢。甚是可惜。要我再寄些銀子與他。另謀別業。正想與你商量此事。志和的老太太聽了。回說金礦一事。我那邊也有信來。所說的話。也是一樣。但他二人上海日子多了。叫他回來。祇是不肯。不知究竟幹些什麼。狠不放心。我想親到上海一回。看他們倘然有些經緯。再給些銀子與他。由他們做些事業。若是有甚不端。馬上逼他回來。不知去的是。不去的是。治之的老太太。正在思兒念切。巴不得有個人去。當時竭力德惠。並托懇懇切切的。

寫了一封書信。交他代帶上海。志和的老太太。遂於十一月底。決計到申。祇因老年人怕坐輪船。叫了一隻民船。隨帶一個僕婦。一個下人動身。萬不料在半路上。忽然生起病來。十分沈重。船中不便請醫服藥。僕婦們要想開回揚州。老太太又決意不許。幸虧志和有個姑母。嫁在通州。就在通州上岸。暫住。這病一日重似一日。竟在通州就擱住了。志和後來一連有兩三封急信到家。他家裏人初時祇道老太太將到上海。沒發回信。後來方纔曉得病了。急忙飛信報知。要叫志和趕到通州。莫使老年人跋涉風波。倘有不測。怎樣對得住生身之母。那銀子却分文沒有寄來。志和接了這信。祇急得無法可施。要想立刻動身。又苦身無盤費。要與治之商議。又見治之病得這樣。且也家裏頭不寄錢來。沒奈何祇得把借的公館。先退了租。僕婦厨司車夫人多回掉了。依舊與治之暫住長發棧內。再定行止。一日志和與幼安少敏二人談心。想要借些銀兩。端整回揚。二人一口應許。其時茶房呈進一封書信。兩副請酒帖。那書信是蘇州來的。信上邊齊氏說起天香的事。祇要他真個有意從良。娶他回蘇。有何不可。并有後屏之選。日後正可助理家事。妾非妬妻。毋須疑慮等語。幼安見了。點頭暗喜。那兩副請帖。一副是鄧子通請少敏。冬至夜在新清和金粟香家吃酒。一副是經營之的。也是冬至夜約少敏在兆富里金玉香家。并囑他代請少甫。幼安守愚三人。瞞過志和治之。少敏暗道。這又奇了。營之與志和治之。交情很深。爲甚忽要遮瞞起來。難道他見二人近況不好。就起了個迴避之心。天下那有這種勢利的人。但是這一天幼安預約在桂天香家請客。不便再到別處。遂當場寫了兩張回條。交與茶房給付來人而去。志和看見少敏寫條。祇道營之請客。自己也必有副帖兒。因心中這幾日很不開懷。並且手內無錢。花柳場中一切應酬。不再想了。故問茶房可有自己請帖。也想寫個回條謝他。茶房回說沒有。志和呆了一呆。少敏道。營之沒有請你。你罷。這天安哥在桂天香家有酒。請你在內。志和歎口氣道。營之請我。本來我也不去。不過朋友交情。不應該立時間這

般冷淡。幼安道：營之本來是個市儈氣。除他怎的。那天你一准到桂天香家散散悶懷。過了冬至。早些與治之回家。免得令堂老伯母病中懸望。志和點頭道：是。當日幼安少敬。湊了一百塊洋錢。交給志和。作為回里川費。志和感激萬分。是晚與治之計議。要等一過冬至。即日起身。為的是冬至節上。治之憫然病體。加增。在上海好請戰三診治。若在途中。如何是好。因此志和有了盤川。雖是歸心如箭。沒奈何。祇能再住數天。那知治之到了節邊。果然病勢更重。吃茶嘔茶。吃藥嘔藥。甚是凶險。幸虧戰三竭力調治。并替志和按着胆子。說保得定他沒事。志和纔勉強放心。但看他這般病重。怎能動得來身。心中好不焦急。幼安請酒這夜。志和自然無心再去。幼安也不強他。祇與少甫少敬子靖。聘飛鳴。鼓三錦衣等。幾個好友同往。真個是酒逢知己。那一夜的暢叙。與少甫在徐園開九秋社這日一般。檯面上猜拳行令之外。少甫即席做了幾條燈虎。寫出來叫衆人共猜。猜不着罰酒一杯。猜着了自已飲二大杯。過令。衆人看那寫的燈虎。是

怎禁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出。

梅花。

某水某山。我童子時所釣遊也。

顛狂柳絮隨風舞。

荷花大少。

書名一。

四子二。不連。

崑戲名二。京戲名一。

藥名一。

崑戲名一。

四子一。

一共乃是七條。每人各猜一條。戰三道。這倒有趣得很。我來猜某水某山的藥名罷。可是熟地。少甫道是。

舉起酒壺。斟了二大杯酒。一吸而乾。說這條謎。真個是古人說的。麵糊未乾。被人搗去。容易得很。聘飛道。會意格的謎面。本來最易着想。何況載三素精醫學。那得不一猜一着。我來猜第三條的出字。可是上山下山二龍山。少甫道。上山下山不錯。二龍山却不是要罰酒了。聘飛道。不是二龍山。這謎一定必好。該罰該罰。遂滿滿的飲了一杯。錦衣道。我猜這第一條。臨去秋波那一轉。可是留青。少甫回稱不是。錦衣也飲了一杯。罰酒。少甫沈思半晌。道。這第一條我來猜罷。可是離騷。衆人擊節道。這纔是了。如何被你摹想出來。幼安戲道。牧弟是一個過來人。猜得着不足爲奇。少甫大哥。却如何做得出這謎底來。聘飛道。那是要問花想容的他。臨去時轉過了幾次秋波。其時花想容叫了局來。尙還未去。聽得說他。要想回答。聘飛幾句。無奈聽不出說些什麼。天香見少甫猜着了謎。叫幼安斟了兩杯。令酒。請少甫喝。少甫帶笑喝乾。天香道。我今天也要猜一條謎。那顛狂柳絮隨風舞的崑戲。可是花蕩。少甫道。正是花蕩。你怎的也猜得出來。天香道。我何曾會猜燈謎。不過前幾天生病時候。每日與謝大少借着書卷消遣。看了一部玉荷隱語。一部虎口餘生虎的燈謎書。略略知些門徑。又因媚香盞香逃走。每說他輕薄楊花。不知隨風飄蕩。到那裏去了。方纔見了這條謎面。頓時觸動靈機。纔能猜得出來。少甫贊道。難爲你有此慧心。這令酒我當喝個加倍。說畢。足足喝了四大杯酒。喚小阿金取筆硯來道。這謎是天香猜的。不在七人之中。我須再補一條。略略想了一想。又寫出一謎面來道。

單嫖。

書經一句。

少甫看了道。可是無有淫朋。少甫道。一些不錯。不但我又要喝酒。并且這條謎被你猜去。依舊算不得數。我須再補一條。錦衣道。猜謎狠覺耐人尋味。何不索性多做幾條。我們大家來猜。不管那個猜得。令官祗須飲一杯。令酒猜不着的。罰酒一杯。一來猜過的人。仍可再猜。與致好些。二來把做就的謎猜完。就好過

令。不要七個之中。有一個百猜不得。這工夫耽擱多了。不能再換別令。不知你意下如何。少甫道。如此再做數條也好。見他凝神默想一回。提筆寫道。

尖先生。

兩點七分三十秒。

實。

九十月之交。

樂水樂山。

京戲名一。

曲牌名一。

曲牌名一。

崑戲四齣。

六才一句。

易經二句。

寫完。將筆一擱。道。還有兩封信的長謎。一時沒有做好。你們先把這幾條猜想起來。我再寫罷。衆人個個道好。大家盡心思索。錦衣道。疾字的四書二句。可是直在其中矣。狂也。少甫道。是衆人鑿節多說這條謎。做的人心思狠好。猜的人也心思狠靈。少甫乾了杯酒。說如今的令酒。祇要一杯。那是便宜我了。錦衣道。聲好說。戟三道。那白字的曲牌名。可是一半兒。九十月之交的曲牌名。可是金菊對芙蓉。少甫道。兩個多對。戟翁真個會猜。遂又乾了兩杯。令酒。聽飛道。出字的崑戲京戲。可是上山下山雙鎖山。少甫道。那纔是了。聽飛道。這雙鎖山真覺鎖得住。這個謎底。我該奉賀令官一杯。少甫待說不必。聽飛已一吸而盡。少甫因於令杯之外。又陪聽飛飲了一杯。少甫道。那尖先生的易經二句。可是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荷花大少的四書。可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少甫回稱。正是。子靖道。牧弟。今天猜的燈虎。一個個多從花柳內身體力行出來。成了個猜花柳詩謎的杜家了。衆人聽了大笑。鳴岐道。荷花大少。是夏時行的現相。如何少甫把他做了謎底。真是奇事。衆人更大笑不已。幼安道。說起夏時行。好久沒見此人。不知什麼樣子了。少甫

牧道。聽說不狠光鮮。新近在四馬路茶館裏頭。不知被那一家的大姐。剝過一次衣服。這種人真弄到個不堪回首。幼安道。花叢裏面。可以回首的。本來能有幾人。所以必須格外留心。少牧道是一頭講話。一頭替少甫斟了兩杯熱酒。防他今夜喝得多了。酒力不勝。自己尙能多喝幾杯。遂替他一一喝乾。算是過了令了。子靖道。我猜這兩點七分三十秒的六才。可是一時半刻。幼安道。我猜實字的崑戲四齣。可是脫帽脫靴。別目認母。鳴岐道。我猜藥水藥山的京戲。可是逍遙津快活嶺。少甫多道不錯不錯。頓時又喝了兩杯酒。少牧再替他喝了一杯。數一數。十四條謎已猜去了十三條。祇有梅花那齣京戲。沒有人猜。少甫此時酒興正濃。卽席又提起筆來。寫出一封信謎來道。

不見我哥。崑戲名一。已三月矣。四子一句。午後准二點鐘晤談衷曲。四子一句。惟勿爲家中大小所知是禱。六才二句。惜哥慧鑒。小妹襯裙。六才一句。閱後卽付丙丁。

崑戲名一。食品一。

又是一封信謎道。

美娘察閱。崑戲名一。白天不便出門。擬俟人靜後趨前。左傳一句。暢談肺腑。並願偕作

高唐之遊。詞牌名一。詩經一。良會非遙。相見時不知若何欣喜也。詞牌名一。軍火名

一。務希謹密。惟卿一人知之。四子一句。閱後付丙。京戲名一。

衆人看他寫完。多說做得狠是敏捷。鳴岐道。做的人有這捷才。猜的人祇恐未必。我們大家猜他幾條。猜不齊。叫他連梅花京戲一齊揭個底罷。免得天香方纔病好。要他十分熬夜。少甫道。這兩封信雖然句句易猜。究竟謎底多了。一時必難猜盡。猜不出時。待我一准揭底是了。決不十二分阻闕工夫。好使天香早些養息身體。天香連道。不妨。少甫那裏肯聽。催着衆人快猜。衆人思索一回。幼安猜了兩齣崑戲。一齣京

戲。乃不見我哥是別兒。美娘察閱是女監。錦衣猜了兩句四子。乃已三月矣。是莫春者。午後准二點鐘陪談衷曲。是未同而言。聘飛猜了句情哥慧鑿小妹襖褂的六才。是才子佳人信有之。載三猜閱後付丙的京戲。是焚信。鳴岐猜務希謹密惟卿一人知之。那句四子。是必慎其獨也。少枚猜暢談肺腑並願偕作高唐之遊。曲牌名是訴衷情。詩經是甘與子同夢。子靖猜閱後即付丙丁的豈戲。是拆書。食品是火方其餘各句。衆人百思不得。少甫回說。除了錦衣猜的午後准二點鐘陪談衷曲。乃是句未見顏色而言。不是未同而言。餘多擬得不錯。點一點一。共中了八條。斟了八杯。令酒要喝。少枚急又代了三杯。再要替他代第四杯。少甫決計不許。衆人見少甫乾過了酒。要他把猜不出的謎底揭明。免人再去胡思亂想。少甫因揭出來道。勿爲家中大小所知的六才。是瞞過夫人穩住侍妾。白天不使出門擬俟人靜後趨前的左傳。是盪伏而夜動。良會非遙。相見時不知若何欣喜也。那詞牌名。是好事近。軍火名。是對面笑。聘飛道。什麼叫對面笑。我怎的沒有見過。載三道。那是小手槍的別名。因爲拿着這小手槍。藏在衣袖之中。與人作對。斷斷瞧不出來。并且相見時尙可笑容滿面。所以有這美名。聘飛道。真好一個有趣名字。那東西倒狠是沒趣。碰着他就死多活少呢。載三道。這個自然。世人積怨在心。弄到後來。算計報復。儘有死在這對面笑上的。這東西真是件防不勝防的凶器。聘飛道。是幼安道。信謎的謎底都揭齊了。還有梅花那齣京戲。到底是什麼戲名。少甫道。梅花是背板凳。當從骰子上面着想。你們因錯了念頭。一時纔多想不到。幼安連讀好謎。舉起酒杯。賀了杯酒。衆人也說。這謎果然做得匪夷所思。合席俱各賀了一杯。輪應少枚行令。少枚道。方纔大哥燈虎裏頭。有個逍遙津快活嶺雨齣京戲。真是一個絕對。我想就照這個樣兒行一酒令。倒也甚是別緻。正是

緣門靈心猜謎。

又開妙想對奇聯。



要知少牧行的怎令。這權酒吃到何時方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吃年飯縱談花事

開果盤各獻神通

話說幼安因冬至節。在萃秀里桂花香家飲酒。席間多是至好。傳杯弄盞之餘。少甫行了一個猜燈謎的話。消了許多的酒。接下應是少牧行令。少牧因方纔燈虎裏有兩齣道遙。津快活嶺的戲名絕對。故想就把戲名當做酒令。當權用筆寫將出來。任人裁對。有一聯喝一杯酒。對不出的罰酒三杯。幼安道。此令甚好。不過戲名對甚是寬泛。況且繆連仙的文章。遊戲上。早曾有過。必須避掉纔是。少牧道。繆連仙文章。遊戲上刻的多是寬戲。我們今天多用京戲。就避掉了。錦衣等連聲道好。少牧遂喚小阿金拿筆硯來。寫了一齣黃鶴樓。幼安對的是烏龍院。錦衣對了齣白雀寺。少牧見幼安對的烏龍院。那鳥字又是顏色。又是鳥名。諒來戲名裏必定還有好對。因又寫了齣烏龍院。子靖對白虎堂。戟三對翠鳳樓。少牧擊節道好。隨手又寫了齣花蝴蝶。少甫對的是玉麒麟。鳴岐對的是玉芙蓉。少牧問玉芙蓉是齣甚戲。鳴岐道。是雙沙河的別名。少牧點了點頭。又連寫了一齣黑風帕。一齣百草山。一齣一疋布。一齣拾玉鐲。幼安把一疋布對了齣九件衣。少甫把遺翠花對了拾玉鐲。鴉飛把失金釵對了拾玉鐲。戟三把五花洞對了百草山。鳴岐把九花洞對了百草山。祇有黑風帕。一時問衆人都對不出來。後來戟三對了齣綠雲衣。少牧道。綠雲衣這戲狠生。戟三道。綠雲衣一名湘子。得道乃韓湘子。升仙古事。有韓文公雪擁藍關馬不前等戲情。真個好久沒有演了。怪不得覺着這名字甚生。少牧看衆人對得甚覺容易。暗想必須再出幾個難對些的。不然一個對喝一杯酒。祇怕要喝不下了。故略略的凝想片時。又提筆寫出七齣戲來。是入侯府取三那。鐵龍山。新安驛。收關勝。青石山。雙狀元。衆人看過一遍。少甫道。入侯府可對別皇宮。鳴岐道。青石山可對黑沙河。鴉飛道。也可對黑水國。子靖道。鐵龍山可對金雞嶺。幼安道。取三那可對反五關。也好對殺四

門錦衣道。收關勝可對斬鄭文。又可對借趙雲。新安驛可對會稽城。幼安道。也好對溇陽樓。戟三道。雙狀元可對四進士。也好對三進士。不多片刻。又對完了。少牧數一數。出了十四劇戲。却對了二十三齣出來。對不出的。一個沒有。心中有些不服。又寫了一齣鴛鴦樓。一齣迷人館。一齣三進士。一齣墨字的。笑笑。叫衆人再對幾個。幼安道。鴛鴦樓可把蜈蚣嶺做個絕對。子靖道。迷人館對會儂樓。戟三道。三進士可以對得兩將軍。笑笑。可以對得佛門點元的新戲。奇奇。與查澄關勝的新戲。醒醒。少牧道。子靖大哥。把會儂樓對迷人館。記得迷人館與會儂樓。乃是一齣戲兒。不太便麼。戟哥的兩將軍。又不知是齣什麼戲文。好像沒有見過。戟三道。迷人館與醉儂樓。乃是一齣。那大鬧會儂樓。是七俠五義裏的。你記錯了。若問兩將軍。是三國志中的兩張飛古事。京戲裏又叫做滾鼓山。因並不是一齣正戲。多在開鑼時或日戲裏做的。故你沒有見過。也未可知。少牧道。你們的京戲好熟。今天我這酒冷。豈不是吃了虧了。停回我要喝多少杯酒。少甫道。對一齣戲一杯。如今對了二十八齣。已是二十八杯了。你如再下去。說不定還要再喝三十廿杯。你可喝得下麼。少牧道。我且把這二十八杯喝完再說。遂叫小阿金拿熱酒與大酒杯來。一大杯作五小杯。一口氣乾了四大杯。少甫替他代還了一大杯。幼安叫天香代了一大杯。一共合成三十小杯。少牧道。酒已喝了。尚有兩小杯存着。我看三個字的戲名。對起來果然太易。且出幾個四字五字的。諒就難了。待我來寫與你們再對。遂又提筆寫出四齣四字戲來。是火燒赤壁。抱娃入府。羅通掃北。秋胡戲妻。又是兩齣五字戲。是花大漢別妻。刀劈王天化。衆人看了多說這幾齣不容易了。戟三想了一想。道。火燒赤壁。可對水漫金山。羅通掃北。可對左公平西。那花大漢別妻。最好對貧老兒送女。無奈是齣豈戲。免強些兒。少甫道。五個字的戲名不多。也可以算得數了。幼安道。抱娃入府。我對狀元譜的打姪上坟。可能當得一個工字。少牧道。果然工穩。錦衣道。秋胡戲妻。我對春娥教子何如。衆人也連贊好對。子靖道。

刀劈王天化。我來對他個槍挑小梁王可好。戟三微笑道。這一下李子翁要罰酒了。子靖尙還沒有覺察。問爲甚要罰。少牧道。王天化有個王字。小梁王也有個王字。如何對得。子靖始自己好笑起來。當真喝了一杯罰酒。鳴岐道。李大哥哥槍挑小梁王。罰了杯酒。我對鎗挑安殿寶。諒可對得去麼。少牧微微一笑道。鳴哥也要罰了。王天化的化字。是個仄聲。安殿寶的寶字。也是仄聲。怎樣好對。鳴岐啞了一聲道。我對昏了。怎連結末一個字的平仄多不講起來。因也滿滿的乾了一杯。後來少甫勉強對了。麴箭射史文公。覺得不狠自然。尙要另想別戲。少牧又寫出一齣七個字。一齣八個字的長戲名來。是灤陽城火燒曹操。獨木關槍挑安殿寶。衆人一見大家多呆了一呆。說這樣長的戲名。戲單上能有幾齣。怎樣對法。令官未免苦人所難了。少牧也覺得無戲可對。放下了筆。子細想想。戟三道。有了有了。灤陽城火燒曹操。可對洞庭湖水戰楊么。獨木關槍挑安殿寶。可對定軍山刀劈夏侯淵。衆人聽罷。一齊叫好。少牧更連稱佩服不已。少甫點了點。共又對了八齣戲名。少牧應飲八杯。除去二杯存酒。尙有六杯當飲。又替他代去三小杯。尙有三小杯。叫少牧喝完。收令。少牧舉杯一一飲乾道。夜已深了。天香病體初好。大家散罷。戟三道。今日一叙。可還當得文酒風流四字。與尋常吃的花酒不同。真是暢快。幼安道。本來近日吃花酒的。也太俗了。動不動是個雙榿雙榿。叫了局來。不是胡鬧。便是肆酒。叫糞嘈雜。意趣毫無。今日有此一舉。真可使花叢中撲去俗塵三斗。自然不比往常。鳴岐等也說果然。今天與致不淺。衆人談談說說。天香叫小阿金開照。端乾稀飯來。用畢散席。戟三等各人多回公館。幼安與少甫少牧錦衣。一同回棧。祇見錢守愚吃得醉醺醺的。坐在幼安外房。因房門上鎖沒有開。並未進去。幼安問他從那裏來。他說與一個人到一品香去吃。番菜回來。偶不小心。割破嘴凹。出血不止。放到棧裏。差茶房去買了些七厘散來。現在血已止了。想你們將要回來。因還沒去。幼安等聞言笑道。怎麼吃番菜。把嘴凹割碎起來。守愚道。說也笑話。吃的是塊牛肉。

我把刀來切了。誤記手中拿的是雙筷子。向着口內一噴。頓時就割出血來。幼安等聽罷。幾乎狂笑出聲。少甫問他同去的是一個什麼人。守愚初說鄉親。少甫問道。那個守愚答不出來。後被三人子細盤詰。纔知乃是煙妓蓉仙。因這夜是多至節。故要守愚請他吃飯。三人更暗暗好笑不置。守愚坐了片時。帶醉而回。少甫對少牧道。錢家老叔。這樣與蓉仙要好。走的乃是一條小路。往後祇恐有些不妙。我想明天去催律師。早把杭州事情了結。可以趕緊回蘇。度錢家老叔也好回鄉。不知你意內如何。少牧臉上一紅道。但憑大哥做主。少甫道。你我住在上海。除了杭州那一樁事。現託律師經辦。急切動不得身。以外就沒事了。你前說與經營之合開書局。無論是句虛話。就是真有其事。為兄的也斷不放心。使你獨自住在上海。如今顏如玉巫楚雲兩人的心跡。你也見了。休再執迷不悟。耽擱在申。更累錢家老叔有甚意外。叫我怎樣對得起他家裏的人。幼安道。錢家老叔。他肯與我一同走麼。我想明天回蘇一次。再到上海。倘然他肯同行。我可先自送他回去。少甫諾異道。你要回蘇做甚。幼安道。一來年近歲逼。家內必須料理諸事。二來桂天香的事情。家中雖已應允。也須回去面說一番。順便帶些銀兩出來。少牧道。天香當真他要嫁你了麼。這可真是奇怪。少甫道。奇怪甚的。少牧道。安哥的吃酒叫局。我看是狠淡的。怎的會與天香要好。竟想娶我。我當初要討娶楚雲如玉。終沒成功。奇也不奇。幼安聞言道。此事果然有些奇異。我謝幼安何嘗要想娶妾。也是與天香夙世裏有些緣分。纔得起意娶他。少甫道。這事一來原是夙緣。二來堂子裏像天香那般的人。真是難得。與楚雲如玉不同。怪不道你想把他拔出火坑。三則天下事本來有意種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陰的甚多。故你初時不想討娶天香。偏偏成就此事。牧弟要娶如玉楚雲。偏沒有成。可知道客人要娶妓女。必須妓女先有真心。客人一些勉強不來。看了你與天香這事。別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少牧聽罷。低頭不語。幼安道。夜已深了。我們睡罷。明天可請錢家老叔到來。問問他可肯回蘇。再作區處。

少甫少枚點頭稱是。大家安睡。到了明日。少甫果差茶房請守愚到棧。說幼安就要動身。可要與他一同回去。守愚因迷戀茶僮。并且家中已寄銀信來申。足敷度歲之用。怎肯立刻回鄉。祇說家下並沒正事。想在上海過年。看看新年景緻。并說少甫弟兄杭州的事。一時未必遷了。也不見得能夠在年內回蘇。最好彼此過年以後。再定歸期。少甫見守愚不願回去。沒有法兒。自己那樁杭州事情。年內真難遷了。惟有從這天起。不時到律師那邊。央繙譯催他趕辦。幼安祇能任他一人回蘇。幼安當下擇定翌日動身。至多在蘇耽擱半月。定到上海過年。一同出來的人。將來總須一同回去。少甫等多說在申候他。光陰如箭。看看已將臘盡春回。幼安動身之後。少甫每天除到律師那裏與繙譯叙談之外。有時到子靖。戟三鳴。蛟聘飛四個人公館裏坐坐。或與錦衣在棧內談談。少枚因見幼安要娶天香。一心仍想討娶楚雲。依舊與經營之鄧子通。賈逢辰。康伯度。大拉斯。白拉斯。資雄。花田。郎等。和酒連綿。應酬不斷。雖然少了志和。冶之。兩個。並溫生。甫自從小桃死後。不甚出來。却又添了個周策。六蘇。采香。與從前手面狠闊的屠少霞。死了老母。娶了阿珍。重新又發狂起來。絕不像甚年關將近。資雄。花田。郎於西歷元旦的那一日。在虹口武昌路三好館內。請了一次東洋夜飯。大拉斯。白拉斯。這日也在外國妓院內請衆人吃酒。多有少枚在內。甚是興頭。直到十二月二十三夜送灶之後。那些人始漸漸的不甚出來。幼安却已早從蘇州到滬。小除夕的那夜。天香差小阿金到棧內。請他明夜吃年夜飯。幼安回他一定准來。楚雲也差相幫請少枚吃年夜飯。少枚要去。幼安說這種錢花他則甚。我因天香不久風塵。今歲祇有一個年夜。不得不替他應酬過去。你與楚雲何苦。少枚始勉強不去。及至除夕夜間。幼安因自己到天香那裏去了。少甫少枚在棧寂寞。邀他兄弟同去。二人也不推辭。一同來到院中。見院子裏收拾得與平日不同。客堂內擺起兩張檯子。檯上設着許多供品。繫着一條紅呢樓幃。中間安置香爐。蠟千。蠟千上插一對堆花看燭。樓脚兩旁。縛着兩根六七

尺長的甘蔗。用紅縲紙封套。好像棋杆一般。天香房內。雖然不甚異樣。那牀面前也有一對甘蔗。高與牀齊。炕榻上煙盤裏頭。襯着一重紅紙。粧檯上插着一對紅燭。放着大小兩個果盤。那是小阿金照例布置下的。若照天香的意思。何嘗要這般舉動。幼安等進得房中。天香起身相迎。幼安問這甘蔗。紮在牀前。是甚用意。小阿金道。那是我們生意上的口識。叫節節高。望先生一節高似一節。少牧指着煙盤。問道。這紅紙呢。小阿金道。是滿堂紅。少甫道。那果盤。自然是新年裏開果盤用的。粧檯上插着兩枝紅燭。可有什麼用處。小阿金道。那是守歲燭呀。停回謝火。少吃年夜飯。就要點的。幼安等點頭微笑。天香問幼安可還有容來。幼安說沒有了。天香叫小阿金分付相幫。燙好了酒。把年夜飯搬來。共是八個碟子。六碗正菜。正中一隻火鍋。乃是蛤蜊三鮮。有的是蛤蜊魚圓肉圓蝦圓等物。小阿金伏伺衆人坐下。替天香拿起饅來。甜豆。蛤蜊魚圓等敬客。那蛤蜊叫做元寶魚圓。等叫做團團圓圓。天香說阿金代敬。我不敬了。少甫少牧。回稱本來不必客氣。小阿金又叫相幫。點起守歲燭來。照耀得房裏頭十分明亮。席間幼安偶然問起天香。這節院子裏生意如何。局帳收得什麼樣子。天香道。說也笑話。院子裏的生意。算我最是清些。幸虧漂帳不多。菜錢房飯錢。多打清了。祇有些驕錢。並煤爐司菜賞堂等零碎開消。還沒有算。其餘姊妹們。聽說年底下的局帳。很收不起。也有祇收六七成的。也有祇收五六成的。若收到了一個八九成。已算再好沒有的了。少甫道。若然不是年節怎樣。天香道。不是年節。自然略略好些。大約多能收個七八成兒。少牧道。年節本來日子長些。又是一年一個總結。難怪開消不轉的人。比端午八月半多了。但你怎的沒有漂帳。却也狠是不易。天香道。我做的多是幾戶好客。靠不住的。不去做他。故而向來少些。這節更不必說。差不多些的生客。更是一個沒有少牧道。照你這麼樣說來。平日必是個極把細的。爲甚安哥說起。也要虧錢。天香道。堂子裏的生意。不瞞你二少說。必要喪盡廉恥。昧盡天良。心毒手辣的人。纔能吃這飯兒。做了一

戶客人恨不得把他家堂土地一齊請了出來。砍一記斧頭。三百五百不足爲奇。敲幾下竹槓。一百八十不以爲意。那纔有整千整百的錢。餘得起來。若是靠着種和吃酒。與每夜裏出幾個局。怎够開消。祇要一節虧空了一二百塊洋錢。三分錢借來彌補過去。下節經不得又虧了一二百塊。加上利錢一算。不得了。祇消三節五節。怕不積成做一千二千。但是會砍斧頭會敲竹槓的人。也不見得真正起家發福。有甚收梢結果。無非悖入悖出。貼貼戲子馬罷了。祇看從前做的杜素娟。本來積了幾千塊錢。如今辦了戲子。多弄完了。堂子裏存不得身。退在小房子裏。苦到個不堪收拾。二少你曉得麼。少牧道。什麼杜素娟。已弄到這個樣兒。我却沒有知道。天香道。素娟乃是他自作之孽。倒也罷了。聽見說兆富里的錢寶玲。把白湘吟同伴的什麼藍肖岑。當做好人。恩到萬分。這幾天肖岑絕跡沒有出來。空了四百多塊局錢。榮錢。寶玲昨天吃了生鴉片烟。雖然救活轉來。今夜這個年關。尙甚難過。這也是做妓女的下場。想起來真是可憐。可怕得狠。幼安道。說起藍肖岑。前天我在蘇州出來。聽說白湘吟又與烏里阿蘇格達藍肖岑。施礮人等。到蘇州局賭。被人當場察破。湘吟受了一頓毒打。吐血死了。烏里阿蘇格達。尙想假官托勢。要替湘吟伸冤。豈知被官府訪聞。因二人冒官騙賭。捉拿到案。每人責打六百。監禁五年。施礮人藍肖岑。幸虧得信甚早。逃了出來。不知現在何處。這種報應迅速。真令人聽了暢快。少牧道。白湘吟等。也有今日。真個是天道好。還莫說當初做弄我與洽之志。和後來屠少霞受他的虧。更是有口難分。可算得一個萬刁巨惡。幼安道。你祇知湘吟作惡。你可曉得賈逢辰麼。往後也必定有此一日。少牧道。逢辰雖然尖刻些兒。究竟不比湘吟惡毒。幼安道。且看日後便知。此時何必說他。天香道。不是做花小蘭的賈逢辰麼。聽說他明年要討跟小蘭的阿素回去。這幾年有了幾個造孽錢了。少牧道。你怎說他是造孽錢。天香道。賈逢辰的爲人。留着心怎的瞧不出他。但看鄭大少與游大少兩個。自從蝦香鬻香捲逃之後。日用艱難。姓賈的不但並

沒周濟於他。反暗裏頭賺了他無數寶東西下來的錢。這種人怎算得是個好人。少敏聽了。默然不答。少甫問幼安可知志和治之二人動身沒有。幼安道。聽說尚未動身。不知爲了何故。昨天尚有公陽里金翠香東尚仁里黃菊香家等許多娘姨大姐尋到棧裏。二人無顏見面溜了出去。不知今天什麼樣子。天香道。堂子裏做的客人就是這種難處。譬如鄭大少游大少兩戶。金翠香等也多是老客人了。這節忽然開消不出起來。翠香等豈不受累。幼安道。老客人不開消的。豈但志和治之。聞得陸蘭芬做了蘇采香七八年了。前日蘇采香忽患傷寒病故。世蘭芬處漂了四五百塊洋錢。節上狠弄不下。還有小桃源花金珠。兆富里金寶珍。惠秀里花金寶。東公和里萬金花做的包龍光。宋桓吉兩個客人。起初也是狠花錢的。這節聽說弄得個當寶俱空。手無寸鐵。也一個錢拿不出來。小久安里的花醉香。東尚仁里的冠翠芳。做姚景桓將近三節。平日間狠是闊氣。這幾日連影都不見。百花里花笑春做的屠少霞。就是討葉媚春家阿珍。住在昌壽里的。起初何等有錢。如今也漸漸完了。昌壽里的房屋已退了租。搬在城裏居住。阿珍終日吵鬧。少霞沒有法兒。聽說已有放他出來的意思。那天笑春差娘姨到少霞家裏去送盤。阿珍數說少霞怎樣賣產。怎樣借債。怎樣無錢。年裏頭莫說堂子裏開消不來。連各店家的節帳也尙分文無着。娘姨受了一番沒趣。訴知笑春。祇急得無法可施。如今不知什麼樣子。天香道。蘇采香年老狂嫖。怎得不死。包龍光宋桓吉。薄薄家資。不知薄節。自然不够三年五載。立見消亡。姚景桓是狠有錢的。却不道年輕性傲。好像今世裏享用不完。所以不上數年。也弄到這個地步。屠少霞却是個素封之家。他老太太沒有故世。聽說有幾十萬家私。什麼一故世就消化完了。真是可惜得狠。少敏道。少霞自從老太太死了。討了阿珍。聽得人說。被族中人與城裏頭幾個破落鄉紳知道。說他不應該服中妻妾。在有司衙門告了一狀。少霞大驚。不知花去多少銀錢。纔得安然無事。阿珍又每日裏打首飾做衣服坐馬車吃大菜。看夜戲。又麻雀。費用



浩繁。不到兩個月時候。銀樓珠寶店兩處。已免了四千多銀子金飾。六千多銀子珠寶。足足一萬餘金。綢緞鋪裏。因在服中。剪的多是外國衣料。價值甚昂。差不多有四五百金。皮貨行裏。買了無數貴重皮貨。不下二三千金左右。大菜館戲館二百多金。又蘇雀是與那些嫁在公館裏的姨太太們叉的。動不動一百塊底。二百塊底。聽說輸了七千多塊洋錢。少霞照這樣兒。本來怎能攬得下去。姚景桓也狠有家財。却花消得又與少霞不同。乃在他父母沒有亡故之前。早早吃着嫖賭。無所不爲。父母不給他錢。他出了待父天年的借票。三分錢四分錢的到處去借。所以父母一死。那家財十分裏。已祇剩得三四分了。如今難怪他立腳不來。祇苦了做他的幾個相好。這一節沒有開消。若是個欠債的人。那債又要重上去了。天香道。羣芳等那個不欠些債。過了這種三六九歲關的客人。真是出於無奈。幼安道。怎叫做三六九歲關。天香道。大凡尋花問柳之入。最怕是初出場幾年裏頭。一用而光。倘能經過三年之久。閱歷深了。自然好些。若到六年九年以後。這客人還是這樣。就可保得他沒甚意外。但看姚景桓等那一班人。那一個頑過十年八年。無非多祇一二年罷了。這是三歲關裏的人。做妓女的初做時。雖然有些甜頭。比老客人容易服伺。容易弄錢。到得後來。終不免一漂了事。真個是防不勝防。幼安等聞言之下。多說天香講得狠有意思。小阿金見酒壺裏酒已稀了。要想拿下去重燙。少甫說酒已够了。取飯來罷。天香曉得杜氏弟兄性情直爽。與幼安差不多的。並不苦勸分付拿上飯來。陪着三人用畢。撤去殘餚。幼安連守歲燭在內。開消了十二塊錢。小阿金等謝過收了。天香令小阿金端梳具梳頭。其時已是三點多鐘。梳好頭將近天明。小阿金問謝大少的果盤。明天來開。還是今天開了回去。幼安道。今天開了也好。小阿金遂傳出話去。帶房間幫戴好紅纓大帽。進房捧着果盤。向幼安行個半跪。說聲謝大少元寶發財。將盤放在檯上。小阿金泡上三碗橄欖茶來。說謝大少杜大少杜二少。用元寶茶。又把果盤中的果品。一碟碟拿些出來。照例說些好話。

無非是長生果叫做長生不老。西瓜子叫開口和合。燻青豆叫親親熱熱。雲片糕叫高高興興。冰糖叫甜甜蜜蜜。蓮心叫連連牽牽。桂圓叫團團圓圓。南瓜子叫交交南方運之類。小阿金說一句好笑一句。及至敬過幾樣之後。說聲三位大小。自己用罷。不再敬了。天香見果盤開好。叫小阿金另外端個小果盤來。親自揭開。請幼安乘人用些。盤中裝的乃是蓮子糖、冬瓜糖、杏仁酥、玉帶糕等許多糖點。甚是精緻。幼安低問天香。這是怎的。天香道。這叫做小果盤。從前客人另有開消。如今沒有的了。幼安道。爲甚小果盤內的果品。比了大果盤反甚講究。天香道。那是房間裏另外備的。自然考究些。語次。帶房間的又搬了四碟子點心進房。乃是兩碟春卷、兩碟油煎年糕。小阿金端了三把交椅。請三人用些點心。幼安等略畧吃些。分付搬去。幼安又開消了十二塊錢。忽然開堂子本家的小孩子進房拜年。幼安又出了兩塊錢壓歲錢。小阿金等也要拜年。天香因幼安傷費。不許。這時候天已亮了。天香換了一身衣服。乃棗紅花緞狐嵌中袖緊身銀紅花緞褲子。大紅縐紗百摺欄裙。足上邊紅繡花鞋。打扮得如新嫁娘一般。少敘向他取笑。說不久要做謝家裏的二嫂嫂了。故叫裁縫做這紅裙紅袄。天香微笑不言。陪着三人坐了片時。天已大明。祇聽得千門萬戶炮竹聲喧。弄堂裏來往的人。燕語鶯聲。異常熱鬧。幼安道。這時候天甫黎明。怎有許多婦女聲音。在街上往來。天香道。那是姊妹們出來走喜神方的。一年裏祇此一天。不論何等妓女。不坐轎子的。多出了門。兜個圈子就回去了。街上邊狼有些兒好瞧。幼安道。你出去麼。天香道。我去年也沒出去。今年更不必說了。少敘聽各妓女多到街上走喜神方。要與幼安少甫出去瞧瞧。幼安本想回棧去了。大家起身。別過天香。一同出院。走至四馬路口。一看。果見街上鸞鶯燕燕結隊。圍行。却一個個濃抹豔粧。現出一番新年景象。少敘觀之不盡。暗想。白天裏要在洋場上看這些妓女出來。正是一年祇此一日。比了逢節逢禮拜。在張家花園坐馬車的日子。真還好看。三人出了萃秀里。幼安少甫要往東而行。少敘却要

往西兜個圈子。說今年元旦喜神。乃在西北。我們也隨意走走。幼安明曉少牧要一路騰騰。含笑應許。走到西合興里門口。遇見大拉斯從弄內出來。少牧與他握手爲禮。大拉斯打着中國話。與三人說了一聲恭喜。少牧問他從那裏來。爲何不見營之。大拉斯說在楊小蠻家開了果盤出來。營之昨天沒有見面。幼安問他開果盤。花了多少洋錢。大拉斯說三十六塊。幼安暗笑。這是開了一個洋盤。不是果盤。少牧又問他出來得如何很早。大拉斯說。昨天也頑了一夜。沒有回去。幼安又問現欲何往。大拉斯道。方纔行裏頭出店來說。昨日本洋來了一個要緊電報。打給我的。不知爲着何事。故要回行去了。少牧道。這幾天是中國新年。照例封關。行中諒來沒事。停回可再出來麼。大拉斯道。停刻一定出來。倘然你要請開樽酒。我擾你罷。說罷。與三人握握手兒。沿途叫了部東洋車。上車自去。少牧等從四馬路轉灣。走至石路久安里口。遇見巫楚雲家的阿巧。說杜少昨夜爲甚不來吃年夜飯。今天定要他去開果盤。少牧問幼安甚樣。幼安未及回言。阿巧將少牧一把拉住了。往弄內就走。幼安祇得與少甫跟進弄去。正是

· 說甚新年多樂趣。

無非到處破遊資。

不知少牧等到巫楚雲處開了果盤之後。尙有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絲清竹脆小玉稱觴

花好月圓天香下嫁

話說謝幼安同少甫少牧從萃秀里桂天香家。開了果盤出來。走過石路久安里口。被巫楚雲家的小阿巧瞧見。一手把少牧拉住。要他去開果盤。幼安少甫祇得跟了進去。楚雲見了三人。說聲恭喜。等候他們坐定。阿娥姐泡好了元寶茶。分付相幫。將果盤端來。由阿娥姐逐樣敬些。說的好話。與天香院中彷彿。四碟點心。也是一樣。少牧開消了十六塊錢。少甫問爲甚比幼安多了四塊。少牧道。果盤是沒一定的。十塊八塊起碼。三十二十塊不足爲奇。開消他們十六。尙算是中等客人。少甫默然不答。少牧問楚雲已經有

人開過不會。楚雲回稱尙未。阿娥姐要少牧點菜。吃一棧開棧酒。幼安想他已開果盤。吃酒可以不必。那知少牧並不推辭。提起筆來。寫了一張雙棧菜單。說今天因昨夜未睡。現要回棧去了。明天晚上一定來吃。阿娥姐眉花眼笑的拿了菜單。交代出去。三人略坐片時。因少甫覺得身體困乏。催着回去。始俱起身回棧。初二這日。少牧坐了一天馬車。到得天將傍晚。果至楚雲院中。寫請客票。分頭請客飲酒。誰知正月半前的生意。各項多甚起色。堂子裏却不比平時。一半是客人新年裏。酬賓賀節。沒有工夫。一半是開果盤與開棧酒的雙下脚。俱須破費現洋。差不多些的人。年關纔過。多想算省。所以少牧發了七八張客票。祇請到戲三子靖錦衣幼安少甫五人。其餘一個不見。少牧暗想大拉斯為甚不在楊小蠻家。難道是到西安坊楊媛媛家去了。再寫客票去請。並託他轉約伯度營之相幫回稱。西安坊開了年沒有去過。少牧好生不解。後來祇得六個人吃了兩棧。直到棧面將散。來了鄧子通。說起經營之開的洋貨綢緞等莊。年底下一齊倒了。票號錢莊。也被牽動。刻下營之不知去向。聽得人說這幾處虧倒的緣故。多被營之虧空所致。因此錢莊票號裏那些股東。多要尋他說話。諒來這人從此以後。出不得頭。又說大拉斯大年夜來了一個電報。東洋因聞他愛嫖嗜酒。不惜聲名。今年已另換了一個大班。那大拉斯叫他回國交帳。康伯度是他的買辦。大拉斯沒了生意。伯度也沒有事了。聽說今年坐在家中。沒出過門。少牧聽罷。因道怪不得這幾個人。一齊請他不到。原來有此變故。但不知資雄花田郎白拉斯。溫生甫等。多到那裏去了。子通道。溫生甫自從小桃死後。沒興出外。去年二十後動身回家。大約已被他妻子管住。不放出來。白拉斯年底下騙了人家銀子。被領事查知。因他是個假外國人。現聞已交該管地方官查辦。資雄花田郎。昨天尙見在東合。與花厲出來。據他自己說在花厲開了果盤。今天到東。蓄芳柳厲吃開棧酒。與致很好。楚雲道。經營之也算得是個有些事業的人。怎麼就一蹶不振。照此說來。兆富里金玉香那裏。年底下不見得開

消的了。子通道。自然沒有開消。大除夕的那夜。玉香幾乎尋死。少牧道。一共漂了玉香有多少錢。子通道。差不多有三四百罷。其實營之這人。平日有錢的時候。也不肯輕易使用。但看中秋節上的杜素娟。做了二百多塊洋錢。他拿了素娟拼戲子的過處。至今一個錢沒有開消。堂子裏做了這種客人。本來沒甚看想。何況自己立不住了。還想他拿出錢來。幼安道。營之既然這樣精刻。他自己豈料也有今日。楚雲道。正爲他太精刻了。纔有這樣精刻的報應。且看他將來甚樣。子靖道。上海灘上的事情。說不定的。儘有今年倒了人家銀子。明年又重做出大事業來。何況營之不知是真倒假倒。若是假倒。有甚妨礙。包管不消一年半載。仍要出頭。不過這種傷天害理來的銀錢。久後終無好日罷了。幼安等點頭稱是。少牧又問新年裏可曾見過少霞景桓。子通說都會經見過一次。面子上狠不光鮮。花笑春與花醉香兩處的局帳。沒有開消清楚。果盤却去開的。也算他們神通廣大的了。楚雲道。弄甚神通。我想醉香笑春兩人。無非是因上節局帳沒清。敷衍他們罷了。頑到這種地步。真是最沒趣味。衆人席上談談講講。不知不覺。叫來的局多已散去。祇剩公陽里梁小玉一人。因初五日是他的二十歲生辰。在院子裏備了燈擔清音做壽。要子靖去吃個雙椀。子靖尚未答應。子通在旁慫恿。并喚娘姨取筆硯點菜。子靖却不過情。允了一椀。小玉始去。衆人也就散席。子靖遂訂定初五日。准七點鐘入座。除席上七人之外。再請鳴岐。鴉飛同來。圓檯前一桌。恰九人。少牧等說道。日一定多到。彼此始分道而回。少牧滿想住在楚雲院中。怎奈礙着少甫。幼安不便。祇得一同回棧。初三日。少牧又出去坐了一天馬車。是晚沒有回去。痴心與楚雲商量。意欲娶他回蘇。楚雲吞吞吐吐的含糊着他。說了一夜。天沒句實話。與端午節未曾贖身之前。大不相同。初四晚上。各妓院迎接財神。少牧看他們磕頭的時候。鑼鼓喧闐。神座前擺着一盞火盆。妓女磕下頭去。相幫的拿了一盞燒酒。潑在火盆裏邊。那火光直冒起來。說是愈高愈好。少牧問楚雲是甚講究。楚雲說是取句吉識。叫做

胃過人家的頭。少牧甚是好笑。到了初五那天。想起子靖約在梁小玉家吃酒。不能不去。傍晚時回到棧房。與少甫幼安同往。二人問他前二夜可在久安里內。少牧此時並不隱瞞。并但要討楚雲的話告知。討了他准定一同回轉蘇州。幼安見少牧有些一相情願。把楚雲不比天香不可獨腹心思的話子細勸他。少牧反怪幼安獨腹心思。自己能娶天香。別人不能夠娶楚雲。幼安見他這樣着魔。祇得任他攪去。且待看事做事。少甫因杭州事情。據律師說不日就可了結。祇等此事一了。無論怎樣。掙了少牧回蘇。此時且不說他。三人在棧閒談一回。大家起身。多到公陽里去。走過四馬路上。見一個戲館裏的案目。一個書場上的堂倌。扭着一人到巡捕房去。這人見了三人。急急將頭一低。臉漲通紅。如飛而去。少牧認得是姚景桓。動問旁人爲了何事。旁人說是年底下戲館裏案目與書場上堂倌拉局。景桓在戲館裏定了兩間包廂。一排正桌。書場上定了八隻包廂。點了三十齣戲。分文未給。大年夜尋不到人。今天坐着馬車出來。在萬華樓茶館門口下車。被案目與堂倌瞧見。向他討取。他仍一文沒有。故被扭進捕房。幼安與少甫聽了點頭歎息。說好人家的子弟。爲甚要弄到這樣。少牧因與他同席飲過好幾次酒。有些交情。狠覺得臉上無光。正在又是沒趣。又是感歎的時候。路上遇見鳴岐聘飛。問起也到公陽里去。遂一同進了東蒼芳。從三馬路橫穿出去。鳴岐也說起景桓的事。老大替他懊恨。聘飛更說大年夜聞聽夏時行。因夏季裏欠了馬車行裏的馬車錢。被馬夫尋見。剝去衣服。打了一頓。算起來更是可歎。還有百花里花蓮香家的阿招。他秋節送節盤的時候。時行家中曾去過的。大年夜半夜過後。又到他家裏討錢。辱罵得一個不可收拾。直至鄰舍人家聽得不耐煩了。纔把他勸出門去。又在街上邊大罵一場。始回。真虧時行怎樣消受。這種夏大少。做他則甚。鳴岐道。本來蕩子下場。不好的多。所以世界上有些譏見的人。終要放出定力。莫學那蕩子行爲。到得後來。回頭已晚。幼安少甫連稱不錯。語次。已至梁小玉家。祇見院子裏果然裝着燈擔。擔

音。客堂裏供着壽星王母。各房間吃酒碰和的人。異常熱鬧。少牧問一問子靖在樓上房內。大家移步上樓。這一夜小玉名下的酒。一共有二十多樽。并且正房裏尚有一個客人。替叫了一班髦兒戲來。另外邀了胡家宅。羣仙髦兒戲園的老生郭少娥。林寶琴。花旦金月梅。花四寶。白蘭花。大面金處。武生陳長庚。武旦一陣風。武二花。小黑燈。開口跳。陳寶銀等。想叫他們會串幾齣好戲。祇因羣仙不比別的戲園。夜間生意甚好。不能够全班出來。祇到了金月梅。白蘭花兩人。合串了一齣拾玉鐲。那客人又設法去邀小蘭英到來。串了一齣羣臣宴。尙要託人邀椰子。青衫張福寶。老生張貴庭。并蘇州王家班。武角王桂祥等。因福寶等已赴海參威。王家班。蘇州去了。沒有邀得。然房間已鬧得喧嚷異常。子靖見幼安等一到。客已齊了。分付就在外房排席。房間裏人說聲對不住李老。今夜祇能有屈些了。子靖道。我們祇一樽酒。本來何必正房。等他們雙檯雙檯的去鬧。是了。房間裏人擺好檯面。子靖分付起手巾入席。隨手寫局票。叫相幫快去叫局。說今夜既然檯面甚多。最好早坐早散。房間裏人說李老真是體卹我們。小玉見檯面坐了。敬過瓜子。斟好了酒。唱了一支崑曲。尙要再唱。子靖因他很忙。執定不許。并叫他到別處招呼。小玉也甚感激。少牧在席間聽隔房金月梅唱戲。連贊羣仙戲園的髦兒戲。真是不錯。可惜郭少娥等沒來。錦衣道謝幼翁。不是將近要納寵了麼。不知定了日子沒有。到了那一天。我們盡好合個公分。待我到羣仙裏去商量。把郭少娥。陳長庚等。邀來熱鬧一場。豈不很好。幼安聞言道。多承美意。日子雖已定在正月十五。斷不敢勞動親友們賜賀。戲三道。人月雙圓。這日子果然定得很好。但不知要在棧內。還是另外借個公館。幼安道。棧中不便。已在歸仁里賃下一所房屋。大約就闊數天。便要動身回蘇。錦衣道。觀盛里不是鄭志翁游冶翁。從前住的那條弄麼。聽飛道。那是觀盛里。就在四馬路西首。歸仁里乃老開東。唐家弄。綸華湖。絲棧對面。地方很是幽靜。幼安道。一些不錯。衆人正在閒談。叫的局紛紛已到。少牧在檯面上。咬着楚雲的

耳朶。把桂天香定期十五在歸仁里進宅的話告知。并問他定了主見沒有。楚雲依舊吞吞吐吐的沒句實言。後來被少牧問得緊了。始說已經在薛和里看了一處房屋。過月半想搬出久安里去。自做住家。且等再做一節。拔輕些債。一定嫁你。少牧聽他是句長腳話兒。心中好不煩悶。尙想勸他。既要從良。何須再做。楚雲已立起身來。說尙有轉局。有話再說。匆匆便去。少牧無可奈何。天香却在席上。與幼安商量。十五那天各事。第一不必排場。免多糜費。第二祇穿紅裙。不用披風。以免越分之嫌。第三在歸仁里住滿了月。一同回家。不必久經滬濱。幼安聽他自己說出這番言語。又是達禮。又是有心。十分敬佩。直說到將次散席。天香始動身先去。堅囑幼安這晚。必須再到莘秀里一行。尙有別話商議。衆人看了。多說幼安豔福。真個是幾世曾修。幼安也覺滿心歡喜。散了檯面之後。果到天香那邊去了一次。說定這日祇用一肩官轎迎接進門。公館裏也不必用甚吹打清音。事事祇須省便。幼安反說照這樣兒。不免太嫌節費。心上有些過意不去。天香說自知命薄。纔賦小星。何必排衙反增慚愧。況且在堂子裏頭嫁人。比不得人家閨女。有甚風光。若像媚香豔香當日一般。有些見識的人。暗裏頭瞧了。一定好笑。想我豈是這樣的人。幼安方纔應允。又商定先一日把男女傭人的帶措洋錢。一齊付清。一共是九百多塊洋錢。不滿千金之數。自己並沒有人收甚。價銀兩。不過本家處並零碎開消。尙要二百多塊洋錢。一共約洋一千二百元左右。幼安已從回蘇之日。預備下了。當晚商議既定。幼安回棧。初六日起。置備屋中器皿一切。并向嘉繪綢緞莊。買了一件棗紅花緞襖料。一條局紅縐紗裙料。交給裁縫趕緊做成。十五一早應用。一到十二三日。幼安託人雇了一個車夫。一個傭婦。把新屋子先收拾好了。十四這日。別過少甫弟兄。遷出長發棧去。車夫叫了兩部小車。裝載行李。至歸仁里。一件一件安置室中。少甫少牧。到了傍晚。也往歸仁里坐了一回。商量明日怎樣賀喜。幼安竭力謝絕。說明天概不舉動。不勞致賀。少甫少牧。那裏肯聽。并說不但我們二人。還有



子靖戰三鳴歧聘飛錦衣諸人。一定要來。講了半天。始議定了公備兩席酒筵。一席公賀幼安。一席專賀天香。並請子靖的夫人端氏。戰三的夫人莊氏。鳴歧的夫人魚氏。聘飛的夫人水氏。前來作陪。幼安再要辭時。二人決計不許。當下少牧就在公館裏寫了一張單。并另外修了請鳴歧等家眷陪伴新人的四封書信。立差車夫分頭送去。幼安見二人這樣安排。心中不勝欣喜。留他們吃了夜飯。等車夫各處送信回來。方纔回棧。一宵易過。十五天明。少甫少牧一早便到叫車夫在客堂內結了一道大紅彩綢。並到李公館借了一堂桌。桌椅披鋪設好了。點好紅燭。問幼安新人進門。可選吉時。幼安道。不擇時辰。飯後發轎去擡。少牧問轎子可曾端整。幼安回稱尙未。大約行口裏頭甚便。少甫道。何須行口。平公館現有長班。一樣開消轎錢喜錢。公館裏的轎子狠新。何不差車夫前去關照一聲。少牧道。不必關照。戰三的夫人要來。等他轎子到時。留下不遲。幼安道。如此很好。移時車夫報稱有客到門。乃是子靖戰三二人道過了喜。少牧問寶眷可將快來了。并向戰三說明借他轎子去擡新人的話。戰三說就要來了。叫他們去擡新人。那是很便的事。安哥給些喜封夠了。不必轎錢。幼安口裏頭雖連稱知道。心裏頭怎肯苛刻人家。停回擡到天香。端整給他們兩塊洋錢轎錢。一塊洋錢喜封。戰三問鳴歧聘飛的家眷可來。少牧道。昨天多有信去答應來的。子靖道。鳳家嫂子與熊家嫂子到了。有四個人陪伴新人。很不寂寞。幼安道。多承諸位美意。甚是感情。子靖戰三同稱當得。祇見車夫又來報說。門口有兩肩女客轎子來了。幼安因無人接待。忙喚新來傭婦出去迎接上樓。正是李公館的端氏。平公館的莊氏夫人。因兩家住得甚近。約會着一同來的。戰三見莊氏已來。傳話轎夫不可走開。停刻到萃秀里去擡接新人。轎夫唯唯。少頭。鳴歧與魚氏到了。乃兩個人坐着一部馬車同來。聘飛的夫人是坐包車來的。聘飛自己步行。幼安說他算省。聘飛回稱。現住垃圾橋浜。慎餘里內。出路甚近。何必要甚馬車轎子。幼安道。原來聘哥就住在慎餘里內。真是近便得很少。

牧道：「聘哥住在那裏，已幾時了？」目下弄中可有空屋。聘飛道：「三年多了，弄裏頭空屋不多，你要問他，可是有人要借？」少牧頓了頓口道：「並沒人借，問罷了。」幼安估量着少牧問這句話，乃是癡心想討楚雲，其實那裏成得事來。因把別話與聘飛岔了開去。其時天已過午，廚房裏開過中飯，乃是向小樂意叫的飯畢後，幼安分付車夫領着轎子去接新人。少甫叫自己車夫點了滿堂燈燭，生了一個旺盆火兒。那消一點鐘時，新人已經擡到。幼安命傭婦攙扶出轎，至客堂內行了個禮，送入房中，早有端莊魚水四位夫人出房迎接。天香一見禮已畢，口稱太太。四人說他太覺客氣，對傭婦說：「叫他改口，始俱改稱嫂嫂。却還一個個先告了個僭妄之罪。」四位夫人說他很是知禮。少牧見天香已經進宅，叫車夫到聚豐園去，催他把酒席送來。順便邀請錦衣。這一日天氣很好，到得晚上一輪明月，朗照天心，及至酒席到了，少甫分付一席排在樓上，一席排在客堂裏。頭樓上的自然天香首椅，四位夫人陪坐。因見天香人品謙和，且甚幽嫻貞靜，絕不似青樓中出來的人，故俱敬酒敬菜的甚是重他。樓下幼安首椅，那二椅因錦衣未到，留待他來。餘人挨次坐下。少牧要想叫局，說是楚雲前天說起，要看新人。衆人多說今天的局本來要叫大家熱鬧些兒。少牧喚車夫裁了幾條紅箋，正在落筆書寫局票，恰好錦衣到來。先向幼安深深一揖，道了個喜。次與衆人說：「今天因元宵佳節，有些應酬，來得遲了。各事全勞諸位費心。衆人同稱好說。少牧招呼入席，問他叫的可是美仁里金寓。錦衣道：「金寓與久安里花素香聽說昨天從了良了，還是東蒼芳花影嬌罷。」少牧道：「金寓嫁的是誰？」花素香年紀尚祇十五六歲，是被什麼客人討去。可知多少身價。錦衣道：「金寓嫁的是個官場，聽得是第五房了。共出身價洋八千元。素香却是個路過客人，討了去的，不到三千。」少牧道：「金寓聽說他從前是嫁了人，又出來的，怎麼這回嫁人，又要如許身價？」錦衣道：「你不聽見林黛玉麼？嫁一次人，動不動就是幾千。其實此種妓女，在堂子裏應酬狎客，真是不可多得。若要娶他回去，祇怕收

他不住的多。金寓也是差不多的。前次嫁了人。重又出來。此次嫁了人。安保他下次不風塵再墮。所以除是今天安哥娶的二嫂子那般人品。總以不娶妓女爲妙。須知與二嫂子一般的人。我們花叢中見過幾個。幼安聞言。謙遜幾句。子靖等點頭稱是。少牧寫好了花影嬌的票兒。動問子靖等衆人。叫誰子靖說是公陽里梁小玉。戟三是鼎豐里李飛雲。鳴岐是百花里花小紅。聘飛是西蒼芳巫岫雲。少甫是鼎豐里花想容。幼安是寶樹胡同金菊仙。少牧自己。自然楚雲。錦衣尙要幼安再叫仁壽里天韻閣李蘋香。卽上雙富堂的詩妓李金蓮。說今夜人月雙圓。座中不可無此韻妓。戟三說李蘋香。他真是個良家婦女。祖上邊累代簪纓。不知如何被個姓潘的拐匪拐逃出來。落在煙花隊中。如今已被父母知道。涉訟公庭。判交父母領回管束。不准爲娼。這人不知那裏去了。你們難道沒有知曉。幼安道。此事略知一二。看起來蘋香這人。有才無行。真是可歎。錦衣道。蘋香既已不在上海。安哥今天不比平日。必得再叫一個。取個成雙。少牧道。安哥叫了公陽里。感月娥罷。此人能彈平沙落鴈。夕陽簫鼓。卸甲封王。并龍船等大套琵琶。也是青樓中的有數人物。聘飛道。堂子裏能彈小套琵琶的。兆貴里有個吳小卿。尙還純熟。彈大套的。除了前數年。有個徐琴仙。甚是擅長。並能開白說書。此外果少有了。鳴岐道。安弟果叫月娥。我來叫東尙仁里的程漁卿。他能唱開白彈詞。叫他到新房裏唱。回三笑。姻緣。豈不很好。衆人多說這倒有趣得很。少牧遂又寫了兩張局票。交代車夫去叫。并大家議定。停回月娥。漁卿兩個。叫他們新房裏坐。一個彈套琵琶。一個說回三笑。戟三道。金菊仙也好。使他在新房裏唱支全本灘簧。子靖道。我叫的梁小玉。他幼時曾經拜師。變過戲法。停回也可。叫他到新房裏出幾套兒頑頑。少牧道。那是要玩具的。因把局票收他回來。重新寫了隨帶玩具四字。方囑車夫快去。唐家弄的出路。不甚很遠。不消一點鐘左右。叫的局陸續而來。菊仙月娥漁卿小玉四個。真個多到新房裏去。月娥彈了一支卸甲封王。一支龍船。因有轉局。匆匆去。小玉出了

一套子孫榮貴。就是五色頂子。又出了一套福壽齊眉。乃是一盆桃子。一盆荸薺。手法尙還乾淨。說聲獻醜。祇因轉局尙多。也就匆匆便去。菊仙唱了一支賜福。一支昭君和番。本來也有轉局。要想去了。端莊魚水四位夫人。見他八甚聰明伶俐。很歡喜他。要他再坐片時。天香也殷殷留待。菊仙遂叫跟局娘姨先去。回覆那些叫局客人。說今天在公館裏頭堂唱不及來了。自己端整坐至席散方回。漁卿叫新房裏娘姨。端了一張書桌。一把交椅。在棠廳口打橫放好。跟局娘姨。取出一把紙扇。移過茶碗。放在桌中。漁卿坐將下去。彈動琵琶。唱過開篇。喝了口茶。搖動扇子。表白一番。唱了一回點秋。那白口唱片手式。一切真與男唱書的一般無二。樓下許多賓客。此時多在新房裏頭。稱讚菊仙漁卿二人絕技。幼安問漁卿。上海能够唱書的妓女。共有幾人。漁卿道。前時有袁雲儂。嚴麗貞。殷蕙卿等。甚多。目今不聽見說起了。祇有徐琴僊。會唱雙珠鳳。普慶里王鬚卿。會唱果報錄。鬚卿是從甯波來的。唱的書甯波人叫做文書。與我們所唱不同。況且多已嫁了人了。幼安道。偌大洋場。竟少女說書先生。也是一樁憾事。菊僊道。女說書的無錫一帶。尙有。上海聽說祇有瞿目。唱一天書。一塊洋錢。從前雖聞還有個沈新寶。住在小東門康家弄內。一個江幼梅。住在大東門火腿弄內。他們二人並非妓女。所以沒有客人往來。也不出局。人家叫他唱書。每天三塊洋錢書錢。一元洋錢驕錢。另外加些喜封。如今老的老了。不出來的。不出來的。真個不聽見再有別人。衆人正在新房裏講得有興。忽樓下車夫報稱有客到來。幼安不知是誰。急忙下樓。正是

桃葉迎來多喜氣。

萍蹤再聚有良朋。

要知來者何人。有何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開盛筵釀資賀喜

定花榜走筆題春

話說謝幼安娶了桂天香。杜少敬等衆人。在歸仁里公館賀喜。新房中叫來金菊僊。程漁卿。盛月娥。梁小

玉兼妓。也有唱灘簧的。也有唱書的。也有彈琵琶出戲法的。甚是熱鬧。等到漁榔唱完了書。將要各散。忽聽車夫報說有客到來。幼安不知是誰。迎下樓梯一看。見是毓秀夫與錢守愚二人。秀夫吃得醉醺醺的。守愚也有了幾分酒意。說是在虹口看了馬戲。吃了幾瓶外國酒。尋到此地。怪幼安今天討娶天香。不給二人一個信兒。沒有賀得。一定要揀日子起個公分。大家熱鬧一回。幼安力辭。二人執定不依守愚并說從前鄭志和游冶之妻媚香豔香。我與二人沒甚交情。公賀裏尙還搭了一分。此次豈有不賀之理。幼安見二人已醉。邀他們新房裏坐回再說。二人大喜。移步上樓。見少牧等多在那裏好不興頭。錦衣問秀夫如何到此。且怎與守愚同來。秀夫說因虹口到了一班車利尼外國馬戲。聽說其是好看。放到長發棧想約錦衣少牧等一同往觀。豈知棧裏頭一人不見。祇有守愚在彼。想尋少甫到張家花園看電光活動影戲。又想到徐家花園看焰火去。後來茶房說起今天多在歸仁里內。問他可知有甚事情。他說是謝公館。今天娶姨太太。纔與守愚一同出棧。請他看了馬戲。尋到這裏。一來賀喜。二來要想補個公分。你們衆位可再有與。此時錦衣等多餘興甚濃。說今天本來七八個人。不能算甚公賀。倘然緩天再有一定算我們一人一分。幼安再要推辭。怎禁得衆人你言我語。不由做主。後經秀夫議定。十八夜在徐家花園備酒三席。兩席設在鴻印軒中。公賀幼安。一席設在曲榭裏頭。公賀天香。並擬喚班髦兒戲來演棧堂戲。幼安見衆人興致過好。祇得受了鴻印軒的兩席。辭去天香一席。與髦兒戲。衆人說髦兒戲雖可不必。天香的那一席酒萬不可少。若是徐園不便。不妨送到公館裏來。少甫道。竟是送到公館的好。若然我們人數不多。也不必再借徐園。仍在公館裏熱鬧些兒。秀夫道。公館裏本來很好。祇因做髦兒戲地方不便。如今不做戲了。就在公館裏頭也好。少牧忽道。公館裏可能做影戲麼。我們公分人多。何不做極影戲。這戲還沒有見過的多。守愚道。不是張家花園裏做的那活動影戲麼。我今天本想去。看後與秀翁先生看了馬戲。

沒有去得。這馬戲真是好瞧。做戲的外國人。本領果然很大。一隻腳踏在滑背馬上。跑來跑去。還要鑽圈子。跳木欄。人家看了他。連眼睛多麼。他却很是寫意。就是那些虎豹獅象。教得也靈動非凡。班子裏小花面的翻筋斗。擊鑼鑼。這武功。比了京班裏的戲子。却也不相上下。但不知那影戲。還要怎樣好瞧。公館裏做得來最好。若嫌地方太小。做他不來。還是改在徐家花園的好。子靖道。外國人做的戲術。本來好的甚多。記得從前有個美國人。叫卑士姆。有個俄國人。叫柯薩克。他兩人出得好一手戲法。真個是神出鬼沒。曾在圓明園路外國戲館。與張家花園裏做過。可惜現多回國去了。張家花園還做過大木人戲。招貼上叫傀儡戲。也甚好看。虹口馬戲場隔壁。前年到過一班東洋戲。那拆梯子走鋼絲。許多絕技。雖然中國竿妓。也有這套工夫。却那裏能及得他來。現在上海的那班影戲。一共有五十套照片。多些些外洋風景。最好的是救火洗浴。那救火好像真是火燒一般。先有黑煙冒出。後見紅光。洗浴乃在大海裏頭。那海水奔騰之勢。與這些人從岸上跳到水裏邊去。真如身歷其境。其餘普法戰事。及菲律賓戰事各片。彷彿真有千軍萬馬。駭魄驚心。又有駒馬跑腳踏車。與工廠散工。火車到埠。匪人竊物。術士幻形。美女跳戲。美女洗浴。各種雜片。也頗令人發噁。錢家老叔既在上海。正可見識見識。守愚道。十八那天。公分裏頭。真有此戲。我就瞧得見了。回頭對着天香說道。好嫂子。靠你的福。給我瞧瞧。引得滿房的人。一齊好笑。少敘道。公館裏要做別的頑意。房屋果嫌不夠。若做影戲。諒還可以將就得來。秀翁竟到張家花園。定下了罷。秀夫回稱曉得。守愚樂不可支。又要在新房裏吃起酒來。幼安叫把樓下的酒菜。搬移上樓。說聲不恭。滿滿的替守愚斟了杯酒。守愚要與衆人搗拳。擺了個莊。直吃到酩酊大醉。方散。菊僊漁鄉。別過天香與端莊。魚水四位夫人。并幼安等先回。四位夫人。依舊轎子的轎子。馬車的馬車。包車的包車。各回公館。天香送出房門。至樓梯口方回。幼安送至堂前。差新來傭婦。伴送出外。方命車夫。閉了大門。收拾一切。入房安寢。天

香自喜所適得人十分滿意。幼安也幸良緣佳偶。心花怒開。從此一雙兩好。曲盡綢繆。不必絮表。再說毓秀夫回去之後。明日定好影戲。發過知單。十八一早備了一張衆人公分的禮帖。送至幼安公館。幼安接來一看。見上寫着。謹具喜筵。雙席。影戲全部。恭賀納釵之喜。榮歸李衛。平陸。杜繼美。杜繼鳳。鳳朝陽。龍夢吉。錢士敏。毓春。全頓首拜。當下給了一張謝帖。心中暗想。錦衣等衆人的公分。多已有過的了。秀夫既要再糾公分。爲甚不去另約些人。却仍舊是這班朋友。祇添了一個守愚。好生不解。又想旁人不必提他。那賈逢辰。每遇人家婚喪喜慶。最是高興應酬。又與少牧很好。禮單上爲甚沒有他的名字。難道曉得我不喜此人。故沒知會於他。鄧子通與資雄。花田郎。多是個極有興的。自己雖與他們沒甚交情。合少牧也甚要好。爲甚多不在內。正在思想。忽聽車夫報稱。門外有一鄉下婦人。說是蘇州木瀆來的。要見少爺。合二奶奶。幼安微想一想。道。木瀆來的。難道是錢守愚的家眷。嚴氏到了。他來上海。則甚。天香道。說不定。因錢家老叔久住上海。不想回去。尋出來的。却怎的尋到這裏。幼安道。且莫管他。接他進來。再說。天香正要出迎。那婦人已走了進來。見他五十多歲年紀。一張紫色臉兒。額角上已起了無數繡紋。頭上戴着一隻海螺兜兒。身上穿一件元色布老羊皮袄。下身大青布裙。脚上一雙半尺來長的紅布花鞋。走路時一場一場的。很是有力。手臂上帶着一副天圓地方銀鐲。兩耳掛着一對金鋼巾圈。頭髮已經有些花了。却戴着一頭金押髮金荷花簪。鬢腳邊更插着一朵大紅山茶紙花。進門來叫聲謝家叔叔。一屁股在客堂內大椅子上坐。幼安見正是嚴氏。叫了一聲錢家叔母。天香叫聲錢家太太。那嚴氏看見天香花枝一般的人。兩隻眼睛釘住了他。細細一看。動問幼安他是何人。幼安說這是新近娶的小妾。嚴氏道。世上那有這種好看的人。我們鄉下沒有見過。說了這兩句話。又將天香左看右看。反把天香看得有些難以爲情。幼安見他坐在客堂裏邊。倘然有甚客來不便。叫天香陪到房裏去坐。嚴氏同着上樓。見這房間鋪設得甚

是整齊。中間一隻外國鐵床。樓板上鋪着地席。正梁上掛着保險洋燈。粧檯上擺着檯花自鳴鐘等物。壁上。一邊掛着一面大着衣鏡。一邊是天香拍的放大小照。嚴氏多是見所未見。先問天香地席上怎樣走法。天香說儘管穿着鞋子進去。不過吃水煙留心烟灰紙煤罷了。嚴氏方纔移步入內。却像是怕踏髒了。要他洗刷一般十分留意。後來見着衣鏡內映着對面的那個小照影子。認做天香站在壁邊。連說二奶奶不要客氣。大家請坐。那知天香早已坐在靠窗口一隻外國椅上。聽他這樣說話。怎得不暗暗好笑。說了一聲有坐。倒把嚴氏嚇了一跳。認做窗口邊一個天香。鏡子裏又是一個。直至定了定神。方纔曉得鏡子裏的乃是照片。自己也覺好笑起來。天香命傭婦送過了茶。嚴氏在房中東也張張。西也望望。因見那張外國鐵床。褥子鋪得甚高。走到床沿上去一坐。恰恰坐在彈簧上面。往下一軟。往上一攻。心裏着慌。幾乎翻下床來。天香見了。忍住了笑。叫他大膽坐下。斷沒要緊。嚴氏搖搖頭道。這種床虧你怎樣睡法。連忙抓起身來跑。靠窗口一張外國搖椅上坐下。豈知那搖椅也甚欺生。沒有坐過的人。坐上去好像要跌將下來。嚴氏又吃了一驚。暗說怎的絕好一間房間。那傢生都甚蹊蹺。巧樣。當時驚出一口寡水。向地席上邊吐去。忽想這席很是乾淨。怎好吐得。慌忙用腳去揩。那裏曉得地席甚滑。一個腳寫字跌下地去。天香說聲子細要去扶他。已是不及。祇跌得樓板怪響。幸虧新來傭婦在旁。急忙攙他起來。並取抹布把地席抹淨。天香見他真是冒失。祇得請他在梳頭的那隻皮凳上邊去坐。方纔坐個結實。幼安也已上樓。問他幾時到的。住在那裏。怎能尋到此處。他說昨天纔到。也住在滿庭芳街旅安棧內。昨夜與守愚嘔了一夜的氣。今天曉得你住在這裏。特地前來。一則看看新人。二則要求你與杜家二位叔叔。早勸守愚回家。不可再在上海耽擱。三則我還要問一句話。幼安道。問甚說話。嚴氏道。聽說他要討什麼容仙。可有這事。那容仙住在那裏。沒有此事便罷。倘有此事。我與他幾十年的夫婦。生男生女。那件不好。為甚忽要老變。



起來。我拚這老命不要。怎肯與他干休。祇要訪明了蓉僊的住處。一定打他個不得開交。好叔叔。諒你一定知道。可告訴我。幼安聽了。微笑答應道。蓉僊是個烟妓。那裏討得成他。你休放在心上。也犯不着與他尋事。祇勸錢家老叔早些回去。是了。嚴氏道。不把蓉僊做斷。那老殺千刀。怎肯回去。你既知蓉僊是個烟妓。必知道他住處。老實對我說了。我好前去尋他。幼安道。不瞞你說。花烟間我們從來沒有去過。不知他究在那裏。並不是不對你說。嚴氏認做幼安有心隱諱。還要逼着問他。天香道。花烟館真個也從來不到。怎會得知。棧房裏可有茶房。他們或者曉得。也未可知。不過這種人。隨便什麼的事。多能做得出來。隨便什麼的話。多能說得出口。我想也不必前去。還是婉言相勸的好。嚴氏道。祇要訪得到這淫婦下落。你瞧我終有一天與他大鬧。你們休來勸我。天香見他執之一見。曉得此時說也無益。並不再言。尋些別話岔開。幼安留他在公館便飯。并說晚上尚有公分影戲。守愚也要前來。叫他住在這裏。嚴氏決計不肯。說與守愚見不得面。一見時定要吵鬧。在公館裏說不過去。況且又有客人。又是喜事。更覺不安。要來明天再來。幼安深知嚴氏是個鄉蠻。莫要停回當真鬧出什麼事來。不敢勉強。祇留他吃了午膳。等到三點多鐘。差包車夫送他回棧。嚴氏方去。守愚已與秀夫前來。因他二人。今天是公分裏爲首之人。故而到得甚早。幼安見守愚與秀夫同來。不便把嚴氏到此的話說知。並沒向他提起。且等停回再講。秀夫帶了一張遊戲報來。說金菊僊已在遊戲報上點了曲榜狀元。取得真是不錯。幼安聽了。將報接來看過。也說遊戲主人賞識不虛。並講起近來各報館裏開花榜的許多陋處。最醜的是張支那小報。聽說狀元榜眼探花一個個多要花錢去買。做了個生財之道。真是斯文掃地。秀夫道。支那小報。現還開麼。幼安道。這種報。怎能够開得長久。早已關掉的了。若使他此刻還開。報界上不知創盡幾多面色。二人談得有興。錦衣少甫少牧三人來了。少牧也拿着張遊戲報。說金菊僊點了狀元。與幼安看。幼安回說已經看過。我們正在這裏說

各報館開花榜的。有無弊病。錦衣道。這遊戲報。可還算得沒有弊麼。並不是恭維安哥的相好。上海地面上。能唱到三四百支曲子的妓女。一時祇恐沒有第二個人。這狀元再不是他是誰。少甫道。遊戲報果然取得公允。今天偶在舊書攤上。買得兩本集評海上羣花譜。看來也是一張花榜。惜乎不曉他取得怎樣。秀夫道。羣芳譜上的狀元是誰。少甫道。他並沒有狀元榜眼等鼎甲字樣。取的妓女。却分着大小兩類。大的第一名是鼎豐里謝湘娥。小的是美仁里金翠娟。錦衣道。金翠娟我不知道。謝湘娥我們同寅中很有幾個做他的人。聽說歌曲很好。并能串戲。況更是個孝女。又能知書識字。如今久已嫁了人了。這人做個元選。諒也一定不媿。秀夫道。這羣芳譜買了。你帶來麼。此刻客還沒齊。何不取將出來。瞧瞧。少甫道。現在這裏我與你看。遂在衣袖中取將出來。放在桌上。乘人多來觀看。先把序文略閱一過。次看全書。見第一頁上開首。乃是清品二字。並有十二句集詩品的引子道。

畸人乘真。花草精神。落落欲往。悠悠空虛。是有真宰。絕受繼磷。明漪絕底。明月前身。超以象外。泛彼無垠。薄言情晤。庶幾斯人。

以下方是清品各花。每人一個花名。一句六才子的評語。一篇小傳。四首集唐。那第一名是。

寶樹軒主謝湘娥。白牡丹花。評曰。一個仕女班頭。

傳曰。詞史名蘅。一字玉輝。原籍姑胥臺畔人。本儒家女。幼識之無。能讀聊齋三國諸書。性頗蘊藉。面目端好。膚如凝脂。雙靨瘦削。而娉婷善舞。度曲之外。尤工演劇。嘗見其袍笏登場。演黃鶴樓盜御馬諸戲。兒女英雄。殊令人拍案叫絕。往來多顯宦客。車馬喧闐。門常如市。而姬妾如也。尤可重者。事母至孝。當病革時。姬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一切飾終之禮。無不從豐。求諸青樓。殊不多得。噫。評來月旦。秉論須公。品到花枝。全材不易。冠羣芳者。非卿而誰。爰為列作花王。竊謂可

無愧焉。

詩曰。活色生香第一流。逢花却欲替花羞。畫屏見後常回首。傾國傾城勝莫愁。雲想衣裳花想容。謝娥無力曉粧慵。開藏試讀相思字。別有深情一萬重。須盡笙歌此夕歡。我儂試舞爾儂看。畫人畫得從他畫。一朶能行白牡丹。別夢依依到謝家。門前初下七香車。落花聲底仙娥醉。深掩粧牕臥碧紗。

第二名是。

羅浮仙館主李文仙。綠萼梅。評曰。貌堂堂。聲朗朗。

傳曰。詞史名梅。本陳姓。原籍襄陽。父嘗經商於滬。因受人愚。資本耗盡。貧乏無以自存。姪年十三。遂致名花墮溷。身長玉立。容光照人。眉目間英英露爽氣。善度曲。聲震金石。時滬上競尚京腔。聆音者。謂菊部中除昔年陳長庚外。得宮音者。近惟汪桂芬一人。而詞史亦掩羽移宮。應絃合節。頗足與汪相埒。每一登場。合座爲之擊節。性尤清介。不輕言笑。而亦不苟取求。故批把花下客。恆有引爲知己者。蓋風塵中狷潔人也。

詩曰。名占蓬萊第幾仙。風流合住紫微天。承歡侍宴無閒暇。月過花西尙未眠。一曲笙歌繞翠梁。雲璈風瑟自宮商。陽春唱後應無曲。此後相逢眼更狂。本來窈窕是神仙。楚楚風姿劇可憐。好是紅窗風月夜。殷勤爲我唱花前。出衆風流舊有名。楚腰纖細掌中輕。多情更有分明處。心與梅花一樣清。

第三名是。

蘊珍樓主沈小寶。素心蘭。評曰。寶鼎香溫。繡簾風細。綠窗人靜。

傳曰。詞史名芬。一字素如。琴川人。本周姓女。仙骨珊珊。貌殊秀麗。性好靜。緘默寡言。而秀外慧中。別有一種楚楚可憐之態。幼曾就傳讀書。故稍知文墨。能誦五七言詩。琅琅上口。房中繹湘滿架。有佳客至。茶餘酒後。喜以奇字相問答。癡癡不倦。以此往來多風雅士。然因寡於言笑。致有譏其冷傲者。且不知開罪何人。甚至造言污蔑。謂曾私識優伶。惜其名花失品。詞史聞之。嚶嚶啜泣。食不下咽者三日。後經花鈴酒壺俠客等作傳。以白其誣。蓋空谷幽芳。非若妖卉之易於動目。無怪庸俗人罔知珍惜也。

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妝成皓腕洗凝脂。含嬌含態情非一。惟有妝樓明鏡知。玉樓珠箔但閒居。捲上珠簾總不如。盡日窗前更無事。低頭羞問壁間書。道是無情却有情。眉頭心上兩分明。向人雖道渾無語。此時無聲勝有聲。笑倚東窗白玉床。小姑居處本無郎。祇愁花底鶯饒舌。往事何時不繫腸。

第四名是。

玲瓏仙館主金寶玉。玉蘭花。評曰。玉精神。花模樣。

傳曰。詞史名瑤。原籍廿四橋邊人。稷織得中。修短合度。眼波流媚。笑靨生春。予嘗於晨妝未竟時見之。雖亂頭粗服。脂粉不施。而麗質天生。如玉琢粉搓。自然嬌豔。性流動。天資亦頗聰穎。客有與談文字者。問字殷勤。間亦頗能會悟。雅愛着淺色衣。冰綃霧縠。幽淡宜人。曾有某客欲以二千金脫籍。未果。不知一朶解語花。將來誰有此豔福消受也。

詩曰。紫玉身材碧玉年。倚風嬌怯醉腰偏。嬋娟花豔無人及。對影聞聲已可憐。一枝瓊豔不勝嬌。雲鬢花顏金步搖。半恨半腹回面處。黛眉恨破未曾描。淡淡衫兒薄薄羅。綠雲高髻縮縮婆。

望。請君試看風流意。雨後花容淡處多。鉛華不御得天真。明媚鮮妍絕比倫。是好燈前偷失笑。歛眸微盼不勝春。

四名看完以下乃是麗品二十人。每人一句評語。一首集唐。有林黛玉在內。那評語是千般嫵娜。萬般旖旎。集唐是石家金谷舊歌人。寶帳迎回黯黯春。一笑自然生百媚。臉檀眉黛一時新。還有個白醜醜花張純卿。評語是天生聰俊。打扮又素淨。集唐是肌理細膩骨肉勻。鉛華不御得天真。花飛莫遣隨流水。便是蓮花不染身。衆人多說措語甚有深意。麗品之後。又是雋品百人。却每人祇有一個花名。一句評語。並沒有詩雋品之下。附錄逸品五名。又是各人有篇小傳。四首集唐也。另外有十二句詩品。作個引子。道

載歌幽人。猶之蕙風。超以象外。脫然畦封。神出古異。蓄素守中。泛彼無垠。窅然空蹤。如氣之秋。神化攸同。識者已領。是謂存雄。

那五個逸品是

水仙花程漁卿。評曰。你對人一言難盡。

傳曰。詞史名蕊。幼墮風塵。嘗遨遊江浙諸省。與客言能習各處土音。性豪爽。落落有丈夫氣。善度曲。調高響逸。非時下校書所能望其項背。尤豪於飲酒。酣。憨態可掬。然神女生涯。本非素願。近以年華花信。更急欲委身於人。故將豔名隱去。而門外僅以凌波仙館顏其居焉。

詩曰。春風一曲杜韋娘。酒泛金樽月未央。婉約娉婷工笑語。洛川依舊好風光。微步凌波暗拂塵。巫山雲雨洛川神。飄流肯落他人後。聲貌出來固絕倫。晚籬疏處見分明。道是無情却有情。醉後愛呼嬌姐姐。玉杯春煖許同傾。落梅飄處響穿雲。宮調一聲雄出羣。曲罷常教善才服。人間更得幾回聞。

晚香玉于雪春。評曰。玉容寂寞梨花朵。

傳曰。詞史少有豔名。客歲瀛濱花榜。本欲拔冠一軍。以會嫁伶人。想九霄而止。然予謂所適非人。固屬憾事。而其美則有不可沒者。今自重來海上。卜築香巢於恩慶里。惟二三熟客。得以至門。敝舊蓋雖琵琶重抱。已不願豔幟高張。其品較超於昔日也。

詩曰。雪肌仍是玉琅玕。穩稱菱花子細看。往事已隨流水逝。轉身應把淚珠彈。深院無人獨倚門。紗窗日落漸黃昏。不勝惆悵還惆悵。愁絕鮫綃裏淚痕。想凭闌干歛翠蛾。狂將心事託微波。無端嫁得金龜婿。細念姻緣盡是魔。再到天台訪玉真。金釵半醉座添春。春心莫共花爭發。肯似成都夜失身。

觀音柳林可卿。評曰。雨零風細夢回時。多少傷心事。

傳曰。詞史本邑人。幼年香名。噪甚。凡走馬章臺者。爭以一觀玉容爲幸。後爲某客娶去。旋忽削髮爲尼。粥鼓齋魚。冀懺來生綺障。卒以未空五蘊。故又重墮風塵。然亦僅與二三熟客杯茗流連。若徵歌侑酒。則以所蓄雜妓周二寶三寶姊妹酬應焉。

詩曰。手把芙蓉朝玉京。一場春夢不分明。鶯傳舊語嬌春日。悔不天生解薄情。一一蓮花見佛身。懺奴多少法華因。此情可待成追憶。流水無情草自春。舊事思量在眼前。孤燈挑盡未成眠。夜深忽夢少年事。只是當時已惘然。粉屏香箔又重偎。爭引秦娥下鳳臺。煙格月姿曾不改。且將團扇共徘徊。

漢宮秋王雅卿。評曰。大人家舉止端詳。

傳曰。詞史性沈靜。貌秀逸。吐屬名雋。舉止大方。與王蓉卿蓮腳本姊妹行。同居中久安里。然不

輕見客。見亦不苟言笑。望之幾如閨閣名姝。近更厭倦風塵。不屑與俗粉膚脂。爭嬌鬪豔。故香巢深掩。非素識之客。幾欲一親芳澤而不可得。不知者或疑其聲價自高。實則情性使然。蓋青樓中之潔身自好者也。

詩曰。玉人何處教吹簫。深鎖春風貯阿嬌。咫尺畫堂深似海。月窗風簾夜迢迢。妝成皓腕洗凝脂。獨坐紗牕刺繡遲。別恨轉深何處寫。此情惟有落花知。憑着朱闌思浩然。青蛾皓齒在樓前。愁腸隔斷珠簾外。莫向樓前墜馬鞭。繡衾香冷懶熏薰。花樹留歡夜漏分。神女生涯原是夢。肯教容易見文君。

老少年胡寶玉。評曰。杜韋娘不似舊時。

傳曰。詞史善談笑。工酬應。少年時貌頗嬌豔。名噪香國。今雖徐娘已老。而星眸霧鬢。風韻猶存。嘗遊歷大江南北。所至之處。無不豔名雀起。今又自津門來。結巢恩慶里。然不欲再以聲色悅人。故門掩梨花。不復如曩日之車馬喧闐矣。

詩曰。南陌青樓十二重。當時一笑也難逢。朝朝暮暮陽臺下。雲想衣裳花想容。瑟瑟羅裙金縷腰。佳人屢出董嬌嬈。粧成每被秋娘妬。不趁音聲自趁嬌。絲竹聲中醉玉人。踏花同惜少年春。蕙蕪亦是王孫草。明媚鮮妍絕比倫。巧勻粉黛約殘粧。不信年華有斷腸。暮去朝來顏色故。也曾愁煞楚襄王。

衆人看畢。正欲再看下集。少甫已把書面展開。忽車夫來報。平大人與李大老爺。熊大老爺。鳳大老爺。到幼安。慌忙出去迎接。各人也多跑了出來。戴三等入門之後。子靖笑逐顏開。執着幼安少敬的手。連說天日甚近。這幾天出了多少新聞。你們可知道麼。秀夫問。可是潘少安。鄧子通。賈逢辰等的事情。子靖道。怎

麼不是。幼安少收。同問潘少安等怎樣。子靖已欲開言。載三見桌上放着本羣芳譜。笑道。此話很長。這是本什麼人做的花譜。我們何不看他幾頁。停回坐席之後。再談少安逢辰各事。倒可借他下酒。子靖因又並沒接說下去。與載三等一同至桌上看書。幼安少收。不便再說也。祇得暫待片時。且等看完了書。再去問他。正是

纔看豔譜題春色。

又聽長談說異聞。

要知子靖等看回了羣芳譜。說些什麼奇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兩洋檣結果冤家

一場火燒光惡棍

話說毓秀夫與錢守愚。因幼安娶了天香。沒有送得賀禮。揀定十八日。重發知單。邀子靖等做個公分。不到傍晚。客已來齊。子靖因這兩日得了無數新聞。要告訴幼安少收細情。平載三見桌上放着一本海上羣芳譜。沒有見過。取來觀看。叫子靖把這一番話。停回坐席之後。再講。很可惜。此下酒。子靖因暫且不言。與幼安等多來看書。見載三手中取的。正是下本。選的多是雜妓。分着穎品秀品二種。多有十二句集詩品的引子。那穎品是

奇花初胎。造化已奇。情性所至。真取勿竊。生氣遠出。妙機其微。是有真宰。終與俗違。霧餘水畔。明月雪時。可人如玉。如是得之。

穎品雜妓四人是。

環翠樓金翠娟。琪花。評曰。齊齊整整。嬌嬌婷婷。

傳曰。眉史四明人。貌豐厚。性機警。與客言。一知半解。輒能道人所不及道。心喜作時世妝。嘗見其技淺碧衫。衣淡紅褲。渤海之履。佩茉莉之花。望之幾疑爲畫中人。而雛鳳聲清。其度曲如天籟。



發聲。別饒清韻。聆音者咸擊節歎賞。甚有許爲異日卽袁月仙朱文蘭一流者。蓋舞妓中翹楚也。列之以爲合絕領袖。曷諸看花人。以爲何如。

詩曰。雛鳳清於老鳳聲。不妨高處便題名。若非羣玉山頭見。真是騷鸞到上清。一曲菱歌抵萬金。一雙紅臉動春心。相逢何必曾相識。半醉狂心忍不禁。小頭鞋履窄衣裳。金縷濃薰百和香。行過中庭數花朵。細環清珮響叮噹。靜尋春譜認嬋娟。解語花枝在眼前。早是消魂殘燭影。深合媚靨燒朱絃。

寶鏡仙館金寶仙。寶相花。評曰。可喜龐兒淺淡粧。穿一套縞素衣裳。

傳曰。眉史名珍。原姓楊。邑之浦左人。圓姿替月。秀外慧中。善度曲。天資穎悟。一經指授。便琅琅上口。合節應絃。秉性率直。與人言。胸無城府。其天真爛漫處。絕無時下惡習。目秀而媚。膚白而緜。雙趺亦頗瘦小。鸞鸞作弓月形。而舉止不佻。於流麗中。仍有端莊之度。娟娟此豸。是豈長墮風塵者。不數年。蓮出污泥。早離綺障。我知固意中事也。

詩曰。紅粉女兒窗下羞。年初十五最風流。芳筵銀燭一相見。合是愁時也不愁。垂肩繹袖太慙生。臉膩香薰似有情。最是向人柔弱處。漫回嬌眼笑盈盈。金屑琵琶爲我彈。興來今日盡君歡。祗緣婀娜多情思。百遍相過意未闌。前年曾見兩鬟時。手把花枝唱竹枝。今日看君顏色好。芙蓉如面柳如眉。

彩雲仙館凌情雲。瓊花。評曰。便是月殿嫦娥。

傳曰。眉史吡陵人。本姓朱。初名金秀芳。係已嫁名妓靜芳之妹。自靜芳適人後。其母倚之爲活。年雖尙穉。而批把花下。頗有豔名。眉目端好。姿態秀逸。回頭一笑。百媚橫生。蓮鈎更纖。不盈握。行

時顯影生嬌。精度曲。珠喉一串。清激異常。雖云近日青樓。固多後起之秀。然色藝如眉史者。亦頗不可多得。允宜走馬章臺者。見之莫不交口贊美焉。

詩曰。臉橫秋水髻盤鴉。却道新花勝舊花。兩葉翠春蛾乍展。輕盈嬾娜占年華。小隨阿姊學

吹笙。指滑音柔萬種情。今日分明花裏見。雪膚冰骨步輕輕。月照高樓一曲歌。琵琶鸚鵡語相

和。此時若有人來聽。十斛明珠未足多。懶對菱花暈曉粧。小姑新着好衣裳。乍啼羅袖嬌遮面

不把雙蛾鬪畫長。

紫霞仙館鮑縵雲。 藍陀羅花。 評曰。似嗔嗔鶯聲花外轉。

傳曰。眉史浙之四明人。鶯舌初調。犀心獨點。雖年甫十二。而一種柔媚之態。恰如小鳥依人。戀

戀左右。令人可憐可愛。身輕於燕。倘令盤旋作掌上舞。恐趙家姊妹。亦不過臉波春暈。客或偶與

相識。紅潮兩頰。有若不勝羞澀者。蓋天真未漓也。曲多淨面戲齣。調高聲朗。隔座聽之。疑非十一

二女郎。時人謂其多清越音。良有以也。

詩曰。有個紅兒賽洛川。酥凝背胛玉搓肩。醜顏一笑天桃綻。豔粉明脂映寶釧。相期共鬪管

絃來。爭引秦娥下鳳臺。年紀未多猶在法。不知香頸為誰迴。祇將羞澀當風流。覺轉情深玉體

柔。霧上心來消未得。巖回抬眼又低頭。雪髻葱籠紫鳳寒。翠蛾羞照恐驚鸞。兩鬢百萬誰論價。

引向堂前子細看。

衆人看完。又看那些秀品。是一共二十四人。每人一個花名。一句評語。一首集唐。中有男裝妓王蓮芳。評

曰。潘安般貌。詩曰。乍入深閨玳瑁筵。未梳雲鬢臉如蓮。相逢不似東鄰女。皎如玉樹臨風前。呂巧琳。評曰。

清減了。小腰圍。詩曰。美人樓上鬪腰支。雲鬢慵梳玳瑁垂。玉骨瘦來無一把。此情惟有落花知。秦菊仙。詩

曰。萬里橋邊女校書。娉娉孌孌十三餘。自言本是京城女。每對青山憶舊居。馮桂寶詩曰。纔可容顏十五餘。批把花裏閉門居。畫圖省識春風面。捲上珠簾總不如。戲二等多說這幾首集句。一氣呵成。呂巧琳那一首詩。當時應另有寓意。尙要往下再看。車夫報稱酒席已端整好了。衆位爺們。可要坐席。幼安道。客人到齊沒有。守愚道。多到齊了。秀夫道。我們坐罷。戲三始把羣芳譜交與少甫收起。大家入席。今日乃是公分。自然幼安首座樓上。邊另有女席。祇有花香一人。不免寂寞。少枚想出一個法來。叫幼安寫張局票去。喚金菊仙來作伴。守愚怕花香吃醋。不要鬧出事來。少枚道。花香豈是這等樣人。幼安自己也說不妨。果異寫了一張局票。去叫菊仙。少枚等也多每人叫了個局。酒過三巡。叫的局尙沒有到。做影戲的。已在天井中收拾一切。把正中間的洋布上面。用水濕透。問衆人。可要開演。衆人因影戲必須把燈燭滅去。此時不便。囑令於席散後始演。做影戲的諾諾而去。幼安在席上。想起方纔子靖之言。動問潘少安賈逢辰等。究竟怎樣事情。如今可暢談了。子靖呵呵笑道。這兩樁事。說也話長。待我細細講給你們大家來聽。也好曉得世界上滑頭蜜騙兩種人的結果。那潘少安當初不是與屠少霞討的阿珍。有牽絲麼。屠少霞在阿珍身上。花了多少錢財。潘少安却在內中得了阿珍多少好處。這是他生得面孔好看。嫖界裏占了第一個潘字。自然到處便宜。却不道占第三個鄧字的人。吃盡了少安無數的虧。少霞道。可是鄧子通麼。他怎樣吃起虧來。子靖道。阿珍未嫁少霞。子通也做他的。別的不要說他。就是在書場上。點一百齣戲。便可想見他花錢的力量。後來少霞被老太太管住。不許出來。小房子裏一切開消。那一個錢。不是出在子通身上。瞎裏頭却那一天不與少安混在一處。有時少安偶然不去。阿珍就要叫人四處尋他。子通也不是個呆漢。豈有瞧不出的道理。幾次曾與阿珍吵嘴。要他斷絕此人。娶他回去。不料屠少霞的老太太死了。少霞依舊發起狂來。在重孝裏。娶他進門。借屋在新馬路昌壽里內。子通失了指望。如何不懊惱異常。祇因

小房子是少霞替阿珍借下來的。他二人有言在先。不能拿銀錢去壓勢少霞。否則一萬二萬塊錢。怕不買倒阿珍。跟着姓鄧的走。及至少霞把阿珍娶回。子通歎了幾口冷氣。這癡心也已死掉了。偏偏阿珍與少安兩個。仍舊是藕斷絲連。不但有時在花園裏。大菜間裏。戲館裏。約着聚首。多是阿珍的姊妹阿金通信。有時趁少霞不在。并且跑到新馬路家裏頭去。子通得了這個消息。暗笑少霞加了頂戴。暗妬少安太是便宜。又暗惱自己爲甚無此豔福。遂又漸漸着起迷來。一天在花園裏。遇見阿珍。招他到僻靜所在。問他嫁了少霞。近來甚樣。阿珍訴說少霞許多不好。并道家裏頭的房產。多已典盡。現錢。是一個沒有。算是瞎了雙眼。嫁着此人。將來決無了局。必得重要出來。子通聽了這一番話。又問他既然日後要想分開。還是仍到堂子裏去。還是有甚心上人兒。端整着再嫁一個。好個阿珍。將機就計的。說我嫁了姓屠的。不出來便罷。若果出來。堂子飯是吃怨的了。自然必得另嫁個人。子通道。你想再嫁那個。可能與我說知。阿珍道。爲甚不與你說。將來改嫁的。一定是你。但不知可還要我。子通聞言。暗喜道。祇怕未必是真。倘然果有此心。那有我不要你的道理。阿珍道。此刻我住在屠家。尙是屠家的人。將來一出了姓。看我姓甚。子通道。你莫姓潘。阿珍怒道。潘少安。你道我真與他很好麼。這人年紀很輕。嫁了他。怕不是第二個少霞。難道我這種苦楚。吃得還不够麼。况且他已經娶過如玉。也住在昌壽里內。少枚聽到此句。跳起來道。那個如玉。子靖道。不就是你做的顏如玉麼。少枚面上一青道。如玉怎得嫁他。花了多少身價。少安拿得出來。子靖道。你發獸了。如玉情願嫁他。那要他拿出身價錢來。你問怎樣嫁他。就是從前你約了許多朋友。要尋如玉說話的那夜。如玉曉得自已犯着虛心病兒。與少安兩個商議定了。借了所姓周的房屋。當日在堂子裏搬了出去。你纔尋覓不到。這事難道記不起了。少枚道。怎樣說。就是這天嫁他的。麼。道是想不到的事情。真覺得豈有此理。錦衣道。如玉要嫁少安。久有此心。旁人也看得出來。你沒有留心。

罷了。幼安道：「也不是他沒有留心，這叫做當局者昧，旁觀者清。」少甫對少牧道：「如玉有心要嫁少安，可知當初嫁你的話，一派胡言。幸虧此事沒有成功，做成了，豈不要像阿珍般的鬧出些笑話來。如今你可醒悟些了。」堂子裏妓女的說話，本來十句裏聽不得一句二句，怎能够胡亂信他。少牧此時又氣又恨，又惱又羞，急問子靖：「可是阿珍因見少安娶了如玉，不願嫁他，一心一意想嫁子通？」子靖道：「你又來了。他對子通說話，口裏頭自然這樣。心裏頭另有安排。」子通却這一下着了道兒，便從那一天起，滿心要等阿珍在少後那邊出來。好圖一個地久天長之計。阿珍也從這一天起，回家與少霞屢屢尋事，吵得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奈何，允了他聽憑自便四字。阿珍遂差阿金與子通說知，叫他先拿一千塊錢出來，好把債項料理清楚。馬上嫁他。子通問欠的是些什麼債戶，他說多是銀樓綢緞莊裁縫店等。既然人要出來，這錢不能再向少霞算取，須得出在他嫁的人身上。將來有衣飾帶來，也不至吃什麼虧。子通道：「銀樓綢緞莊那裏有這樣的大，莫非他尚有別用？」阿金道：「怎的沒有？他尚要給少霞五百塊錢。」子通詫異道：「少霞怎得要錢？難道貧得要賣妾麼？」阿金道：「雖然他不肯出面賣妾，暗裏頭却比賣妾的更不是了。人家當真賣妾，賣去了尚好多幾個錢。他欠了人家一身的債，有幾筆錢，多是珍珠經手借的。如今珍珠既要嫁人，那錢豈不要逼着少霞歸還？少霞拿不出來，少不得仍要出在珍珠身上。故這五百塊錢，雖是給與少霞，其實替他還債，尚是不夠。將來珍珠一出，少霞祇怕尚儘够受苦。」子通歎口氣道：「少霞怎的弄到如此地步？既然這樣說，我竟給他一千塊錢交代他，至多十天八天，待我尋到房兒，一准接他出來。」少霞既經得了錢財，却須阿珍自己說明，要他一個了斷。以後沒甚說話。阿金道：「這個自然，包你往後沒話了。」子通遂叫阿金回去，約定阿珍明日在大菜館裏會面。親手交了他一千塊錢鈔票，并叮囑了無數說話。阿珍接了票子，歡天喜地的，叫子通快快尋覓房屋，可以趕緊出來。子通真個一連看了好幾處房子，多

沒中意。後來在大馬路借了一所五上五下洋房。乃是托人花了幾百塊錢。挖費挖得來的。付過定洋。買好許多動用器皿。選定了一個好日。端整進宅。叫車夫到昌壽里去尋阿金說話。那裏曉得少霞借的房屋。已退了租。搬出去了。動問鄰居幾時搬的。搬在那裏。多說搬去七八天了。聽說現今住在城裏老宅旁邊。小屋裏頭。車夫祇得告知子通。再到城裏去尋。好容易被他尋到。祇有兩間破屋。看上去住不下許多的人。不敢敲門問信。站在門口邊。想等屋裏頭有人出來。問個明白。然後進去。豈知候了一點多鐘。並沒個人。後見少霞自己出來。這樣大冷天氣。身上祇穿一件舊洋綢短棉襖。一條破縐紗夾褲。連長衣也還沒穿。手裏頭拿了一隻鴉片煙匣。像要出去挑煙。車夫怕他認得面貌。不好開口問甚說話。避在一邊。看他走了出來。可有人來關門。後見乃是個二十多歲年紀。婦人出來。這婦人不是阿金。估量着必是少霞的妻室。心上呆了一呆。想到少霞既與家眷同住。阿珍阿金必不在內。不再進去。趕速回訴子通。子通聽罷。不由不暴躁起來。大罵阿珍不是個人。騙了人家一千洋錢。逃到那裏去了。足足罵了半天。分付車夫再到外邊打聽。究竟他住在那裏。車夫祇得又到四下裏去察訪。後來遇見潘少安的車夫。因車子上水月電燈壞了。拿着去修。車夫問他幾時壞的。他說壞了三五天了。車夫說爲甚不早些修理。這幾夜車子出來。用什麼燈。他說這幾夜我家主人沒有出來。車夫問住在那裏。他說住得遠哩。在王家厰過去。租界外頭一條小弄堂內。車夫詫道。怎的住到那一邊去。莫非你主人又有了什麼不明不白的女人。在彼。他說自然有了個人。纔住得這樣老遠。車夫道。這個人你可以對我說麼。好住的地方甚多。爲甚偏要住在人跡不到的區處。他說內中有個講究。待我來說與你聽。我主人娶了如玉。住在昌壽里內。那是你曉得的。如今又娶了同弄裏的阿珍。車夫聞言。趕緊問道。可是屠家裏出來。從前在葉媚春家跟局的。那阿珍麼。他說怎麼不是。因爲這阿珍與如玉向來認識。恐怕如玉曉得此事。不得開交。纔住到租界外去。

我却受了他的大累。每天兩處奔跑。還要留心瞞着如玉。若是主人不回昌壽里去的日子。祇說某老班請他吃酒。吃得醉了。坐不得車。某老班請他碰和碰得晚了。趕不回來。豈知一連幾次。如玉動了疑心。有一天主人坐車出來。到王家庫。他在後面叫了部野雞車。遠遠跟着。等到主人下車入內。他也跟了進來。說起來真是笑話。進門口。便把主人一把衣服。問他這裏是什麼地方。來此做甚。主人沒有防備。倒被他嚇了一跳。急切間說不出話。阿珍在裏頭聽得。搶步出來。見是如玉。起初放下笑臉。叫了一聲阿姐。說是我在這裏。如玉沒有理他。阿珍也就翻起臉來。說如玉不應上門尋事。如玉聞言大怒。逼着主人問阿珍爲甚在此。阿珍的姊姊阿金。在旁說道。你問我家珍妹。他已嫁了少安。難道叫他不要住在這裏。你有你的所在。說得好。我們是要好姊妹。不妨常來常往。說得不好。我們今天沒請你來。虧你有臉上門。爭漢子也不是這樣爭法。這幾句話。把個如玉。祇氣得手足如冰。一言不發。用力把主人的衣服一扯。想要扯他出去。那裏能扯得動他。却把一件簇簇新阿珍替他纔做好的灰鼠袍子。開袴裏撕了開來。主人此時大怒。把如玉儘力一推。跌下地去。頓時頭髮散了。高底脫了。扒起來要與阿珍拚命。阿珍豈肯讓。他又有阿金在旁幫助。兩個人如狼如虎的。索性把如玉千爛污萬爛污痛罵起來。如玉要趕上前去打他。一來有主人攔着。二來二人多是脚大力大。看起來不是對手。沒奈何。在客堂裏放聲大哭。祇吵得鄰舍人家多來相勸。直鬧到晚上九點多鐘。衆鄰勸他不要這樣。且等緩天回家再說。他纔勉強收了眼淚。擦下性子。散了個場。坐了我的車子回去。却把我狗血噴頭的罵了一頓。也算我真是梅氣。我主人却就從這一日起。不到昌壽里去。如今已四五天了。一直住在王家庫阿珍那邊。今天因想出來看戲。纔叫我修水月電燈。此刻天已不早。我要去了。緩刻見罷。車夫尙要問他門口的面南面北。他已如飛而去。不及再問。心中却喜打探得實在下落。急即報知子通。子通不聽猶可。聽得阿珍嫁了少安。頓時咬牙切齒的。火往上

街也是阿珍騙得子通太過分了。當下遂起了個勢不兩立的念頭。一頭聽車夫講話。一頭肚子裏盤算主意。等到車夫說完。問明了王家庫過去的路徑。打發車夫出外買物。自己開衣箱取出一枝防身手槍。乃是從廈門帶出來的。祇有一尺來長。納在衣管之中。一些看不出來。那槍子却有六響。俗名就叫做對面笑。少甫會把他做過燈虎。他將此物藏在袖中。看看天色已晚。喚了一部野雞車子。拉到王家庫停車。照着包車夫說的路徑。一步步走到小弄裏去。也是少安死期已至。少牧道怎麼說。潘少安這一下要死了麼。死得很好。子靖道。你聽我講。也是潘少安死期到了。恰巧坐着包車。遠遠而來。後面乃是阿珍的車子。一樣點着雨盞水月電燈。耀得人眼睛多睜不開來。不提防冤家路狹。恰被子通瞧見。真個是聾人相遇。分外眼明。子通想正要尋他。不道他自來送死。看一看這一條路。人影稀疏。並且又在租界以外。正好就此下手。以出心頭之氣。遂急將身閃在路旁。拿槍在手。拽起槍機。等到少安的車。擦身經過。覷准了他槍機一落。祇聽得拍的一聲。少安叫得一聲阿呀。一顆槍子。正打在太陽穴裏。頓時坐不住車。從車子撲下地來。車夫大驚。喊聲不好。連人帶車。也是一交。跌倒在地。後邊阿珍的車。剛剛趕到。不知爲了何事。阿珍正在車上動問。子通又是一槍。却是他命不該絕。打了個空。反被阿珍看見。有人放槍。極喊一聲。叫車夫停下車子。快去拿人。少安的車夫。也從地下扒了起來。一齊來拿子通。子通看見勢頭不好。歎了口氣。開鎗向自己便放。耳聽得鎗聲過處。路旁邊倒下了一個人來。阿珍與兩個車夫。祇嚇得魂不附體。大家不敢上前去瞧。還是少安的車夫。膽子大些。畧畧定一定神。向阿珍車上除下一盞車燈。先把手通子通。細一看。見喉嚨口中中了一鎗。血流滿地。人已死了。連喊數聲怪事。急忙照看少安。祇見左太陽打了挂圓大一個窟窿。也死在血泊之中。慌與阿珍說知。此時祇急得手足無措。漸漸的有路人經過。一人傳兩。兩人傳三。頓時哄動無數閒人。多來觀看。少不得要報官請驗。可憐他二人。一個家資百萬。一個也算得才貌雙



全。祇因爭一阿珍。竟弄得這般結局。那阿珍與車夫人等。當場就有地保前來。捉到衙門裏去候訊。顏如玉得了這個消息。正想報雪恨。認做屍妻。向官衙中動了一張狀子。那知少安本有正妻。槍斃之後。他的車夫。連夜發信到常州去找他出來。當官首告阿珍私通姦夫。謀害少安。又告如玉冒充屍妻。好個清如水。明如鏡的縣官。把此案審過一堂。提起筆來判道。訊得此案。阿珍未嫁。潘少安以前曾誣鄧子通。洋千元。聲言將嫁子通。不謂事機中變。無怪鄧子通含憤莫申。有狹路尋讎之事。今既屍時殞命。應無庸議。鄧子通遠住廈門。現無屍親來案。將來到案之日。應着具結領棺回葬。須知咎由自取。例無申雪之條。阿珍棄夫改嫁。水性楊花。並敢誑騙子通。以致釀成命案。實屬法無可恕。鞭背五百。監禁二年。遞解蘇州。不准再來上海。其姊阿金及車夫等。無辜開釋。潘少安既姘如玉於前。復占阿珍於後。置髮妻於不顧。其荒淫無度。已可概見。況據如玉與阿珍等供訴。俱屬不名一錢。人財兩得。生前奸詐。可想而知。姑念已死。弗究前愆。應由屍妻領棺完案。顏如玉本係青樓下賤。私姘少安。顯見因戀奸情熱而起。故能不費分文。今潘氏族人不認。無可位置。應發善堂。另行擇配。判畢。將一千人當堂發落。阿珍鞭了五百籐條。祇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現在關禁女監。須等滿期遞解。潘少安的妻子。已經領棺回去。聽得人說他在常州。因少安日久不回。早已私下姘了個人。大約少安既死。將來定要改嫁。這也是好色的報應。顏如玉發在善堂裏頭。聽說滿身生了毒瘡。不知是幾時起的。堂裏頭不許他住。稟明本官。送到醫院看治。據醫生說。毒氣攻心。恐難救藥。從前花枝一般的人。如今已變做一株楊梅樹了。那個人還要娶他。這正是惡妓下場。衆人聽他一口講完。多說這件事真有報應。少救更說如玉生瘡。豈不應了我要娶他時的重咒。看來罰咒也不是輕容易的。戲三道。像鄧子通那般的有錢的人。旁人看將起來。嫖妓是沒甚要緊的了。豈知也弄出這樣事來。看來世界上無錢之人。斷不可嫖。有錢的也不嫖。爲是子靖道。本來色字是巴上刀頭。不論

有錢無錢。總是不犯爲妙。衆人點頭稱是。幼安道。鄧子通潘少安的事情。已講過了。還有那賈逢辰之事。可快說與我們聽幾句兒。其時子靖正拿了一大杯酒。在那裏喝酒。急忙乾了一杯。將酒盃一放。拍手大快道。你們要聽那賈逢辰的事麼。講起來更覺得大快人心。幼安道。怎樣快心。子靖道。賈逢辰住在什麼地方。你們知道沒有。少甫道。逢辰與牧弟。最是要好。諒必知道。少甫道。我與他雖是要好些兒。他的住處。却從沒有告訴過人。莫說是我。連當初治之志和。刻刻聚在一處的人。也沒知道。祇有尙仁里花小蘭家的阿素曉得。子靖道。阿素今年還在尙仁里麼。他已經嫁了逢辰。把小蘭轉包別人。少甫道。阿素已嫁了賈逢辰麼。他二人本來很是要好。這幾天我因安哥喜事。久沒遇見逢辰。不知此事。子靖笑道。逢辰這人。近日我聽小蘭說起。他本是騙子出身。年輕時無所不爲。在別地方犯了許多案子。存不得身。逃到上海。算是改邪歸正。結識幾個有錢的人。當做朋友。却把吃用一切。都靠在幾個有錢的身上。但看鄭志和游治之等。那個不受他些累。并且有時還瞞着了人。做些翻臉。弄幾個錢。不上三年五載。手頭竟被他弄了好幾千銀子。起初住在垃圾橋北面。祇借得一個鋪場。所以不肯給人曉得。後來有了些錢。在虹口胡家橋過去的租界外頭。借了一間平房。却屋子裏沒有什麼東西。很不像個樣兒。故仍瞞着人家。祇有阿素一人知道。那是阿素因逢辰尚未娶過正妻。一心一意。想要嫁他。逢辰纔與他到家裏去過幾次。使他知道。真沒有人此事。幹得成功。阿素嘗真立定主意。今年正月初。把小蘭包了出。去。并將諸事料理清楚。於十六晚上過門。仍住在胡家橋那邊。這晚施礪仁。藍肖岑。計萬全等。多去賀他。女客是從前在會香里住過的王月儂。就是錢守愚錢家老叔踏過他仙人跳的。現在改名阿巧。在堂子裏做打底娘。還有個前節新清和坊花小桃家的寶珠姐。小妹姐。與公陽里小花巧玲家的阿秀。他們多是要好姊妹。齊去送禮。吃酒。豈知鬧到三更以後。忽然鬧出一樁天大禍來。因藍肖岑吃醉了酒。在房間裏使手划脚。偶不小心。

把樓子上點的一盞洋燈。潑下地去。奇巧不巧。燒在帳子上面。一霎時滿房是火。衆人撲救不及。連喊幾聲不好。大家冒煙突火而逃。逢辰此時。慌了手脚。奔到天井中去。取了一大桶水。想去澆滅這火。誰知洋油是不怕水的。澆上去。好如火上添油。祇把沒有洋油的地方。澆起一股黑煙。將逢辰雙目迷住。逢辰慌忙奔避。怎奈他心急足遠。一脚踏在澆濕的地板上面。一個滑。墜跌倒在地。旁邊的火。往他身上。一捲。燒着衣服。祇急得在地上亂滾亂滾。阿素看見。想去救他。又是一股黑煙捲起。近不得身。幼安道。逢辰這下。可曾燒死。子靖道。你聽我說。還有許多話在後頭。正是

當世莫言無現報。

爲人何苦壞天良。

畢竟不知這一場火。燒死逢辰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游冶之迷樓染毒疾

鄭志和深巷唱吳歌

話說李子靖在席上。講那賈逢辰娶了阿素。火燒之事。幼安問逢辰。可曾燒死。子靖說。此話甚長。聽我細講。逢辰跌在火中。阿素想去救他。奈被黑煙包住。不敢上去。祇得倒退數步。要想搶些東西逃命。怎奈何。是第一。天進門。地方不熟。又兼心上一急。沒了主意。祇在粧檯上。拿了一隻蠟臺。回轉身。奪路而逃。走至後披。那蠟臺上。燭還未滅。隨風一幌。倒下許多蠟油。滴在手上。阿素呼痛。拋棄不迭。巧巧拋在柴堆上。頭頃刻間。又燒着起來。此時。前房後房。一齊火發。祇燒得紅光燭天。鄰舍人家。見了。大家齊叫救火。多嚇得魄散魂飛。阿素一個光身體。開了後門。哭喊狂奔。後又擁了一大羣女人出來。乃是月仙、阿秀、小妹、姐、寶珠、姐等。也因無路可奔。多向後門逃命。此時。驚動了地方保甲。立刻鳴鑼報警。沸反盈天。少甫道。你且慢說我往日。聽得人講。北市火燒。是撞鐘的。外虹口。是一記。裏虹口。是兩記。大馬路。一帶。是三記。四馬路。一帶。是四記。法蘭西租界。是五記。新放公共租界。是六記。爲甚要地保。鳴起鑼來。子靖道。那是租界裏頭。逢

辰住的地方。因並不是租界了。纔要地保鳴鑼。那消片刻鐘時。早來了無數救火的人。太陽廟圓通庵的兩個巡防局員也都聞警到來。祇可惜洋龍不多。街上又沒有自來水。不比得租界上灌救便當。這一場火。直把賈逢辰燒得片瓦無存。連屍骨也都化為灰燼。又連累了隔壁一個鄉鄰。燒得一般無二。方纔火滅。煙消幼安道。這鄉鄰受了苦了。豈不是冤累好人。子靖笑道。你說那鄉鄰是好人麼。誰知不是別個。正是白湘吟拜的師務。著名賭棍花子龍。新從甯波搬了家眷出來。住在那裏。這幾天因臥病在牀。逢辰討娶阿素。沒去賀他。萬不料火燒起來。他在牀上邊。祇急得叫喊連連。眼看着火光逼至。一點東西拿不得。他祇由家裏人把他連牀連人扛了出去。算是逃了一條性命。却因病中受了驚恐。不到半夜工夫。就死掉了。祇落得寸草無存。由家眷到各處去募化棺木。草草入殮。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幼安道。原來隔壁乃是花子龍。這厮真個燒得他。皇天有眼。子靖道。你們還不曉得藍肖岑。施礪仁。計萬全。那班人。咧。肖岑潑翻火油燈。闖下大禍。看見撲不滅了。順手在粧檯上拿了一隻鏡箱。奪路而逃。施礪仁與刁深淵搶了一隻衣箱。奔出門去。扛他不動。恰好劉夢潘與安清兩個。在虹口賭錢回來。經過此地。深淵慌把衣箱交給二人。回身進去。再想搶第二隻。計萬全獨自一人。背了一隻衣箱出來。與深淵撞個滿懷。匆忙中絆了門檻。拍的一交。跌損脊骨。那箱子壓在深淵脚背之上。喊聲阿呀。立足不住。也是一交跌倒在地。劉夢潘等看見。想要奔上去。挽二人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火已冒穿屋頂。燒到門邊街上。哄動無數居鄰。多想進門救火。顧不得地上有人。一頓踐踏。祇踏得深淵口吐白沫。人事不知。萬全更是動彈不得。後被巡防局裏局勇到來。將他二人拿去見官。又見夢潘安清礪仁三個拿着衣箱。藍肖岑手持洋鏡。彼此形跡慌張。知道多是搶火之人。一并拿住。直到火滅之後。帶回巡局審問。審出肖岑起火搶物情由。安清夢潘深淵萬全等。乘火搶物是實。把一千人移縣究辦。肖岑判責三百板。枷號二個月。萬全等四人。每人責二

百板。枷號一月。因各人多是客民。期滿一概遞解回籍。不准再到上海。阿秀小妹姐。寶珠姐。與王月仙等。插戴去的許多首飾。有一半逃命時失在火場裏面。一半在火場上被人拔個乾淨。大家號啕大哭而歸。也算得是悻入悻出的小小報應。月仙更因萬全安清被官拿去。上海站脚不住。聽說回到蘇州蕩口去了。上船時身帶重病。不知他死活如何。你們想這天日近也不近。錢守愚道。計萬全王月仙等。也有今日。纔出我會香里心頭之氣。他們當初詐得好人。鳳鳴岐道。溫生甫不在上海。他若曉得小妹姐等失去了許多首飾。必定想到當初小桃死後。假意詐了他多少洋錢。說替小桃買棺成殮。那裏曉得祇弄了一口薄皮棺木。草草把小桃收殮。拋棄荒郊。幸虧金小寶等幾個名妓。在徐家匯相近做了一個花塚。纔把他屍骨掩埋。否則幾無葬身之地。如今失掉許多東西。算起來祇怕尙得不償失。熊聘飛道。阿秀不是與白湘吟做了聯黨。很發過幾個財麼。這一下雖不至送盡弄絕。也不免吃了大虧。想起來爲人在世。不論男女。何苦要暗算人家。到底決無好日子。靖道。那幾個女眷裏頭。要算阿秀失物最多。聽說有兩副金鐲。一隻珠花。兩隻金鋼鑽戒指。三隻嵌寶戒指。價值甚鉅。做娘姨的。掙到這許多飾物。真是不容易了。那曉得天不容他。致有此禍。衆人聞言。同聲稱是。錦衣問這一件事。不知志和治之兩人。可會曉得。如被他二人知道。也當大快胸懷。少收道。他二人與逢辰很要好的。有甚冤讐。却望他這般結果。錦衣道。你還不明白。逢辰算計他二人的意思麼。他二人自從媚香豔香逃去。金銀衣服。被捲一空。吃用一切靠的。多是把屋子裏東西變賣。逢辰若然稍有天良。人家到了這個時候。怎忍遠去賺他錢財。他却賣了一百塊錢。祇交得三十五十。真個是狗肺狼心。及至二人覷察。東西多已賣光。逢辰也不去了。偶在路上遇見。連招呼多沒招呼一聲。好像從前沒有認識。當時沒有瞧見一般。祇氣得二人手足如冰。深悔當日不應該結交這種朋友。那是他前幾天住在棧房裏頭。與我親口說的。你怎的還沒有清楚。少收此刻。方知逢辰這人。果

然不是好人。怪不得幼安等幾次苦勸。不要同淘。真是有些見識。今日沒有受他大累。尙是幼安等幾個益友的勸阻有方。不然。但看治之志和。豈不是個榜樣。不覺點頭悔悟。當下又問起治之志和二人。爲甚近來不見。安哥等給了他動身盤費。聽說尙還沒有動身。如今流落何方。你們可有知他下落的人。子靖道。這事我却沒有子細。錦衣道。治之志和的行藏。我還畧知一二。可以說與你們得知。真個是蕩子下場。很有些不堪回首。好得今天席上。並沒有那一輩人在座。我可暢說一番。幼安道。怎樣不堪回首。不妨細說來。也好使喜嫖的人。增些閱歷。提醒提醒於他。錦衣道。他二人自媚香豔香逃走以後。從新住在棧房裏頭。志和聽得老太太要到上海來尋。中途得病。就關住了。先時心中很急。故向朋友處借了盤費。要想趕緊回揚。順道在中途接母。那裏曉得。偏偏治之在棧害病。急切動不得身。遂把志和也耽關住了。那是安哥等都曉得的。後因治之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借來的幾個盤費。多用掉了。再要向人去借。一來人面高低。二來自己開不出口。看看長發棧開消很大。住一天要一天的錢。沒奈何搬到小客棧去。可以畧畧省些。豈知不撥時。治之的病。已是狼狽不堪。搬了個棧。那房屋異常潮濕。飲食又不甚精潔。這病更又增上幾分。志和替他請醫調治。醫生起初說是心病。靜養第一。後來身子被潮氣一蒸。引動滿身濕毒。發出一身楊梅瘡來。這瘡春間先曾發過。吃了黑心藥店裏輕粉升提的藥。硬霸住了。其實沒有斷根。以致忽又大發。弄得手上臉上。多是瘡類。漸漸的上及顛門。下至下體。棧房裏人。怕他傳染。不許他住。叫他到醫院去看。他又不肯。志和急得沒有法兒。祇得重借了個叫化客棧。搬進去住。治之終日終夜的。渾身難過。喉嚨裏燥痛異常。鼻子內又不時或痛或癢。看來像是俗語說的。要開天窗了。志和眼見他這般大病。心上如何過意得去。再要與他請醫調治。無奈手裏頭已沒有分文。雖然千方百計的。替他覓了許多草頭藥方。吃的吃。敷的敷。也沒效驗。真弄到個焦頭爛額。後虧有一個人說起。從前法蘭西大馬路上。有一

所中佛藥房。如今開到英界二馬路去了。那藥房裏有兩種藥。一種吃的。叫犀黃霜。一種敷的。叫萬應化毒丹。多是毒門聖藥。百發百靈。并且治好了。可以永無後患。志和問這兩味藥要多少錢。這人說犀黃霜每服英洋二元。化毒丹每服英洋一元。若照治之的病。乃是熱毒內陷。看來無須敷藥。還是服犀黃霜最穩最妙。志和聽了他的說話。好容易東借西湊。湊成兩塊洋錢。果到中佛藥房。買了服犀黃霜。回到棧內。查看仿單。見上寫着。每服五分。空心開水送下。專治楊梅結毒。遍體瘡癩。紅腫斑點。甚至周身潰爛。或毒氣內陷。筋骨四肢痠痛。步履艱難。或毒氣上攻。頭面口鼻。以致爛喉透頂一切。真與治之對症發藥。這一日因是半天了。不與他吃。等到明日一早。親自替他到老虎灶上。討了一杯開水。把藥如法服下。真覺得當下見功。那痛楚減了些兒。一連服了三次。毒勢竟已減去大半。骨節裏不潮痛了。喉嚨裏也覺滋潤。治之見此藥果靈。要想多喫幾服。把這病從此斷根。誰知志和辦到這三服的藥。那錢多是向人家求懇來的。已是筋疲力盡。再要買上幾服。那裏能再去求人。况且每日已喫用斷絕。棧房裏欠了好幾天房錢。飯錢。沒有付他。棧主人催討幾次。翻了面皮。要趕二人動身。十分凶惡。怎得敷衍過去。聽得治之尙要買藥。真個是難上加難。轉了無數念頭。被他轉出一個法來。他想自己出身富家。從小上學讀書。父母愛如珍寶。後來進了個學。從沒喫過些苦。如今在上海落魄。若要覓甚生意。那裏能喫人家的飯兒。若說筆下尙還來得。不妨寫寫扇子對聯。暫爲餬口之計。趕緊設法。回到揚州。爭奈上海是人才薈萃之地。能寫好字的人甚多。一時間不易出名。恐怕無人過問。還是想個容易求錢的法兒。好得自小喜歡絲竹。隨便你笙簫笛板。無一不精。琵琶胡琴。無般不熟。更能自己按譜製曲。上海甚於此道相宜。並喜熟人不。倒不如向僻靜些的所在。唱他幾支新曲。可以博幾個錢使用。治之買藥的錢。也不致無從設法。又想上海地方居人。雖說有雅有俗。究竟風雅的人不多。若唱典雅的曲文。祇怕不能動聽。還是把自己身歷的事。編

他幾支吳歌。隨口胡唱。必可哄動多人。說不定每天很可弄幾個錢。主意已定。當真編了許多山歌。帶了一隻胡琴。除了白天不便出去。一到晚上。便向各處小弄裏。揀動胡琴。沿門賣唱。果然引動許多聽客。聽完時。也有給他幾十個錢。一二角小洋錢的。有時有些住家女眷。聽他唱得甚好。叫到屋裏去唱。一角洋錢三支。或是兩角洋錢七支。起初祇唱吳歌。後來帶唱剪剪花。滿江紅。湘江浪。梳妝臺。劈破玉。九連環。四季相思。多多調。哈哈調。鮮花調。五更調等。長的一角洋錢一支。短的一角洋錢兩支。也有不喜聽此種小曲。喜聽他自製新歌的人。仍要點他吳歌。情願一角洋錢。祇唱一支。那吳歌果真唱得甚好。有人把他抄了幾個脚本出來。我這裏有人送了一本。現在身旁。你們可要瞧瞧。少敬道。如此說來。志和不是幾落在乞討之中。做了繡襦記裏的鄭元和了麼。錦衣道。怎麼不是。不過鄭元和遇了個李雅仙。志和沒有遇得。鄭元和已經入了卑田院去。志和尙不至身入卑田。兩樣些兒。少敬聽罷。甚替他慨然不樂。衆人也多太息不置。少甫要看他吳歌。向錦衣討取脚本。錦衣在身旁衣袋之內。取將出來。放在桌上。大家出席觀看。見一共鈔寫着五支吳歌。那第一支歌。名叫花間笑。這歌句是

上有呀天堂。下有上洋。上洋真是個好地方。暖晴實在真鬧忙。暖暖晴。暖晴實在好風光。長三呀。書房無其數。么二堂子野像樣。暖晴大家好去白相相。暖暖晴。暖晴大家要把場面裝。碰和呀。吃酒不算什麼事。叫局祇要得兩隻羊。暖晴大少喊得應天响。暖暖晴。暖晴曲子唱得鬧嚷嚷。趣呀真有趣。狂呀實在仔狂。借借乾鋪。倒說就想住夜廂。暖晴算起來真便當。暖暖晴。暖晴快活煞少年郎。從此呀鑽進迷魂陣。迷魂陣裏度時光。暖晴像煞子有話有商量。暖暖晴。暖晴勿想到後來恰收場。眼前呀。歡樂容易過。往後日子長更長。暖晴說什麼家花不比野花香。暖暖晴。暖晴勸人勿要忒荒唐。



衆人看完。多說這真是過來人的說話。有些意思。又看他第二支的歌名。是花間夢。那歌句道。

好一個上海城。好一個上海城。上海城裏的景緻。說也說不清。長三并么二。多少女堂名。

堂名裏的妓女呀。真是會逢迎。看見了那嫖客呀。個個多要好。說說的笑笑呀。活像是

真情。好一個大少爺。好一個大少爺。大少爺心裏。祇想去貪花。攀了一個相好呀。入個

繁華的夢。夢裏頭的作事呀。想想多是差。不該應醒不轉。不該應破了家。不該應聽信了

妓女的假說話。不該應碰和的吃酒呀亂如辣。不該應半夜的三更呀。還要發甚那。不該應

三朋的四友呀。日日亂噴噴。不該應賭賭銀錢呀。串頭繩兒打倒拿。不該應把好好的身體

呀。瘦得骨頭無一把。想起了那前情後果呀。禁不住珠淚雙雙兒下。爲什麼好人家的子弟

呀。要去愛風華。須知道嫖到床頭金盡呀。花不留人酒不賒。須知道嫖到床頭金盡呀。花

不留人酒不賒。

幼安道。這一支做得比第一支沈着多了。且看他以後甚樣。錦衣道。以後比這一支還要說得透切。你們

且看衆人因再瞧那第三支的花間恨道。

上海呀。碼頭鬧吵吵。不知多少美多嬌。暖哨看看真正好。嫖一嫖。暖哨弄得渾淘淘。長三

呀么二多好跑。相幫看見客人到。暖哨喉嚨喊聲高。娘姨見。暖哨叫聲某大少。信人呀眉

眼裝得俏。對子客人笑幾笑。暖哨魂靈勾掉了。說幾句。暖哨聲氣來得驟。打合吓請客擺

酒肴。寫好局票把局叫。暖哨叫子一大淘。好闊氣。暖哨全是恩相好。又又呀麻雀勿番淘。

十塊二四總算小。暖哨樂得解心焦。連一場。暖哨伶人肯叫饒。和酒呀。花頭做仔多多化。

信人此刻喜心苗。暖哨做着子大好老。留留哩。暖哨就此落相好。落了呀相好。信人就

放刁。煞死拿格竹槓敲。曖哨伸手樣樣要。做衣裳。曖哨還要兌珠寶。迷湯呀灌得實在好。

像煞子一世勿開交。曖哨情願同到老。嫁子條。曖哨福氣算奴高。大少呀聽得迷迭笑。

拆子家當把人討。曖哨身價真勿小。裝場面。曖哨還要坐花轎。討子吓進門。個個真會吵。

野馬格籠頭收勿牢。曖哨碰碰氣來淘。勿算數。曖哨還要望外跑。今朝呀看戲又明朝。

明朝馬車坐一泡。曖哨大菜吃個飽。用銅錢。曖哨實在真無料。弄到呀後來難下梢。拆子

爛污祇好逃。曖哨再尋尋勿到。出大門。曖哨從此勿來了。看他呀再向堂子裏跑。再做信

人真會梢。曖哨面皮能佻老。格種人。曖哨上海真勿少。奉勸吓世人回頭早。及早回頭休

要嫖。曖哨免把氣來討。想穿子。曖哨大家該懷惱。

少收等整節道。這一支歌。雖然句語粗俗。難爲他現身說法。說得甚是透澈。不過媚香豔香。尙沒有重墮

風塵。結末幾句。乃就大衆的妓女。落想罷了。錦衣道。媚香豔香。沒有出來。再做生意。聽說還是平載翁在

衙門。曾經寫信訪查的力量。不然。祇怕早出來了。難道他二人怕了志和治之不成。載三道。上海的妓女。

說起來。真是笑話。嫁嫁人。再出來做做生意。絕不爲奇。若在別處地方。祇怕就不能够了。錦衣道。像我們

廣東地方。怎容得他這樣胡鬧。鳴岐道。志和這一支吳歌。喚醒在上海堂子裏討小的人不少。不知他還

有第四第五支。怎樣用意。我們再下去。衆人點頭稱是。因又看他第四支的花間悔道。

花底優遊春復秋。看花飲酒幾時休。

鴨飛道。這不是支吳歌。換了支虞調了。錦衣道。正是虞調。底下結末那支。是五更調。載三道。虞調要些詞

頭。比不得吳歌。可以隨口亂唱。倒要看看他筆底究竟如何。我們做了將近一年的朋友。他筆墨却還沒

有見過。子靖道。看他起二句。甚是鬆秀。底下必有可觀。遂隨口念下去道。

怕祇怕。是酒闌花謝黃金盡。鈎起了花間無限愁。花面鵝兒多刻毒。花言妓女假溫柔。到如今。花枝般樣人何在。祇落得。空向花前淚暗流。說什麼。誓海盟山花下重。念什麼。花容月貌世難求。這多是。前生少了花間債。纔向花叢作浪遊。一見名花憐墮瀾。熱腸一片替花謀。萬不該。護花錯把鈴來繫。折取狂花結好逑。誰知道。偏是野花難供養。花飛不見恨悠悠。弄得我。到頭不盡花間悔。賣唱花街滿面羞。耗盡金銀花謝了。沒奈何。花天落魄把醜來丟。做了鄭元和高唱蓮花落。不敢貪花再上鉤。勸諸公花裏早回頭。子靖念完幼安道。一氣呵成。這開篇果然也還唱得過去。錦衣道開篇也祇平穩罷了。你們再聽五更調罷。我最佩服的是這一支。不但他替自己寫照。連治之少牧少安子通錢家老叔蘇采香等多在裏頭。少牧不信道。一支吳歌。如何寫得出這許多的人。錦衣道你瞧一瞧。就知道了。少牧等遂往下細細瞧去。見上寫着花間款三個字的曲名。那曲文道。

一更一點月正明。蕩子多情。呀呀得而喂。想娶小星。信人原是格騙人精。假應承。吃熱屁呀。尋煞開心。呀呀得而喂。到底勿成。

少牧看完。面上一紅道。志和爲甚做出這種歌來。嘲笑世上娶不成妓女的人。算他自己娶得成麼。幼安道。這種吳歌。很可醒世。並不是有心嘲你。我們往下看。因又瞧那第二更道。

二更二點月溶溶。蕩子爭風。呀呀得而喂。聲勢洶洶。大家拚把命來送。醋心重。姦近殺呀。鮮血流紅。呀呀得而喂。合算勿通。

戲三道。這真是說子通少安兩個了。不知第三更說的是誰。錦衣道。第三更說的錢家老叔與蘇采香。守恩跳起來道。他說我些什麼。我不識字。你們念給我聽可好。少牧含笑道。我來念與你聽。守恩當真側着

耳朶子細聽他念道。

三更三點月正高。

笑煞老老。

呀呀得而喂。

也想發騷。

走進堂子瞎和調。

學時髦。

真老變。

呀。家當勿保。

呀呀得而喂。

性命勿牢。

守愚聽罷。祇氣得他滿嘴黃鬚。一根根多豎了起來。連說放屁放屁。豈有此理。不許少收往下再念。少甫

笑道。往下沒有你了。你真發躁。守愚道。沒有我也就罷了。不然。我把這本山歌撕碎了他。看你們再笑什麼。衆人見他着實發怒。勸他不可生氣。走到天井裏看做影戲的搭場子去。始再瞧那第四第五更道。

四更四點月昏黃。

大少心慌。

呀呀得而喂。

生子毒瘡。

看看祇怕開天窗。

苦難當。

悔當初。

呀。忒俗荒唐。

呀呀得而喂。

爲俗發狂。

五更五點月沈西。

浪子孤棲。

吓吓得而喂。

討俗小妻。

討子逃走無情義。

真悔氣。

一捲光。

吓。拍拍身體。

吓吓得而喂。

着俗痴迷。

衆人從頭至尾看完。除了守愚之外。無不太息稱賞。就是少收此刻。也並不怪他。幼安道。志和照此樣兒。終非了局。我們不與他認識也罷。既然與他做了朋友。到了急難之中。怎能袖手旁觀。不替他想個法兒。使與治之早些回去。錦衣道。我聽見了二人落魄。也是這個主意。想替他們告一個幫。凡是與他素識的人。每人派他出十塊錢。怕不集成一百二百。够他二人回揚。幸喜二人昨日已經有了救星。今天差不多想已動身。我們倒可放下了心。少收問是那個前來搭救。錦衣言無數句。衆人齊稱這倒當真還好。正是。

方替故人悲失路。

忽聞遊子喜還家。

要知志和治之。遇見何人。得歸故土。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負心妓如是下場

貪歡渡這般結局

話說錦衣在席面上細講志和治之落魄情由。正要設法替他告幫。恰好來了救星。少收問是那個。錦衣道不是別人。乃是鄭老太太。他在中途臥病。一連發了好幾封信。不見志和前去接他。甚是詫異。後來病體好了些兒。見了志和一封回信。說在申江資斧乏絕。治之又在棧臥病。萬難動身。此皆當初不聽慈訓所致。悔之莫及。現悉大人來滬尋兒。途中感疾。兒之不孝。累及高堂。罪無可道。惟苦川資無着。又不能迅歸侍疾。最屬思之疾首。言之疚心。爲敢謹稟大人。務求給資若干。趕緊寄申。以便就道。勿再就留。此次回家之後。定當奮志讀書。勉圖上進。決不溺情聲色。暴棄自甘云云。老太太看畢之下。歎了口氣。說少年人血氣未定。一朝失足。也是有的。却不應該到這地步。頓時幾乎暈了過去。後來想到事已如此。氣惱也是無益。還不如仍舊尋到上海。遇見了他。逼着一同回揚。善言勸導。將來倘能敗子回頭。尙算是鄭門有幸。否則死也叫他死在揚州故土。豈可漂流異地。人家說起來。是鄭氏祖先造孽。纔出這不肖兒孫。在外現世。日後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得那鄭氏先靈。遂當時定下主意。扶病動身。好容易已到上海。祇道二人尙住在長發棧內。把行李起上棧去。直至棧裏的人。告訴他搬到小客棧內去了。始叫了部東洋車。趕到小客棧去。又說搬在鄭家木橋。叫化客棧裏頭。老太太祇氣得手足如冰。沒奈何。尋到叫化客棧。看見治之臥病在牀。面如金紙。骨似枯柴。肌膚裏却瘡斑隱現。顯見得是毒染楊梅。又看他睡的是一張板鋪。板鋪上邊。祇有一個枕頭。一條破洋布棉被。把半條墊做褥子。半條蓋做被頭。那白被單已變做醬油色了。上身穿一件破藍棉綢小袖緊身。鈕子已多脫落。下身一條破藍縐紗棉褲。褲襠裏已祇剩得滿褶敗絮。老太太傷心觸目。不由不流下淚來。問志和睡的是那一張鋪。此刻人到那裏去了。治之把手向隔肩一指。說這張就是。人到外頭去了。不久就要回來。老太太不看還罷。看了時。放聲大哭起來。見這一張鋪上。

一樣一條破被。一個枕頭。却多放着一盞烟燈。一支烟槍。一個牛筋鴉片烟盒。知是志和吃上洋煙。想到人生犯了嫖賭吃着四字。到得無錢的時候。尚可戒去。獨有洋烟。最是利害。惹你飯多沒吃。這東西偏是少他不得一些。志和吃上了烟。豈不是誤了一世。因此走至他的舖上一坐。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治之勸他休得悲傷。如今老太太既已到申。我們可以一同回去。從此大家改邪歸正。慢慢勸他戒烟。我自己也等病體一好。決計不再吃這苦楚。老太太帶淚答道。聽你說來。莫非也已上了癮麼。治之道是。老太太因是通家子姪。正要說他幾句。祇見志和回來。身上穿一件破藍洋布長衫。好久沒有洗了。弄得袖上裙上。油穢不堪。脚上穿一雙破外國襪。脚跟已露出肉來。一雙短梁京鞋。脚指頭露在外面。頭上戴一頂瓜皮小帽。那帽頂帽邊。多已被掉了。髮上邊的短髮。積有半寸多長。好久沒剃。長髮捲曲如亂絲一般。眼見得好久沒有梳了。手中拿着一支胡琴。幾角小洋。今日因山家園有個公館。那公館裏的姨太太。要聽曲子。隔夜叫他午後二三點鐘去唱。他纔白晝出門。不提防老太太已到上海。尋至棧中。見面時又悲又喜。老太太也顧不得在棧房裏頭。放聲大哭一場。哭得街上邊與棧裏的人。擠了一屋。志和羞慚無地。勸老太太收住了淚。講些別後事情。自己抱怨不該。這荒唐。叫老太太不可過於傷悲。如今趕緊動身回去。決不再做什麼不肖之事。老太太氣鬱極了。當場並不埋怨於他。祇問治之的病。到底怎樣。可能勉強起身下船。治之回說。病已十分裏好了五分。祇因沒有川資。故與志和流落在滬。老太太長歎數聲。喚志和叫棧房裏的老班進來。算清了帳。又拿出二三十塊錢來。給與志和。叫他上街買了幾件衣服。分給治之換過。當下搬出了叫化客棧。住到船上邊去。聽說到了明朝。志和尚還上岸一次。替治之買了中法藥房許多的藥。又買了好些中西藥房的戒煙梅花參片。方纔開船動身。如今差不多已到了家了。你們想二人到申的時候。怎樣風光。却弄得這般回去。若沒有鄭老太太到此。說不定還要漂流下去。豈不是

可怕得很。衆人齊齊的多說幸虧志和尙有老母在堂。不然與治之竟要弄到個不堪設想。鳴鼓更向少枚說道。祇因花柳場中。好好散場的人甚少。所以少甫大哥與安哥子靖大哥等。從前多要勸你早些回去。說得少枚鬼死狐悲。低頭不語。錦衣又道。志和治之的事情。我已告訴完了。還有一件新鮮事兒。可要說與你們聽聽。幼安道。尙有何事。錦衣道。我們今天沒叫局。少甫道。是錦衣道。今天沒有叫局。此事諒還一定不知。這新聞却就是久安里的巫楚雲。少枚忙接口道。楚雲怎樣。錦衣道。楚雲不是幾次三番說過要嫁你麼。少枚道。是。上一次這裏公分。叫他到來。他見安哥討了新人。還向我說了好些的話。前天晚上去過一次。他問我到底此事可成。要我一個了斷。我還沒有回他。如今有甚新聞。莫非出了些意外事麼。錦衣道。你猜有甚意外事情。子靖道。堂子裏的妓女。有甚好事。勸着客人要討客人。沒有定見。無非是香烟上吊詐死罷了。其實那裏肯死。錦衣道。香烟上吊。那是他們籠絡客人的常技。這一下。却並不是這個道兒。他口裏頭要嫁少枚。心裏頭早已有別人。昨天已經過了門了。少枚聽罷。頓時面上一青。立起來。走至錦衣身邊。問道。怎麼說他昨天已嫁了人麼。嫁的不知乃是那個。如何我一些沒有知道。錦衣道。嫁的人聽說姓周。他怎肯使你知道。少枚搖頭道。這話我看未必甚確。他客人裏沒有什麼姓周的人。那是我曉得的。錦衣道。牧老先生。你又來了。他當初暗地裏做着少安。你曉得麼。那姓周的。不是別人說起來。你也知他梗概。就是少安娶了如玉。與他同住在一所屋子裏。頭的周策六。少枚道。周策六是何等樣人。我雖然曉得有這個人。從沒會過面兒。楚雲處也不聽見他吃酒。和怎得做成此事。子靖道。周策六。是去年到上海的。聽說此人既無恒產。又無恒業。乃是一個滑頭光棍。楚雲真嫁了。他够他一生受用。錦衣道。楚雲與策六兩個。本來不認得的。祇因少安帶領着他。去過幾次。勾搭起來。豈知策六這人在滯驢鄧小開五個字中。佔了一個小字。一個開字。就是那品貌。雖比不上少安好看。也還說得過去。他曉得楚

雲近來生意還好。並不欠債。手裏頭已積了些私蓄。遂起意去勾騙於他。算計着人財兩得。見了他。百般獻媚。萬種取憐。果然楚雲着了道兒。初因尚有少安碍眼。況且又是心上的人。與策六不敢十分親熱。前天少安死了。策六去報了個信。講了少安無數壞話。說他不該討娶如玉阿珍兩個。若使我是少安。早應娶你回家。一雙兩好的白頭到老。豈非是美滿姻緣。何至弄到把性命送掉。多是他自己生着眼睛。沒有識人的過處。楚雲初聽得少安死了。頗有幾分悲痛他的意思。後聞策六這樣的說。反也怪起他來。把平日與少安要好的心思。頓時移到策六身上邊去。好像策六比了少安。性情和順。舉止溫柔。更是可取。這一夜遂留住了他。沒有回去。策六不知下了多少騙工。竟把楚雲迷惑住了一心一意。要想嫁他。覺得策六這人。比着少安有惜。又並不會娶過偏房。并且家裏頭的正妻。聽說已經死了。也沒留下一男一女。此種人嫁了他時。豈不像個花燭夫妻。將來可以白頭到老。遂當時立下主意。在枕上邊盟山誓海。說合定了。到了明日。與房間裏娘姨大姐相幫人等說知。房間裏人聽了。個個詫異。勸他這是終身大事。豈可如此造次。周策六是個生客。難保他說話不實。須得打聽打聽。再作計較。莫要嫁過去。有甚不快之處。懊悔嫌遲。雖然往後仍可出來。究竟不犯着落個涖浴的名氣。況且姓周的看他手頭。不很闊綽。你又不是欠了人家三千五千。不涖浴不能過去的人。要去看他什麼好處。凡事終須三思而行。豈知楚雲不聽。猶可聽了時。說他們何得藉阻從良。將衆人一頓臭罵。當時吩咐帶房間相幫。把門口邊的牌子收他下來。我嫁姓周的。已經嫁定。將來之事。與你們並沒相干。房間裏人沒有法兒。祇得聽着他。將牌子除下。就從這一日起。並不出外應局。少收道住了。這話乃是幾時的事。為甚十五那晚。我在這裏叫他的局。他在新房裏坐了好久纔去。錦衣道。周策六住在楚雲院中。正是十五晚上。不出局是十六起的。所以你還沒有清楚。少收道。十六飯後。他還差小大姐到我棧房裏來。說十八晚上要調頭到平安坊去。本家處缺少菜。



錢。問我要借一百塊錢。叫我自己送去。既然他不出局了。還要調什麼頭。我看這一件事。決定你纏錯話了。幼安道。他要問你借錢。你可會借給與他。調到平安坊去。可是去年說起的話。還是十六纔說。少牧道。調頭是去年就說起的。因與本家有些不睦。早在外頭尋覓房屋。平安坊却是十六纔定。這日我聽小大姐的話。晚間十點鐘時。親送一百塊洋錢過去。楚雲好好坐在房中。門口邊的牌子。果已除了下來。我會問他。爲甚今天牌子沒掛。難道打烊了麼。他說這塊牌風吹雨打。金漆壞了。現在調頭到新地方去。不像樣子。故在招牌店裏覆漆。等他漆好了。掛到新房子裏頭去。想起來錦翁這話。必定是因他除了牌子。人家造出來的謠言。莫去聽信於他。錦衣又道。十六晚上。你既然把洋錢送去。他可有甚口風。露與你聽。少牧道。他既並無此事。那有什麼口風。不過說今天明天。尚在這久安里內。後天倘然我去。要到平安坊了。沒有別的話兒。錦衣聽罷。因他說得咬釘嚼鐵。也覺有些狐疑起來。滿肚子沈吟。這又奇了。若照你的說話。楚雲真還沒有嫁人。難道我傳來之言。果然信他不得。不成子靖道。這事極易明白。你們有甚疑心。祇要問錦翁這話那裏來的。便可信得准他。錦衣道。我這話是棧裏邊茶房說的。茶房乃是楚雲的帶房間相幫。親口講給我聽。并說白白的跟了楚雲一場嫁人。時一個錢沒有尋得。楚雲嫁了這姓周的。聽得彷彿是個光棍。下半世儘够受用。子靖道。如此說來。這話真了。牧弟始終受了楚雲的騙。臨嫁還騙了你一百塊錢。這真是豈有此理。却爲甚偏偏還去信他。少牧尚不服道。大哥且慢說。我今天乃是十八。昨天不是十七了麼。說他當真嫁了第六。怎的昨天尚未過門。幼安道。你怎見得。少牧道。昨晚我沒有去。十二點鐘以後。又差一個小大姐來。向我借了一隻打黃金表。說自己的表壞了。法條。明天調頭進去。必得早些起身。睡在床上。恐防失曉。故要借去一用。明天叫我到平安坊新屋裏去取。這又何必。幼安開言。冷笑道。牧弟。你又送掉一隻金表。作一百塊洋錢上饒頭貨了。楚雲這一個人。負心到這樣兒。真覺欺人。

太甚。少牧還要替他辯時。戟三見他與繡衣各執一詞。想出一個法來。令少牧寫張局票。始到平安坊去叫局。且看可有楚雲。若是沒有。一定嫁了。可叫那叫局的。回至久安里。喚醒楚雲的阿娥姐。到這裏來。問他一個皂白分明。有何不可。少牧大喜。果然立刻寫了一張局票。叫自己的包車夫趕緊去叫。席上邊仍與衆人爭說。諒無其事。幾乎說得口燥舌乾。約有二刻多鐘時候。包車夫拿了局票回來。說平安坊並沒有楚雲。聞得已於今日兩點鐘時。在久安里嫁人。現喚阿娥姐一同到來。有話請問。少牧聽畢。這一氣真氣得手足如冰。臉上邊紅一回白一回。青一回紫一回的。頓時轉了無數顏色。口裏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時阿娥姐已走至筵前。叫了一聲二少。少牧一把扯住了他。好如見了親人一般。慌忙問道。你家先生幹些甚事。你快說來。阿娥姐道。二少你莫生氣。且聽我說這件事。我家先生在你二少面上。真是千萬講不過去。我們房間裏人。那個沒有說起二少待我家先生。算是十分十二分了。我家先生待你。誰知他這樣心腸。怪不得你今天着惱。少牧道。閒話休提。我問他嫁的可是姓周。住在新馬路昌壽里內。阿娥姐道。怎麼不是。少牧道。此事怎樣成功。你們難道沒些消息。絕不給我一些風兒。阿娥姐道。這事乃是三天裏幹成功的。也是他二人前世裏怎孽緣。我們初時真沒知道。怎能給信與你。少牧道。昨天晚上。小大姐來誑取金表。怎說你們不知。阿娥姐道。小大姐回來講起。當時本想向你說的。說明了。恐你不肯給他。消不得差。故沒提起。也是做大姐的難處。少牧道。姓周的他出了多少身價。多少下脚。你們都想得飽飽的了。阿娥把嘴巴一抿道。我們尋他一個錢麼。楚雲贖身之後。身體是自己的了。這回嫁姓周的。連身價也不叫他拿出錢來。還想什麼下脚。我看那姓周的。全本是個滑頭樣兒。不消三兩個月。楚雲一定還要出來。嫁了他決不了局。二少你莫着惱。冷着眼睛看罷。少牧歎了一口氣道。嫁了人。出來也罷。不出來也罷。與我什麼相干。阿娥姐道。二少你要照應先生。上海地面上很多。像你二少這樣有情有義的客人。除了

沒良心的楚雲。那個不願做你。包在我的身上。緩兩天替你好好做個媒人。還有個對意的人。比楚雲終得有些意思。少牧默然不答。幼安少甫等。聽楚雲言。真已嫁了人。正是少牧割斷情絲。可以回頭益省之日。莫被阿娥姐再去引出別人。又要惹動是非。因叫他到樓上新房去坐。阿娥姐道。事已說明。我因楚雲嫁人。現在沒事。另想尋個先生跟他。今天姊妹們說起。有個蘇州新到的人。約在晚間十點鐘後。到小房子去看他。沒有工夫。我要去了。且看這先生若好。緩天我到棧裏請二少去照應照應。豈不甚好。說完。並與少牧咬耳朵講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兒。又說聲各位大小。慢慢用酒。別過衆人自去。衆人此時多說楚雲與如玉一樣無情。少牧白白的做他二人一場。想起來風月場中。真個是恩愛多虛。味同嚼蠟。少牧無精打采。不發一言。衆人猜不出他心中轉些什麼念頭。忽車夫來報錢家太太來了。要尋錢老爺說話。守愚聽說嚴氏到此。心上邊吃了一驚。忙問現在那裏。車夫說在門口東洋車上。沒有下來。幼安道。何不請他樓上去坐。車夫道。他說裏頭有客不便。要請錢老爺出去。幼安道。那有此理。遂與守愚一同走到大門口去。少牧正在氣悶。也跟着二人出來。果見門口停着那東洋車。車中坐着嚴氏。板起了那張紫臉。像要與守愚尋事。又看那拉車子的。見門裏邊走出三個人來。一眼瞧見。急把臉兒回了過去。又將左手擋住車檯。右手起衣袖把臉面遮了。好像恨地下沒有一個洞。頓時鑽了下去的光景。幼安最是細心。看見了甚是疑他。祇因急要與嚴氏答話。不便細看。說錢老伯母黑夜到此。請到裏面說話。樓上並無客人。少牧也叫了一聲。請他下車。守愚哭喪着臉。不敢發語。嚴氏見幼安少牧出來。又聽得樓上沒人。分付車夫把車停好。走下車來。在身旁摸出三四十個大錢給他。那車夫伸手接錢。露出面來。幼安在車燈下子細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這車夫不是別人。好似少霞。看他接了錢數也不數。拉着車子要跑。忍不住冒叫一聲。看他怎樣。遂說拉車的你慢些兒走。我還有話問你。那車夫頭也不回。如飛竟去。幼安料定必

是少霞不信他落魄得這樣的快。今天不見也罷。見了須得賙濟他些。以盡當初朋友之情。因喚自己車夫追他回來。祇說尙有一個客人叫他車子。車夫答應。果把他追將轉來。幼安先陪嚴氏上樓坐下。請守愚也到樓上。好等他夫妻敘話。自己與少牧重至門口邊來。問他方纔看見拉車子的是什麼人。你可認識。少牧也說彷彿少霞。不過沒有清楚。幼安點點頭兒。二人走出大門。幼安先叫一聲少牧也。叫了聲少霞兄。那拉車的看見機關已露。沒奈何。硬着頭皮應聲謝杜二位。我屢少霞早知今日。深悔當初。有甚顏面見人。二位還來睬我。幼安道。少翁休得如此。自古說。秦極否來。否極泰來。這也是人生常事。你可把車子拉進門來。畧坐坐兒。我與你有話談談。少霞躊躇道。此處是什麼所在。進來便麼。少牧道。這裏是安哥新借的房屋。坐坐何妨。少霞道。原來幼翁如今住在此地。裏邊可有寶眷。今天燈燭輝煌的。有甚事情。少牧把幼安討要天香。衆人公賀的話。略述一遍。少霞聽了。不肯進去。說裏面人多。有何面目。幼安道。無非是子靖載三等幾個知己。你俱個個認得。並沒外人。且進去。見了他們。我有一個道理在此。少霞尙還猶豫未決。幼安叫自己車夫。替他把車子拉進門來。又脫去了車夫號衣。放下燈籠。幼安在前。少牧在後。硬挽進門。走到客堂裏頭。席上衆人看見。大家多呆了一呆。正是

尙有人情憐故舊。

莫言世態盡炎涼。

要知少霞到得席間。幼安怎樣賙卹於他。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九回

謝幼安當筵解夢

杜少牧孽海回頭

話說幼安少牧。挽着屠少霞。走至席間。衆人一見彼此驚呆。想起少霞昔日豪情。沒一個不歎歎太息。爭問爲甚潦倒到這般地步。少霞說。這多是浪費銀錢的現報。前時吃花酒。一夜裏三棹五棹。吃到後來。簌多不下。如今弄得每日裏一碗半碗。尙是難謀。前時四季裏穿的衣服。祇要式樣不時。立刻喚成衣重做。

如今弄得衣衫襤褸。鞋襪不完。前時初吃洋烟。廣成信廣恒信的。祇要烟好。不惜價昂。如今弄得吞些土皮。也算已經過癮。前時每日裏坐馬車坐包車的到處遊行。尙嫌沒有頑耍所在。如今弄得自己替人拉着車子。晝夜奔跑。前時呼奴使婢的何等威風。如今弄得被人家呼來喝去的何等氣惱。想起來。最錯的是不該聽信阿珍。慳慳要他進門。遂弄得個宅亂家翻。到如今財兩失。雖然城裏頭有幾個好友。幾家至親。爭奈我發狂的時候。與他們多已疎了。此時落魄依人。不要說人面高低。就是我自己。也羞見江東父老。沒奈何。纔靠着筋骨度活。每天裏掙得一百八十個錢。藉此養家餬口。却白天裏怕人瞧見。不敢出門。必到上燈後。方向車窩裏拉了車子出來。沿路上攪些車客。又因烟體羸弱。遠路走不甚動。祇在英法兩界上車來車去。最遠的無非虹口左近走一次。却吃力萬分。今天在英大馬路。遇見一個婦人。叫了我的車子。說要到這裏來。我不曉得安哥住在此地。纔把他拉着到此。却被瞧見。真使我置身無地。這是那裏說起。衆人聽他講完。問他可曾吃過夜飯。不妨這裏隨意用些。少霞自覺無顏。那裏肯吃。站在席邊。連坐也不肯坐。下衆人看着。過意不去。勉強叫他坐了。吩咐添上一副杯筷。定要少霞同喫。說我們既然做過朋友。說甚貧富二字。若有嫌貧重富之心。幼安少敬兩個。也不把你拉進來了。今天在此吃了夜飯。不要再出去拉甚車子。大家替你想個法兒。使你必得稍可度日。莫要去操這賤業。將來終身不得出頭。少霞歎口氣道。朋友能這樣照應。真是感深肺腑。但恨我少霞自幼驕奢。俗語說的文難測字。武難賣拳。除了拉車。如何活命。雖承諸位美意。怕的是想不出甚度日法兒。幼安道。大丈夫生在世上。那有不能度日的人。何況你年紀尙輕。雖然吸上了幾口洋烟。究竟精力尙還強壯。我想你第一須把洋烟戒去。這東西最是害人。癮來時筋骨痠軟。涕淚交加。隨你什麼事情。多難幹得。果能痛把洋烟戒去。莫說拉車賤業。不必去做。就是小本經紀。我看也不是你做的事。

最好尋個親友。有甚行家店口。謀個噉飯地方。或是管管帳目。或是寫寫信札。這兩件事。諒必你還來得。少霞道。管帳我不會算盤。學起來豈不費事。還是寫寫信札。生意場中的筆墨。本來不甚講究。還可勉強將就。祇恨那一個人肯來薦我。幼安道。不是這樣說的。做人總在自己做起。你從前是個少爺。萬不想吃人家飯。那個來薦你生意。此刻你落了魄了。祇要改邪歸正。從此不嫖不賭。不吃洋烟。托人家薦薦事情。人家焉有不肯之理。包你一兩個月之後。必定有個吃飯地方。須知道你是上海土著。親友多在上海。怕沒個提你的人。比不得志和治之。遠在揚州。舉目無親的。幾幾乎落在乞討之中。不是老太太收領回去。將來竟要沒有結局。你想是也不是。少霞道。安哥講的說話。果也不錯。但我目今家無鼠耗之糧。就算我找尋事業。除戒洋烟。這也不是三天兩天的事。却叫我怎樣枵腹過日。并且家裏頭。還有妻子待哺。說也慚愧。幼安道。這也不妨。我今天請你進來。原要替你想個法兒。自然給你些錢。好待你安心謀業。少霞聞言立起身來。深深一揖道。倘能如此。不但我屠少霞沒齒不忘。就是故世先靈。合家大小。也多感德不淺。將來不使我終身窮餓。多是安哥與諸位所賜。也不枉我交友一場。尚有幾個雪中送炭的人。說罷。止不住流下淚來。合席也多代為悽愴。少霞問幼安如何彌濟於他。幼安說贈他三十塊錢。另外給他幾塊錢。買林文忠公加味戒烟丸。等他戒烟。此丸最是王道。不比別的藥味。恐有烟灰馬非。棄不甚住。少霞道。安哥給他三十多塊。我與他交情較深。分應多些。送他五十塊錢可好。幼安道。救人本須救徹。自然愈多愈妙。二人商議定妥。幼安到樓上去取下八十六塊錢來。雙手交與少霞。說三十塊錢是自己的。五十塊是少霞的。另外六塊交他買戒烟丸。趕緊明天為始。立志戒烟。往後必有好日。少霞謝了又謝。收入懷中。眾人見幼安少霞如此。每人也願送他十塊洋錢。除了守愚不在席上。一共是錦衣、子靖、少甫、戟三、鳴岐、聘飛、秀夫、七人。合成七十塊錢。有幾個沒有帶得。暫央幼安墊給。明日送來。錦衣與少霞的交情。因與少霞

不相上下。另外又添送了三十兩銀子鈔票。少霞不勝歡喜。約畧喫些酒菜。起身告辭。少枚尙要留他看了影戲回去。少霞說一來沒有心緒。二來坐在席間。雖承衆人并不見異。自己覺得不像樣兒。一定要走。衆人不再強留。送他出門。少霞因要把車子交班。意欲拉他回去。幼安不許。分付自己車夫。替他把車子拉了。少霞拿了號衣竹帽。跟到車行裏去。交過了班。從此不再幹這事兒。把幼安等給的洋錢銀子。存在一個店鋪裏頭。生些子金。將就度日。自己果真戒斷了烟。尋個親戚薦就。薦在存洋錢的店裏寫信。拿他五塊洋錢一月辛工。混了一年有餘。漸漸的災退福臨。做些小貨生意。居然積起錢來。到後雖不能復還舊業。也還不失了個小康之家。可知人貴改過自新。不怕回頭已晚。也虧了幼安等幾個朋友。不然。那得出頭日子。愈見得交友不可不慎。我今結過不提。再說謝幼安的車夫。把車子替少霞拉至車行回來。交代過了。其時酒已半酣。自鳴鐘已敲十點。做影戲的。問可要開演。幼安說。就此開演甚好。遂叫車夫把燈燭息滅。撤去殘筵。又在布幃上面噴濕了水。演戲的把電光運動。照耀得滿室生明。在布幃裏一套一套的搬演起來。起初幾套影片。多是些外國景緻。後來有幾套打仗片子。真個是礮火連天。看時令人心驚目炫。幼安等個個贊好。又有一張跑馬片子。馬蹄得得。彷彿有聲。一張救火片子。火光熊熊。宛然在目。一張海水中西人洗浴片子。那大水奔騰之勢。恍如身歷其境。一般衆人更拍手叫絕。末後有兩張簇新鮮上海堂子裏的影片。一張乃是擺酒。一張乃是碰和。一樣檯拳叫局。抹牌數籌。娘姨裝烟。相幫上菜。惟妙惟肖。幼安看了點頭說道。這真是電光石火。瞬息即逝。看了這兩套影片。大可喚醒孽海癡迷。少甫道。本來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你說他石火電光。比評得真是不錯。幼安聞言。忽猛悟道。少甫大哥。不是說浮生若夢麼。你不說這夢字也罷。說起時。我想到去年正月十五夜。在家得的那夢。真覺得如響斯應。我與牧弟已做了一年夢裏之人。不知牧弟如今。這夢醒了沒有。少甫道。是何夢兆。可能說與大衆一聽。幼安道。

此夢非常奇應。今夜正合說知。遂把去年元宵夜如何酒醉入夢。那夢裏頭看見少牧。走到一條又暗又昏的斜路裏去。一時喚他不出。自己立在路旁。忽見有桂花一枝。折取在懷。後見那條路上。出來了無數的人。大半多是衣衫襤褸。面目枯槁。身體羸瘠。神志昏迷。少牧頓時發起慌來。拿了把劍。當心就刺。放出靈光。衆人一見。祇照得幽徑通明。一驚而醒的話。子細述了一番。又說那條又昏又暗的斜路。豈非應着少牧跑到堂子裏去。身入狎斜。喚不出來。折取桂花一枝。豈非應着討了桂天香進門。斜路上出來無數愁眉淚眼之人。豈非應在少霞景桓志和治之營之伯度時行等諸人身上。不是破家便是失業。不是患病幾死。便是落魄不堪。那些人還有甚麼樂趣。不過牧弟拔出劍來。當心就刺這節。尙還沒應。若使依夢詳解。劍是一把慧劍。牧弟真能慧劍一揮。自然情魔立斬。那得不幽徑生明。你們諸位剖解起來。不知可是這樣解法。那夢不圖這等靈驗。牧弟。莫怪我當初再三不敢與你到申。如今你還記得起麼。少牧聞言點頭不語。衆人多說這夢果然奇驗。並勸少牧及早收心。但看楚雲如玉兩人。那般情義。堂子裏有甚頑頭。還是趕緊運動慧劍。斬斷情魔的好。少牧自從阿娥姐來至席上。說明楚雲已嫁策六。心中早有八九分悔意。又聞鄭志和游冶之。并眼見屠少霞落魄至此。更有些冤死狐悲。物傷其類。想到從前花天酒地一般的何等風光。此刻弄得這樣下場。自己若不是得了一條呂宋彩票。祇怕五六月裏到今。也已不堪回首。真令人大可寒心。此時更聽幼安解夢。衆人勸他。到底少牧是個狠有夙慧的人。比不得真正破家子弟。濫嫖濫賭。濫吃濫穿的。直要除死方休。頓時不覺回轉心來。正要與衆人說話。那影戲已經演完。收了布幔。客堂裏重新點上燈燭。滿室光明。秀甫送過戲錢。演影戲的收拾電燈影片等物。告辭自去。少牧見無暇講話。沒有說得。後來樓上邊新來娘姨。下來說道。錢家太太要請杜大少爺。杜二少爺。並自己少爺。樓上去坐。有話商議。衆人知道。是要他們勸守愚返蘇。向錦衣等告一個便。錦衣等見幼安三人有事。



紛紛起身辭別。幼安也不再留。送了各人出去。始與少甫弟兄上樓。見嚴氏坐在新房隔壁一間套房裏。頭天香陪着守愚却在樓梯口走來走去。並沒坐定。幼安問天香爲甚不請錢家太太裏房去坐。天香道。他因心中不快。不願進去。故在這裏。少敏道。怎的不快。新來娘姨微微一笑。低聲答道。二少爺你沒瞧錢家太太臉上邊麼。青一塊紫一塊的。不知爲了甚事。况且他自從上得樓來。與錢老爺祇說了一句。停回我一定要與你拚命的話。別的話一句沒有。我們不便問他。知他因甚生氣。少敏聽罷。向嚴氏在洋燈下細細一看。果見左額上起了一個緋紅的栗塊。右額下起了一條青影。鼻子上隱隱的尙有血跡未乾。身上邊穿的衣服。胸口一排鈕扣。脫去線腳甚多。一條半舊黑毛綢裙。那下裾像是碎了。再看他頭上邊戴着一隻海螺兜兒。那毛片弄得一根根倒豎起來。兩太陽做的鬚髮。左面的散了開去。右面的拖了下來。梳的頭更不必說。蓬鬆得不像樣兒。若照他這副形狀。一定是與什麼人曾在那裏打過一次。却因守愚一直坐在席上。不知是與那一個人相打。心中好生不解。少甫幼安看了。也覺甚是疑心。嚴氏見衆人上樓。不等動問。先與幼安說道。謝大少爺。今天我在你公館裏頭。論理驚吵不安。但我有幾句話。萬萬不能不說。故請衆位上來。我們老夫妻。是鄉下出身。瞞不過的。自小耕田種地。熬了多少辛苦。纔能够買了幾百畝田。造了一所住屋。多了幾個現錢。這是不容易的。如今大家多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不要說兒女成行。孫兒女也七八歲了。可算得是個有福氣人。難道在家享福不好。偏是照了什麼星宿。今年要到上海來頑。他本是一錢不使的人。不知一到上海。爲甚就手闊起來。帶出來一百塊洋錢。不上一兩個月。用得精打麼光。這也罷了。寫信來。再要錢用。我想不給與他。看他怎樣。多是我兒子不好。私下又不知寄了多少錢來。弄得他六神無主。鬧出會香里胡家橋。性命交關的許多事情。我在木瀆得信。心上怎放得下。幾次叫人寫信勸他。他却回信多沒有一封。連過年也沒轉來。是我發了急了。沒奈何親自趕到上海。無非

要叫他回去。安分度日。誰知他老變得不像樣了。辦了什麼一個蔡仙。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定要討他回去。你們三位大少爺。想想這種爛污貨。豈是我鄉下人家討得的麼。是我得了這個消息。今天尋到蔡仙花烟館裏。心想訴說一番。叫他休得錯了念頭。定要嫁他。那知蔡仙這爛污貨。狠不講禮。一口咬定。沒有什麼姓錢的客人。又說我不識羞恥。管漢子要在家裏頭管。爲甚放他跑了出來。還有什麼面孔尋他。那時我氣惱起來。也畧畧的還罵幾句。這爛污貨竟說我無故罵他。要與我併個死活。說房間裏現在空着。那裏有甚姓錢的人。從來說捉姦捉雙。叫我房裏尋去。尋得着我打罵。尋不着休想過去。我就嘔着氣跑到房裏去尋。豈知守愚正在此地。房裏邊空空如也。那爛污貨翻轉面孔。竟被他將我一把扭住。少牧道。你怎樣曉得蔡仙住處。莫要尋錯了人。他纔這般發惡。不然。那敢怎樣。嚴氏道。蔡僊現在不住。在盆湯弄橋下塊的那條街上麼。門口邊掛着一盞玻璃小燈。進門去祇有一幢房屋。他臥房做在樓上。靠街房裏邊一隻盤脚榻。一張杉木棹子。兩隻凳子。別的沒有什麼東西。那爛污貨是個矮胖身材。一雙大脚。若不是裝着高底。看起來比我還大。面孔是焦黃的。一個鷹爪鼻子。又大又尖。兩隻老蟲眼睛。骨溜溜的甚是難看。一張嘴是扁闊的。吃起燙麵餃來。可以橫放進去。兩隻耳朵。是有些招的。面頰上隱隱生着多少雀斑。東一點西一點。好像灰菱白一般。却把些粉來塗着。塗得像了隻活猴屁股。二少爺。你們這人諒來見過。便知我尋得是也不是。少牧聽他說得不錯。點頭不答。少甫道。蔡僊住在盆湯弄橋。祇有錢家老叔自己曉得。我們並不知道。你却怎的這般清楚。嚴氏道。我起初問過謝大少爺。謝大少爺沒對我說。後在旅安棧裏問出來的信息。守愚聞言大怒道。棧裏頭是那一個人對你說的。嚴氏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棧裏頭是帳房先生與我說的。你待怎樣。守愚氣得黃鬚直豎道。帳房先生。干他鳥事。要他送信。我回去看他可得安逸。嚴氏道。不怪自己發昏。却怪別人通信。虧你一把年紀。說得出來。守愚始啣嚙。

着嘴。不再作聲。幼安又問嚴氏被蓉僊扭住甚樣。嚴氏道。我被他一把握。好像動手要打。遂存了一個先下手爲強的念頭。起右手先向這爛污貨一掌。正打在左頰上面。誰知那爛污貨挨了一下。喊聲有人在此打人。頓時樓下邊男男女女。闖上無數人來。把我拉拉扯扯的。拖下樓去。你也是一拳。我也一脚的。要來打我。這時我發了極了。祇得大喊救命。街上邊驚動了四鄰八舍。來往行人。多來勸解。那爛污貨更喚了一個巡捕到來。說我無故吵鬧。要把我拉到捕房裏去。幸虧這巡捕甚是公道。被我一五一十。細訴一番。他纔不管這事。不過說租界上的章程。吵鬧是犯禁的。大家不許再鬧。有事好到當官去告。叫我快快走開。莫再生事。我始跑到大馬路上。叫了部東洋車。拉到這裏。衆位不瞧我額上臉上。受了傷麼。我與守愚夫妻一場。今天這事。問問他怎樣對得住我。須得與我一個了斷。纔是衆人聽他說完。方知嚴氏吃了蓉僊的虧。人人眼望守愚。看他如何說話。好勸他夫妻和睦。一同回鄉。豈知守愚言無數句。拉着嚴氏往外便走。一場大鬧。不是衆人跟着他夫婦往勸。嚴氏幾乎又吃大虧。斷送了一條老命。正是

祇爲癡心憐野鷺。

遂教錯意怪家鷄。

要知守愚怎樣與錢氏厮鬧。衆人怎樣相勸回蘇。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揮慧劍不作狎邪遊

著奇文歸結繁華夢

話說嚴氏在蓉仙的花烟間內。吃了場虧。尋至幼安公館裏頭。等席面上客人散了。邀請幼安少甫少敏三人上樓。一一說知。要守愚給他一個了斷。幼安等自視守愚。看他如何回說。守愚聽嚴氏說完。開口答道。如今你講完了麼。這裏是謝大少爺的公館。我與你不便說話。那有甚麼了斷給你。有話同到旅安棧去再說。嚴氏道。我也曉得在謝大少爺的公館內。驚吵不安。不過這樁事。我氣不舒服。說與謝大少爺合。杜家二位少爺得知。也好使他們評個曲直。守愚道。就算我是曲的。你便把我甚樣。要討蓉仙是討定了。

我因近來年紀漸大。沒人服伺。討他回去。要他做個貼身服伺的人。難道你一定不許不成。嚴氏道。既然你自己曉得年紀大了。還要討什麼人。若說沒人服伺。我與你三十多年夫妻。那件沒有服伺過你。虧你說得出來。守愚聽了。火冒道。你服伺我。可知不中我的意見。嚴氏尙要再說。被幼安叫天香勸了開去。估量着二人這場氣惱。不是在這裏三言兩語說得下的。并防回棧去。還有什麼意外之事。因與少甫弟兄說知。大家送他夫妻回棧。二人異口同聲的答道。這事必須如此纔好。否則一同出來的人。倘有三長兩短。怎對得住。皆因婦人家聽見討小氣量淺薄的人居多。嚴氏與守愚又是鄉下夫妻。向來一步不離的。甚是要好。如今忽然老變。要娶蓉仙。若然一個沈迷不醒。一個堅執不從。怎保不鬧些話柄出來。少甫因先分付自己車夫點燈。又叫他替大少爺喚了一部野鷄車子。幼安也叫車夫把燈點好。替守愚夫婦叫了兩部東洋車。到門口歇下。上樓與守愚說知。請他夫妻回棧。說並不是憎嫌你們。祇因夜分深了。不如早些回去的好。嚴氏尙有些不願動身。怕的是到了棧裏。祇有守愚一人與他講不出甚理性。幼安覺察。令天香告知嚴氏。有人送他同去。他纔感激萬分。別過天香。起身下樓。天香親自送他下去。守愚已由少甫陪着。先自出門登車。天香令新來娘姨。服伺嚴氏上了車子。方纔回身進內。幼安等見二人已去。紛紛跳上車子。跟着便走。到滿庭芳旅安客棧門前下車。守愚夫婦進去。幼安三人也跟着進門。守愚初時並不知道。直至三人入內。方曉得送着同來。心中又是不安。又是着惱。不安的是三更半夜。攪得人不得安眠。着惱的是回到棧中。本想給嚴氏一個下馬威兒。要他答應討娶蓉仙。如今有人同來。不便發作。心中好不納悶。幼安最是心細。見守愚的面色不對。暗囑少甫少牧。須要留神。守愚進得棧房。先問棧裏那一個多嘴的人。告訴蓉仙住處。累我們夫婦不和。把這人罵得狗血噴頭。不肯住口。幸虧這人。奇巧家中有事。打了烱跑回去了。這一夜沒住在棧。故任守愚怎樣痛罵。沒有人回他一聲。守愚罵夠多時。幼安等一

再勸他不可這樣。此時守愚罵得火發。顧不得幼安衆人在前。索性把嚴氏大罵起來。說道：婦人家不在鄉間度日。來到上海怎的。世上有錢的人。那個沒有三妻四妾。我姓錢的。要討個人。那個能阻擋得來。你休錯了念頭。要想在我面上撒潑。嚴氏聞言。也大怒道：我與你數十年的夫婦。從來沒有這樣反目。怎麼爲了那爛污貨。與我這等事。我老實對你說罷。若然我活在世上。休想把蓉仙娶他進門。守愚道：娶了你待怎樣。嚴氏道：祇要你有這膽量。我瞧着你守愚跳起來道：你認我沒這胆麼。這回我偏給你一個好瞧。嚴氏道：你當真娶得成他。我決不再在世上做人。守愚冷笑道：不做人。你做鬼麼。嚴氏大哭道：我做了鬼。你可快活。我白白的與你生男育女一場。你竟說得出這一句話。分明是多嫌着我。本來我還要活着做甚。倒不如今天把這老命拚了。等我閉了眼睛。可憑你自由自在。我也落得一個乾淨。說罷。立起身一個拳頭。向着守愚當胸撞去。幼安看見大驚。因他雖已年老。究竟是婦女。不使用手去拖。急喊少甫弟兄。快把守愚勸開。少甫正與守愚並坐在一條板凳上邊。慌把守愚一扯。扯了開來。嚴氏撞一個空。身子往前一磕。站不住脚。跌下地去。守愚尙怒氣不息。要想動脚。向地上去踏。幼安喝聲：錢家叔叔。休要怎樣。少甫也眼睛甚快。把他往外一拉。拉開有二尺多遠。嚴氏在地上出聲哭喊起來。驚動了棧裏頭許多棧客。一個個多來觀看。曉得是夫妻生氣。閒人不便相勸。彼此不過袖手旁觀。看他二人鬧到怎樣散場。少甫見驚起了合棧客人。真鬧得不像樣兒。低低的叫嚴氏不要躺在地下。旁觀不雅。嚴氏此時那裏肯聽。祇管哭罵不休。不一刻頭髮散了。鞋子褪了。尚口口聲聲。定要與守愚拚命。幼安看嚴氏已像發了瘋癲一般。守愚又絕不肯稍讓一點。比不得在鄉間的時候。夫妻有時尋氣。總是守愚懼他三分。祇得與杜氏弟兄使個眼風。叫他且把守愚勸了出去。在別地方畧坐一坐。息一息氣。再作區處。祇苦嚴氏無人陪伴。恰好棧中的棧主婦。聞鬧起身入房勸慰。幼安大喜。遂叫他暫在房中好言勸解。自己也卸身出外。與少甫弟

兄商量。此事如何得了。少牧低低說道。此事須得錢家老叔回心。若要嚴氏答應討娶袁仙。祇怕休想。少甫搖頭道。就是嚴氏允了。那袁仙豈是錢家老叔討得的人。將來好好一分人家。豈不要被他攪得七零八落。我們做朋友的那得不阻止他。幼安道。阻止他果然不錯。這棧房裏。你瞧祇有兩間房屋。他們夫妻二人。翻了面孔。不能够在一塊兒。熟話熟商。却向那裏講話。纔好。少牧道。此刻已是半夜多了。茶館煙間。打烊已久。除非是堂子裏頭。尙好敲門進去。幼安道。堂子裏那家熟些。少牧道。錢家老叔。不做大興里許行雲歷。何不到他院中坐去。我做的巫楚雲。已經走了。少甫大哥做的花想容。是難得去的。半夜三更。不便叫門。少甫道。想容開說。昨天也已嫁了人了。嫁的是廣東人。聽得甚好。少牧道。如此說來。除了大興里沒有別的所在。幼安遂與守愚說道。你們夫婦。向來很要好的。今天爲甚這般動火。千萬不可。我們且到你貴相知許行雲那邊去。略坐再來。大家把氣分平些。再好講話。守愚尙要趕進房去。與嚴氏尋鬧。被杜氏兄弟一個拉了左手。一個拉着右手。往外便跑。幼安跟在後邊。一同出了棧房。取道大興里而去。那一條大興里。祇有許行雲一家。乃是書寓。其餘多是野鷄堂子。見四個人一同進弄來了。五六個野鷄妓女。你也一拖。我也一扯的。要拉四人進去。幼安看着他們可憐。祇是暗笑。少甫絕不做聲。少牧想起初到上海。在昇平樓野鷄妓女拉他。被方端人撞見。口角的事。暗歎光陰如駛。倏已一年。這一年中。花去多少銀錢。落了多少懊惱。心中好不納悶。故此也不開口。祇有守愚。因與嚴氏兜了一肚子氣。無處發洩。遂發洩在這些野雞妓女身上。大嚷大喊的說。他們好不要臉。快快滾開。讓人走路。誰知那班雞妓。不與他們開口。最妙。閉了口。一闔而上。把守愚老脚魚老蔬菜罵不絕聲。守愚怒上加怒。動手要打。少甫急忙相勸。那些人也大笑散去。少牧見已走到院門。站住了脚。舉手敲了兩下。裏面相幫的聽得來開。四個人一同進門。相幫擡起了頭。喊聲樓上有客人上來。隨手把門關上。守愚等移步上樓。祇見樓梯口立着一個娘

姨說聲對不住。小房間裏請坐。守愚站住了脚。問大房間裏。可是有了住夜客人。那娘娘微笑回說。有個客人碰完了和在裏面吸烟。錢老。你們四位到此。可是也來挑挑我們。碰一場和。守愚道。半夜裏碰甚麼和。難道我們不許來打茶圍麼。那娘娘依舊含着笑臉道。巴不得衆位爺們肯來。那有不許來的道理。因見你們剛巧四位。故問可是碰和。錢老肯照應我們先生。往後日子很長。明天後天來碰也好。請到裏面坐罷。遂把四人領至後面一個小房間內坐下。這房間祇有一架半壁脚圍。擺着一張炕榻。一張半桌。兩把交椅。一隻茶几。走了進去。連身體多回不轉來。四個人將就坐下。娘娘叫沖開水上來。相幫回說。煤爐息了。莫說是茶。連熱手巾也多沒有。娘娘說了聲對不住。跑到房裏頭去。拿了半盆瓜子出來。說。先生正在與客人裝烟。略坐即來。四人初不在意。後來坐了一刻多鐘。幼安等向守愚勸化了許多說話。依舊不見行雲出外。那娘娘却站在門帘半邊打盹。少牧見這種冷水茶圍。坐着沒味。立起身催衆人出去。行雲始在裏房開口說道。你們慢些待我來送。却還口動身不動的。直至四人出了房門。行雲方纔緩步出外。說了一聲慢去。明天再請過來。少牧心中甚是不平。下落扶梯。出了院門。對守愚說。這種頑要地方。你確有甚意思。雖然你行雲那邊。交情並不甚厚。究竟一節上至少也有三四場和。一二粒酒。二三十局。不是不花錢的。今天難得去打個茶圍。不該應人也不跑出來。更笑那老娘娘。祇想打合碰和。想穿了。真是沒有意味。我們還是明後天趕緊回去的好。幼安少甫聽少牧說出這話。知他今日已經悔悟。心中暗喜。一路上更把堂子裏的許多壞處。說了又說。一半提醒少牧。一半帶勸守愚。此時守愚的氣。也已平了些。聽了這些言語。心裏頭也有些明白。祇因秦仙那邊。先曾有約。一時割斷不來。四人談談講講。走過四馬路。四如春點心店。見遠開着。守愚邀衆人進去吃些點心。衆人尚未回言。但見旅安棧中的一個舉徒。坐着那東洋車。神色慌張。如飛的向西而跑。這舉徒看見衆人大喝停車。跳下來。連聲喊道。錢老班正要

尋你。快些回去。棧裏頭出了事了。幼安慌問出了何事。舉徒道：你們去後。老班娘娘陪着錢家太太。坐了一回。勸了他無數說話。錢家太太並沒做聲。後來他說精神疲倦。要想睡了。打發老班娘娘出外。並討了一壺熱茶。不知他在那裏頭弄了一盒洋烟。用茶吞了下去。睡在牀上。氣息全無。老班娘娘。在自己房裏。睡了片時。因錢老班尙沒回棧。心裏頭放心不下。重新又到客房裏去看他。祇見枕頭邊放着茶壺。一隻牛筋的空洋煙盒。心上吃了一驚。又看他嘴凹裏。尙有許多煙漬。流在外邊。頓時大喊起來。我家老班。從夢中驚醒。此時不能避甚嫌疑。走到客舖上邊一看。果然是吞了生烟。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慌問他是幾時吃的。那裏來的洋烟。爲甚要在此害人。他說吃不多時。洋烟是在錢老班枕頭邊搜出來的。死了有錢老班買棺殮殮。決不害人。我家老班娘娘聽了他話。急做一團。因此叫我快尋錢老班回去。施救。總要救得轉他纔好。不然死在我們棧裏。怎了。守愚雖然一時之火。惱着嚴氏。究竟數十年的夫婦。那裏能硬得心腸。況且此時又被幼安等勸過一番。早有些回心轉意。聽了舉徒這一席話。那得不急。幼安等也嚇得面如土色。忙與守愚飛步回棧。守愚進得房去。說了聲你怎的這樣。我們老夫老妻。有話好說。不由不流下淚來。嚴氏也流淚道：如今沒得說了。我讓了你們也罷。祇苦我死在上海。自己親生兒子。養到二十多歲。送不得終。說着更放聲大哭起來。守愚聽他說出這傷心話兒。激動天良。想起一家好好的。多是爲了蓉仙。弄到個夫妻斷絕。母子分離。自己怎能對得住人也。伏倒在嚴氏睡的那張舖上。祇是痛哭。幼安見了。連說錢家老叔。休得這樣。想法救他要緊。遲了要悞事的。祇管啼哭無益。守愚方纔取住了淚。問須怎樣救法。開棧房老班。說最好扛到麥家園仁濟醫館。或是虹口同仁醫院裏去。老班娘娘說：夜深了。沒有人扛。還是敲開那一家藥店的門。買些解藥他吃。舉徒說：聽得人講。吃了生鴉片烟。祇要吃山羊血吐了就好。何不到羊肉店裏辦去。老班娘娘說：吃山羊血。還是吃肥皂水便些。吃下去一樣是吐。少甫道：大藥



房裏有種木棉蘆花。聽說救生鴉片烟甚靈。還是喫木棉蘆花妙。衆人七張八嘴。沒有一個一定主見。後來少敬想到陳裕昌絲行。當初有個陳竹平善士。能替人急救吞烟。并會許下善願。無論三更半夜。風雨大雪。一請即到。不須破費分文。如今善士雖已故世。後輩裏也接下這個願心。請了兩三個司事。專辦這救烟事情。祇要救得趕緊。十個裏有九個可活。除是時候多了。臟腑裏入了烟毒。那纔沒有挽回。遂與衆人說的。決計差學徒坐部快車。到陳裕昌請人施救。守愚問請他來要多少洋錢。少救回說分文不要。守愚大喜。慌在腰間摸出一個八開洋錢。給與學徒。叫他坐了車子。快去快來。學徒答應如飛而去。不多一刻。果然同了一個人來。把嚴氏神色一瞧。見他面色未青。喉間尚無痰響。氣息也尚和平。知他中毒未深。連說衆人莫慌。尙還有救。衆人方略放心。那人又問這烟是酒吃的是水吃的是乾吃的。棧主婦說我會間過。是茶吃的。那人道。茶吃不妨。最怕的是用高粱酒吃。救起來那纔費事。棧房老班說高粱沒有吃過。那人遂解開藥包。取了一個竹片一包末藥。叫學徒拿了一碗冷開水來。一手照了盞燈。又叫守愚把嚴氏的身體。略略擡起。那人將竹片擡到嚴氏牙縫裏去。嚴氏尙把頭來亂搖幾搖。不肯吃藥。守愚看了發極萬分。慌說夫妻口角也是常事。認什麼真。休要這樣執性。吃了藥將你救好。今後我們仍舊好好兒的。隨便甚麼說話。我多句句聽你。明天你身子好了。倘要回轉蘇州。一准大家回去。蓉仙那邊。決定不再走動。騙了你叫我爛斷腿骨。不知你這口氣。可能平得下了。嚴氏尙不肯聽。幼安等多到床前相勸。說願保錢家。老叔明後天。准定還蘇。不要蓉仙回去。這藥必須吃下。嚴氏方憑施救的人。把牙關鬆開。將藥灌下。說也奇驗。服藥後。但聽得肚子裏如雷響般的。攪了一回。嚴氏口呼難過。少停。即嘔吐起來。吐出來的多是黑水。烟氣直衝。衆人掩鼻不迭。棧主婦忙叫學徒到自己房間裏。取了一個痰罐進來。放在床前。頓時滿滿的吐了一罐。救烟的人。說聲恭喜。叫嚴氏略睡片時。又給他些藥吃。說是不妨事了。捲好藥包要去。

守愚謝了又謝。說賢金聽說從來不受。車錢是必定要的。拿了幾個角子。給與這人。這人那裏肯收。含笑回稱向無此例。拱拱手出門而去。幼安等同說這種善事。真個是無量功德。此種人應祝他子孫昌盛。富貴連綿。嚴氏嘔吐過了。也自深悔一時執性。吞了生烟。幾乎把性命送掉。幸虧遇救得生。感激那施救的人。與幼安等及棧裏頭人。甚是不淺。這事鬧了半夜。不知不覺的天已大明。幼安等要辭別守愚回去。守愚尚恐嚴氏餘氣未平。不放他走。後來嚴氏說謝大少爺們。鬧了一夜。身體乏了。說不過去。讓他們回去畧睡。且等午後再請過來。大家商議回去日期。守愚方始答應。親送三人出去之後。又向嚴氏溫存了好一回兒。這纔收住邪心。不再想在上海耽擱。討娶蓉仙。幼安回至家中。把此事與天香說知。並說看來一同出外的人。仍須一同回去。明後天即當起身回蘇。叫他收拾收拾。天香唯唯稱是。少甫弟兄回到長發棧內。略睡一回。少甫想起歡場裏許多風浪。今天嚴氏這事。多爲守愚迷戀烟花而起。屠少霞、姚景桓、鄭志和、游冶之、夏時行、宋桓吉、包龍光等。那些棄家盪產的人。大拉斯、康伯度、經營之。那些費時失業的人。賈逢辰、白湘吟、白拉斯、花子龍、烏里阿蘇、格達。那些瞞心昧己的人。鄧子通、潘少安、蘇采香。那些送掉性命的人。那一個不是爲了色字。纔弄到個不堪聞問。子細思來。真是不該自己討苦。何況妓女中。像桂天香那一般人。會有幾個。像巫楚雲、顏如玉、花媚、香花、豔香的一千個裏。祇怕倒有九百九十九個。有甚意思去頑。何如從此斬斷情根。明天催少甫到律師那邊。把杭州地皮事情趕緊了結。趕緊起程回蘇。免得失足漸深。回頭莫及。主意一決。心地頓明。把那從前所作所爲之事。想了又想。思了又思。覺得自己好笑。自己又是自己可憐自己。在牀上邊翻來覆去一回。睡不成寐。索性起來把那繡堂子的許多懊惱。做了一篇花間懊語。寫將出來。將來想做個座右銘兒。寫罷。低低讀道：

洋場十里。儘多奔月姮娥。巫峽千尋。徧住行雲神女。極李豔張嬌之選。洞入迷香。聽玉簫金管之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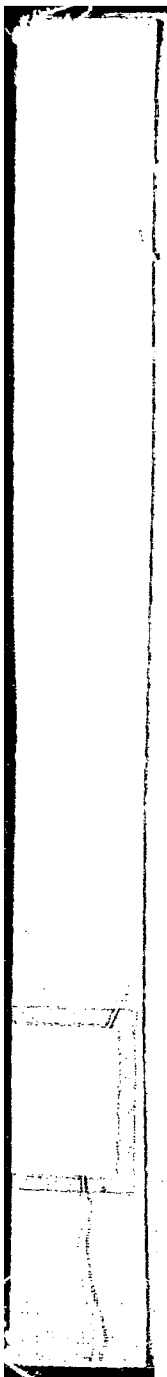
開不夜。則有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着意憐紅。任情倚翠。始也逢場作戲。俱說無妨。既而當局者迷。漸難自守。香闌乍履。手巾與茗碗偕來。綺榻橫陳。果碟共烟盤並列。魂飛色授。喁喁私語之時。玉軟香溫。脈脈調情之際。底事欲歸不得。心緒如麻。偏教將去還留。脚跟受縛。於是朝朝過往。暮暮留連。開到華筵。拊戰響交。觸之劍。遂來和局。手談又麻雀之牌。時而題曲茶樓。烏師催去。時而聆音戲館。鴉婢扶來。愚園遠似張園。得意則輕車借往。番菜優於京菜。並肩而美酒同斟。情日熱。今日親心益迷。而益醉。雨餘小住。是漸入佳境之時。月下頻來。遂偕赴高唐之夢。從此春蠶作繭。不盡纏絲。遂如粉蝶黏花。難離左右。斧頭砍處。任予取而予求。竹槓敲來。更再接再厲。衣服愛入時之樣。郎替裁來。釵環羨無價之珍。儂也分去。甚或每逢三節。假意躊躇。因而裝出千愁。婉言借貸。時則偶然不至。呼小婢到處相尋。倘教別有所歡。向同伴跟蹤。密訪甘言獻媚。說來錦簇花團。苦志從良。直欲指天誓日。小照是相思之影。先贈郎看。繡羅乃纖手所挑。稍申妾敬。何嘗謝客。偏言與客多疏。但望要奴。便是阿奴有幸。凡此百般之誘惑。那禁一念之沈迷。然而飛袂易馨。最是歡場。精衛難填。莫如慾海。青衫有恨。空留蕩子之名。紅粉無情。欲避蕭郎之面。應慨點金乏術。不遇仙傳。枉教惜玉有心。幾為情累。炎涼漸改。心上人不比初逢。恩愛都拋。花下客何能久住。聽墮人之鸚鵡。帶諷含讖。笑獨宿之鴛鴦。無情少緒。乍至而嫵媚便去。與逐冰消。相看則脈脈無言。面如水冷。嘗來寡醋。生憎恩客。網繆灌到迷湯。又向別人籠絡。回憶頻年。相眷竟屬空花。何堪往事重提。已隨流水。醒來春夢。怎禁耗盡金銀。勘破情禪。應笑自投羅網。吁可慨也。復何言哉。快臨崖而勒馬。早早收鞭。母順水以推舟。遲遲轉舵。須曉殷勤迎合。祇為錢神。既知揮霍空虛。誰憐措大。妓院非言情之地。何能視假作真。女閭以買笑為生。難怪迎新送舊。縱或修來豔福。金屋容藏。也防難斷邪緣。青樓重墮。抑且情耽花柳。親朋多轉背之讖。更防毒染楊梅。妻子受終身之累。與

言及此。覺意趣之索然。回溯從前。問情癡其悟未。杜牧之揚州一夢。有感而言。黨太尉花下千艸。無聊已極。勿謂嬌紅姹紫。未免有情。須知握雨携雲。無非是幻。彼固爲畫中愛寵。我應作鏡裏情郎。孽緣斬處。管他臨別叮嚀。色相空時。還我本來面目。跳出茫茫孽海。及早抽身。莫教渺渺情天。自甘受劫。過來人現身說法。欲令同悟烟花。冶遊者試味斯言。當不視爲河漢。

一連讀了數遍。又把少甫喚醒。給他同瞧。少甫看了。說這篇四六。做得有些意思。何不另寫一張。送到報館裏去。登在報上。也好使天下愛嫖的人。大家看看。少牧點頭稱是。果然又磨了一張。停回送到新聞報去。登報。少甫見少牧做得出這一篇文。知他真已大澈大悟。心中好不喜歡。弟兄雙雙的在棧中吃過午飯。同到律師公館裏去。見了繙譯。央他催請律師。早把杭州事情了結。即日便要回蘇。繙譯回稱這件公事。已於昨日接到杭州回信。幸喜辦妥。墳地因在馬路之上。必須遷去。地基照值給價。可於不日領銀。少甫說可能仍請律師發信往領。繙譯道。發信甚好。領銀必須有個人去纔妥。少牧道。這麼樣罷。請貴律師再出封信。我們弟兄拿了去領。繙譯道。如此最妙。遂請律師寫好了信。交給杜氏弟兄。杜氏弟兄交清律費。起身告辭。並不回棧。同到歸仁里。見了幼安。說明杭州之事。已經了妥。不論何日。即可返蘇。幼安選定二十四日一准起程。但不知錢家老叔如何。少甫道。錢家老叔昨天吃了這種驚嚇。非同小可。祇怕不去。也要回去的了。少牧道。錢家老叔。即使尙要再在上海耽擱。那位老叔母容得他麼。我們何不去約他一聲。倘然有意同行。儘好一船回去。幼安連稱當得約他。并說昨夜鬧了這吞烟的事。正該去探望探望。三個人因又同到旅安小客棧去。先問嚴氏身體可安。嚴氏回稱身體尙好。祇恨求死不得。活在世上。甚是無味。幼安勸道。休得如此。錢家老叔要討容仙。無非說說罷了。認什麼真。如今斬斷邪心。正好料理回去。我們故來知照一聲。二十四日。想要動身。未知你老夫婦心下如何。嚴氏道。你問守愚心下怎樣。守愚

道。你說怎樣是了。問我則甚。嚴氏拗口道。你討蒼仙來得及麼。少甫道。錢家老叔。乃是句口頭言語。如今斷沒這事。那有不一同回去之理。今天定了日期。大家收拾收拾。等到那天。一早下船。豈不甚好。守愚點頭。說一淮二十四同行就是。三人又向嚴氏說些閒話。因他難得到上海地面上來。這夜幼安請他老夫婦在一家春吃了一次番菜。明夜是少甫請在天僊茶園看了一本夜戲。後天是少甫請他老夫婦白天裏坐了一次馬車。晚上在聚豐園吃了席酒。光陰易過。看看二十四到了。幼安隔月叫好了一號大船。停在老閘橋浜中。先令天香把襪囊衣箱物件。叫人扛擡下船。一到二十四。又把細軟東西收拾清楚。等候少甫弟兄並錢氏夫婦到來。一同登舟。九點鐘時。少甫兄弟已到。說所有箱籠各物。已由棧裏茶房挑下船去。少甫又說。即刻在路上邊。遇見資雄花田郎的朋友。講起花田郎資財百萬。不料因酒色過度。得了怯症。今年正月裏。又因與人碰圈的溫外國牌。連次大輸。生起氣來。病勢加增。要想回國。來不及了。竟於前天故世。年祇二十九歲。他家眷不在上海。說也可憐。幼安道。這真是貪花不滿三十了。雖說修短有數。究竟也是自己不能愛惜精神。濫賭濫嫖之誤。若照這樣看來。世界上嫖賭兩字。終須切戒纔好。少甫道。安哥說得不錯。我此刻也勸得到這層意思。想到在上海頑了一年。今天安然回去。跳出情場。尙是萬千之幸。否則也恐不堪設想。從今回轉蘇州。莫說不想再到上海。就是蘇州有甚名妓。見過了上海的世面。也不願再在別處留戀的了。幼安道。這纔是俗語說的叫做經一番長一次兒。本來人生在世。無論什麼地方。什麼事情。皆須見識見識。祇要見識過了。參得透他。撒得下去。有甚妨碍。參不透。撒不下。那纔受害不淺。少甫道。世間有輩固執的人。提起嫖賭二字。好像污了他耳朵一般。這種人你瞧甚樣。幼安道。這種人世界上本也不少。莫說別個。就是像方端人方老伯父子兩人。那個會犯過嫖字賭字。但照我的意思。看來。不喜歡賭的。或者有人。不喜歡嫖的。除是手內無錢。或者年紀真是老了。那纔緊守得住。若是少年

與有錢的一千個裏祇怕難覓一個。也有上半世被父母管束。並沒有標。下半世標得不知所云的人。其實失足愈晚。回頭愈難。還是少年時使他到處走走。曉得些人情世故的妙。少甫撫掌道。這話說得甚是有理。我想收弟這番經歷。好在少年。醒得轉來。若在四五十歲以外。方纔失足的人。要他花間夢醒。祇怕難上加難。但看錢家老叔。被妻子逼着回去。那是出於無奈。與收弟自己醒悟不同。故而此刻還沒有來。幼安道。錢家老叔。種種反常。此番回去。不是咒他。恐怕必定有些不妙。三人閒談未已。車夫來說。錢老爺夫婦來了。有兩小車子行李。多在門外。幼安分付領着落船。一面關照歸仁里看巷門的到來。把房屋交代清楚。喚車夫車了。天香自己與少甫少牧守愚四人。步行下船。嚴氏已押著東西。坐了小車子。先自下去。幼安等到得船中。少牧的包車夫。與長發棧茶房。尚在船旁候着。把挑下來的行李鋪陳。一切交代明白。少甫弟兄。給了二人幾角洋錢。叫他上岸。那包車夫的工錢。早已開消清楚的。不必細叙。幼安的車夫。祇用了他一月。那車子是車夫的。連車租給了他十塊洋錢。車夫不勝之喜。謝了又謝。上岸自去。船家問明客人已齊。拔跳開船。幼安見船裏頭的零碎物件。少牧最多。問他那裏來這許多東西。少牧說是屢次要想動身。買些零碎。不知不覺。積得多了。回蘇去儘好送送親友。幼安微笑稱是。天香與嚴氏在船。講些閒話。也不寂寞。舟行一日。一夜有餘。到了蘇州。仍舊泊在太子碼頭。幼安先差船家到家送信。早有家。人謝義。奉了齊氏之命。備着兩肩轎子。帶同小丫頭阿翠。至船迎接上岸。少甫弟兄。與守愚夫婦。也有家人到船來接。幼安與天香進門之後。天香見了齊氏。謹執妾媵之禮。齊氏見他性情溫厚。舉止端莊。十分敬重。到了明日。備了八席喜筵。邀請各親友。至家會宴。親友見了天香。多說不像是青樓出身。沒一個不看重於他。幼安心中十分歡喜。後來謝氏內政一切。齊氏頗得天香臂助之力。可見風塵中。也未嘗無人。看雲於他。幼安心中十分歡喜。後來謝氏內政一切。齊氏頗得天香臂助之力。可見風塵中。也未嘗無人。



52

1717